近代史资料

专刊

庚子记事

GENGZIJISHI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资料共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和《庸扰录》为未刊稿，《高枏日记》为流传甚少的印本。资料来源均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随笔。所记内容以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多为其他资料所未载或记载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中华书局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近代史資料

专刊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资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资料专刊》二十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资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652-0
9 787513 016520 >
ISBN 978-7-5130-1652-0/k · 147
(4499) 定价：54.00元

近代史资料专刊

庚子记事

GENGZIJISHI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资料共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和《庸扰录》为未刊稿，《高枏日记》为流传甚少的印本。资料来源均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随笔。所记内容以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多为其他资料所未载或记载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资料共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和《庸扰录》为未刊稿，《高枏日记》为流传甚少的印本。资料来源均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随笔。所记内容以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多为其他资料所未载或记载不同。

责任编辑： 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2-0

Ⅰ.①庚… Ⅱ.①中… Ⅲ.①义和团运动—史料②八国联军—侵华—史料 Ⅳ.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970 号

近代史資料专刊

庚子记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 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lantao@cnipr.com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ISBN 978-7-5130-1652-0/K·147(449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 1954 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 120 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 1954 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 1840 ~ 1949 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 20 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 1957 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 1984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 50 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的史料五部，其中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澜《庚子日记》和佚名《庸扰录》四部资料，均为未发表的稿本；《高枏日记》虽有印本，但流传不多。上述资料的作者，除华学澜、高枏外，均不知其履历，也不知其姓名，据书中所记内容推断，应为当时的官僚士绅。所记内容，一部分为作者亲历，一部分为耳闻，随手记录成篇，反映出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流行的传说。其传说部分，虽说不一定可靠，但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动态。由于作者时居京城，对因战争而带来的生活和命运的灾难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对于八国联军在京津及其周边地区的烧杀抢掠暴行揭露得较为深刻，对于义和团、清军对百姓的骚扰也多有反映，无疑对于相关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补益。

本书在编辑时作了如下处理：

1. 原资料中所收录的清政府的上谕，凡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书中者，为节省篇幅，均作删略。所记生活琐事和空泛的诗词，均略为删节。

2. 资料中记载的人名，时用隐语，如以“天水”代赵舒翘，以“宗山”代崇绮，以“董卓”代董福祥等。或不称其真实姓名，而只称其排行，如称徐承煜为“徐三”；或以官衔代之，如称裕禄为“北洋”；或只称其字，如称徐桐为“东海”，等等，均就编者所知以

（　）的方式在文中加以注释。

3. 原作者惯用的字，如称李秉衡（字鉴堂）为“简帅”或“简”，称李鸿章为“肥”等，均保持原状。所记人名前后不一致之处，如称于式枚为“晦若”，又为“惠若”等，也径依原式，不做改动。

书中各篇由于出自不同作者之手，所记内容不仅有重复，且有相互矛盾之处，部分叙述甚至与历史事实不符，希望读者在使用时加以甄别。

原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1959 年科学出版社初版，1978 年中华书局再版，本次再版时重新进行了编辑修订，改正了原书中的错误。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12 年 12 月

目　录

庚子记事……仲芳氏（1）
庚子大事记 ……杨典诰（72）
庚子日记……华学澜（92）
高枏日记……高　枏（136）
庸扰录 ……佚　名（244）
庚子洋兵入京记（外二篇）……（263）

庚子记事

仲芳氏

编者按：本书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稿本。原书用白麻纸抄写，分上下两册，上册题名《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从庚子年五月起，讫于七月二十日（均为阴历，下同），记义和团运动时北京情况；下册题名《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起七月二十一日，讫辛丑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据原序知成书于辛丑年（1901 年）十二月；又知作者字仲芳，居于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其真实姓名不知。

是书为日记体，上册几乎逐日记录，下册则有许多日期无记录，辛丑五月以后至十一月，仅记有关的几条而已。据原序说："是书也，乃予乱时亲经亲历，或见或闻，逐日记载。"盖作者根据日记而整理成书。书中所记义和团运动时北京情况，和八国联军的残暴事实，较其他记载为详。序中有两段、正文中有数日纯为教训其后人而谈论因果报应者删去；所录文件，已见于《义和团》书中者删去。

序

嗟乎！庚子京师变乱，事起仓猝，自义和团起衅，至列国兵到陷城，屈指不及百日，历朝亡国失家未有如此之速焉。此固由于天时劫运，数不可逃，王大臣纵庇乱民所致；寔亦由人心不古，争尚奢华，

不知俭约，胜亟必衰，天之所以示警也。何也？自光绪己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以后，二十年来，官商仕庶，莫不以庆吊争荣夸富，宴会怡乐自娱。衣则洋绉摹本犹以为俗，必着宁绸库锦，以新奇者为得意，在闺阁为尤甚。食则鱼肉蔬菜犹以为粗，无论适口充肠，以价贵者为上品，在商吏为尤甚。终日鲜衣美食，曲尽奢靡骄傲之态，不胜比喻。有力之家享受，虽由修下福田，而不知惜福可以长久。无力之人自不思量，勉强追随，徒多耗荡，将有限之薄福，转多折尽，不亦愚乎！试观此次京师沦陷，受难重轻，足征夙昔奢侈俭朴之明验也。

七月二十日联军破城。次日，各国洋人即沿街以“搜捕拳匪，查禁军械”为名，大肆掳掠，无分通衢僻巷，处处无遗。其中有此来彼往，一日数起，无处不翻，无物不携者。有洋人凶暴，不但搜掳财物，并将器皿砸毁者。有不独细软遗失，连桌凳家俱皆被洋人用车载运者。有被土匪明火执仗，屡遭抢劫者。有洋人将门窗木料拆去作柴者。有洋人进院不搜箱柜，只拿案上小巧之物者。有仅在院中瞻望，财物丝毫未失者。有洋人一日数十起，自门前行走，过门不入，始终并未进院者。更有贫寒之家蹂躏过于富室者。惊险恐怖，种种不一。历考亲朋之家，大都如是。吾家自先祖先父百十年来，素食布衣，相传勤俭。至予仰承先志，宽以待人，啬以克己，尤不敢丝毫放纵。故值此劫数，未受大惊，未充苦力，洋人进门仅止三次，损失仅止数金，实为受难之家所少有。虽仰赖神圣昭垂，祖先德荫，得邀幸免，亦足见历代俭朴之明征也。惟望后世子弟，刻刻以此劫数在怀，时时以此奢俭为鉴，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以迓天佑，以保家庭，家门实有厚望焉。

是书也，乃予乱时亲经亲历，或见或闻，逐日记载，皆属寔事。特为承平之日，乐以忘忧之戒也。非所以铺张点缀，装饰虚文，以为悦心快目者也。故其中缺漏甚多，实与当时新编之《拳匪纪略》、《变乱记实》诸书不同。惟愿后世子孙，在盛世安乐之时，勤记此篇，时加兢惕，稍能谨慎，不致放纵奢靡，则予一载秃笔之苦心，庶可不负矣。

光绪辛丑嘉平月仲芳氏记录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寄寓丛桂山房之南窗。

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

先是二月初旬，各处传送某仙师降坛乩语云：

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中段尚有数句，惜乎当时仓促，未能记忆。

又有批解黄檗禅师论清朝歼语有云：

红鸡啼后光绪二十四年己酉，酉乃鸡年，是年有康案❶之乱，今庚子乃酉年之后也。❷ **鬼神愁**，鬼则洋人，神则义和团。**宝位分争**谓端王子承继于穆宗毅皇帝，与光绪其势不两立也。**半壁休**，虽承继而旋废，适逢其乱，国家割地赔饷求和于列邦，是朝廷财赋疆土去其大半也。**幸有金鳌能代主**，金鳌不知何人。**旗分八面到秦州**。谓两宫统带神机营、虎神营八旗兵丁避乱于西安，陕西古称秦州。

又自二月间天将发晓，日光未出之时，东南方早霞照耀，色如喷血，半天皆红。三月中旬予游西山八大刹，夜宿龙王堂庙内，晓起在半山东望，尤觉血光遮照东南，煞气迷漫，寔深恐怖。当时谈者以为旱象，不意竟有陷城兵灾。上天警兆，人自不悟耳。

又春间京师前三门外，各街巷小贩生意，多以黄米面作饼，内填豆馅，名曰火烧，沿街售卖以图微息，遂到处吆喝“大火烧，大火烧”。昼夜喊卖，不约而同，是亦先兆也。

又乡人多以蚕豆炒熟，沿街货卖。遂有童谣云：“铁蚕豆，炒了个熟，先杀鬼子后烧楼。”

又京城内外各胡同墙壁上，遍贴长方黄纸，上书“广泽王爷有求必应”，旁书“人有灾病急难之事，面向东南方虔呼‘广泽王爷’三声，必有解救”。究竟广泽王爷是何神圣，谁亦莫能道其详细。

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义和拳团民在京外各府州县，及京南黄村、丰台等处，焚拆铁路洋房，拔毁电杆、电线，擒杀教民，抢掠马

❶ 疑为梁字。

❷ 光绪共三十四年，无己酉年；光绪二十四年为戊戌，康梁变法；光绪二十三年为丁酉，亦非己酉。原注有误。

家堡等处栈房粮米货物。皆传闻而知，并非身所亲见，目所亲睹，不敢悬揣罔记。连日团民陆续来京者甚众，俱在庙宇及空闲客店内设坛居住。又由坛中扶乩神语，刊印黄单，到处粘贴传送。其略云：

庚子义神拳，戊寅红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壬申到庚午。己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等到乾字号，神追鬼又叫。家家户户每晚向东南方焚香叩头，可保平安。

云云。

内中尚有多句，大抵重复闪铄，不能详解，是以未记。

十五日甘肃提督董福祥军门，统带马步二十五营驻扎京畿一带，以防不虞。适有马队进城，行在永定门外，遇日本国书记杉山彬探事方回，甘军诈言伊冲突坐纛，登时戕杀殒命。城门关闭数刻始开，由是人心惶惑，举国皆惊。闻有密旨派刚中堂、赵尚书前往涿州、良乡等处查访义和团，顷闻回京复命，究竟是剿是抚，外间未悉其详。

今日义和团纷纷进城，予亲目所观已十数起，别处更不知凡几矣。团民烧杀南西门内姚家井奉教吕姓全家。凡焚烧之法，众团民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四句，立能请神附身，名曰“上法”。登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力携千斤，声音喘呼，似忿怒之状。遂手执宝剑或掐剑诀，先向前后左右非奉教之家四面指画，火即不能延及四邻。然后各举点着高香一股，在欲烧之房前跪齐，即旁站看热闹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为奉教之人，人故不敢抗违。众团民手举香火，叩头碰地，口中似念咒语，将手中之香向房内抛掷，立时火发，并不许人扑救，容其烧尽自熄；如有救火者，即指为奉教之人同党，立刻擒捉处死。凡在奉教之人，团民呼之为“二毛子”。哄言在教之人，头顶皮内暗有十字，团民一望而知，视如杀父深仇，众团民枪刀并下，即时杀毙，尸骸掷露道旁，无人敢为掩埋，竟为猪犬所食 ，惨不可言。

十六日，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

般。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此予亲眼所见。哄传团民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皆系讹传附会之言，实无其事。又哄传无论相离千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又哄传有沙锅会，煮一锅之饭数十人食之不尽。又哄传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又哄传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身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未悉果确否，予未亲见。惟刀剑剁在团民皮肉之上，只有白道，并不出血，予曾亲见也。

十七日，义和团民焚烧西城根奉教魏姓房二所，约数十间，擒杀男妇数人。又焚烧八面糟、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各处喧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凡在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藏隐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土匪所得。夜间团民手执点着高香，百十成群在各胡同喊嚷，家家须向东南方烧香，街上不许泼倒脏水，渎亵神路。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大凡铺户住户大小多寡不拘，谁不使用洋货，弃之可惜，留之不敢，人人惶恐，合城不安。

本日奉上谕（略）。

又上谕（略）。

十八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连四围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逃出奉教之人老少约二百余口，有洋人四五名保护，往东交民巷外国府居住。各处如此大火，所烧全系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术亦奇矣。是以惑人听信者，在乎此耳。团民有请神附体沿街而行，昼则持刀作势，杀气凛凛，驱逐行人，闪开神路，并须跪送跪迎；夜则执香照耀，满巷皆红，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予家自昨日起，每夜子时向东南焚香虔祷，敬求皇天后土，默佑萱堂康健，眷口平安。

庚子记事

上谕（略）。

十九日，顺治门内天主堂昨日余火未熄，浓烟迷漫，有人乘间捡拾教堂中未烧器皿，被洋人突出击毙数名。团民焚烧绒线胡同教堂。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暴殄天物，实为可惜。团民又令各家用红布缝作小口袋，内装朱砂、绿豆、茶叶等物，或钉门头上，或带身边。又令家家每晚烧香，各供净水一盏，内泡花椒七粒。官商士庶无不遵从。各处香烟缭绕，夜夜不安，海淀万寿山等处，每晚沿街亦喊烧香，土匪乘乱抢劫，比京城尤乱。当由海淀捉获惑众之人一名正法枭示。

上谕（略）。

上谕（略）。

二十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火，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惟门框胡同、三府菜园两处过街楼上小庙巍然独存；前门瓮洞关帝庙、菩萨庙亦皆无恙，真为灵异。计东面烧至前门大街路西为止，后路以东株连；南面至粮市店、王皮胡同口为止；西面至煤市街大齐家胡同口为止，观音寺至小李纱帽胡同为止，杨梅竹斜街至万福居为止；北面西河沿排子胡同口为止，西月墙至城墙为止。按地面官保甲牌，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幸火起在白昼，仅伤二三人。各行货物并皆灰烬，真从来未有之奇灾也。先是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

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帐目抢护而已。当时若不听团民愚弄，先将货物抢挪，虽云劫数难逃，究可保留万分之一也。计其所烧之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

二十一日，前门一带天明火止，被烧者如醉如痴，未烧者心惊胆战。城内城外钱铺银号因各炉房被焚，来源既竭，尽行关闭，人心愈觉惶恐。各行买卖无论生意大小，俱闭门暂停交易，菜肉糖果各市亦皆罢市。各街巷行人愁眉苦脸，叹气嗳声。

上谕（略）。

又上谕（略）。

二十二日，外州县各村庄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地安门外烟袋斜街附近各铺户，被团民焚烧四十余家。总统甘军董军门马步各队屯扎东华门、长安街一带。武卫中军各营，屯扎棋盘街、东交民巷、户部街、兵部街一带。虎神营、神机营旗兵屯扎各门城上。步军统领衙门旗绿各营，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各兵丁，屯守各城门。八旗前锋护军各兵丁屯守禁城以防不测。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

二十三日，义和团焚烧喜鹊胡同电报局。连日团民搜杀奉教男妇不计其数，谕旨屡颁，城内城外，烧杀更甚。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兹调武卫中军一营驻扎梁家园以为弹压。哄传天津紫竹林于二十日与洋人开仗，互有伤亡，恐大局不妥矣。

上谕（略）。

又上谕（略）。

二十四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内回子营教堂，并杀教民数人。又焚烧中街、旗手卫、永光寺街、烂面胡同等处奉教之房。又拆抢观音寺中西大药房、琉璃厂丰泰照象馆。连日昼则浓烟忽起忽散，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

嚷“烧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夜则四外火光照耀，半天皆红，家家多站在房脊上遥望，远闻男女喧嚷之声，通宵达旦，各街巷户户心惊，人人胆战，行坐不稳，寝馈失时。俱恐附近有教民居住，或有奉教房产，团民寻衅焚烧，势必祸及四邻，玉石不分，死无葬身之地矣。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谓系匪徒滋事，借仇教为【名】，乘间叛乱。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谕，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者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或问义和团既系与国除害，洵为义举，自必杀尽洋人教民，烧尽教堂洋楼而后已。然在京居住之洋人有限，各埠各国之洋人无穷，倘各国调兵前来报复，为之奈何。团民答云：“不妨，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就可灭绝，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净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埽平巢穴。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调兵来京，更不足虑。洋兵航海而来，必坐轮船，只须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兵船不能前进，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惧哉。若由旱路而来，避住彼之枪炮，众团一拥齐上，手到擒来，更不足虑矣。”听团民如此诞妄之谈，直如梦语，足见乱惑愚人，恐非正道也。

二十五日，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连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余家。团民纵火有灵，止火无验也。又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因其代卖洋货，团民将欲焚烧，被土匪乘间抢劫一空。城内驻扎各兵在总布胡同口外，枪毙德国钦差一名，人心愈觉震惊。兹奉谕旨开仗，各军并义和团攻烧各处使馆洋楼，枪炮之声，震摇山岳。

上谕（略）。

此旨果能制胜，足快人心，可为千古佳话，惜乎强弱不敌，徒贻败辱，深可浩叹也。

上谕（略）。

上谕（略）。

上谕（略）。

上谕：

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各督抚均受国恩，谊同休戚，事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时局，事势紧迫，企盼之至。将此由六百里通谕知之。钦此。

二十六日，东交民巷开仗，枪不绝声，城内城外各行生意，大小铺户，俱关闭歇业。外省外乡之人纷纷逃走，街市更变，人心惊惶。前门内各军与团民纵火焚掠，枪炮震耳，浓烟迷天。各处愚民皆喊烧交民巷灭洋人，众口一声，昼夜不断。又有奉教之人，在各街巷挨门涂抹红血，哄传被抹者全家必患疯邪，自相杀害；须急用香灰水洗去，可保平安。虽被抹之家甚多，亦未见有何不祥之事。连日义和团既奉旨为义民，更大张其势，自外州县来者，日约百十起，居然执持大旗，排队而行。旗上大书“某县某村义和团替天行道保清灭洋”。京城无业游民亦多立坛集众，竖旗为团，借端生事。马家堡火车站洋房铁路被京外众团焚拆殆尽。卸货各行栈屯积货物，上等者团民抢劫，次等者土匪抢劫。闻各栈内米麦约有一万余石，皆为众团瓜分。又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切洋鸡鸣街，令人各处喧传，写条粘贴各巷。

二十七日，前门内枪声昼夜未息。棋盘街、东城根、户部街、兵部街、东交民巷、达子馆、南北御河桥、东长安街、台基厂、东单牌楼头条、二条、三条、王府井、丁字街、东华门皇城根，并霞公府、甜水井、蔡厂（菜厂）、阮府（大阮府）等处大小各胡同，无论贫富铺户住户官宅民居，俱被武卫各军大肆抢掠，骚扰无遗。有因移避别处中途被劫者；有将人口逃出，家赀被抢者；有因武卫军闯入院内，枪伤事主，打劫者；有因官军进院逐杀男子，霸占妇女者；有因土匪假扮营勇团民，借端抢虏者；有因奉教二毛子躲避进院，营勇团民追入院中，玉石俱焚者；有因二毛子进院，先将良民杀害，欲图藏匿

者。各铺户有因保护货物，不敢开门，合铺被烧者；有因逃避，携带财物，遇匪劫杀者；更有全家殉难自尽者，种种惨祸不堪胜记。大抵逃出性命，即为万幸，何敢顾及保全财产。总之，武卫军大肆劫掠，土匪乘机抢掳，满街巷男哭女啼，寻儿觅父，惨乱之状，不忍见闻。虽经提督衙门拿获土匪三十余人，立时正法，无如事乱人众，毫无畏惧，莫可如何。真天翻地覆之奇灾也。义和团前在正阳门桥头，安设大缸三口，内贮清水，未知何意，日前桥头一带焚烧殆尽，今惟水缸尚存。团民今日焚烧兵部湾等处奉教之房数所，并在各处搜杀教民，声威甚盛。即非奉教安善良民，亦无不心惊胆落，终日民不聊生。

二十八日，义和团焚烧西华门内西什库教堂，迎面大楼未动，烧毁四围群房数十间，并焚抢附近居民数处。或问教堂内大楼何以未烧，团民云楼中有秽物镇压，不能前近，须待红灯照来时方可。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

上谕（略）。

上谕（略）。

上谕（略）。

浙江提督马崑昆带队到京救援。

二十九日，义和团焚烧缴家坑、打磨厂等处奉教之房。又在各街巷搜杀教民，男妇被杀者不计其数，皆弃尸于宽敞之地，无衣无棺，骸骨暴露。时在炎暑，臭气熏蒸，远闻百步之外，尸亲不敢埋葬，腐烂净尽而后已。近日义和团各坛场，均门前竖立大旗，上书“保清灭洋”等字，人皆耀武扬威。团民上法时有请关帝、张桓侯、赵云者；有请孙猴、沙僧、猪八戒者；有请姜太公、黄飞虎、岳武穆者；更有请黄三太、窦二墩者，大抵所假之名，多系野史演义书中之人。当时本无其人，何有其神，荒谬之亟矣。

三十日，正阳门内连日排枪大炮之声接连不断。各军在城墙上砌卡攻防，昼夜鏖战，胜负未分。闻洋人受伤无多，我国难民被兵勇团民烧杀者何止万计，东交民巷一带尸积如山。目今大沽炮台失守，津郡危急。闻各国连盟起兵会战。若如是，则以我朝一国之弱力而敌八国之雄师，大局必危，实深可虑，取胜恐不易也。

上谕（略）。

上谕（略）。

上谕（略）。

上谕（略）。

上谕（略）。

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颁赏义和团银十万两，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均在各庙宇安坛设团，聚集无业莠民，以保国保家为名，乘机牟利。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凡初到者，均先至庄亲王府中挂号、报到，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

初二日，东交民巷连日鏖战，兵勇麇集，各部院文武大小衙门一切公事，概行停止。因乱被难之家半多失散，倾家败产者比户皆然。武卫各军肆行劫掠，其凶横直与强盗无异矣。

上谕：

御史文琛等奏，五城地面匪徒任意抢劫，请饬拿办等语，即着统兵王大臣及统率义和团王大臣等，谕令恭领及义勇，遇有勇丁及冒充勇丁之土匪抢劫，立即拿获送交该王大臣等，讯明即行正法，钦此。

上谕：

御史文琛等奏，外城市面日急，贫民过多，请破格赏给米石经费一折，前因京师米价昂贵，曾经赏米十万石，谕令顺天府五城办理平粜，著即由此项米石内，按照单开各处，随时分别颁给，以惠穷黎，并著顺天府一体办理，余依议。钦此。

初三日，连日城内枪炮震烈，浓烟冲天，未悉击烧何处。义和团坛中传出，令住户铺户门前各钉斜尖红布一块，未审何意。

四川提督宋庆统带大军到京救援。

初四日，闻天津武库被洋人焚占，紫竹林洋兵甚多，津郡兵事危急，可畏可畏。

上谕：

天津各海口最关紧要，必须厚集兵力，方足以资防守，闻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不下万人，该处民人素怀忠义，若能与义和团民联为一气，亦足以壮声势，而剿敌锋。著刘恩溥克日前往天津，迅速招集水会，挑选强壮编成队伍，与武清、东安、通州三处义和团民，分起择

要驻扎。并著会同直隶总督裕禄，拨给军械，赏给银米，令其认真训练，以御外侮。钦此。

上谕：

御史陈璧奏：近日内外城市兵丁纷拿官车，请变通办理一折。兵丁调扎，间有需用车辆之处，理应由统领各员随时知照顺天府妥为办理。若如所奏骚扰情形，实属不成事体。著照该御史所请，由顺天府转饬大宛两县，各按地段设立官车局，所需车价，准该军作正开销，以安市面，而利军行。钦此。

初五日，前传奉教之人在各胡同门前抹血，遇者即有不祥之灾。今又哄传挨门改抹白油。亲友中虽有被抹者数家，即时用水洗去，亦未闻有何怪异。西华门内枪炮之声，连宵达旦，乃武卫军与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也。

上谕：

现在统筹战备，电线梗阻。一切公文俱由驿递，军务事繁，尤应迅速。各直省驿站兵丁马匹向多缺额，废弛已久，不免稽延。著各将军督抚，严饬有驿各地方官，核实稽察，认真整顿，并酌量添设马拨驯送。倘有迟误，惟该管地方官是问。至直隶海疆交战，敌情虚实去向，尤宜联络侦探。著裕禄严饬直境各州县，多设探报，密访确实，随时驰闻，毋稍刻延。钦此。

上谕：

前因义和团民皆以忠勇为名，自应深明大义。原冀其戮力报效，借助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讧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仍著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借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切勿因循宽纵，愈滋纷扰。钦此。

初六日，外州县各乡村义和团民，每起或三二十人，或四五十人，纷纷进城。京内新立团坛，亦不下数百处。外乡之团初到者，或择地设坛，或附居京团坛内，公然携持大旗，排队而行，比之军伍尤觉整齐。至热闹者莫过于前门大街，四通八达，武卫军、八旗兵、义

和团，搀杂拥挤，一望无际。武卫军各处抢掠财物，均在大街出摊售卖。

上谕：

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直省屡有民教相仇之事，总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激成衅端。其实教民亦国家赤子，其中非无良善之徒。只因惑于邪说，又恃教士为护符，以致种种非为，执迷不返，遂结成不可解之仇。现在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甘心异类，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妨网开一面。著各省督抚通饬各地方官，遍行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已往。并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明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勾留生事，仍于沿途设法保护为要。该督抚等当体察各处地方情形，速为筹办，勿稍疏忽，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初七日，城内城外京乡团民既众。凡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所属之州县，各村庄镇店到处哨聚团民，安设坛厂。旗上大书“奉旨义民保清灭洋”，更有书写“替天行道，保国卫民”等字。并有乾坎两门之分，皆头红布蒙头，红兜肚，黄腿带，各处一般装束，真假并无区别。外乡之团，则辖制官长，勒捐富户，派丁充勇，挨户搜粮。京城之团，则寻仇焚掠，指良人为教民，抢人勒输，劫取行人财货，种种私心，不可枚举。更有亡命之徒，混入团坛，借张势焰。所以城乡安善良民，畏义和团如盗寇，故多勉强入团，以保全身家性命也。

初八日，京师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比如某处一团，即在某一处屯扎。日间插旗摆械，盘诘行人；夜间灯烛辉煌，分班值宿，亦甚威严。前门内每日烈焰飞天，浓烟蔽日，交民巷附近之民房，焚烧几尽矣。

初九日，奉教之人与良民被义和团屈害者，皆欲复仇，终日沿街暗放气枪。枪藏袖中，又无声响，类乎袖箭相仿，故人不易防避。近日团民未闻有受损伤，良民无辜受伤殒命者不少。

初十日，义和团烧杀暂觉宽懈，缘各团皆存生财之私心，或真系教民房产，或本系良民产业，因与团中人夙有嫌仇，即诬指为奉教之房。团民虚张声势，必欲烧杀，旁人则代为婉求，从中调处。必须报效坛中巨款，便可免遭荼毒。由此视为利薮，百弊丛生。数日以来，日色红赤昏晕，或云主旱主热，以予度之，恐非旱非热，乃兵灾凶象也。

十一日，连日东交民巷一带，枪炮之声，昼夜不断。不独城内附近之处，死亡甚众，即城外打磨厂迤南，直至东晓市，枪子炮子不时飞舞，家家皆用棉被浸水遮挡窗檐。多有防备不及，击伤致命者，不可胜记。

十二日，前三门门洞虽有八旗兵丁与义和团把守，幸任人出入，尚不盘究。城门有时按章启闭，有时忽闭忽开，并无定规。前门大街虽各铺户闭门停业，行人仍照常之多。鲜鱼口迤东各铺户，暂有开门交易者，似比大街以西稍稍平靖。惟大栅栏一带，被烧火场，半多清理基趾。各胡同暂有路径可以行走。碎碑烂瓦一望无边，惨目伤心，不堪寓目。天意示警，人惜不知耳。各处传送对联一副，云系关圣帝君降乩而书。其联云：

创千古未有奇谈，非左非邪，击异端以正人心，忠孝节廉，到处精诚不泯。

为一时少留佳话，亦惊亦喜，震神威而寒夷胆，农工商贾，从今怨恨全消。

十三日，上谕（略）。

十四日，城内城外庵观寺院客店空房，无一处非义和团设坛居住，几至无巷无之。盖因颁赏内币，率皆为分财货。又有为挟嫌报仇，杀人解忿，无人敢究，故一日比一日之多。各乡村团民，尚多粗食布衣。京城内新设各坛团民，虽亦蒙头裹腿，打扮相同，而衣履旗帜皆多绸绉。人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与山坛庙季，行香走会无异。仅论外场虚礼，并不讲及武备之本意。此等形同儿戏，临敌防守，焉能望其得力乎。

十五日，西北浓烟骤起，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妇老幼，人人鼓舞欢忻，随声附和，幌动街市。又由义和团内传出，令住

户铺户门前各用红布书写“红天宝剑”四字，贴于门头之上。一时各街巷传遍，大家小户无不遵循。

十六日，京中各坛团民借端生事，搅扰不堪。凡夙昔略有微嫌，即误指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寻砍毙。甚至三五岁幼童亦不留一线之延，惨不忍闻，因而屈死者不可胜记，被害之家无处伸冤。又有团民聚集二三十人，无拘铺户住户，所居之房，硬指为教民之产，立欲烧毁，虚张声威。住房者与左右邻居自然恐惧，势必大众跪求。或许在坛中献银若干，或助米粮若干石，约家业之丰饶，以定捐款之多寡。团民饱欲俯从，遂至院中用刀剑假为劈画。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贫人尚无妨碍，稍有名望之富人，皆为团民觊觎，时耽惊恐，日不聊生。

上谕（略）。

上谕（略）。

十七日，距通州二十里贾家疃村，有奉教之人，勾结乡愚，哨聚千余人，四出抢掠，附近庄村，多受其害。昨闻调拨义和团往征。今有回来者，多带重伤，并阵亡数名。闻须厚集兵力方可克复。前门内东交民巷枪炮日夜不息，击毙难民甚众，洋人所伤无几。武卫军以拉运军装为名，仍在各处搜拿车马。不惟京中大小车辆藏躲一空，即外来载货车驮，亦捉拿应差。连日货物米粮来源断绝，百货胜贵，民怨沸惊。

上谕：

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体。著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著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著将各该员前资驻销，以示惩儆。钦此。

十八日，在京各部院文武大小衙门，传换官吏人等照常办公。东交民巷正在鏖战，前门内迤东各部院衙门，均有武卫各军，并义和团驻扎，人马纷纭，难以办事，俱在别处暂设公所。有在东华门内者，有在午门前朝房者，有在庙宇者。皆预定堂期，是日官吏毕集，照常办事。惟有关军务钱粮方可举办，其余铨选引见词讼钱漕，一切寻常之案，仍暂停缓。大约内廷筹画军机，无暇于此也。义和团坛内传

出，令街巷铺户住户，每晚门前各点红灯笼一盏，违者即按“二毛子”治罪。登时各处遵行，未知何意。

上谕（略）。

十九日，前门内由棋盘街东廊起，东交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蹂躏殆尽。交民巷、御河沿附近，死尸堆积，秽气远冲，蛆蝇遍地。各国洋行洋楼亦被烧毁数处，惟英、俄、法、德各使馆依然无恙。董福祥军门所部甘军，夙称骁勇，自东交民巷开战，迄今二十余日，未获胜捷。想因洋人防守严密，攻剿不易也。然闻各国洋人仅有四百余名，可譬釜中之鱼。我兵甘军、武卫军连义和团不下数十万人，何难破敌，未敢悬度。顷闻天津郡城失守，洋兵占据北仓，纵火焚掠，民遭涂炭。直隶总督统率各队，退守杨村，势甚急迫。

二十日，义和团近日烧杀暂少，多半私和，各巷良民可无火患之虞。团民所传各户每晚门前点挂红灯，城内城外大街僻巷，一时不邀而同，俱皆点齐。团民于半夜沿街查看，偶有疏忽未点者，砸门令点。并三五成群，大声喊嚷曰“家家烧香点灯笼”，人声喧哗，各户不安。西华门、西什库教堂连日枪声，昼夜不断，附近居民并遭抢劫，铺户久皆迁避。今于四面筑搭炮台，安悬巨炮，欲以炮火轰击。并出示晓谕住户，速行挪移，不得自误。

二十一日，有抄手胡同等处义和团，由永定门城厢拿获白莲教匪一百余人，并起获有纸人纸马若干。哄传有伪皇帝、皇后、提督、丞相等名目，均解送步军统领衙门审讯。各处人人传讲，忧动京师。❶

上谕（略）。

二十二日，各处兵勇云集，贤愚不等，各营统带亦难得恤民之人。至凶横者，莫过于武卫中军，到处声言洋鬼子皆为某等降伏，自居莫大之功，肆行欺扰良民。诸如诬良为匪，指民为“二毛子”，搜抢财物，奸掳妇女，强买强卖，霸占民房，焚烧铺户，种种残虐，不堪枚举。一人得意，众人效尤。谕旨屡降，奈无畏惧。前门以外，受

❶ 拿获白莲教事，据《华学澜日记》、《杨典诰大事记》和《高枏日记》均为十九日事，此言二十一日，恐误。

灾稍经；前门以内，受兵火之祸，几无完肤矣。惨目伤心，形景不堪琐记。义和团坛内，传出乩语一张，云由山东总坛传来。其略云：

洪钧老祖降坛曰：年年有七月七日，牛郎会亲之日。众民传道，此日之夜，家家不论男女老少，用红布包头，烧香三遍，灯烛不止，叩首，一夜不许安眠。又七月十五日不许动烟火，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坛，亦不能救众人之难。又八月初一至十五日，不许吃荤饮酒，每晚向东南烧香三遍。又七月初七、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初一初九等日，俱不许动烟火。如动烟火，避不住洋人枪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至九月十五日，众仙归洞，天下太平。

云云。句多粗俗，似非扶乩之笔，恐为诞妄之词耳。

二十三日，义和团自五月中旬进城，迄今一月有余，在京之城乡各团，约有千起，皆乾坎二门。若八卦教会，尚有艮震等六门，何以仅此二字，殊为不解。团民目下何止数万人，究未闻何人能避枪炮。或问团民人众如此之多，日期如此之久，因何不能灭洋制胜耶。团民但云，日子未到，俟到日期，诸处老团来齐，自然灭尽洋人，荡平夷类矣。

二十四日，南北城各街巷关闭铺户，除金珠、绸缎、钱铺、当铺、粮米、首饰等铺或暗中交易，仍未开门，恐防兵勇骚扰。其余各行生意，均照常下门开张。银市炉房，虽被焚烧，却仍每日集市通商。果市菜市亦照平时货卖。米粮亦较五月下旬价值稍减。前门大街摆摊者尤多，多半专为兵勇生意而设，缘彼皆外乡之人，不识价值低昂，商民颇可渔利。人皆食利而趋，故比无兵火之时反增繁盛也。今日义和团又拿获白莲教党三十余人，送交提督衙门归案审讯。又由各团内传出，家家每晚点挂红灯笼不必点了。无论铺户住户，均须用红布书写“义和团众神之位”钉于门头之上，可避白莲教邪术伤人。今日乃关圣帝君圣诞之辰，义和团崇祀帝君，尚多诚敬，各处团坛香花云马，似与庙中请善会无异。

二十五日，连日东交民巷、西什库枪炮之声，连宵达旦。两处皆为兵团所阻，游人不能临近，竟不知胜负如何。街巷哄传，义和拳黑团今日进城，其人皆用黑帕蒙头，青衣青裤，黄布褡包，手执宝剑，不畏脏秽之物，枪炮不能近身。若果有此奇异，各处洋楼教堂可望攻

克矣。

二十六日，近观各州县之义和团民，粗食布衣，尚有朴实耐劳之气象。京城内各坛之团民，立坛愈多，勒财之法愈奇。凡有与人稍有微嫌，被人暗告于团中，或家资小康，略有名望者，即指为在奉教之人，聚集团民三五十人，声言焚烧房屋，捉杀教匪，轻则搜劫洋货，勒捐巨款；重则拆毁房屋，掳掠人口。近日更有善取者，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将良民指为“二毛子”揪扭至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或可幸免。倘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诬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计。小民何罪，罹此奇惨。况纸灰起与不起，毫无定凭，以人命作儿戏，其残忍可知。或有邀免者，当被擒时，将衣服剥尽，绳绑二背，众人拥随，其人携带之银钱货物表扇褡裢以及零星之物，搜劫一空。释放时，仅赤身露体而出。苟全性命已属万幸，何敢问及衣履，一切尽留坛中，名为捐罚，实则俵分。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因此一日比一日之多。此近日在京城团民大意也。

其京城以外附近城乡各团，因前有上谕，在京大小官员不准私遁回籍。以奉旨为名，借端勒索。凡庶民商贾，有因城内军务偬倥，日耽惊恐，或暂移山居，或投亲躲避。又有各行手艺之人，及佣工仆妇，本皆外府州县之人，亦因京中兵事危迫，避乱回乡。又有负苦之人，因京城拮据，难觅衣食，欲投外省以谋生计。此数者并非京官，私离职守，实乃逃生良善之民，或车马，或步行，略带行旅川资，结伴上路。离京一二里，即遇义和团，富者指为官宦违旨出京；贫者指为教民远飏逃窜。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扣留。轻则空身释放，重则解送庄王府究惩。贫苦小民或可捐资卖放，富厚之家无一幸免。性命依然未逃，钱财大半荡尽，忍气吞声，不敢伸诉。不惟一处如是，到处皆然。近十数日以来，相识亲友中被此祸者已数十起，其不识更不知凡几矣。此见闻城外乡团大意也。由是而观，各团所为多非正道。尚云虔心感格神威，百灵效命，恐不足恃。予实不敢深信耳。

二十七日，连日东交民巷未闻枪炮攻击之声，因昨日皇上三旬万寿，暂止攻伐。或云洋人在城卡上竖旗求和，因而停战，恐系误会之谈。

新授喀什噶尔提督余虎恩留京防剿，顷奉密旨，令招募兵勇十数营，克日成军，以资战守。

二十八日，京都自五月初旬义和团起事，凡官宦吏役暂缓办公。各行商贾繁华之地皆被焚烧，不遇火灾之处亦多歇业。各家进项毫无，商民交困，苦不可言。惟香蜡铺生意比太平之时胜强百倍。大街小巷无分贵贱，每夜无不向东南方烧香，京城香料几为卖尽，冷淡生涯，反成巨富，正所谓有幸有不幸也。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与后门西单牌楼被烧火场，有支搭芦棚，暂作生意者；有清理砖瓦，欲起盖房屋者。

二十九日，菜市口杀前拿获之白莲教男妇七十余人，内有伪皇帝、皇后、东西宫、军师、提督等名。保护法场押送囚车皆义和团，约数千人。沿路看热闹之人，填塞街巷。哄传此白莲教又名圣贤教，又名一炷香。为首者张某，曾作炉房生意。先是看邪书画符咒与人治病，因兵灾事急，劝人入教烧香可免枪炮之劫。人皆趋吉避凶，随教者不计其数。哄传有纸人纸马，撒豆成兵，实无确据，皆众人随声附和之谈，何人亦未亲睹。且所杀男女，半多永定门内外居民，率皆粗笨之人。是真乎，是假乎，实难逆料也。或传天津各国洋兵，亦有竖旗求和者，恐系讹言。缘洋人军势正盛，我兵并未大挫敌锋，何以请和，大约系缓兵之计，以待接应耳。人人皆谓可望罢战，恐未必也。

七月初一日，各城门屯扎义和团，近日行人出入盘诘甚严。时值炎暑，商民多戴草帽以遮日光，行至城瓮遇团民，必须脱帽查验顶门有无十字，恐教民假扮私逃。又推车担担，贩卖瓜果青菜之人，行至城瓮，遇团民必须逐担搜查，恐白莲教藏匿纸人纸马。不独一城如是，各城各团皆然。行人颇厌其扰，敢怒而不敢言。

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奉诏募军赴援，今日到京。公素怀忠直，颇为洋人畏嫉，此次或可制胜欤。

初二日，京师自开兵以来，官员商贾手艺人等，凡异乡人寄居于京者，莫不回奔家乡，车驮轿马日日不断。近见多有回来，询访其

故，有行至天津，军事危急，大兵阻隔不能前进者；有因航海轮船停止，无船可乘者；有因被义和团搜索罄净者；有因被土匪路劫伤人者；有因车马被兵勇所拿，徒步难行者；有因畏惧道途凶险，坐困半路，进退两难者；又有本京之人出外避乱，辎重遗失，空手而返者。种种为难，不得一样，只可仍回京中坐以待毙也。各巷宣传白莲教暗施邪术，剪取鸡鸭翎毛与人之发辫。又某粮店黑豆一囤，被一老人买存，转瞬间豆皆自生眉目，各处传为奇谈，人心慌恐，究无一人亲见耳。

上谕（略）。

初三日，菜市口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护送囚车多系义和团民。观者无不惊骇嗟叹，皆以为诛戮大臣，乃自古灭亡之兆也。闻公等连上三疏，因谏拿团匪请保护洋人，故罹此祸。

上谕（略）。

湖北提督张春发带军来京救援。

初四日，京城因各路兵勇云集，骤添数万人马，生齿日众，诸物无不腾贵，黎庶大受其亏。虽有驻营于南苑，然此来彼往，不时撤换，沿街兵勇，滔滔不断。其中安分者少，不法者多。诸如强买强卖，遇事寻殴，开枪伤害平民，买物不给价值，各处搜拿车马，种种凶横，小民颇遭欺侮。各路统带难以周知，罔不约束，是以怨声载道，日不聊生。义和团连日攻打西什库教堂，凡在京各坛团民，每二日一班轮流更替前往攻敌。西四牌楼南北与西华门内外数万团民，势如蚁聚，远望红巾蒙首，红布兜胸，遍地鲜红，血光照耀，其凶杀气象惨目惊心。

初五日，远闻西华门内枪炮之声，昼以继夜，未悉胜负如何。前门大街、后门外、鼓楼大街并东四西单牌楼，摆摊货卖，各物俱全。游人拥挤，团民兵勇尤多，瓜果吃食颇获重利。戏园焚烧，梨园人在大街设厂弹唱，比太平之时反多繁华热闹。各家每夜向东南焚香，多因财力不及，停止居多。团民近日亦不沿街传告矣。惟富贵之家，祈保平安，尚仍每夜香灯缭绕耳。

江西臬司陈泽霖带军来京救援。

初六日，菜市口杀白莲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大半皆乡间愚民，

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其中恐不无冤屈，诚义和团之大孽也。哄传某亲王被拿下狱，某大臣数人拿问解送刑部，事关国政，不便详记其名。惟近日有军机处行走之人，数日未得回寓，足见内廷政乱矣。

初七日，义和团每日换班攻打西什库，仅将四围群房烧拆数十间，大楼毫无伤损。附近之铺户居民，则焚抢无遗矣。或问团民，从前事之乍起，焚烧各教堂，擒杀各教民，无往不胜，实可动人听信。西什库教堂虽大，现有团民数十万之众，何以一月有余尚未打破耶。团民云："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故难取胜，反多受伤。"或问黑团与红灯照皆不畏脏秽之物，何以亦不能制胜。团民云："黑团虽不畏秽物，奈时日未到，难以成功。俟至日期，老团一到，自然扫荡矣。"听其所答，殊多掩饰，恐徒延时日，与事无益，谅当道诸公必有觉察焉。顷读邸钞，见吉林义和团蜂起，焚烧教堂。更奇团民以手双拍，火焰立刻内发，人近火前，不觉其热。民心惶惑，军务震兴，东三省教堂林立，想不止吉林一省为然也。

山西臬司升允统带山西驻防旗绿各兵来京救援。

初八日，京内京外义和团千百起，团民百十万。或执"乾"字旗号，或执"坎"字旗号，并无别字。又有传言红灯照乃妇女所练，是为"坤"字。按八卦教今所见仅此三字，尚有五字未全，抑或真有老团未到耶，恐未必耳。昨有自天津逃难来京者云，津郡早已失守，本地土匪勾结团民兵勇，大肆焚掠，十室九空，紫竹林华洋房产烧抢殆尽，男妇死者不计其数。目下大军屯扎蔡村一带，与敌相持，沿路团民兵勇甚众，盘诘甚严，又兼青苗遍地，盗匪白昼打劫，处处险阻，不可言喻，空身由天津，凡十一日，始行抵京城。在途间传闻各国兵轮相继到津，洋人长驱北上，锐不可当。战守若失机宜，京师恐难保矣。

初九日，前闻炸子桥义和团，因拆卖教民之空房木料，与安南营义和团彼此争执，互相械斗。每坛各有数十人，洋枪火炮，其势甚

凶。今经琉璃厂义和团从中说合，始和息罢战。各街巷传作笑谈。可见团民假公济私，非实在尚义也。

上谕（略）。

上谕（略）。

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带兵来京救援。

初十日，各处传言杨村被洋人夺占，直督总督自缢，马军门退守河西坞。军事危急，民心震动。喀什噶尔提督余虎恩日前奉旨在京募勇十数营，以资应敌，名曰虎军。一时难以招集，多有游手棍徒应选者。又义和团民因近日声势日低，米粮不继，亦多弃团充当虎军。因急于成营，不暇择人，无业莠民俱视为利薮矣。各街巷哄传皇太后有迁避之意，连日拘觅敞车轿车数百辆，均歇于顺天府及神武门内，按日发给口粮。各处传讲，众口一词，谅非虚谬也。又今日召见李秉衡大帅，即刻请训，带队赴津。

十一日，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每日虽然众团蚁聚，不过虚张声势，并无一人敢往前敌。闻董军门因团民毫无实用，徒延时日，贻误军机，撤换甘军攻打。今日菜市口又杀白莲教余党十数人。

山东总兵夏辛酉带兵来京救援。

十二日，西华门一带巨炮连声，房屋震摇，约是武卫、甘军攻击教堂也。哄传洋人占据河西坞，并勾结买家疃教民蜂拥大进。又兼遍地禾稼，到处尽是洋人，伏兵于青苗之内。宋军门兵退通州，军多溃散。

十三日，京城内外大小街巷，买卖行人虽多照常，惟人人面带仓惶之色。外州县各村庄之义和团，因前日由西什库遣撤，多有乘机卷旗私遁。不似往日到处俱是团民。皆因外信紧急，遂多瓦解。乌合之众，事危焉可足恃。今之转牌，恐亦难约束矣。

十四日，西什库连日大炮排枪，昼夜不断。兵勇云集，声威甚猛，行人不能临近。传闻仅将教堂大楼烘〔轰〕塌一角，楼顶揭去一半。自肇乱以来，瞬已两月，予每日食则未尝按时，寝则未尝着枕。

十五日，今日乃中元佳节，家家上坟祭祖，瓜果菜蔬亦多齐全，与太平之日无异。奈人人心怀忐忑，尽皆强打精神。到处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私相议论，俱言离京逃避之举。又哄传宋军门回京，面奏

各国洋兵势极凶猛，京师难以保守矣。皇大后、皇上暗有迁避密旨，恐民心震乱，是以外人皆不得而知。连日紫禁城如午门、东华、西华、神武等门，均终日关闭，禁止出入。凡在军机上行走大小官员，俱数日未得归寓。京报三日未见发抄，人心更觉惊惑。

十六日，西什库教堂未攻破，枪炮之声，忽自昨日顿息。哄传自河西坞兵败，沿路我军营垒尽多溃散。李秉衡大帅带兵赴援，行至通州迤东，猝遇洋兵埋伏，我军仓促交战；又兼兵非夙练，一时不能胜敌，全军溃败。洋人遂直逼通州。通州商民四外逃生。京城各门关闭，人心愈加慌乱。外乡义和团纷纷逃窜，红布裹首之人，沿街顿觉减少大半。予家自五月间，亦随各家，每晚子时向东南焚香，祈保平安。今一日比一日紧急，京师垂陷，性命垂危，团民鼠窜，烧香无益，自此日停止。

上谕：

现在京师戒严，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以慎重。著添派常明、文海、印启、广恩、容惠、明启、台布、松林、多欢会同崇勋等，分驻九门，常川住宿。凡于出入人等，认真盘查，不准稍有疏懈。钦此。

十七日，杀吏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行刑时已在酉刻。凡当差官役人等，均系当时现传。仕庶工商，观者填塞街巷，人人骇异。因何获罪，当时未得其详。更可惨者，徐公被难后，尸首无人收殓，直至次日午后，始行抬移。时在炎热，暑气潮蒸，蛆虫满地，秽味熏人。又兼是日夜间阴雨，道路泥泞，凄惨情形，笔难言状。

自晨至午，由东来溃勇无数，纷纷进城，皆言通州失守，粮台失陷，李秉衡大帅殉难捐躯。败兵沿路抢掠甚凶，有云陈泽霖之队者，有云系宋庆之队者，传讲不一。溃勇进城既众，人心莫不惊乱。内外城门关闭，街巷行人稀少；各处义和团之坛，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各铺户家家歇业，各住户家家关门，俱思出京逃避。奈各城门关闭不能出城，且遍地尽是败兵溃勇，到处抢劫杀掠，寸步难移。予虽素负沉静，而值此天旋地转、存亡旦夕之际，上有老母，下有眷属，亲丁十口，赖予一人主持，未免心绪麻乱，志虑昏沉，不知何以为

可。惟有强词慰解，以宽母忧，以安众乱，将死生付之于命耳。满街由通州逃来难民，携男抱女纷纷不断，俱言通州已被洋兵占据。

十八日，各路败兵及武卫各军蜂拥而行，各持洋枪大刀，拧眉立目，通衢僻巷无一处无之，俱以拿车为名，肆行强掳。住户之家，有车拉车，无车牵骡，粮店磨房牲口俟〔挨〕户搜牵，百无一存。各胡同搜寻，转瞬数起，或有将骡藏匿者，稍闻声嘶亦必搜去无遗。拿车马载运军装不过措词，实为借端抢劫财物。稍有抗拒者，即施械伤人，伤者死者甚多。各巷铺户不敢开门交易，路少行人。西什库炮声虽止，前门内枪炮之声，一日一夜未息。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

十九日，各街巷兵勇更多，甘军、武卫中军及外路败兵，逐队成群，即最僻净小胡同亦皆有之。城内城外车马驴骡搜劫一空，钱铺粮店被抢者大半，被枪击刀砍身受重伤者，不计其数。人心恐怖，日不安生。兵勇掳掠财物，俱用车马驮载，由彰仪（广安门）、西便二门而出。哄传洋兵已至黄木厂，离沙窝门（广渠门）仅十余里，转瞬即到。此尚是午前各处之传。少顷又哄传洋人已至齐化门（朝阳门）关厢矣。又有言东直门已被洋人围困。一刻数惊，人心愈加战栗。遥闻城内枪炮之声，如山崩地裂，一日一夜未少停缓。或云交民巷者，或云西什库，相传不一。各铺户无不关闭。外省外乡之人，纷纷逃走。各城门尽闭，惟彰仪门、西便门尚可出入，四乡难民逃奔来京者，亦皆绕城，由此二门而进。街巷之乱，笔难尽述。

二十日，自夜至午，城内枪炮之声，如迅雷急雨一般，震摇窗棂，恍动各处，铺户无论生意大小，无一家不弃却货物，闭户潜逃。外省及四乡之人，身背包裹而行，如潮水一般，俱由彰仪门而出。至午正，由东来兵勇数千，形色仓荒，皆出彰仪门，随行随抢，漫无纪律。前门内武卫各军与甘军亦皆汹涌齐出，自正阳门直至彰仪门，马队步队填塞街道，势如流水，滔滔西行。时值炎暑，烈日之下，人马汗如泼水，不知其热。沿街行人藏避一空，或云系兵勇挪营，或云弃城逃遁，言讲不一。旋闻城内枪炮之声，似若暴雨，震动房舍，哄传我军已将东交民巷洋人围卡攻破矣。

正在猜疑间，时已未初二刻，忽闻前门外枪炮之声更急。哄传由交民巷窜出洋人，与“二毛子”七八十人，与我军格斗；我军已将彼由东河沿追逐至东便门矣。正在惊虑间，时已申初，闻前门大街一带开放大炮，又闻南北大街，尽是缰头骑马之兵，哄传乃我军借来西洋之兵助战者。少顷枪声愈听愈近，似在目前。哄传借来西洋之兵，被我军误伤数名，彼此集队混战矣。

正惶恐间，时已酉初。前门城内城外开放辘辘炮，炮声甚烈，听之肺腑皆崩。哄传乃董军门檄调马安良借来回兵，专打辘辘炮，此时夹攻东交民巷矣。正惧怕间，时已戌初，各街巷行人稀少，户户关门。倏闻前门大街天桥一带，巨炮连声，更加猛烈，辘辘炮亦连放不绝，哄传乃回兵扎营演炮矣。

自天晓直至黄昏，枪炮轰击之声，一刻急如一刻，各街各户人心慌乱，肉颤心惊。至掌灯后，愁云密布，大雨倾盆，枪炮始渐息，人心稍定。原来前三门外如此哄传，皆是捉风捕影自揣之谈，实乃英、美、俄、法、日本、奥、意等国洋兵自昨日兵到京师，袭取东直、朝阳、东便、沙窝、左安各门，大队一拥攻入也。所传借来西洋回兵者，即误指英国之印度兵也。我军或据城迎敌，或城内巷战，虽略获小胜，奈众敌大至，猝不及防。又闻各国兵精力猛，枪炮利害，人怀畏惧，均不战自溃。无论何路军勇，以及八旗满蒙汉旗绿各营兵丁，无不弃甲抛戈而逃。义和团自前日俱已逃遁罄净，踪影全无，偶有京中之人，或有一二处未及拆棚毁坛而逃者，一闻洋人兵到，亦皆抛掷家眷，抱头远飏。是以敌兵入城，毫无阻挡，洋人垂手而得京师。呜呼！都城竟沦陷矣。自义和团肇乱起事，至于今日京师失陷不及百日。古来叛乱，失家失国，未有如此之速，宁非天数乎！

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

七月二十日，各国洋人袭陷京师。

二十一日，夜雨淋漓，清晨未止。天将发晓，有人自城内逃出，言皇太后、皇上携领宫眷，与亲近王公大臣统率御营兵丁，于夜半弃国潜逃，以避其锋，闻由宣化府一带投奔山西省垣。又闻前门内、东

城、北城死尸堆山，或居民行人遇害，或兵丁巷战捐躯。又闻诸国洋兵，俱划分地界把守各处，竖插各国旗号，遍地尽是洋人。大街小巷逃走之人，男女老少拥塞道路。无分仕宦商民，俱拖泥带水而行，嚎哭之声惨不忍言。各城门楼均为洋兵屯占，在城墙上绕放枪炮，以施其威。其炮声甚烈，每一炮响三声，炮子空中飞舞，三四里之外始落，震摇房舍，恍动墙壁倾颓，沿城施放，接连不绝。

又闻传言，凡在京之文武大小衙门与官宦之家，及在官人役，洋人皆欲一概杀绝。各巷无论仕庶商贾，俱将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有刮之不及者，用青灰刷抹。一刻之间，各处皆然。所幸彰仪、西便二门，洋人尚未占据，逃难之人均从此二门而出。

自夜至黄昏，微雨一日。愁云密布，地暗天昏，人之性命全在呼吸之间，难卜存亡。夜晚遥望城内，正北火光照耀，半天皆红。或云洋兵烧毁内廷宫殿，或云洋兵焚掠民间。官民住户有欲合家殉难者，有欲携眷逃生者，有欲弃家孤身远避者，有欲亲友结伴同行者。既无处雇觅车马，又难多带财帛衣装，家家议论纷纷。当是时也，予家未尝不乱，予心未尝不惶。因念有数事不易，故一时行止难决。第一，上有七旬老母，长途跋涉，难免不耽惊险，倘遇不测，负罪何堪设想。第二，下有兄弟弟妇妻室儿女，举家逃难，所费不赀。以寒薄之家而与富足相比，力实未逮。第三，无栖身之地可投，远无亲族，近无至友，奔往何方。即幸逃出城外，夜晚何处安身，露宿风餐，作何安置。与其浮萍而生，曷若团圆而死。第四，幸能逃存生命，遍地尽是土匪贼兵，亦恐不能始终相聚。顾此失彼，进退两难。设有离散，命俱难留。是不死于洋人，而死于土匪矣。第五，予家本非素丰，然家俱衣饰，虽无值钱之物，一切尚称齐全。今一旦弃家而逃，势必为人所抢。倘能邀天之佑，得有回归之日，四壁皆空，何以聊生。第六，予父子弟兄，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毫无一艺之长，在外何以谋食；即或保全性命，终为外乡饿莩。左思右想，有此数难，逃生实多窒碍，只可将死生付之度外，生则合家聚守，死则合家殉节。惟有形色镇定，意见不移，听天由命而已。

二十二日，阴雨霏霏，昼夜未止。我朝宗社失陷，民遭涂炭，天亦为之悲悯。连日阴云惨雾，细雨终宵，凄凉之形，不堪言状，谁谓

苍天无警欤。各城城墙上大炮之声，一夜未住。炮子在人头上飞旋，着身登时殒命。各处逃生之人，连夜冒雨而行，泥水过膝，衣衫湿透。搀老怀幼，扶掖而行。哭喊之声，远闻数里。有逃出彰仪、西便门外者；有行至护城河边，被炮击回者；有青春少妇，年迈婆娘，艰于步履，出门仍回者。满街呼儿唤母，觅子寻爷，惨难寓目。

城内城外各国洋兵，择地驻扎，尚未见屠戮人民。各巷各街铺户，无论生意大小，凡闭门潜逃者，均被土匪踹门而入，财帛货物抢掠一空。钱店、粮店、绸缎、估衣等铺为尤甚。粮米菜蔬无处籴买，有积存柴米之家，尚可自饱。无柴无米之人，只有枵腹哀号而已。更有有钱无处买粮者。予家柴米虽少有积蓄，然值此存亡未卜之际，心绪如麻，饮食何能下咽，亦不过煮粥与咸菜，聊以供餐耳。

幸午后雨止，枪炮之声稍缓。哄传庆亲王与各国求和，暂行停战。或言李鸿章傅相到京者，或言未来者，传说不一。惟后半日炮息，人心稍定。吾家性命，今日似可保全矣。所幸左邻为现任北城兵马司吏目冯秀庭公住宅，与予家本是至亲，素日原多倚庇。今所居两院相连，竟似合为一家。又后邻朱觐文公亦是世交至好，且系房东。今将前后脚门开通，彼此守望相助，藉以照应，尚多方便壮胆。夜晚，东北火光照天，传言崇文门城楼被洋人所焚。

二十三日，京城内外地面街道，各国洋人分界管辖，与上海、天津租界相仿。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东单牌楼至四牌楼俄国管；西单牌楼至四牌楼义国管；东华门外义国管；西华门外法国管；东四牌楼以北日本管；西四牌楼以北法国管；后门内以东□国管；以西□国管。外城各门以外，亦分国分界管辖，未暇琐记。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占。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人在仓促之间，不及防备，多被所扰。由是有闭门自焚者，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以京师合城而论，

前三门外受灾稍轻，城内及北城受难尤重。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

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又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予家为美国所管，门前即插“大美国顺民”白旗。幸冯秀庭有世侄胡荃荪，素精英美文，所插白旗，皆求其书写，又用洋文写“此户系安善良民，乞勿骚扰”等字，粘于门上。

各国洋兵，自二十一日扎队后，纷纷扰掠，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当洋人进院之时，人皆藏避，惟有任其所为，饱载而行。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至日落方觉稍安。闻城内与崇文门以东为尤最。各国洋人，并不分界，混乱而入。较之前门以西，更多不堪矣。

夜晚，遥观城内，火光照耀，通宵达旦，未悉焚烧何处。各胡同人沸犬吠，俱是土匪在附近撞门劫抢。直至后半夜，始稍稍安静。

二十四日，大街小巷各按洋人分界插满白旗。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籴粜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绸缎、估衣等铺，城内城外均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掳无遗。甚至将门窗拦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

城内城外通衢僻巷，遍处尽是洋兵挨门搜掳财物。予家于午后，来有美国洋兵二名，并本地教民一名，各持洋枪，在门前强索钟表金银。予等婉言再三，索去马表一枚，洋银一元，幸未进院惊扰，此尚称万幸。闻别处多是土匪勾结洋人，进屋强掠，稍有抗拒，便白刃相加；或开门稍迟，即劈门而入。故哄传洋人来时，切不可藏躲，惟有开门放进，任其搜劫。财物虽失，人之性命尚可保全，否则人财俱亡

矣。予深服其论，缘财产辎重，本为身外之物，性命既倾，留物何用，但保人口平安足矣。家中女仆六月间已辞去，尚有韩性男仆未辞。又有其子前日寄居于此，亦暂留佣工。有伊父子二人，既可司厨，并可支应门户，是以商定如洋人进院，老太大与晓莲及三奶奶均至东邻冯宅院中藏避；其余并不躲闪，生死由命而已。夜晚，城内火光冲天，一夜未熄。或传崇文门城楼、西直门城楼被焚。

二十五日，城内城外各铺户俱被民匪抢劫罄尽，烟钱铺、粮食店、估衣、首饰等铺无一家存留者。遍街俱是洋兵，挨门搜扰。此来彼往，日无休息。甚至有一日十数起进门者。衣物器皿好者皆掳；次者刀劈摔碰，任意作践。

午后东北大震一声，浓烟直冒，灰土飞扬，窗棂簸摇。传系洋人燃放地雷，轰焚内廷宫殿。又传内城火药库被洋人所焚，究未悉详。各国兵将会立联军若干人，搜捕团匪，拒敌官军。闻于二十八日会集和约。内城外城各门均有洋兵把守，严禁出入，故连日逃难之人皆不能出城，街市反无弃家逃走之人矣。青菜货物亦不能贩运进城，粮食尽被土匪抢劫一空。民间无处购买烺米谷菜，多有两日仅食一餐者。时值日永天长，大人犹可忍饥以延时刻，孩童无知，日夜啼饥，情景甚难寓目。

二十六日，各街巷大小铺户，货物抢劫一空，房屋尽被拆毁。各住户仍被洋人搜查如昨。更有本地土匪与漏网教民，勾串洋人带往富户搜劫，金银珠宝，洋人所取；衣饰器物，土匪所取。是以城内城外十室九空，不堪胜记。传言皇太后、皇上于二十日夜半，潜离京师，王公大臣随扈者甚众。诡云前赴西陵，其实由口北绕道欲奔山西。或云将来必至陕西建都，或云刻下驻跸怀来县。讲说不一，未得其确。现闻各国调兵追袭，实恐凶多吉少。又哄传德国洋兵明日进京，因我朝杀彼钦差使臣，彼欲屠灭京师以泄其忿。由是人心惶乱，举国皆惊。

二十七日，合京城当铺二百余家，钱铺三百余家，俱被匪徒勾结洋人，抢劫无遗。紫禁城内各宫殿，尽是洋兵分国占据。三海、万寿山、颐和园等处，皆有各国洋兵驻扎。各宫陈设盗抢一空。各处禁地车马驰聘，任意焚掠。太庙、社稷坛皆是洋兵居住。天坛被英国驻

庚子记事

兵，先农坛被美国驻兵。其余各坛庙以及行宫衙署官厅堆拨，亦多被各国洋人所居。幸连日不闻枪炮之声，通衢街巷，暂有担卖青菜，余物仍无。予家幸有存储白米四百余斤，煤块二千余斤，藉资糊口。如不被抢，可作两月之粮。即青菜油盐茶水等物，每日亦未断缺。惟肉腥无处购买，老太太连日亦只可素食也。较之绝粒之家何啻天渊之福耳。

二十八日，前闻二十八日和约，乃各国洋人陷取京师，议立联军之和约，并非我朝求罢战之和约。目今皇太后、皇上逃避，举国无主，杂乱无章，决无和息之望。在京之亿万生灵，生死存亡，殊难预料。惟有过一刻，捱一刻而已。

二十九日，通城各行铺户均被抢尽，渐及住户。凡著名富贵之家，多被明火撞门劫掠。连日前后巷居民被盗者，不下十数起，他处可想而知。莠民棍徒，三五成群，沿街侦访富户，洋洋得意，俱以抢夺为荣，抢多者为本领高强，抢少者为力弱无能。贫寒之家居然豪富，富足之家反成四壁皆空。天翻地覆，皆因无王法可畏耳。哄传今日德国进兵一万五千人，其国主发兵之命，原为与使臣复仇，本欲兵到屠城，杀尽京中百姓，现经各国力阻，尚未识如何也。夜晚正北火光冲天，未悉何地被焚。

三十日，昨日德国洋兵进城，幸未屠戮人民。前门外自崇文门迤西，骡马市、三里河大街以北，直至彰仪门，均改归德国管辖。住户铺户门前，均换青白红三色方旗。予家正在德界，又受二次荼毒。幸有同巷邻居程少棠精习德文与冯秀亭相熟，求其书写洋文贴于门首，稍藉保卫。哄传德兵亦照各国一样搜扰，凡在德界居住之人，莫不心惊胆战。

八月初一日，各街巷匪徒抢去财物，任意吃穿。时在暑热，竟有身披绸缎皮棉衣服，而手执凉扇，沿街游行，骤然富翁自居，不以抢夺为耻。夜间百十成群，劫掠住户。遥闻各处人喊犬吠，终夜惊心。顺治门以西善果寺、增寿寺、长椿寺、全浙会馆、越中先贤祠，俱被德国将居人逐出，在内驻扎洋兵。附近居民男妇，均遭险扰，尚未闻奸害人民。

初二日，予家附近各巷之住户铺户，公议集资，每家三二金不

等，购办羊酒瓜果茶糖等物，由冯秀亭邀请程少棠送往善果寺，犒赏德国众兵，求带兵仆某约束洋兵，勿得扰害良民。彼许允，按送礼之家，各给洋文护照一张。其兵自不致进门矣。哄传德兵各处挨户掳掠，更甚于别国，由是人人慌恐，吊胆提心。午后城内西北大震一声，房舍恍动。

初三日，内外城仅存当铺二处，一在驴驹胡同，一在骡马市，今日亦被土匪所抢。适遇美德二国洋兵，用洋枪击毙二十余名，生擒六十余名。夜间十一点钟，正阳门城楼被焚，火势凶猛，合城皆惊，至天晓方熄。其前层箭楼，五月被义和团所烧。后层城楼门，洋人欲在楼上屯兵，已经打扫干净，今天火自焚，决非人力所燃。更奇者瓮洞内关帝、观音二庙，紧贴城墙，城上焚烧罄尽，城下二庙巍然独存，毫无伤损。

初四日，各国洋人食喜鸡鸭，各处闻声寻取。别国搜掳财物，稍稍较前数日轻缓，惟德兵初到，每日在各街巷逐队成群，挨门扰掠。本地匪徒跟随而行。洋人掠去细软值钱之物，将及出门，土匪乘乱而入，大肆抢劫，比洋人尤甚。商民无敢抗拒，任其饱载而行。洋人叫门，开者稍迟，即用大石砸碎而进。至院见人便打，以为闭门不开之过也。进屋搜劫，翻箱倒柜，无处不至。亦不令人相随，随者多遭毒打，甚有伤重登时殒命。是以各处因我巷中有冯、程二公与洋人送礼，求有护照，可杜洋兵，莫不闻风麇至，集办厚礼 ，求二公转达。来者数百家，多在予前厅坐落，人声嘈杂，非常之乱。

午后，前门外天桥一带，大炮数十声，移时始止。或云日本开宴，未知确否。连日逃难之人，除有家乡可投奔者，皆舍生冒险长行。其在京久居之人，因乱逃生者，既无可投，又无定止。日夜惟在高粮〔粱〕地、芦苇坑，隐身露宿，受尽惊险奔波。近有逃回者，街巷亦暂有人行，居家所需之物无不缺乏。予家柴米虽未断绝，而油面无存，香油每斤银三钱，尚须托亲觅友转为购买，不然无处可寻。粮店牲口久被抢尽，麦子亦皆被劫。粮店或抢或逃，百无一存，白面无处买食。近日偶有住户磨卖一箩到底连麸子之面，每斤大钱五百，其粗糙实不堪下咽。每日只五更出售，买者皆须鸡鸣而往，每人只许秤买二斤。门前拥挤，多有徒手而归。眼下众民甚有绝粮之虞，奈何

奈何。

初五日，哄传皇太后、皇上现驻怀来县，即日起銮，欲奔大原，是幸陕之意确矣。又传若望与各国求和，非李鸿章傅相不可。闻已有密电授李傅相为全权大臣，令其北上和息。惟盼早日来京，庶数百万生灵，或可望有生命也。德国洋兵，在各处搜劫财物，铺户住户，贫富无遗。甚至一日去十余起者。前后巷虽多遭惊扰，幸尚未至予家。今日德国在通衢出示，其略曰："照得前三门外某处至某处，暂归德国管辖。所有界内华民人等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如有持械行走者，立即正法。如在院内放枪，即将该房焚烧。洋兵挨户搜查军器，有者交出，藏匿者即行正法，并将该房烧毁"云云。别国在分占各界内亦均有告示，大抵皆是缉捕义和团、搜查军械等语。予家寓居德国占界，仅将就近见闻大略记载。他处相离既远，事未详悉，以恐以讹传讹，殊多未确，不敢罔记也。

初六日，前日美德二国洋兵，生擒抢匪六十余名，多半用枪击毙，其余重责发落。各处匪徒稍微敛迹，城内城外街巷微觉安定。亦因各处巨商富户，俱已抢完，无可再抢矣。德兵今日又来兵一千余，统计各国在京洋兵约有数万。凡宽大之公所庙宇会馆住宅，尽为洋人所占。闻琉璃厂，德国意欲驻兵，此地距予寓甚近，难免受惊也。又闻洋人尚有夜间撞门进院搜掳者，人心愈觉恐怖，昼夜不安。

初七日，各街巷铺户住户集资，附送长椿寺驻扎之洋兵礼物，托冯、程二公赍往。按送礼之家，各求洋文护照一张，无非求其麾下洋兵不来搅掠耳。德国在通衢出示，其略曰："凡在界内居住之人，有家存洋枪器械等件，限于八日内交出，如有不交者，将房焚烧，将人正法"云云。又"商民如有词讼抢夺等案，准向长椿寺马统带处首告"云云。

初八日，孙公园安徽会馆，琉璃窑并厂甸吕祖祠、土地祠，均屯驻洋兵，约共二千余名。附近各街巷，洋人来往甚众。各户挨门搜查，索掠衣饰财物无数。又在各处掳捉行人，至营中与之拉炮、掮物、锄草、抬粮，非常苦累，直至夜半方得释放。无论贫富一概并捉，人心恐惧，路少行人。或云京师此次大劫，城内与东北方受灾最重，前三门外与西南方，被难较轻，必有大福之人在彼，故有轻重之

别耳。言虽无稽，而死亡实实如是。予家幸居福地，皆仰托神灵祖先之默佑也。

初九日，各街巷铺户住户集资，附送安徽会馆驻扎之洋兵牛羊鸡鸭瓜果黄酒等物，仍由冯、程二公赍往。各户各求来洋文护照一张，此照上印有洋官戳记，其文云："如有进院搅扰，许该民等扭送营中惩办"。似此善果寺、长椿寺护照尤为切实。然须出具，并非义和团匪，互相保结，方给护照，因此多有未领者。哄传黄村与海子红门一带，义和团聚众复仇，杀死洋兵数名，却被洋人烘〔轰〕毙团民数百。近日乡间青菜，暂能贩运进城内货卖，惟城门把守之洋人须扣留一半，方准放入。猪肉亦有宰杀者，每斤大钱两吊七八百文，虽然价贵，尚不致似前数日缺乏。予家惟萱堂年高，非稍有荤腥，藉以滋补，其余合家，皆白米素菜，足以充饥。值此世乱之时，饮食一如平日，即属托天之福，较之绝粒之家，何啻天堂地狱之别也。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初十日，琉璃厂一带驻扎德兵，连日附近各街巷洋人成群打伙，沿街乱串，随便进门搜掳。又有漏网教民与本地土棍，与谁家稍有微嫌，即勾带洋人大肆劫掠。更有无良之男妇奴仆，勾串洋人，恣意掳劫。洋人得其指引，益在各处寻购底线，彼此皆可生财，铺户居民，无一家不受骚扰者。洋兵初陷京师，城内受灾最重，城外较轻；今城内稍安，前三门外又复大乱。可见气数转移，大劫不能幸免也。哄传通州被义和团收复，到处言传，其实并无其事。盖谣言愈起，洋兵愈严，民心愈乱。土匪借端煽惑，以遂其抢夺也。仕民更难盼有生路之日矣。又传闻皇太后、皇上由宣化府一路奔幸山西，不日将至太原。庆亲王特授便宜行事，李傅相已授为全权大臣，专办求和事宜。惟盼李相早日来京，便可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矣。

十一日，予家清晨突来德国洋兵二名敲门，入院，闯进各屋，翻箱开柜，遍处搜寻财物。幸蒙冯秀亭相随保护，并立请程少棠来家护持，又将求来三处护照执与彼看，幸而即时退走，并未遗失物件。前

庚子记事

后巷及左右邻，均被搜扰，损失财物甚多。沿街洋兵如蚁，或三五人，或十数人，逐队持械游行。远闻犬吠，即是洋人来临，一日数惊，寝食悉难按时。德国又在通衢出示，其略曰："特命提督柯达士为北京知府，管理本界地方，尔华民人等各宜恪遵。"云云。

十二日，各处洋人在街巷挨户捉人，名曰苦力，与之赴城外四乡割打高粮〔粱〕、玉米、青草，抬送至各驻兵之处喂马。来往皆有洋人押随，稍不努力，即遭毒打，苦不可言。无论仕农工商一并捉拿，多有全家被捉者。闻日前崑中堂率同在京大臣二十余人联衔遣人至宣化行在，呈递安折，并将京城失陷后蹂躏困苦情形，详晰奏闻。旋奉到批旨："览奏已悉，崑冈等困守危城，实堪嘉尚。已有旨令庆亲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著速催李鸿章来京，迅与各国和议，妥筹办理，以慰系念。钦此。"

又有由行在抄来七月二十八日上谕（略）。

十三日，洋人搜劫，竟有带同二套大车数乘，在各胡同挨户装运，不独细软之物，即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掳。在院则无处不到，在屋则无处不搜，家中人多者，尚有携取数件而行；若家中人藏避仅留一二人看守者，则任其打劫至净尽而后已。倏闻前街某家被扰，又闻后巷某家被搜；将闻左邻洋人才走，又闻右邻进去洋人。自天晓至日暮，不下数十起，魂梦皆惊。又哄传固安县黄村、采育、海子等处，义和团聚有数万，以复仇为名，裹胁良民，勒捐粮米，势甚凶虐。又闻今日有洋兵数千出永定、彰仪二门，或往迎剿团民，抑或下乡掳掠，殊未深悉。连日洋人搜扰利害，本地土匪略微敛迹。各处匪徒抢夺致富者，已不可胜计，夙日贫苦无赖之人与募食乞丐，莫不身着绸缎之衣，日食珍羞美味，沿街摇摆，自居富翁，吐气扬眉，忝不为耻，何苍天一无显报乎！或亦劫数反复，固应如是乎！令人追思，能不痛哭浩叹耶！

顷有由东交民巷英国使馆来者，言各国洋楼使馆，虽多被兵围击毁，然中国之铺户民房，亦焚抢殆尽，无一间留存者。惟英国府屹然独存，实乃防守之功也。当团众初乱，焚杀教堂之时，各国洋人共约四百余人，俱齐集避于英国府中。又有奉教男妇老少三四千人，亦均藏匿府中。更有附近居民，仕宦商贾，被武卫军、义和团所迫不下数

千人，亦逃府中，希图庇护。加以平日在府内佣工者，统计何止万人。每日轮流防守，墙垣舍宇，稍被烘〔轰〕塌，即刻补修坚固，毫无疏懈；即孺子弱妇，亦皆担土运料。自开仗至城陷，凡六十余日，仅伤洋人五十余名，而我难民团勇，死亡何啻数百倍耳。惟府内粮食断绝，每日但以宰马杀犬为食。至七月十九日只剩瘦马二匹，再有三日，尽皆饿死矣。

十四日，午后有洋人五名来家，将进街门与伊三处护照哨看，即时而行，并未进院。少顷又来洋人二名，一在门前等候，其一进院，与看护照，伊亦点首会意，仍进各屋略为看视，幸未开箱柜，亦未携失物件。今日两次洋人进门，未受惊扰者，实仗护照之力也，否则决无空手而出之理。闻他处护照，闻有不灵，洋人佯作不识，仍进房搜掳财物。盖洋人亦有贤愚不同，其家亦有得失之定数耳。

闻昨日永定门又进洋兵数千，俱于城内城外驻扎。近日各国洋人病死者不少，彼族喜吃牛羊肉鸡鸭黄酒西瓜葡萄等物，糊吃混餐，又兼不服水土，腹泻即死，闻两坛死者尤多。

十五日，午后有洋人二名来家，与伊护照哨看，即时而行，幸未进院。一闻洋人敲门，举家莫不惊惶，急向东院冯宅茅厕夹道中躲避，烈日之下，熏晒难捱，百川胆小，望风闪藏，远闻街上犬吠人声，即在院中惊呼“来了！来了！”使人益觉心摇。男仆老韩，留伊父子，原为支应门户，乃闻洋人来，至不敢开门，亦先唤予自去接应。其余文杰、文佐年幼孩童，老三爷如朽木败絮更不足恃矣。予虽胆怯，然至此无可如何，昼则接待洋人，夜则防备土匪，一月以来忘餐废寝，胆碎心枯，所为保全身家，何敢劳苦自负。幸仗冯秀亭饮食起居俱在予家前厅，时刻相伴，洋人来到尤蒙其迎面周旋，实予全家之所倚赖也。

日前德国告示中四款，各处尚未举办，今有洋人勒催，有不遵行者，毒打治罪。铺户住户谁不畏祸，只得按款遵办。予家亦自今日为始，将门前街道修垫平坦，扫除洁净。晚间高挂灯笼，至十二点钟吹息。今日中秋佳节，瓜果、月饼、钱粮纸马、鱼肉荤腥皆无卖者，遭逢乱世，人在倒悬之间，何有心肠庆赏中秋。予家神佛祖先之前，焚香点烛，一切礼节一如往年，惟无果饼供献，仅供清茶一盏，自植石

榴四枚，敬表虔心。早餐以素卤拌食粗糙之面。晚餐转由冯宅购得猪肉一斤，聊以应名而已。所幸各铺户闭门而逃，诸如煤米油面等账皆未登门索债，反免一番着急。晚间各街巷家家门前悬灯，一望无际。可惜月色蒙蒙，阴云漠漠，不然灯月交辉，亦意外之景也。

十六日，闻庆亲王虽奉旨与各国求和，尚须俟李相来京方能开议，又闻良乡县一带义和团哨聚甚多。目下洋人占据芦沟桥，行人梗阻，长辛店等镇均被烧掠，无怪粮食断绝不进矣。

日前前院朱觐文云：恒义和洋货店设有保险局，每户家产自行估计，凡值万金者纳捐银二百两，由该居发给洋文执照，可保洋人、土匪不来抢劫，邀予会办。窃思予家居住之房，本系租赁，家具器皿所值无多，何所用其保险。惟念老母在堂，日耽恐怖，眠食不安，果能保洋人不来惊扰，计亦良得，故而勉力报捐银五十两，非为保护家私，实为人口平安也。顷闻承办之人，乃藉此撞骗，并非真有把握，旋即中止。前门以西德国洋兵，在界内设立巡捕房数处，如附近各巷洋人骚扰过甚，准至巡捕房呈报。若能如是，洋人或少收敛，亦深幸耳。

十七日，洋人各处捉拿人夫与之驱使，前几日尚在巷口截捉，不出门之人或可幸免；今竟挨户撞门捉擒，无论京官仕庶一并捉拿。仕大夫与之拉炮车、抬泥土，其累不堪。凡驻扎之庙宇，经卷器皿，沿街掷弃，窗格桌凳劈碎烧火，佛像打毁堆泥秽中，停厝灵柩皆掷弃庙外，更有将尸骨抛掷，棺木劈烧以作柴薪。停棺之家，多系官游远方，或因乱出京者居多，所弃尸骸大半无人认领，尤可惨者。琉璃厂吕祖祠素着灵感，圣像被洋人毁坏，抛在庙前，任人作践；仙师平日最灵，至此何一无显应乎？土地祠娘娘财神诸像，亦均打碎，想神灵亦遭劫数耶？抑神灵亦畏洋人暴虐耶！

十八日，昨晚洋兵队伍出彰仪门甚多。今日有由西回来者，多半拖泥带水，形甚狼狈。或言战败者，或言换班者，未得其详。城外德国洋兵众多，前门西宽敞之庙俱已住满，又在前门东，占据各处住宅。如柯知府住东河沿李宅，余则长巷几条、草厂几条、兴隆街、三里河、薛家湾、火把厂、五老胡同、木厂胡同、打磨厂、北官园等处，凡新鲜宽大民房，皆为洋人霸占。只将人逐出，一切衣穿器具均

不准携带，全家资财皆倾陷矣。亦有家眷迁移别界，只剩空房被洋人占居。大抵各街各巷，均有洋人往来不断，较之大街以西更乱也。巡捕房内每日每处有洋兵数名，身背洋枪手执马棒，昼夜沿巷巡查。前后街晚间偶有未点灯者数家，竟被洋人将门窗砸碎，勒令点起。

十九日，闻皇太后、皇上由宣化府一带直奔山西，刻已行抵太原省城矣。又闻庆亲王与各国使臣会晤，俱不言天下之事。若云和议，须俟李相来京再言等语。能否望和，目下尚无分毫指望也。今日有英、美、德洋兵数百名进彰仪门，战义和团得胜而回。众洋人执持获之大旗刀矛等械甚多，旗上皆书良乡县某村某村，约有数十起，并生擒团民数名。想良乡一带之团，剿擒净尽耳；然其中恐不知误伤良民多少矣。近日青菜等物虽不致缺乏，稍细之食及鱼肉荤腥、干菜、豆腐、面斤等物仍无处购买。鸡鸭鸡子均被洋人搜掳罄净，更属希罕难得。予家素食饱餐，实深造化。惟萱堂年迈，蔬羹淡菜与粗糙白面殊难下咽。连日蒙朱觐文惠赐重箩面数斤，王荷舫屡次馈赠机器白面十余斤，荤油三四斤，白糖三斤，酱豆乳八块，火肉一方。东院冯秀亭亦时常惠赐饺子、面饼、酱肉、鸡蛋诸物，并自家不惜重价，亦常设法买购猪肉、猪蹄。是以一月以来，尚未十分受屈，不然残年暮景，何堪苦熬也。

二十日，昨夜户部被焚，并延及礼部。闻户部银库钱库均被各国盗劫一空，故放火焚烧以绝口实。顷有由城内来者云，各国管辖地段，界限大致如前。惟东长安街以北，改归德国管辖；东华门以北，改归义国管辖；后门以西，归秘❶国管辖；尚有后来奥、比、日诸国分管何地，未悉其详。大抵各国洋人，在街巷挨门掳搜财物，抢劫行人，占居房舍，捉拿苦力，各处相同，并无幸免。惟有善取恶取之分，长久暂时之别耳。统约各国而论，以日本、美国为稍善，英国虽不甚凶横，而所用印度之兵到处肆扰，俄、法二国则又次之，德国暴虐搜劫较诸国为尤最矣。凡在京之人，谈及在德国界内居住者，莫不吐舌摇头，可见比别国残酷也。

有由行在抄来八月初十日奉上谕（略）。

---

❶ 此字误。

庚子记事

又十一日上谕：

銮舆行至义安村地方，突有民人郭敦源自称义和团头目，异言异服，行突仪仗，实属不法已极，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介休县知县陈日稊此等匪头并不查拿，其平日纵容义和团可知，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钦此。

二十一日，洋人清晨在各胡同挨户踹门，进院在各房中搜拿年轻之人充当苦力，凡一家三人者，捉去其二，四人者捉去其三，只留衰老一人。家家如是，举巷惊慌。予家仆人老韩已被牵去，幸将安徽馆护照与洋人阅看，当时放回。左右邻及前后巷住户被捉者一百数十人，甚至京官进士亦拿去洗衣、刷车、搬砖、抬土、扫地、擦桌，稍不遂意，用皮鞭马棒百般毒打，真是有意凌辱中华之人也。

自上月二十日城陷，洋兵麇至，今已一月，由彼肆行扰乱。若彼族欲灭清而王天下久可改元自立矣，若欲屠城久可用炮裹尽矣。各国又何必屡屡进兵，徒糜饷糈。悬揣其意，将来必仍归于和约通商而已。盖各国麇聚，一国霸占为帝，诸国必不相容。既和约可以假我威权，号召各省，既通商可以耗我国帑，剥削民财，留清朝一线之名，饱彼贪敛之欲。一月以来，毫无头绪，官商仕庶如釜中受烹之鱼，既遭洋人搜掠，复被土匪抢劫。目今虽不闻枪炮之惊，更愁断粮之虑。刻下白米每石银十两，粗麸白面每斤银五分，买米只卖十斤，买面只卖二斤，尚须鸡鸣而往，太阳一出即停售矣。香油每斤银三钱，猪肉每斤大钱三吊。其余居家日用所需，不但价值奇昂，各行铺户闭门而逃，亦无处购买也。再困半月，势必粮尽绝食，无论贫富官民，一无所进，均是坐食山空，转瞬秋末冬初，天时暂冷，号饥啼寒，何堪设想。凡在京亿万人俱坐以待毙矣。

二十二日，各国洋兵散居各处，沿街俱安电线德律风。或栽埋长竿，或就人房檐，遍处铁丝，与居民殊多碍事。又连日有洋人、华人数名，在德界之铁门、棉花、魏染、麻线等胡同，凡大门新鲜齐整之房，俱挨门进去用洋笔描画图样，注记房数，并在街门上画写洋字，以为记载。哄传欲收房税，又云驻扎洋兵，或封闭入官，或作巡捕公所，纷纷议论，举巷皆惊。日前户部被焚，大堂两廊均为乌有，各司间有数处尚存，今夜洋人又复纵火焚烧，合署尽成灰烬矣。

二十三日，闻李相电奏："请皇太后、皇上回銮，至远驻跸太原，不可再西，并请派庆亲王同办和局。臣一面航海北上，并与各外部电商，一经开议，各国即撤兵出京"等语。是和议并无消息，李相尚无期来京，人无望安之日矣。奈何奈何！闻紫禁城之午门、神武门、东西华门有日本洋兵把守，许洋人进内游览，禁止华人出入。其余紫禁城以外，各处殿宇公所，多半有洋人居住；太庙、社稷坛亦被洋人拆毁不堪。各门无一处不开，车马驰行与街衢一样。匪徒拆卸各殿窗格，偷窃砖瓦木料，任意盗运。西苑、三海各宫殿，均有洋兵驻扎。各处陈设，皆被洋人所掳。三海中，北海作践尤甚，雕梁画栋，蹂躏成墟。颐和园万寿山亦为洋兵所占，天宫景致竟成鬼域之乡。可惨可惨！想亦胜亟必衰之劫数也。

二十四日，哄传西山灵光寺与末石口三家店一带，团民哨聚甚众，势亟张焰。今日各国洋兵连夜出城甚多，谅往迎剿也。近日德国洋人在各处已将细软之物搜遍无遗，又在各街巷用大车装掠铺户、住户硬木桌凳、床帐、古玩、衣箱、器皿，拉运一空，甚至炉灶水缸俱不存留。有至统带处及巡捕房投告者，搜索之洋人，与写留洋文执照一张，云系暂时借用，将来在某处收取，即幸有太平之日，谁又敢往洋营索取。可见洋人诡谲欺饰之词，其谁信耶。

二十五日，德兵每日于清晨辰刻，午后未刻，两次在各处捉人驱使，百般毒打，苦累难言。凡德界各街巷，终日断绝行人，家家闭户关门，无敢出头露面。惟酉、戌二时，街巷始稍有人行。

顷到骡马市大街以南，美国地界，见住户皆安居无恐，铺户亦多开张，间有无货之铺户，洋人亦令开门，不准关闭。各处行人照常，与平时无异。慈亲寿木在南下洼城隍庙寄存，前日忽由先农坛拨来美国兵二百余人，将城隍庙占驻，寿木失陷于庙中，被洋人当作马槽喂养骡马，泥污不堪。闻胡荃荪现充美国翻译，连日恭诣三次，求其设法寻移，虽蒙赐执照一张，云可移取，奈非通洋文翻译亲往，不能抬出。胡荃荪偏直公忙，无暇同往，刻已迁延三日，眼见毁弃，焦灼万分。

二十六日，德国洋兵已将前门东西各处庙宇会馆及宽大铺户住宅暂次住满。闻又欲进兵一万二千，尚无驻扎之地。顷有琉璃厂洋营通

事官带同洋人，将前门西之煤市街一带，并李铁拐斜街、炭儿胡同、琉璃厂、铁门、铁厂、南北柳巷、香炉营各胡同，凡新鲜齐整之房，无论铺户住户，均在门前留画洋文记号。各处被画者约二百余家，哄传驻扎洋兵。又言前门东洋人占房时，将人立刻驱出，一切细软物件桌凳器皿均不准携带。今此一带，欲住洋人，亦必如是，因而家家害怕，户户耽忧。

二十七日，闻李相于二十一日由上海乘轮北上，先在天津会洋人，俟稍有端倪，即来京会议，未识确否。

在京久居之仕宦商民，前于城陷之日，因乱弃家而逃，今多有回京者。细言往事，率皆悔恼弥深。当七月二十一二，洋人炮声绕城环击，炮子满天飞舞，宣传杀尽城中之人以泄愤恨；又闻皇太后、皇上潜遁，盗匪大肆抢夺。时闻某家被匪焚杀，某家被匪奸掳；又闻某处阖门殉难，某处全家自焚。人人谁不惜命，更兼儿哭女啼，不得已将家产付之度外，携眷逃生以全性命。时在孟秋，只穿单纱袄裤，行旅既难多拿，银钱不敢多拿，又无车马，又无伴侣，搀老扶幼，徒步而行。窃幸城门未闭，冒险逃出京城。遍地禾稼，一望无边，连天阴雨，滑泥积水沾履湿衣。此时前进无投奔之区，退后无复回之理。只得舍死信步前行，腹饥无处买食，沿途偷窃玉米生吃；喝则井无绳罐，拘饮积雨之水；天晚无处安身，惟在青苗丛处露宿；夜间凉风透骨，冷露侵肌，又防路劫之匪，双目不敢交睫。或逢村人怜悯，亦不过为图重谢，藉以生财。每大钱一吊，仅买小米一斤，有米无火亦难作食。终日飘萍无定，囊中资斧断绝，前无所依，后无所附，只得仍回京城，以听天命。更有出城不远，即遇溃勇土匪打劫，或人丁遇害，或赤体空拳，进退无路，仍回京城。又有膏粱子弟，不耐粗食淡饭，跋涉奔波而回者。有长辈逃避在外，少辈尚留在京，音信不通，心悬两地而回者。大抵归来探询，则家资器皿，或被看守之人盗卖，或被洋人、土匪抢劫，房户拆毁，门户不存，无家可归，暂投亲朋借宿。受尽万苦千辛，反致倾家败产，依然仍回困京中，种种苦情，悉难枚举。在京住户，同受此病者何止数万家，实莫若大胆未逃，免受此一番惊险也。

二十八日，琉璃厂、铁厂、香炉营一带住户，凡被洋人在门前画

写洋字之家，以及附近邻舍，恐洋兵驻扎，不堪惊扰，俱纷纷迁移，多有搬至大街以南美界者。人掮车载，日夜不断，人心惶惑。大约前门东被画各胡同亦必如是耳。今日虽进德兵数百，尚未在香炉营各巷占居民房。闻有琉璃窑洋营之翻译巫小山者，唆使洋人将各处富厚之家宽阔房产封记，所为藉端勒索。并闻琉璃厂、炭儿胡同等处欲索银二万两，即可免住洋人。奈各户因无力公摊，且半多租赁之房，故尽皆移避矣。

二十九日，连日洋人在各处捉拿苦力，愈觉凶横。椿树三条有居民吕姓，已被捉拿，意欲逃避，洋人竟开枪击打，身受重伤，登时殒命。人人由是更加恐怖。各街巷行人遇洋兵，则遍身搜索，凡银钱不拘多寡，全行掳劫。最苦是肩担小本生意，若遇洋人，则将所卖之钱尽数劫留，货本既亏，次日便难谋糊口矣。街道行人愈不敢行走。德国洋兵如此残暴，我辈何堪其苦焉。美国等界，在通衢遍贴告示，内有章程六条：一曰，无论何物均准商民贩运进京货卖；一曰，无论何物只许运进，不准私运出城；一曰，沿途拉运骡驮车马，畅行无阻；一曰，商民行路不准携带洋枪军械；一曰，沿路如遇洋人骚扰，土匪打劫，许至就近巡捕房首告；一曰，华人与华人如有斗殴词讼，亦准至巡捕房控告。云云。此示城外英美界内皆有，惟德国界内无之。

三十日，闻保定府所属各州县遍贴告示，解散义和团民，令其各安生业。保府一带，不但不遵解散，反各处裹胁良民，大肆焚掠，欲图夺占城池。适闻各国联军克日往剿，恐各州县良民定遭涂炭也。近因洋人得志，奉教之人狐假虎威，得意洋洋，肆行无忌，以搜捕团匪为名，在各处借端讹诈。素日曾充义和团民者，莫不闻风远飏；即良善之人或与教民稍有微嫌，亦诬为团匪，以伸报复。轻则勒诈巨款，重则捆送洋营，性命莫保。良民隐忍，无可如何。甚有携带洋人挨家搜掳，到处扬眉吐气，比洋人尤为可畏也。

闰八月初一日，午后大炮数声，未悉何事。

初二日，琉璃厂、香炉营一带，居民连日纷纷迁避，俱移于美界暂居。骡马市以南，地窄人稠，房舍腾贵，多有三四家伙住一院者。仅能将随身细软携带，粗重之物仍弃于原房寄存。日间恐洋兵捉拿苦

力，夜间洋兵又不准人行，搬挪什物，皆在五更天晓，其惶措之状，令人惊怜。闻德国洋巡捕沿街禁止，不准迁移，令各家安居勿动。奈众人鉴于前门东被逐之家，仍然迁避。

初三日，适至大街，见洋兵有由城外回队，约二三百人，内有受伤者数十名，未闻由何处战败而回头。

顷有由行在抄来上谕（略）。

又上谕（略）。

初四日，五城察院札饬中北二城司坊官云："奉庆亲王文开，和局将议，洋人撤兵不远，土匪在五城地面滋扰，宜设法搜拿。设若波及洋人，殊与大局有碍。"云云。既登公牍，似非虚妄，或者暂有佳音耶。

初五日，近日洋人在各处挨家搜掳财物，本已水穷山尽，无可搜劫，街巷微觉安生。连日有德兵数名在铁门、草厂胡同一带拦劫行人，不分老幼，身带数百钱亦皆搜去。众人绕道而行，如避狼虎。又有莠民、匪徒勾串洋人与教民，各处讹诈富户，或伪言借饷，或劝办粮台，或言洋兵驻占房屋，或勾结洋人挖刨财物。轻则托亲求友婉转告免，纳捐重贿；重则房舍被占，藏物被刨，陷入团匪，家产尽绝。德国界内受此祸者，何止数百家矣。闻英、美、日本各界中无此搅扰，所以各巷搬家以顾目前平安，挪于别界者，皆幸登福地也。今日遥闻大炮数声，未知何事。

初六日，闻李相已于二十八日在天津接直督印篆，如至初十日不来，便先在津沽会议矣。各街巷家家门前每晚点灯，偶有未点之家，或被风吹灭，洋人将门踢撞，无论男妇揪出痛打。前后街连日被打者数十家，真是昼夜不得安生。城外大街以南，美国地界，骤然移去无数住户，街巷人烟非常稠密，各铺户亦暂开张，颇有转机之象。

初七日，大街南美界，有官绅及翻译数人，转谋美国带兵官，在界内出示安民，派洋兵保护街巷，又创设协巡公所，由地方官募派练勇会同洋兵弹压缉捕。德国界内无人倡率，商民困苦何日得休，无怪人多迁移耳。

初八日，闻李相在津与各国略商，英、美、日本三国不甚作难；

俄、法、德三国欲瓜分各省，毫无和意；奥、比、义、秘[1]诸国不战不和，另有别图。德国因有伤彼钦差之隙，诸事莫不刁难。各国皆推尊德国主盟，彼国总统又系皇亲，须俟伊到京，是和是战方能开议。大约李相亦俟伊到方才来京。大致如此，求和何能有望哉。

初九日，有由行在抄来初二日上谕（略）。

又上谕（略）。

又上谕（略）。

初十日，午后天桥等处大炮十数声，或传德国钦差瓦大帅到京，住于南海内仪銮殿。

十一日，连日香炉营、琉璃厂、椿树、棉花各胡同住户，无分昼夜，纷纷迁移。各巷中未动者，一巷仅存三二家。问其搬挪之故，有云恐洋人占房，屯驻洋兵；有云【恐】被洋人捉当苦力，不堪其累，移往别界，可免此难。亦有因合巷皆空，不得不搬者。从此各处居人既少，洋人无可搜掳拿人，已迁者虽躲静求安，而未迁者更不堪其扰矣。

十二日，德兵今日又来数百，俱分驻前门以东，兴隆街附近各巷，想彼处铺户居民，亦必迁徙一空。闻城内日本界内，官绅倡率设立安民公所，城外英国界内，设立保卫公所，均有洋兵协同勇丁保护街巷，缉捕盗贼，由是商民安居，铺户亦暂多开市。

十三日，英、美、日本初进京师，亦挨家搜掠，俱皆囊满箱盈。今见街市萧条，无可搜索，却欲钓名沽誉，竭力保护。凡在三界内商民，只求目下稍安，莫不同声感颂。日前众民集资与三国之统帅钦差捐送万名牌伞等物，彼族亦以为荣。德国兵官闻风，亦欲有之，奈彼暴虐荼毒，民不乐从。德国洋人不但不知愧悟，反纵兵愈加滋扰。今琉璃厂一带勉强举办，不过为救眼前之苦耳。

十四日，附近居人搬家，各处滔滔不断，实令人心慌意乱。本巷内三十余家住户，仅剩冯、陈、倪、党等五六家，其余尽是空房。或有劝予挪移美界以避德兵凶扰。奈美界之房甚贵，每间月租银一两以

[1] 据《辛丑和约》十一国中无秘国。除本文所举英、美、日、俄、法、德、奥、比、义之外，尚有日（西班牙）与和（荷兰）二国。秘字疑为和字之误。

外，抬运人夫，每名每日需钱十五吊。迁移虽可求安，然非六七十金不可；刻下度日艰难，从何筹此巨款。且东院冯宅亦无迁移之意，予家素蒙庇助，舍此有照应之区，而居生疏之地，似非良谋。是以决意不迁，听天由命而已。闻英、美、日本三国近日并不拿人，凡用人驱使，皆系雇觅。日本在安定门集人，每名工钱三吊；英美在天桥集人，每名工钱三角。人民困苦无处谋生，有此机会，人人争先恐后，人浮于事，多有不及入名者。

十五日，秋雨淋漓，昼夜不止。由北而往南迁者，人口家具均冒雨而行。连日窥其形景，似先闻德界凶信，故多移避，抑或自相矛盾，殊令人难测。各街巷住户、铺户门前点灯今一月矣。每晚至半夜，灯光昏暗，路无人行，家家闭户，其凄惨情形不可言状也。

十六日，阴雨未晴，道路泞泥，洋人挨家叫人修垫街道。此洋人即系德国所派巡捕官，亦进住户院中搜掳物件。前巷李宅被拿去鞍鞯二付，并捉人送往。巡捕（据前后文应作“巡捕官”）尚且如是，其兵可知。先是各国界城内城外蹂躏不堪，独琉璃厂西北一带平静，人皆以为幸居福地。今别处稍安，惟琉璃厂、西河沿、铁厂、香炉营、椿树、棉花各胡同捉拿苦力，进院搜掳，巷口路劫，种种惊恐，一言难尽。更不知何时劫数转移，可望有生之日也。

十七日，有由行在抄来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同南数省各督抚联衔，奏请两宫不可西迁原折：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跪奏：为偏安必不可成，京师必不可弃，吁恳降旨明示，以定人心，而安大局，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构衅列邦，津京相继失陷，辽东亦多失守。以致宗社震动，銮舆播迁。薄海臣民，皇皇失措。莫不谓拳党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迨迭奉明诏，车驾暂行太原，剿抚匪徒，议及亲贵，仰见皇太后、皇上昔者之苦衷，今者之明晰。虽外人尚未满意，而天下士庶莫不钦仰感动，鼓舞欢欣。方冀畿辅廓清，指日回銮，上慰九庙在天之灵，下遂亿兆苍生之望。日昨恭读电传谕旨，现定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安等因。钦此。臣等思忧过虑，有不得不具陈于我皇太后、皇上之前者。伏查自古国家多难之时，亦有迁都之举。然必须敌人不能悬军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国图

存。今日联军谋坚势重，实与古来不同。况陕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来，屡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新疆、甘肃为邻，新疆近逼强俄，甘肃尤为回薮，内讧外患，在在堪虞。较之京师，素云〔非〕完善。即就目下言之，各国方以新胜之师，联合图进。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数万里之海，岂畏数千里之陆。恐山川之险未可凭恃，即偏安之地，不可幸成。且京师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极而朝宗者也，宗庙宫阙列祖列宗之神灵所式凭者也。二百余年来，邦基固矣，一旦弃之，不特失臣〔民〕之望，度亦非圣心所安。前闻各国曾请退兵回銮，不占土地。无论所请果否出至诚，正可藉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幸愈远，拂各国之请，阻就款之忱。万一激变宗旨，洋兵不撤，京畿从此沦胥矣。辽东不复，陵寝从此鼎革矣。一国变计，各国争先。外而沿江沿海，处处侵占，内而奸宄生心，纷纷扰乱。瓜分之局成，糜烂之祸亟。人心愈摇，饷源愈竭，运道愈梗，而朝廷徒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之计。夫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资粮，久将不给。以屡次挫失之弱兵，抗合纵连合之强国，势必难支。存亡关键，实在于此。臣等万死，奚足补救。伏乞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列宗创垂之艰难，俯念满洲八旗生齿之蕃衍，外顺各国迎驾之请，内慰臣庶恋阙之心，拟请睿裁，收回幸陕成命。若銮舆已发，驻陕伊迩，势难折回，亦乞明降谕旨，以告天下，具言此次幸陕，亦系暂计；俟畿辅稍定，即行回銮。并简派王大臣，致祭宗庙，恭谒诸陵，示天下以朝廷不忘宗庙陵寝之重，断无终不回銮之理。一面饬令全权大臣等，婉告各国使臣，果真退兵，示以必返，庶足以定人心而安大局。臣等愚虑所及，不敢不昧死沥陈，谨合词电，由护陕抚臣端方缮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再，臣接使俄大臣杨儒电述外部之语曰：势必大举西向，恐未成咸阳之居，又将税兰州之驾等语。臣等所闻各国议论，大率皆同。今日幸陕之举，议者必以为秦中远隔海口，有黄河潼关为限，险隘可守，敌来较难，拒敌较易。不知古今兵事实有不同，八国环攻，与一国构兵又不同。今日战斗须凭枪力，守御须凭炮力。潼关同州等处之黄河，仅宽四五里，愈上愈狭。外国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口径者及

八九生的口径，用马拖运，可击七八里。新式长田击炮，可隔山遥击数里，中国皆无。仅凭土炮小洋炮，岂能守河守关。各省枪少弹缺，自造无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运道必然梗阻，不过数战，弹子即罄，虽有忠义军民，徒手亦难击敌。盖一国则深入难，八国则接济易，此陕省拒敌之难也。又查外洋通例，凡系有和约之国，必驻公使。若其国为公使所不能驻者，即不视为与国。一立和约，即使迁都陕省，各国肯允，亦必各遣公使来陕驻扎。经此次变故以后，使馆必派洋兵保护。距海愈远，洋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隶一路，必节节皆驻重兵。是无论迁都何处，必有使馆洋兵，徒使中原数千里皆为洋兵盘踞。此陕省迁都之难也。总之，陪都之计，全在平日经营，若战败以后，敌人必不许我矣。守险远海，亦御敌之一策。若海口既已属人，内地素无守具，则险者失其险矣。各国并力，各省分扰。彼有接济甚便，我无持久之力。腹背受敌，跋前疐后，则远者失其远矣。此须俟事定以后，从容筹之，最为要着，然非所论于此时也。以上各情，恐议者或未详考，不敢不据实上陈，以备朝廷裁度。谨合词附片奏陈，伏乞圣鉴。谨奏闻。

旋奉电旨：李鸿章、刘坤一电奏均悉。朕之西巡，并非久居之计，该大臣等毋得误会。一俟和议底定，即行择日回銮。钦此。

十八日，哄传李相于今日两点钟到京，各国洋人均有迎接之兵，寓居贤良寺庙内。近因予家仆人辞去，凡支应门户、洒扫街道、上街买物、作饭看灯，均须自己料理。德界洋人不时捉拿苦力，难以出门。幸承冯秀亭转求程少棠写来洋人执照，伪充作粮台买办之人，出门时将执照佩带胸前，稍藉仗胆耳。

十九日，各国联军千余名陆续进永定、彰仪二门。或云由山西追请两宫还京，或云攻取保定府，未闻其详。昨日美国界内，在南横街粤东会馆，传福寿班演唱夜戏，可见美国地界大有转机，比德界平安多矣。又由大街迤北迁去住户数千家，各行生意，亦多借地开市。诸般货物俱全，即德界居人买物，亦须赴美界方有也。

二十日，或言李相未到京之先，会商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通商各埠力加保护，不使别生变乱，俱已布置周妥，方才来京。闻今日在各处拜客，尚无开议之期耳。近日骡马市大街，自虎坊桥直至菜市口

以西，清晨出卖估衣、珠宝、绸缎、古玩，何止数千摊。皆系上等之物，价值亟廉。比如值十两银之货，一二两即可买来，多半是抢劫而得，并不知物之贵贱，急于出售，恐防失主认赃也。凡有钱有胆之人，莫不争买留存，以备太平之日，可渔数倍之利。子家既无富余银钱，又居德界，洋人不时进院搜劫，即贩卖〔买〕亦无处存收，只好罔怀心痒耳。

二十一日，驻扎琉璃厂之德兵，内有翻译巫小山、翟治平等，在附近各街巷查封宽敞铺户住宅，门前画写洋字，声言欲驻洋兵，悉图讹诈；或购觅眼线，进院刨挖财物。种种撞骗，不堪枚举。是以各居人，尽行迁避。今巫、翟二人被人在德国驻京之洋知府柯某处告发，将巫、翟并其党羽数名捉获，在东河沿用排枪击毙，人人称快。

二十二日，闻李相于二十七日与各国会商，约须三次礼拜，方有信息。屈指计算至九月二十日前后，可望有头绪也。

二十三日，哄传保定府一带义和团勾结败兵游勇，裹胁良民，各处杀掠，势甚猖獗。闻直督派马步十五营四出剿抚，并各国联军帮同兜拿。又闻洋人欲图保定，我兵以剿匪为名，以防不测。

二十四日，午后大炮十数声，传为德国钦差到京。

二十五日，骡马市大街迤南美界所管各胡同，热闹非常。德界人民因避惊扰，尽移于美界暂居。骤添千家万户，更兼人人困苦，迫于饥寒，各皆改业谋生，以图糊口。或暂租铺面，或摆地摊。各样买卖，拥挤不开。如米市胡同、果子巷、牛血胡同、鹞儿胡同，夙昔冷落不堪，今则繁华过于前门大栅栏矣。

二十六日，文佐白喉瘢痧之症，连日蒙马慕蘧四次诊治，稍见痊效，可保无虞。惟当此洋兵在各处拿人，街巷无人敢走，马慕翁每日冒险而来，实令人感戴，此情将来不可不报耳。

二十七日，前闻今日开议，并未举行，展缓两次礼拜，再为定期。或云各国均有大旨，惟德国颇作刁难。李相因彼过于苛横，亦作大言恐吓于彼。今会议展期，或由于此乎。

二十八日，近日俄、美、英等国之兵，时有遣撤出城，分扎四外，惟德兵未见其少。东四牌楼以西，俄兵撤队，亦换德国管辖。城外德界自送万名牌伞之后，挨家搜劫财物，微觉稍安；捉人充当苦

力，与日间洒扫街道，夜间门前点灯，仍然如故。洋兵未撤，土匪又起。连日前后巷住户，被明火抢劫者十数家，转瞬天冷夜长，窃盗之防，实难躲避，只可听天由命而已。

二十九日，城内通衢有庆亲王、李相告示，谕令商民各安生业，各国撤兵须俟和局有成，方可定局。此示城外未见，惟城内有之。又闻李相等由六百里发折，奏请回銮，但未知何日还京也。自去岁人人皆言闰八月难过，今幸月底，一月已完。各国洋兵虽然麇聚京师，人民依然耽惊受困，所幸尚无死亡之忧。予家自上月十四日洋人进院之后，迄今四十余日，并未进门搜扰，较之前月似稍平安也。

九月初一日，闻皇太后、皇上已至陕西省垣，欲在彼处改元建都。若如是，不独官商仕庶无以谋生，即各国和约亦为通商牟利。京师既为行省，诸如天津、上海各口岸亦成废地，洋人尚欲和约何为。惟望早日回銮，实天下臣民所共幸也。

初二日，今日德兵又进永定门数百人，扎于城内前三门外，除德界之外，英美二界所管各街巷，生意买卖暂多开市。彰仪门大街河东会馆演福寿班，洪洞会馆演宝胜和班，虎坊桥浙绍乡祠演四喜班，鹞儿胡同平介会馆演太平和班，东晓市精忠庙演义顺和班，均每日开觞卖戏，并卖堂客。不惟地面由此暂可风光，且养济闲人不少。街巷出售估衣、绸缎、珠宝、古玩、粗细器皿、各样吃食，凡百货无一不有，价值且廉。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惟居家分毫进项皆无，即或稍有存储，自五月开兵以来，迄今困耗五月之久，久已坐食山空，粮米虽有，无钱岂能籴买，亦与缺粮何异哉。

初三日，闻提督衙门传点旗绿各营兵丁听候点名，有逃亡者，限五日内一律补齐。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或被洋兵占驻，或被洋人焚拆，例案遗失几尽，官吏半多死走逃亡。今在北新桥柏林寺庙内设立公所，各处统在此地齐集。满汉官员在京者至彼验到，离京者限一月内回京补到。倘限外不到，即行注销。又设立留京办事处，凡奉旨留京之王大臣，不时前往会议。无如目下人心未定，杂乱无章，毫无公事可办耳。

初四日，李相虽来京半月有余，和局仍无确信。闻户部刻因仓库

一空，由庆王电请指拨各省关税地丁一百万两，以救燃眉之用。各处已有复电，均约年内可以解齐。

初五日，近日各国洋兵内外换班，稍有移动。缉捕各衙门又无归复之信，土匪遂乘机恣意抢劫，明火执仗，一日数十起。昨日并有骗劫德国洋人之事。安徽馆驻扎之统领，派兵在附近街巷，将行路良民与京官住户擒获数十名，诬为盗匪，非刑拷打，死而复生者数人；各家设法婉转始得释放。如此屠毒，人民何堪凌虐哉。

初六日，各国洋兵日见其少，惟德兵在界内拿苦力，劫行人，仍然如故。以愚见度之，欲求德界稍安，非与彼商谋不捉行人，人无所畏，或可聊生也。有由行在抄来上谕：

此次肇祸诸臣，纵容拳匪，开罪列邦，贻忧宗社，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处，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列邦之愤。端郡王载漪，著革去爵职，与已革庄亲王载勋，均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已革，贝勒载滢，著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贝勒载濂，业经革去爵职，著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著停公俸，降一级调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著降二级调用。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派往查办拳匪，回京复奏，语多纵庇，本应从重严惩，现已病故，免其置议。刑部尚书赵舒翘，查办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无饰词，著革职留任。已革山西巡抚毓贤，在山东巡抚任内纵容拳众，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情节尤重，著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择回。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使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严惩，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薄海内外所共谅也，钦此。

又上谕：

朕奉慈舆西幸，随扈各营官弁及地方各官，理宜严行约束兵丁，及闲杂人等，不准喧哗乱行。如有兵丁在行宫附近无故擅行放枪，定以军法从事。至溃军散勇，络绎于途，著总理行营处，传知各营，自行酌量收集给饷，再整军伍。如有不法之徒混行抢掠，即行从严就地惩办。其不愿归营并未为匪者，收其枪械，令其回籍。时局至此，想

庚子记事

我军各俱有天良，必共体此意也。钦此。

又上谕：

自来图治之源，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数年所全力经营者，毁诸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觉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勿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候，如犹恶闻谠论，喜近谗谀，朕顾薄德，自问尚不至此。平日未怀忠悃，临时漫摭浮词。甚或假公济私，巧为尝试。则尔诸臣之负朕实深，苟具天良，不应有此。所冀内外臣工，各矢忠忱，共支危局。庶几集思广益，以拯弊扶衰。朕实惓惓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初七日，英、美、日本各界均设有安民保卫协巡等公所，或由公款所筹，或商民挨家捐募，华练勇洋巡捕，相辅而查，日则巡街，夜则下夜，由是各处盗匪颇觉敛迹，深得此中之力。今德界亦欲仿而行之。兹北城吏目冯秀亭与程少棠诸公倡率举办，寔乃保民之一道，谅不日定有端倪也。

初八日，哄传由行在来文，选调熟习例案司员书吏赴陕西办公。皇上欲在彼处建都，恐不回京矣。又有传云，在京各国钦差非两宫回銮，和局均不开议，两宫又非和约定妥，并不回銮。此言却近情理，然两地如此支撑，何日方有生路焉。

初九日，崇文门外花儿市、东晓市，宣武门外菜市口、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城内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后门大街等处，铺户俱皆开张，粗细百货，无不毕集，作买作卖，热闹非常。饭馆戏园，欢呼聒耳，比往日太平之时尤觉繁华。惟守分正道之人，有被洋人将资财搜尽，有逃而复回，家业遗失，有日无进项，衣食难周，何有心肠听戏吃酒。凡终日开怀畅乐者，多半是土匪抢来之财。

初十日，近日洋人挨家搜掳暂觉安静。又有奉教之人，以报仇为名，各处挟制良民，讹诈富户。稍有名望之人或素与教民略有微嫌，则指为团匪。轻则使人诈索，重则擒送洋营，必得饱其所欲而后已。近来受此欺害者，不可胜计。奈何奈何！

十一日，顷至大内仰瞻。太庙、社稷坛虽被洋人搜扰，幸未焚

烧。大清门、天安门、端门、阙门俱皆大开。两廊朝房有美国兵驻扎。因西苑、三海屯扎洋兵，各国洋人车马逐队成群，滔滔不断。我国人民大车、轿车、东洋车亦任意往来驰聘。尘土障天，车声震耳，比通衢大道尤其热闹。惟午门、神武门、东西华门，有日本兵看守，只许洋人出入，不准华人进内。或云紫禁城内妃嫔、宫女、太监、苏拉等尚有数百在内。日本派兵监守，亦护持之意也。

十二日，京都报房暂有开设，行在所颁谕旨，俱由驿递发抄，挨家印送。仅有上谕，并无折底、宫门抄。又有《国闻报》、《新闻报》、《日报》、《直报》等报馆，内中中外各国各埠各省一切事宜，及目下时势情形，无不具备，与昔日《申报》相仿，阅之甚可广见。惜乎报资较昂，予家未敢阅看也。

十三日，自七月二十日京师失陷，各亲友同罹惊险，谁有谁无，彼此不相闻问。两月以来，虽别国地界往来行人照常，而德界每日捉人着实可畏，是以人多闪避不敢游行。近日似觉稍安，予连日往至亲至友处看慰。除金瑞萱父子被洋人戕害，其余幸皆平安。惟或被洋人搜劫，或被土匪所抢，丢失之物轻重不同，人口尚全无恙。然似予家受灾之轻，伤财之少者，实徼倖在上等之列也。

十四日，昨日有人向安徽馆院中抛掷砖瓦，戏弄洋兵。洋人甚实忿怒，将附近居住之官民擒绑多人，指为匪徒，百般毒打，并欲焚烧房屋。琉璃厂、孙公园一带民房铺户，无不惊骇。

十五日，闻各国均在照会商议之间，须俟各国将条款议妥，方能与我国开议，故而尚无头绪耳。安徽馆内之洋人，今日将馆后八角琉璃井之义学放火焚烧，并焚毁左右住户房百十余间。

十六日，英德二国洋兵约有数百名进彰仪门，由西而东，未悉归扎何处。随行车驮二百余辆，皆满载辎重，并我兵军装器械甚多。哄传克取保定府而回。直隶藩司被害，并杀害文武四员，郡城以内挨户搜掳，与京城一般。想彼处商民之难，亦不堪闻问矣。

安徽馆洋兵，今日又纵火焚烧八角琉璃井路北住房百余间。哗传欲将前后左右所有房屋，一概烧尽，使安徽馆四面不靠，自无匪徒搅扰之事也。不知何人偶失于检点，致令附近居人遭此奇祸，实冤枉之灾也。

十七日，安徽馆又焚烧左右住户房数十间，烈焰腾腾，着实可畏。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憋〕死也。

十八日，德兵又进数百，散驻于五老胡同、打磨厂、琉璃厂、东北园等处，附近居民复遭惊扰。又德国由通州运来军械药弹三百余车，卸于给孤寺庙内，并沿路捉拿行人，与之掮抬搬运。若和议有成，要此军装何用，以予度之，恐非佳兆也。

十九日，闻各国联军在涞水、易州一带大肆扰掠。西陵库储抢劫一空；各陵宫殿，多被焚毁；墓陵坟寝，尽被刨掘。直叛逆凶暴之亟矣。

二十日，京师城陷今三月矣，李相到京亦一月有余。天时渐冷，指日封河，城内洋兵何能望撤。终日困苦，毫无转机，予家刻下既无仆人糜费，又无庆吊应酬，诸事节俭，比太平之时一切用度可省一半，每月不过四十金便可敷衍。奈无丝毫进项，坐食山空，财尽则束手待毙耳。

二十一日，闻目下和局尚未开议者，因各国各怀私见，彼此疑嫉。须俟各国先和约之后，方能与我开议也。然我国求和，急欲保全宗社，自必惟命是听，焉敢与彼抗议，以势论之，将来万无不和之理也。

二十二日，安徽馆洋兵将会馆迤西之兴胜寺古庙放火焚烧。庙内约房一百余间，向为外来官宦寄居之所，今一旦遇灾，深为可惜。自清晨火起，浓烟蔽日，至晚方熄。计安徽馆左右后三面，凡附近三四丈之房，无拘大小，尽皆烧尽。遥望火场一片糊砖破瓦，惨目伤心，莫可言喻。其被难之房主百十家，更不知如何气恼矣。

二十三日，近日游手好闲无业匪徒，日间拆盗空房门窗木料，夜间聚众打劫住户财物，肆行无忌，商民惊扰。兹由程少棠并在京城坊各官劝邀绅士，在德界之北城地面设立七局，名曰华捕局。挨户按上中下三等，每月捐资，招募练勇巡街下夜。四段分局即在前巷朱觐文

家，与吾院中相通，甚可藉以仗胆，予亦在局聊充绅士，分班带勇查夜。闻前门以东德界内，亦设立普安公所。从此或土匪稍可敛迹，亦保民保家之一道也。

二十四日，德界北城既设华捕局，缉捕盗匪，今商立苦力局，凡安徽馆、琉璃厂驻扎洋兵需用人夫驱使，俱由局中捐资雇人前往应役，不令其挨家捉拿人口，充当苦力。又可以工代赈，养瞻许多闲人。此举功莫大焉。

二十七日，连日京中城内城外洋人微觉其少，不似前月大街小巷到处尽是洋兵。相传俄兵撤扎东三省，各国联军均在保定、天津、河间等府、州、县散布驻扎。凡著名镇店乡村皆有洋兵，更兼本地痞棍匪徒与奉教之人勾串洋人，欺压乡愚。各处务农安分之民，多遭涂炭。诸如诬良为团匪，指囤勒捐，栽赃诬盗，抢人勒索，按产计利，种种诈骗，不堪枚举。较之在京居住尤难。乡间愚蠢之人，仅知坐受其害，不知设法婉求耳。

二十八日，闻和议条款，各国已有大略，惟尚未会商。大约初旬便有成议也。近日报房将由行在发来上谕，逐日照常印送。其中有关兵乱之旨，择要摘录，以补每日记载之遗漏。其无关此次世乱之事，未暇琐记。盖此本原为身历此劫，所经所闻者记之，以警子弟，非虚张热闹以作野史也。

二十九日，各国联军闻在直隶保定、河间、正定、顺德、宣化、天津、顺天各府所属州县，各乡村镇店，大肆抢掠。有勒捐数千金求免搜扰者；有人先逃避，集资不及，搜掳殆尽者，大小村庄被难无遗。大抵洋人惟利是趋，彼自负仁义之师，实与流寇无异。

三十日，各处晓市出摊，售卖金珠、古玩、估衣、绸缎，凡上等精奇之物，无般不有，价值亟廉。若此时收买，存俟明春贩卖，颇有几倍之利。有胆有智之人，多作此生意。奈予既乏资本，又无眼力，罔自垂涎也。

十月初一日，德界之北城地面，自设华捕七局以来，尚未闻有匪徒抢劫之事。又创设苦力局，每日雇觅人夫百十名，遣往安徽馆、琉璃厂等处应役。洋兵有人驱使，连日尚未各处拿人。附近街巷，暂有行人，住户之官民，亦敢出头露面，人心稍安，实乃设局之效验也。

又铺户、住户每日洒扫街道，门前点灯，自八月十五至今，未敢一日疏懈。洋人不时巡查，多因怠惰受其毒打者甚众。今与洋人商议，亦归局中练勇督催经理，免受洋人之扰。是以各街巷家家欢悦，皆感颂程少棠之德。

初二日，安徽馆之洋人，又将西南园一带民房焚烧数十间。或有向彼求情，并询其焚烧之故。彼云，因有匪徒向院内抛掷砖石，欲将四面所靠居民房屋烧绝，人烟离远，自无搅扰也。

初三日，城内城外各胡同铺户暂多开卖，惟仍不敢挂幌下门。车马骡驮畅行，各处行人亦皆坦然无恐，不带惊怖之形，即德界虎狼之区，亦似稍安。是全局颇有转机矣。

初四日，闻各国联军至东陵，虽未将陵寝烧掘，兵饷祭器，亦被劫掳一空。东西两陵皆遭焚掠，虽劫运使然，究由皇太后、皇上弃京迁避，国无主宰，因循数月，头绪毫无。纵令洋人大肆猖獗，以万乘之尊，弃宗庙陵寝于不顾，罪莫大焉。恐千古之下，难逃史笔也。

初五日，顷至前门内，见各街巷车马纷纷，与往日相同，东交民巷来往，亦无阻碍。大小车辆驴马皆由大清门而行，天安门、端门、西阙门等处，门前骡车、东洋车停歇，拉载行人与通衢车口一般；尘土扬天，比大街尤其热闹。国家体制，一概扫地矣。令人浩叹。

初六日，哄传各国先列有条约六款，尚有数条各国未曾议定，未知确否。姑且录之：一、请皇太后、皇上即日回銮听政；一、重办起祸之王大臣；一、赔偿各国兵饷；一、各国留兵保护使馆；一、各海口及距京三百里以内，不准我国设兵；一、停各省乡试小考。

初七日，近日京师城内城外贩运各货既无险阻，百物皆可畅卖，诸般不缺，价亦不甚昂贵。白面每担大钱五百六十文，小米面每斤三百，玉米面每斤二百，香油每斤银一钱四分，猪肉每斤银一钱，价均和平，人尚易于糊口。惟白米系南来之粮，海道不通，米庄不免居奇，每石须银八两上下耳。

初八日，自洋兵陷城以后，城门皆有印度之兵把守，出入殊多不便，予家茔墓久缺省视，今往胡家村墓前行下元拜扫礼。虽在兵火之世，幸蒙先灵护佑，坟地宝顶并皆无恙。惟东面枯萎杨树一株，被洋人砍伐烧火矣。闻各庙宇停厝棺柩，多被洋人翻扰，亦可见在劫者，

死后亦难逃免也。

初九日，马家堡火车站自被义和团焚毁，竟成一片荒郊。今英国将津京铁路修齐，改在天坛为火车站。昨出永定门，见印度兵将城楼迤西城墙拆通一段，铁道接修进城。千百人夫大兴工作，不日即可安齐，便开火车矣。

十一日，骡马市大街以南渐觉冷落，不似八九月间，陡然繁华。然此一兴旺，却救养勤谨之人不少。诸如在官吏役及各行生意莫不改业谋食，以赡家口；若非美界赌局、娼妓盛开，则匪徒抢劫之财，何以消耗，守分良民何以聊生。如此设施，真乃天意使然耳。

十二日，哄传有一僧一道自投首于东河沿驻扎之德国格知府处。自云各处义和团之坛，皆伊二人设立，各坛团民皆伊二人弟子。闻德国暴虐已亟，到处以搜团为名，肆行掳害，良民多受屠毒，今特自行投首，但请治伊二人之罪，不可再伤黎民。若将伊二人治伏，余众自不敢猖狂矣。闻在彼已三日，颇施邪术惊人。洋人亦未敢发落。

十三日，近半月以来，前门西德界各街巷，洋人暂不进门搜扰，沿路亦不劫掠财帛，亦不挨户拿人充当苦力，人心稍定。各家皆设法求谋养命之源，可无内顾之忧矣。

十四日，顷至西单牌楼散步，见由顺治门内直至西四牌楼甬路以东归美国界，各铺户已多照常开市，无异平时，摆摊作买卖者及书馆、戏场、茶坊、酒肆均拥挤不堪，亟其热闹，比太平之时反多繁华。推原其故，皆因旗汉官民人等人人失业，糊口维艰，故暂作生意，以谋蝇头之利，养赡身家耳。

十五日，前门内皇城以东各衙署，如吏部、兵部、工部、钦天监、鸿胪寺、太医院、詹事府、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处，及神机营与八旗各衙门，俱被各国洋兵驻扎。堂库房屋俱皆拆改。库存各物例典案卷，均被劫抢焚烧，一无存留。户部银库，早为洋人所盗，两次纵火焚毁一空。宗人府、礼部尚未大损。惟皇城以西，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銮仪卫、通政司均皆安然未动。各坛庙如天坛、先农坛等处，尽被各国屯兵，殿宇祭器并皆罄尽。我朝敬天法祖尊崇祀典，为历朝所不及，至此弃国而逃，一败涂地矣。

庚子记事

十六日，迩来各国管界，均称稍安。前三门外大小各胡同，予约陆续走遍。凡住户铺户，有人居住看守之房，尚多完全。无人看管锁门之空房，尽被附近匪徒拆卖，只剩碎砖破瓦而已，殊甚伤心。至近各亲友二十余处，予亦逐处造访问安，以尽亲情，幸皆人口无恙。其稍逊亲友，虽未亲临问候，及夙昔闻名不通来往之家，或亲眼目睹，或确有实闻足知大略。盖各家遭逢一律，而轻重不一。自七月中旬溃军败勇沿街抢劫，二十日城陷后，洋人挨家搜掳，内中大有区别。有洋人在前，土匪继后，家产尽绝者；有遗失过半，微留糊口之资者；有洋人一日数次进门，无室不搜，无物不取，此来彼往，日无停趾者；有洋人屡从门前经过，过门不入者；有洋人虽时常进院，并不惊扰，仅失细小之物者；更有洋人未曾入门，亦未被拿充当苦力，家业丝毫未损者。

十七日，闻庆亲王与李相尚未与各国开议，必须奉有勅诏，与各国钦差彼此会同阅看之后，方能议及和约之事也。

十八日，报房送来由行在电发勅书，挨家传送。

大清国大皇帝勅谕：现因与诸大国共敦睦谊，特授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庆亲王奕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威毅伯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预定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该大臣公忠体国，夙著勋劳，定能详慎将事，缔结邦交，不负朕之委任。所定条约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勅。

十九日，近日城内城外无论何国界限，各街巷俱行人稠密，车马纷纭。虽无昔日盛世繁华之风光，实有转危为安之气象，大势可保无虞。尤热闹者，莫过于骡马市大街以南美国地界，饭馆酒肆数百家，赌厂宝局数十处，其烟馆娼寮更不计其数矣。世面虽丰，大半为抢劫匪徒而设。易得之财，视如粪土，任情挥霍，终日宴乐，尽付嫖赌之区。若安分之人，饔飧难继，焉有闲钱快乐乎。

二十日，洋兵进城今三月矣。予家虽现无童仆，然亲丁十口，日用亦属不资。自五月兵乱至今，数月以来，毫无进项，所赖予手微有积蓄，藉以填补，方免终日为难，不然每日零用油盐菜蔬暨与洋人送礼等费，何以支持。刻下遍地生意，颇可谋财。凡绅商士庶，大半改

作买卖，以图糊口。奈予诸行不懂，一无所长，实甚抱恨。家居又在德界，每日扫街泼水，伺待洋人，以及买菜开门看家应客等事，在在需人，时刻不能远离，是以未敢图谋生意。前月百川同陆锦泉、贾义安诸人，搭伙贩卖油酒，收买首饰，兑换银两，虽受奔驰，颇有余利。旋因意见不合，仅开十日便关闭，除去工食，幸未折本。老三爷帮人设摆钱摊，因收假银两处，仅一月有余即被人辞回。文杰过于老实，文佐年幼无知，更不足论。所以吾叔侄父子兄弟皆在家困守以待，坐食山空。言念至此，焉不令人急死耶！

二十一日，近闻李相倡率各省大寮捐集巨款，设立救济会，凡在京之外乡京官愿回乡者，会中备船保护送至上海；不愿离京者会中筹给津贴。有此义举，汉官皆有生路矣。闻海道所通各省方有，北数省无之。

二十二日，迩来德界洋兵不似从前惊扰，行人无恐，家眷安居，深为庆幸。惟匪徒前抢之财，半多消耗，吃惯穿惯，又难安贫，故仍结伙打劫。连日窃盗之案，附近迭出，日间稍安，夜间又乱。良民之难，何日得生。

二十三日，闻各国联军在各州县，无论村庄大小，靡处不至。洋兵一到，先令奉教之人从中关说，勒捐银或千或万，便不向村中搅扰，否则鸡犬不留。谁不畏死，莫不按亩摊捐。此军才行，彼军继至，有数次数十次不等。到处大率如此，又兼土匪肆行劫掠，杀人放火，更甚于洋人，是乡居务农，地土产业，虽可保全，而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反不若京居妥当也。

二十四日，哄传和约条款，各国互相开议。如此大举，自非一朝一夕所能定局。

二十五日，各衙门公所总设在柏林寺。近来吏、户、兵三部，暂有公事与行在往来，闻每部传换官吏数人以资办公，余则仍无消息耳。

二十六日，各国洋兵连日均有移动，德国兵亦时来时往。究竟不知是否撤队，抑或剿捕余匪，搜掳乡村。行踪诡秘，殊难悬揣。

二十七日，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察院会衔，在通衢遍粘告示。内有章程数条，大旨即饬令商民安居复业，铺户开张等云。

庚子记事

二十八日，城外美界洋兵欲撤扎先农坛，大街以南众官绅恐本地土匪乘地方官未设，滋生事端，坚请美国保护勿得移兵。我国匪徒自己不能剿除，反求敌兵挟制吾人，真所谓贻笑万方也。

二十九日，适与二三知己闲谈，此次灾劫，屈指计算，某家如何被洋人搜掳；某家如何被匪徒打劫；某家如何逃避出京，遗失财产，无家可归；某家如何被亲朋奴仆勾串土匪抢掠；某家受何惊险；某家幸保平安，所知所识者，岂止数千家。虽家道贫富不等，受灾轻重不同，莫不各有所伤。似予家仅丢洋钱小表五六金之失，又未被拿苦力，亦未遭洋人土匪得欺，实所难得，可为上等之列矣。

三十日，近日各国地界均称暂安，洋人虽到处游行，与商民无甚妨碍。目下惟盼和约定议，皇太后、皇上早日回銮，京师亿万苍生之心，即可大定矣。决无大凶大险之忧，大概不过如是。拟自明日为始，有事则逐日记之，无所见闻则并日记之，以省秃笔耳。

十一月初一日，华捕各局在街巷遍贴告示，云："天气暂寒，铺户住户门前泼水必致冻结冰成，洋人行走稍速，恐有倾跌，均著暂行停止。如有不遵，定行惩办。"云云。每日泼水之功课，可以减免。惟每晚门前点灯，依然照旧。刻值夜长天短，仍须十二点钟熄灯，风雨勿阻，必须困熬半夜，真所谓软魔也。

初五日，连日前三门外各大街，各国洋兵不见其多。惟德国洋人逐队成群，或马或步，沿街滔滔不断。车马行人见之，远远趋避，稍有碍路，即用拳打鞭抽，甚至强买强卖等事，到处有之。

初六日，闻各国和议条约共列十二款。庆王、李相于昨日发电驰奏，俟由行在奉回电旨，即为定准矣。

初七日，本月初十日为各国西历一千九百年岁暮过年，各处统带放兵闲散三天。故自昨日，街巷行走洋人甚多，且多有喝醉者。哄传又欲向各家搜索搅扰，尚无其事。强买强食，打趣华人等事，在所不免。

初八日，报房印送由行在发来初六日电旨上谕：

庆亲王、李鸿章电奏并条款均悉，曷胜感慨。值此时局艰危，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大纲十二条，应即照准。其余详目，仍应竭力磋磨。该亲王等务当勉为其难，惟力是视，以期挽回全局。钦此。

初九日，哄传十一日为各国西历元旦之辰，洋兵放工无拘无束，必要尽兴搅乱。各街巷商民俱是惊弓之鸟，无不惶惑。美界内出示弹压，并严拿造言生事之人，以安人心。

初十日，有抄来和约条款，未知的确否，姑照录之：

各国驻京大臣会定条约十二款：

第一款，原任德国克大臣被害一事，务须钦派亲王前赴德京，代表中国皇帝国家惭愧致意。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文。

第二款，西历九月二十五日，及华历闰八月初二日上谕内，所指之王大臣等，及日后诸国大臣指出者，皆须尽法从重分别惩治，以蔽其辜。又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境，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

第三款，因日本书记生被害，中国国家必应从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第四款，中国国家必在各国人民曾遭侮蔑被掘之处，建立涤垢雪侮之碑。

第五款，禁运中华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之章，照诸国所议仍不开弛。

第六款，凡有各国各会各人等，当肇乱时被害亏累，中国咸宜从公赔偿；华人因从事他国之故，身躯家产殃及者同；又中国务使筹出以上偿款，及分还亏欠之来源，适诸大国之意，斟酌允行。

第七款，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使馆境界自行防守，界内禁居华人。

第八款，京师至海面，须留出往来畅行通道，故与其有碍之大沽等炮台，皆须一律削平。

第九款，京师至海之通道，不使有断绝之虞，由诸国分应主办，酌定数处，留兵驻守。

第十款，一两年之久，中国国家务须在各府、厅、州、县宣示谕旨一道，载明后开之端：永禁或设或入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无论首从皆斩；犯罪之人如何惩治，文武考试如何停止，一并列入。又中国皇帝务须上谕一道，通行布告，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属境内，皆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再有违约之行，

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将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例，别给奖叙。

第十一款，条约船章及另有关系通商事宜各节，诸大国裁视有失，全应更改，使其妥善，简易之处，中国国家允行照办。

第十二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须革故鼎新，暨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体更改。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大国酌定，中国照允施行。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足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

十一日，夜间子初至四点钟，遥闻各处洋兵枪炮之声不断。或曰操演，或曰过年，未悉孰是。今日本系各国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元旦之辰，各处洋人尚未骚扰良民，前传之言，实乃土匪煽惑，以便乘间劫抢耳。

十二日，闻所传条约十二款，不过乃大纲题目也。其中分门别类，细条细款不下二百余端，一时焉能议清。

十三日，大雪深五寸，德国沿街出示，言西历正月初三，即中国十一月十三日，在南苑中门演炮，炮致一千五百丈之远，恐炮子飞扬，令附近居民前期迁避，免伤性命云云。各处人心又为浮动。幸今日大雪，炮子飞舞，落雪不能响炸，抑或天佑百姓欤。

十四日，各国设立北京民政厅公司，在理藩院衙门，各国皆有，惟无法国。通衢路口遍粘告示，无非钓名沽誉恤民之意，内有章程八条，姑录其略：

一曰，各城门按时启闭，派拨洋兵看守；二曰，每晚不许街巷人行；三曰，禁止赌局、烟馆；四曰，掩埋各家藁葬尸骸；五曰，不准私藏火枪军械；六曰，如放花鞭爆竹，须先期报明；七曰，中国巡勇、外国巡捕，无论分派何事，商民必须遵行；八曰，华人如有词讼，准其向各国就近巡捕房扭告。

十五日，德国在德界内粘贴告示，晓谕铺户、住户，凡居界内者分三等，按月捐输：上户七吊至九吊，中户四吊至六吊，下户一吊至三吊；每月一次，责成华捕局各段绅士，于十七日送往东河沿驻扎之德知府格某处，以资办公。其实洋人自有粮饷，何在此区区之款，不过藉端扰累小民。华捕各局绅董，谄媚洋人，派勇挨户勒捐。百姓久

沉水火之中，糊口维艰，何堪一月数次捐款。各街巷人人嗟忿，户户为难。别局或按月捐稍减，按二五八吊劝募；惟四段分局统照月款三六九吊之数勒捐，尤觉怨声载道。当事诸公，不思拯救我国黎庶，一味附和洋人，亦忍人哉。

十六日，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十七日，闻城内排枪大炮之声，烘〔轰〕击一日。是否洋兵操演，抑或别生诡计，未知其详。

十八日，予家所存之米告罄，合家待哺，日非六七斤不可。幸日本洋人开仓平粜，米价尚不为贵。城内城外作此生意频多。予家婉同郑倬甫购得嫩色粗米十七石，每石合银三两零，约敷半载之需。虽然占钱不少，而今冬明春，可保无绝粒之忧矣。

十九日，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每晚门前点灯，必须等守半夜方能撤灯关门。灯油煤火，无不耗费。不识何日方是了期。

二十日，传闻将来回銮，仅止皇上还京；皇太后拟由陕西巡幸四川，并游沿江沿海各省口岸。然并未明奉谕旨，恐系讹传耳。近来《国闻报》与《直报》，日报内所载上谕折底中外军情以及各处新闻，靡不具备，阅之颇广见闻。惜乎报价过昂，无力购看。

二十二日，八旗满蒙汉及绿营兵丁钱粮，均于今日按五成开放。各人虽领饷无多，究沾国帑，更可望以后钱粮不致裁免矣。城内凡在旗之人，人人欢悦。

二十三日，崇文门税课司衙门，英兵已退腾交还。惟别处衙署，尚无退让之信。

二十六日，前门大街各铺户多开张贸易。珠市口以南，直至天桥，摆摊卖物者，层层拥挤，百货毕集此处，繁华热闹。米市胡同、果子巷等处，略觉冷落，不似前两月兴旺也。

二十八日，今日午后太阳忽现三大圈围绕，仿佛雨后之虹。

十二月初一日，闻皇上俟和议条款议妥，洋兵有撤退之信，便有回銮之期。大约须在明春二、三月间矣。

初二日，予手历年积蓄三百五十余金，原备萱堂长逝之用。自五

月兵乱，迄今月间，进项毫无。八个月以来，幸赖此接济用度，得以未甚为难，现已全数用尽，只剩数金，不过支持数日而已。此后既无填补，又无进项，虽世界稍安，又添日用之愁。奈何奈何！

初四日，德界华捕各局出示云："本月初七日，乃德国皇帝生日，凡在德界居住之铺户、住户，无论通衢僻巷，俱自明日为始，各于门前改挂三尺见方德式大旗。夜晚门前之灯，亦改换德式红白黑三色彩灯。"

初五日，凡德界各胡同，一日均将大旗挂齐，并无一家遗漏。

初六日，哄传保定府铁路直修进京城，直达前门瓮洞。数日前予会见法国洋人在西月墙与顺治门桥头丈量地趾，约即为此。此说谅非虚谬耳。

初八日，今乃腊八之辰，予家熬粥祀神，一如往年。闻今日各处熬粥者甚少。原本值此世乱之际，商民困苦日久，原可从权也。

初九日，京报房送来由行在发来谕旨。

上谕：

朕恭奉慈舆西幸，忽忽已两阅月，陵寝坛庙久疏对越。每念及此，怒焉难安。著派庆亲王奕劻于在京近支王贝勒等，敬谨派员前往东陵、西陵、太庙，恭代致祭。其坛庙各处，著太常寺将应派各员照例分派前往行礼。用表朕尊祖敬宗，昭告神祇之至意。钦此。

初十日，传闻各国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三月底退兵，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中旬也。若果如是，再困耐两月，便望太平矣。

十一日，顷至东四牌楼，彼处为日本地界，各行买卖照常。地摊卖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金银首饰、粗细器皿，无一不有。自四牌楼直至北新桥，道东道西，层层密密，挨挤不断。游人拥挤而行，其繁华过于平时数倍也。东四牌楼以南及东华门大街，为意、德、俄等国地界，虽亦有行人，则冷落凄凉，不堪入目矣。兵部街一带，为英国地界，铺户、住户拆抢一空，尽存砖瓦，木料全无。最苦莫过于此地，与东华门迤南一方，先遭武卫军之劫，继遭洋人搜掳，后遭本地匪徒打抢。不惟家产罄尽，即男妇死亡亦较之城外甚众，大有天堂地狱之别也。五部四卿各衙署，俱被洋兵占据拆毁改盖，作践不堪。目下即或回銮，各部院已无地办公。若望洋人退还，恐未必耳。

十三日，此次兵灾，顺直所属，尽遭蹂躏，各州、府、县、镇店、村庄，虽轻重不等，予家夙少亲朋在外，无从而知。惟通州一处，冯辅廷世居于彼，故见闻甚确，较北京城受灾为尤重也。盖通州地当冲要，为由津至京之咽喉。七月初旬，津郡危急，败军溃勇穿城而逃，大肆抢掠，合城惊乱，幸未停驻，随抢随行。土匪相继打劫，各铺户全行关闭。迨至十二三，津信愈急，城乡商民纷纷弃家逃窜。十六日洋兵抵张家湾，通州匪徒恣意劫掠，各行生意及富户居人，遗失一空。洋人旋放开花炮，炮子飞入城中，登时炸开，烘〔轰〕毙人民无数。继而数十处火起，各国联军大队随后而入。城既陷，洋人先纵火焚烧，由鼓楼起，前后左右四条大街，并为灰烬。土匪乘间劫抢，满载而飏。安善良民死伤大半。十七日傍晚，各国洋兵瓜分地界驻扎，火势稍止。洋人四出挨门搜掳财物，淫污妇女，奸掳幼童，稍有抗拒即用刀砍枪击，立时殒命。捉拿男子驱使，百般毒打，稍不遂意，亦用枪击。由是知耻之家，莫不倾生，有闭门自焚者，有自刎自缢者，有投河投井者，有男子远逃、妇女尽殉者。城内闸桥之河，死尸填满，阻塞河水不流。凡热闹之街巷，皆被焚烧。直至八月中旬，洋人始稍安定，土匪亦稍敛迹。原本人财尽空，无可骚扰矣。总之，合城之人死者六成，逃者三成，其有一成未动者，皆老弱残废之人耳。比之京师之难，惨重多多也。

十四日，自清晨至午后，大炮数百声，震动窗格。或言洋人开宴请客，或言洋兵在大清门内操演炮位。宫廷禁地，任意残毁，令人浩叹。

十五日，京津铁路直至永定门内天坛，刻已修齐，开车载人载货。今日哄传杨村铁道被土匪拆断，未知确否。连日未闻火车开行声音，或亦事出有因。

十六日，哄传义和团聚众复仇，京师各城门楼上洋人欲安大炮以备烘〔轰〕击。前三门外商民住户，人心又为摇动。

十七日，顷至前门大街，见买卖照常安静，行人来往辐辏，不似有甚兵警之象。各处讹传，恐系谣惑众心也。

十八日，两月以来，德界洋人尚称安静，院中搜掳，路劫财帛，捉拿苦力，附近一概皆无，人心渐定。前移美界各家，亦多搬回。本

巷内邻居住户，人烟暂多，不似八月间，一巷之中，仅剩予等四五家而已。近日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十九日，闻京北高丽营地方有哨聚团匪数十人，肆出抢掠，经洋兵往剿，立毙二十余人，余众鸟散。连日讹传，或即指此而言也。

二十日，顷至安定门、后门及东四牌楼一带，见各处铺面齐开，照常贸易；各国洋兵来往亦不多。前传定草约后，各国撤兵六成，今看各国洋兵日见其少，但未知何时撤退。或云京津铁道每日天不亮即闻火车开行，大约兵队暗暗移往天津矣。洋人行踪诡秘，或真如是耶。

二十一日，芦保铁路直欲进城，现将西便门城墙拆通一段，由城根直至前门西月墙。凡碍路之铺户民房，勒令自行拆挪，拆毁者何止数百家。商民苟延残喘之际，又遭此难，情所难堪。

二十三日，今值祭送灶神之期。新年在迩，各街巷毫无过年景象。本来人皆困窘无聊，有何心肠庆贺新年耶。

二十四日，德国在界内通衢僻巷遍贴告示，其略云："现届华历新年在迩，各处铺户、住户俱不准点放鞭炮，恐洋兵闻声寻剿，尔等皆有性命之忧。"云云。

二十五日，清晨，有德国巡捕三人，由前巷朱宅绕进予院，各处窥看，幸未进房，亦未搜索物件。自八月至今五个月以来，未有洋人进门，今忽突然而来，诸人不免又耽惊恐也。报房传送由行在发来变通国政改治新章上谕一道，凡数百言，未遑抄录。

二十六日，九月间，崑中堂设立请恤局，凡城陷殉难之人，悉准呈报。迩来恭阅上谕，由中堂分次奏请，或临难捐躯，或合门殉节，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不下数千家。男则赐恤，女则旌表。此后续查，尚不知还有多少也。其军兵庶民无官之男妇死者，何啻数十万哉！

二十七日，前日所来之洋人，今日又由朱宅绕进院来，仍未进屋。或云洋人不知中华过年是何规矩，欲看热闹，以广见闻，并非为搜掳财物也。

二十九日，美国界内遍贴告示，令商民贴换桃符，燃放花炮，拜新年，打锣鼓，令与往年一般。并遣洋巡捕挨门送信，不可畏减。日本英界亦不拦阻，较之德界禁止过年，何啻天渊。惟人人皆在患难之中，既无财力，又无欢心，自然诸事从俭，聊以应景而已。

三十日，今当岁暮除夕之日，各街巷萧条冷淡，到处相同。即英、美、日本界内亦皆勉强欢笑。家家莫不藉乱谨慎。各铺户本业主大半逃走未归，所欠账目，虽间有开帖取讨者，尚不十分勒索，而还账者亦百无一家。予家祭神、悬影、供饭、接灶一切礼节，俱与往年照样，未敢从权草率。惟值此困窘之际，毫无进项，拮据万分，只得将祭品、钱粮、菜蔬等物略为从俭，所谓心到神知耳。

辛丑正月初一日，新正元旦，清晨神佛祖先前，仍旧供献元宵。太平之年，饭后，则往各庙焚香，戏园观剧。今戏园虽有数处照常开演，奈苦无余钱，难鼓兴趣，惟有在家闷坐而已。

初二日，值此世乱，彼此虽不拜年，而至亲数家不能不往趋贺。仅便服步行往拜长辈五六处，聊尽人情耳。

初三日，闻庆王、李相连日与各国会议。第一款严惩首恶一条，险而决裂。洋人欲将纵容义和团之文武一百三十余人，令我朝按名处死，实未免法过于罪。我国稍有未允，德国于二十八日发兵，纠合联军，径赴陕西行在，自行追擒。顷闻于腊月三十日始接奉电旨，委曲应允，大局又有转机。否则决裂祸乱，不堪闻问矣。

初四日，闻洋人将现在囚禁主战纵匪之理藩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定于初八日处斩。

初八日，今日菜市口斩理藩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护送囚车，弹压法场，皆是各国洋兵，约数百人。去年杀立山诸公时乃数千义和团护决，今则数百洋兵护决，世界变迁令人浩叹。午后，狂风大作，尘沙蔽天，或亦天之所憾欤。合京官商仕庶，议论纷纷，咸谓徐、启二公，虽信匪误国，惟愿我朝自强，不受列邦之挟制，究属忠于清朝，但未分强弱，不达时势耳。然较之附合洋人，苟图富贵者，又觉体面多矣。

十五日，今当上元佳节，各处冷淡，勉强以应元宵之典。晚间，月光昏暗，被风雾遮蒙。往年灯月交辉，今则阴风惨雾。天象如是，

人自不觉耳。

十八日，今当年节事毕，供饭、落影，一切礼节照常，聊尽追远之忱。所幸洋人并未进门搅扰，诸事尚称平安。

二十一日，由彰仪门至正阳门保定铁路，克日便可修齐。火车站即在西月墙万缘庵关帝庙内。附近被烧铺户，恐难再望复业矣。

二十四日，德国在所辖界内通衢出示，晓谕界内居民铺户，每日将街道打扫洁净，泼水三次，不得偷懒云云。美界虽亦有洒扫之举，并不甚严。英界由华人巡捕督催，亦成虚应故事。日本界内，沿街脏秽，飞土扬尘，并无修街之事。虽德国凶暴难与从权，亦界内翻译官绅，一味附和洋人，办理之不力也。

二十六日，近日各国洋兵街巷游行日觉稀少，交买交卖亦多循守规矩，尚不甚强横。惟和约议款未齐，究无撤军之日耳。

二月初一日，德国日前出示，令界内每日泼街三次，各处商民率多因循。今日洋巡捕在各巷两次挨户踹门而入，勒令立即泼水扫街，人声鼎沸，举巷不安。又有去岁闰八月洒扫之势矣。

初六日，迩来城外德界，因盗案迭出，洋人将界内赌局、烟馆及娼妓之家，一概抄禁。并连铺户、住户，俱不许吸食鸦片烟。前门以东德界内，查禁尤严。多有洋人半夜闯入人家，挨房搜查。

十一日，转年以来，虽然各国洋兵未退，两宫回銮无期，衙署未复，铺户未开，而人心殊称安定。较之去年八、九月间，日受洋人惊扰，夜防盗匪打劫，其苦乐相形，实有天堂地狱之别矣。

十五日，各街巷铺面暂有修理开张。

十八日，前门以西德界，每晚门前点灯，今日华捕总局变通章程，改为各巷安设路灯，每三四户轮流值点。门前之灯，从此撤去。自上年八月中秋点起，迄今整整半载，无论风雨寒冷，未敢一日偷闲，家家耗尽钱财，受尽劳苦。今立此新章，户户似稍轻释矣。

二十五日，六部九卿大小衙署，多半被洋人占据。惟暂在庙宇及宽阔住宅设立公所，招集流亡，暂为办公。乃回銮未定，屡次上谕又欲改换新政。除户部北档房、捐纳房，吏部文选司稍有事务，其余各处人心惶惑，并无公事可办，惟每处派数人值班听差而已。

二十八日，哄传董军门在获鹿，欲与联军会仗。英、美、日本无

意交兵，其余各国皆欲开战。又闻津保火车连日停止客座，每夜数次往返，皆是走兵。未知是否撤队回国，抑系赴战，殊难悬揣。人言啧啧，众心未免浮动。

二十九日，夜间西苑、南海、仪銮殿等处宫殿，被德国纵火焚毁数百间，烈焰凶猛，半天皆红。

三十日，连日各国走兵甚多，又有由天津调拨而来者。天坛津路火车，西月墙保定火车，一日往返数次，昼夜不停。各处哄传获鹿、保定、张家口等处开仗，军情甚急，和约停议。由是京城内外人心忐忑，街市陡然萧条。

三月初一日，闻美国欲将全军撤退，所管地面改换德国兼理。德兵残暴素着，商民莫不畏惧，骡马市大街以南居民多有迁避者。

初二日，前门大街突有洋兵捉拿行人三百余名，大车数辆。有云捉去令打前敌；有云往昌平州抬运木料，缘张家口一带安设电线，此论似乎的确。因而街面惶乱，来往车辆皆无，行人稀少。大抵人人尽是惊弓之鸟，一闻此信，犹恐逃避不及也。

初三日，德国洋兵今日又在天桥捉拿行人数十人，果是由火车站扛运电线杆，送往昌平州等处。哄传捉人打前敌者，断无是理也。

初六日，闻美国于十二日先撤三成兵队出京，各国亦均陆续撤退。约于五月中旬，全军便可撤尽。但能如是，则安生之日，屈指可待耳。

初八日，昨读行在发来折奏。内有内阁学士恽毓鼎奏请皇太后、皇上回銮，以定大局而安民心。词意深为恳切。折内并有和局已成，洋兵将撤之句。又街道衙门所出告示内，亦有和局告成，洋兵遣撤等语。由此而观，既登公牍，谅非虚谬，是全局可无妨碍矣。

十一日，前门大街德界洋巡捕，因连日禁吸鸦片，搜查烟具，由玄帝庙某宅内搜出洋枪一杆，因而又复挨家逐户进屋搜查。各处居民俱惶恐沸腾，前门以西，虽亦禁开烟馆赌局，幸尚无此搅扰也。

十五日，顷闻美国准于本月二十二日撤兵。城内美界，改换英德二国兼管。城外美界，虎坊桥以东归英国管辖，以西归德国管辖。并闻条约内议赔各国兵费，俱截至五月十六日为止。大约是日之前，各国联军均可撤退矣。

二十日，美国所分各界，既换德国兼管，德兵暴虐素著，商民莫不畏惧。凡居美界者恐其二次搜扰，无不忧愁，多有迁于德界者。去秋人皆躲避德兵，大半移于美界，今又由美界移于德界，可见世乱之际，安危难料耳。

二十二日，美国各处屯驻洋兵，俱于今日撤退。有驻扎东交民巷使馆者，有驻扎先农坛者，所占各处庙宇会馆全行退出。闻城内义国亦于今日撤兵。

二十三日，夜间自九点钟至一点钟，遥闻西苑、三海大炮五十余声，震动窗壁。后又枪声不断，又有各国吹打音乐之声，未悉何事。满城百姓莫不怀疑。

二十四日，闻昨夜系各国在三海开宴请客，燃放烟火花爆，远闻声震者，并非枪炮之声耳。

二十五日，城内城外美界，自二十二日，撤队改归德国兼辖，德兵尚称安分，并无搜扰情事。商民依旧安居，众心疑惧稍释。

二十九日，近来各街巷游民土匪，明火执仗抢劫之案稍觉敛迹。有洋兵拿获者，有由缉捕局绅士率勇拿获者，一经审讯得实，即行正法。连日各国界内斩决者不下三百余人，其中挟仇诬良者亦所不免。究竟人多畏死，市面稍安。闻各国洋巡捕均拟于撤兵之前，将地面积案一律斩获肃清，然后退还中国。

四月初五日，连日天津保定火车昼夜遄行，实是各国洋兵暂有撤退。德界驻扎德兵亦时有移动，界内巡捕房亦有交还五城官绅自理者。

初七日，哄传琉璃厂一带德国驻扎各兵，拟于初十日分起撤退。

初八日，自上年冬间至今，数月以来，京报房由行在发抄之谕旨折奏甚多，照常刊送。其中如整顿庶务，变行新政，开源筹饷，裁汰书吏，种种上谕，一日数道。因其多系国家政治，无关民间休戚，未暇琐记。兹读今日行在发来电旨，系有回銮之意，敬谨录记，以鼓京师臣民之兴。

上谕：

前据顺天府两次代递绅民呈请回銮，兹复据都察院联衔陈奏，具见依恋悃忱。朕恭奉慈舆，驻跸长安，遥瞻宗社，时切怆怀，未尝不

急欲回銮，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奕劻、李鸿章将和约迅速议结，俾洋兵早撤，以便定期回銮。该亲王等即将此旨遍谕臣民知之。至回銮日期，内廷应行预备各事宜，著传谕世续，届时先为料理。钦此。

初九日，闻北城日本界内驻扎洋兵巡捕，均在各处辞行交割地面。又闻法界洋兵亦有撤退之信。

初十日，琉璃厂、吕祖祠、土地祠、安徽会馆、善果寺等处德兵，均于今日撤退六成。前门东木厂胡同一带所驻德兵，亦日日移动，日渐稀少。

十一日，胡家村茔地看坟人顷来送信，言有附近匪徒，勾结印度洋兵，在各处砍伐树木，吾家地内亦被踏看等语。予急求陈温如兄转向英国参领宝罗处求来护照一张，即时送往，谅可无虞矣。

十二日，长椿寺驻扎德国洋兵，今日尽行撤退。

十三日，顷至胡家村茔地，敬瞻地内宝顶树株，均无伤损，寔深庆幸。路经永定门、前门大街，通衢大道，来往各国洋兵甚觉寥寥，大约实已退其大半矣。

十四日，闻各国联军准于四月底一律撤尽，每国只留守使馆者二三百人，均移于天坛及东交民巷驻扎。从此商民仕庶皆可高枕无忧矣。

十七日，酉初一刻，暴雨倾盆，雷电大作，内廷武英殿被焚。哄传为雷火所烧，亦天意也。至夜间，火势愈猛，半天皆红。

二十日，今日日光红赤，色如喷火，殊深恐怖。

二十一日，崇文门外英国界内各处驻扎之英兵、印度兵，均于今日全行撤退，地面巡捕，均归东城绅士练勇接办。

二十三日，清晨骡马市大街有德兵二百余名，随带军装行旅，自西而东。哄传是增寿寺拔营退兵。

二十四日，京报房刊送由行在发来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略）。

二十五日，连日各国洋兵陆续撤退，街巷平安。

二十九日，各处洋兵，暨各国设立弹压地面之洋巡捕，逐渐撤尽。安民缉匪之事，城内归提督衙门八旗，城外归五城练勇，扎街巡更，昼夜查，市面尚称安静。

五月初二日，顷有谈及七月十九日回銮之期者，去年七月二十日

联军入城，京都沦陷，皇太后、皇上于是日夜间出宫西狩，今择在七月十九日回銮，恰巧扣足一年，不多不少，数亦奇哉。

初四日，近因洋人渐少，回銮有期，人心大定。各街巷铺户关闭者尽皆开张，焚烧者兴工修盖。市面复元，翘首可待矣。

初五日，今当端阳，各处铺户既开，欠账照常催讨。虽时序佳节，人在久困之中，毫无兴趣，都不过聊以应景而已。

初八日，闻前门以东扎营之德兵，连日尽撤。西苑、三海洋兵亦往外搬移行装。午门前美国、日本之兵，亦皆撤退。哄传统于十五日一律退齐。

初十日，连日由行在发来上谕甚多，大半系改变新政，虐民等饷之举。乱臣逆党，遂乘间进言，以强国强兵为词。大率皆套袭二十四年康逆文章，以博忠谏之名。非变政，实乱政也。诸如删改则例，裁汰天下吏役，科考不用诗文，停止捐纳官职，裁撤武试，更改服制，以及各省加税加赋纳人税、上房捐种种，谕旨折奏，一日数十章，此书乃予逐日亲历亲受者，略记大概，以戒太平之后奢靡。至于有关国政者，未暇琐记耳。大抵兵焚之余，人心未定，只宜恤民安民为主，虽欲自强，亦宜回銮后举办。此际陡然而行，人心震惊，似非善政也。

十一日，保定府至京铁路，车站在正阳门外西月墙，每日火车来往，直抵西门洞。今天津至京铁路，自马家堡分道，由永定门迤东墙缺进城，绕天坛后，穿行崇文门瓮洞，直抵正阳门东月墙停车，车站即在东城根。此路归英国，每日招集人夫数千人，大兴土木，修盖洋楼栈房，护城河沿禁止行人。附近铺户、住户之房，多被拆毁，惨不堪言。目下东西两路火车畅行，而大局亦定。

十二日，西苑、三海等处洋兵既撤，大清门至午门，来往行人车马亦暂稀少，不似春间尘土飞扬，人马驰骋，与通衢大路一般。内廷宫殿及兵房官廨，俱兴工修理。正阳门被烧之前后城楼，亦清理拆平。将来迎驾必使焕然一新，仿佛太平盛世也。

十四日，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拿获土匪，审实后仍俱归菜市口正法枭示，不似春间各国分界，到处杀人。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

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

十五日，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巷，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住居。各国大兴工作，修盖兵房、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近来后门大街、西单牌楼、前门大街、大栅栏被烧被抢各铺户，均按原业修复，比从前尤觉华丽，金碧辉煌，人腾马嘶，依然兴隆世界，竟忘其为乱而将定之时也。

【六月】十五日，顷游骡马市大街，见各铺面俱归原主开张，借地开设者尽皆关闭。两旁摆摊货物亦不甚多，大非去年九、十月间可比。缘外乡生意之人，俱已来京，各归各行，仍旧贸易。外行生意自难开设，非比去岁无内行之人，故勤黠者皆可谋利也。

十六日，城内城外各处驻扎各国洋兵，俱于今日全行一律撤尽。每国留存保护使馆之洋兵数百名，俱撤归东交民巷、天坛、先农坛屯驻。京师内外地面，一律肃清，官商仕庶同声欢庆，从此不受洋人惊扰矣。

七月初五日，京报房刊送由行在发来七月初一日奉上谕（略）。

八月二十四日，皇太后、皇上自西安府启銮，由河南、直隶回京。哄传于十月初间万寿之先还宫。

九月二十六日，全权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傅相，病故于京师总布胡同公馆。

连日自李相殁后，全权大臣改放王文韶中堂接办，直隶总督改放袁世凯中丞。

十一月二十八日，皇太后、皇上及妃嫔王公并随扈大小文武百官，由保定府启銮，坐火车至马家堡，乘轿进永定门还宫。沿路俱有马军门、姜军门大兵并八旗满蒙汉各营旗兵及五营步兵、五城练勇排班保护。文武大小衙门满汉官员暨候补候选各官绅士耆民人等，俱自天桥迤南，直至大清门前，按班跪迎接驾。一路并不静街拦人，任人瞻仰。家家门前焚香挂彩，并不闭门。正阳门前后城楼焚烧罄尽，因修盖不及，高搭彩绸牌楼三座，亟其壮丽。各处看热闹之人，男妇老幼填塞跸路，拥挤难行，真千古未有之奇观也。至此可谓大劫过矣。

庚子大事记

杨典诰

编者按：本文系近代史所资料室所藏稿本。原书用毛边纸抄写，书内删改很多，且有眉批多条，为“是日先录诏书一道”，或“先书××奏折”等字样，但文中无诏或奏的原文，可知是未定的草稿。据开首《总论》言，作于庚子闰八月中。本书原题“万川外史稿”。又据《总论》，知作者为杨典诰，但其履历不详。

本文所叙起庚子二、三月，讫七月三十日。文甚简略，但其中许多记载，为其他资料所无者。五月初八日，有纯为迷信记事一条，删去。

总　论

粤稽往籍，异端可以乱天下，所以拒邪说，放诐行，防维为至矣。况祖训煌煌，悬为厉禁之义和教哉。查义和教以八卦为名，若乾字坤字之类，分为八起，故又名八卦教。光绪戊戌年谕令各省劝办团练，以自卫村镇，于是山东有义和团之名。其团首有老团者，盖练习有年，非自近今始也。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暂不可久。总之，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而乡愚无知辈好异矜奇，不察其奥，以练团自居，设坛请神，直东交界之区，遍地皆义和团。袁慰亭中丞抚山

东，知其非而驱逐出境，且诛为首者数辈，而义和团遂迁徙于直隶境内。初犹安分，继与各教民仇杀，恃其小有法力，能烧教民房屋，而不波及平民，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本年三月，涞水有戕官之事；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扶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旋派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前往良乡、涿州晓谕团民，解散胁从。回朝，极言团民义勇可恃，并带团首晋谒端邸，甘言诱恬，端邸信尤深，日与团首计议，以为杀教民、毁教堂，洋人决不甘休，从此将洋人一网打尽，何难之有。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端王等决计惟团首之言是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而无赖之徒，又从而和之，攻击使馆，启十一国之衅，至于不可收拾。京师不守，乘舆播迁，悼叹曷已。子思子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传曰，国将亡，听于神。夫国家大事，岂可凭不经之语，以为准的乎。且义和团所请之神，或为孙悟空，或为猪八戒之类，不知《西游》一书，乃后人以悟空喻心，八戒等喻四肢，非真有其人者。是该团所谓神者，寔四大仙之托名也。值天开劫运之秋，故狐鬼等得以乘机播弄。诸王大臣不识大体，信以为真，矫诏一出，环球震动，彼有辞矣。而我为厉阶，误国殃民，贻绝大之祸。故表之为大事记。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闰中秋日，万川山人杨典诰论。

大内以义和团之事，召神问休咎。乩笔判云：“大劫当头，血水横流，白骨丛丛，即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

二、三月间，有拳民入京授人以艺者，初在僻处，继则城厢内外街巷中，时见率领十五六岁之俊童，授以艺。入其门者，以手掴其面，而随手躺卧于地，不省人事者，以为孺子可教也。不则挥之使去。其称谓无师父之名，授受者称之为师兄、师弟，或称大师兄而已。收入门者，朝出暮归，父不能禁其子，兄不能阻其弟，速则七日而艺成。艺成之后，头挽英雄结，腰缠红带，足履快靴，向院内东南

焚香叩头，佩刀而出。询其何往，答云："我亦不知何去。"由是出门或数日一返，或日暮而归，无定踪也。

四月中，有道人衣黄袍，大步摇摆而进东华门。经值班官兵阻之，询其来历。答云："我是来为皇帝者。"言语咿唔。于是回明堂官，交提督衙门，转送刑部，从宽以疯癫论，押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念八日，由保定至京铁路，被义和团民烧毁，并拔去电杆。是晨有乡民数十赴火车卖票处购票，该处故意为难，挑剔小钱，给票而火车开行矣。乡民问是票明日可否搭车，司事答以不能。于是大哗，谓卖票处之欺弄。一呼百应，顷刻间拆去栈房电杆，烧铁道，毁火车，声势汹汹。马家堡火车站，闻信亦即闭关逃遁至京师。

五月初一日，朝廷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兼管顺天府尹事、刑部尚书赵舒翘，前往涿州、良乡等处解散团民。既至其地，团民勒令跪香，语多不经。赵兼尹明知团民之诬罔，终以刚协揆信为神术，不敢立异，仅出示含糊了事。随员人等无不太息痛恨，回朝以业经解散复命。

初二日，各国公使以义和团民纷扰，电达天津，请兵入卫。英、美、俄、法、意、日本六国水师兵，共三百三十名于初三晚到京。

初五日午，车载到德奥两国水师兵八十五名。

初八日，团民拆杨村铁桥，京津火车从此停轨矣。自是各路电线均断，电报不通，如欲打电，须送至山东转行。

十一日，是夜颐和园外，人声杂遝，值班大臣桂春出查，见无数男女扶老携幼往西而行，问其来自何处，佥云京城反了，我等逃难出来。该处居民有见有闻者，策马到西直门探视，见城门关闭，安然无事。翊日面奏皇太后，即于十三日进城。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义和团之利害，极言缓急不可恃。于是皇太后垂询廷臣。端王一意用兵，惟恐廷臣之不从，有异言者，即以汉奸伤之；且言团民忠义之气可恃。上言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手前敌，其能久恃乎；是以不教民战，直是弃之。庄王载勋出班言，我祖宗的江山，不能送与洋人。其跋扈情形，几将御案掀翻。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对，团民心术固佳，但不知法术如何。端王

言，原取心术，不问其他。于是上流涕，执许景澄之手曰："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苍生耳。尔其设法救之，方不负委任。"太后以为失君臣之体。许景澄即奏："是皇上执臣之手，非臣执皇上之手。"

户部尚书立山奏对，无兵无饷，何以言战？昔犹可借洋款，今开十一国之衅，款将何贷。端王等忌之，未几革立山之职，交刑部监禁。军机处交片云，诸神降坛，言立山勾通洋人，且焚表时神色仓惶等语。

内阁学士联元，直陈万国律法之利害，公使之不可戕，戕其公使，引为大辱。端王出班叱曰：联元可杀。幸太后默然。

董福祥之召对也，出语人曰：身为武臣，大庭广众中，自当告奋勇，奈纨绔不更事，重用团民，轻开外衅，与十数国对垒，彼众我寡，无噍类矣。我军专护京师，事急则保驾而西耳。

华洋交涉事件，向由总理衙门承办，乃忽由端邸呈进条款，有归政及六部添设洋官等五条。据云某道员递到者。皇太后大怒，谓内政彼族亦要干预，正是可恶。遂有攻击使馆之举。后知此五条，乃端邸假造，以激怒太后也。

十二日，近日相传有红灯照，每晚于亥子之间，游行天空，有见之者，如风筝之悬灯，或东或西，其行如飞。亦有仅见红光闪烁，忽南忽北。是义和团所收十二三四岁未通经之闺女，教以法，便能游弋半空，以为起火之媒。故自有红灯照，而城内外教堂及教民之屋，相继起火。

自近畿一带，所有教堂，尽付之一炬。教民之被杀者，难以数计。其妻孥无以为生，悉逃至京，由各教堂留养，几无容身之地。于是送至天津安插。

十六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

十八日，铁门兵马司署有人来，言昨夜五更时，值更者见红气一条，游行如火龙，向东南去，此乃大火兆也。

宣武门内城根之大教堂，系前明敕建者，本日四钟时火起，结伴往观，始知义和团之小有法力也。为首者粘黄纸符于门，用红旗一

招，口内喊烧，即时火发。

十九日，西安门内西什库大教堂，乃法教士范国梁所建者，今日下午义和团民火之。仅焚其门面旁舍，至内堂等甚坚固，建有短墙，以为守御之计也。

二十日，巳时，义和团民烧大栅栏老德记药房，火竟上冲四散，南烧至小齐家胡同，西至观音寺街，东至前门大街，北至西河沿西月墙，东西荷包巷、正阳门外城楼，而悬门隳下，毁及双扉，火又飞入城，烧东交民巷西口太升酒楼一家而止；屈曲而烧，是其店址，靡有孑遗。酉时，火熄，计烧一千余户。京师之精华，凡珠宝、玉器、金店、炉房尽为回禄收去矣。独西河沿东头之广裕金店，四邻皆烧，该店巍然独立。是役也，正可诘责义和团能发不能收之罪，且于此可见其伎俩之尽于此矣。能发而不能收，有法力者如是耶。藉曰冲犯神怒，岂有一家所犯，而谴及数千户之理耶。阅《春明丛说》，道光二十年庚子岁，五月十一日午时，前门外居民不戒于火，延烧数里，将正阳门楼烧去，至十二日黎明火止。至今六十年，又遭火劫，正花甲一周也。

廿一日，五城御史文琛等会奏，京师地面情形日亟，京僚逃徙，铺户关闭，请安民心而弭祸变。诏派侍郎李端遇、祭酒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督率弁兵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亦按时启闭，以靖闾阎。端邸倚任董福祥，令其率团以敌洋兵，而董帅颇不以为然，于是召团首数十谕之曰："尔等大言欺王公，以欺朝廷，倘朝廷欲战，尔等当自忖，如不足以制火器，直言为是，勿误大事。"佥云："愿听令助战，御火炮绰有余裕。"

自十六日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城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且有自投罗网者，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因诬为奉教之人，到坛焚表不起，觅保不得，而竟受冤死。

廿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函，告绝于各公使，言大沽炮台于廿一日为各国所夺，中国已与各国宣战，限廿四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须离京。

念四日，晨，德公使克林德，偕其翻译官柯达士，水师兵数人，前往总理衙门商议事件。出东交民巷，有华兵数人前来引导，公使许之，将水师兵遣回。未几公使马夫赶回，探报称公使被戕，翻译官受伤甚重。当公使之乘轿而出时，适值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亟让在北首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敌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

步军统领庄亲王、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载澜，连衔出示，晓谕拿办洋人。意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能擒获洋人来献者，定给重金，决不食言；如有窝藏洋人，一经查出，定行处斩，决不宽贷等语。

近日义和团三五为群，红巾黄系，执持刀械，游行街市，杀人放火，无敢顾问。东交民巷各使署，虽有武卫中军队伍保护，而密谕不准加害，团民任其来去烧杀。

廿六日，调齐京营队伍，攻击各国使馆。翌晨将五营士卒神机营、虎神营全队檄调至崇文门外，鹄立两旁，以备洋兵冲出，便迎头截击。城内则由武卫中军、甘军、义和团攻击。俄而炮声起，隆隆之音，竟日不绝。至夜间枪声甚急，十一钟始止。将荷奥两国使馆、华俄道胜银行焚毁，附近铺户，悉为炮火所焚。

东交民巷长三里，路中有中玉河桥，桥以东各国使馆在焉。英使馆在长安街北，玉河桥西岸，本为梁公府旧址。董福祥受命会同武卫中军攻击各使馆，并将桥西一带及东棋盘街、东城根所有大小铺户绅民宅第，悉付一炬。连夜东望，内城火光烛天，该甘军及武卫中军乘势抢掠。时武卫中军各队驻扎南城梁家园地方，换班之勇，携出珠宝、翠玉、服饰及日用百货，即在帐前设摊贱售。甘军驻内城，挖得某银行窖藏数十万两。东城一带京官私宅、住户人家，抢劫几尽。可怜正阳门内外，一片焦土；尤苦者，城根交民巷一带，铺户既抢劫之靡遗，而人口之葬身火窟者不知凡几。每户多则十余口，少至八口，该两军不准铺户人等出门，有出者即发枪击之，致随庐舍同归于尽。忍心害理，有如是者。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戊戌因案遣戍新疆，至是由六百里廷寄新疆巡抚，杀于戍所。战争既兴，各使署设防以

守，东以法署为界，德法两国兵守之；西以俄美两署为界，俄美兵守之；北以肃王府、翰林院为界，日本义国兵防守；肃邸英兵防守；翰林院南临城墙，美德两国兵守之。

近三日，每至黄昏时，即有人在街市呼唤，令家家焚香向东南叩头。俄而喊杀之声，此起彼应，到处皆是，彻宵达旦，而香市为之涨价。

廿八日，为验看月官之期，向例在午门外左阙门，今因兵事方殷，改在吏部署内。侍郎陈学芬为验看大臣，巳刻进署，经棋盘街，忽枪子飞来，将其长随某击毙倒于马下。

团民引火焚翰林院衙门，以该衙门在英使馆之后，故爇之，冀火之延烧使馆也。

董军攻肃王府。肃邸本与英使馆相望，当战事之起也，教民之散处者，无所归宿，美公使康格尔谕教民齐赴东交民巷，听候安插。既至，传令入肃王府分住。至则已有教民二千余，幕于宫门外，而宫门则紧闭不开。经大学堂西教习秀耀春商恳肃王，启宫门，以便栖止教民。肃王许以头门二门及银安殿，准各教民安息。既而知事不谐，率同福晋以次由后门出徙他处矣。于是各教民遂占居焉。董军连日攻之，继之以大炮爇其第，奏报肃王府已平，王府银库之银，被英使署派兵取去。

诏以义和团民分集京师及天津一带，未便无所统属，著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诸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无懈，是为至要。并谕户部札放粳米二百石，交刚毅等分给义和团食用。

东单牌楼头条、二条胡同及长安街、王府井一带，有勇丁持械抢劫住户铺户，情形甚重。荣中堂派员追捕，获各营勇丁十一名，冒充勇丁土匪二十三名，均就地正法，号令示众。❶

自义和团分段设坛之后，借口保卫地方，向铺户人等捐助，或日输米面，或助以香资。然甲坛募写方毕，而乙坛又至，纷纷扰扰，伊

❶ 此条原稿删去，旁注，“廿九日诏书一道。此条不用，以有诏书一道故也。”

于何底。

吏、户、礼、兵、工等部，借东华门内会典等馆为办事公所，而令义和团守护各衙门。以前门内炮火连天，时有飞子伤人，其出入均由宣武门。正阳门每日只开两次，单身行走则可，车马均不能走。崇文门则已关闭不开矣。

六月初一日，乾字坛剑忽脱鞘而出，团首知有事，即率队游行街市。至焦家坑一门首，剑又脱出，于是排门入，阒其无人，查知为某教民之房，即悬符焚烧而退。

初三日，南横街圆通观请神问吉凶，适山水神过此，判曰“时势不可为也”十余句。又有“动不如静”、“前度刘郎今复来”之语。以录字多错，难以解释，故仅记其首句。

初四日，夜，保安寺团借口广升店为教民之产，率众将该店抢劫一空。旋被武卫中军拿获十一名，均斩首示众。

庄亲王等自奉统率义和团之命，遂于府中设坛。而近畿四乡人民皆练义和团，日至王府挂号，络绎不绝。所谓上行下效，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矣。

近日有人，以狗血画红圈于各户大门，谓七日而其家人当自相戕害。经团民破其法，而红圈之术不神矣。又更以石灰画白十字于墙，七日而其家主当疯癫。团民又以法破之。初六夜，有妇人二名，在棉花七条胡同某宅门上画红圈，经人瞥见，追逐至椿树胡同，经团民拿获，至渣子桥坛内发落。又有二人投药于井，适团民经过，获其一。据云天主教堂，雇百余人四出投药于井，以迷人；每日每人给洋一元等语。寔均是义和团使党与所为，布散谣言，使人信从耳。

初七日，有人见刚中堂头包红布，腰系红带，督率团民以攻西什库教堂，所以今晨炮声隆隆，来自北首，知有事于北堂也。该教堂以枪炮炸弹连攻数日不能破，后被董军看出破绽，炸炮非炸药，全是粗纸灰，此项炸炮，由虎神营翼长那成轩所发。那本奉教人，与教堂一气。于是回明端王，由团民杀之于石驸马街，并抄杀其家属。盖旗人之奉教者亦多也。

光禄寺某署正，昨晚在市口买药一包，携归大吉巷，方进口，遇团民匿于旁，将刀斩其腿而夺手中之包以去。盖以包为银包也，不知

寔是药。真团未见其功，假团已肆行无忌矣。

初八日，午后出探街市，见行人稀少，车马无踪，大街小巷，铺户关闭，一派冷落景象，令人有去国回乡之思。

初十日，日间不闻枪炮之声，至黄昏时，依然非炮即枪，其声甚急。大概以日间飞子有误伤人故，更以夜哄也。

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书付之一炬。

十一日，庄王派员率领团民，在内城挨户检查，有无藏匿奉教之人，搜出即斩于市，而治容留者以窝藏之罪。

本日，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查前数年涿州开河，得一石刻云："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此时才算苦。电线不长久，紧防黑风口，庚时连信去，江山问老叟。"愚谓此日虽满街红灯照耀，而民间尚无苦楚之事。迨七月洋兵进城，令家家点灯时，乃真苦也。

近畜鸡各户，每于半夜闻鸡乱鸣，以为黄狼之偷鸡也。及出视，则鸡之两翅剪去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国书于英、日、俄、美、德、法各政府，略云，匪焰日张，殊难弹压，请派兵援剿等语。

十二日，诏以两广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应"前度刘郎今复来"之识。董军奉命攻西什库教堂，于西安门北建炮台一座，连日督甘军以大炮轰之，反将西安门一带第宅铺户轰毁。有卖菜佣，肩挑过其处，适北首炮子击来，为南墙所阻倒回，轰去卖菜佣下颊而毙。有见之者，手尚持旱烟袋。近来为枪炮所误毙，大都如是。

十三日，庄王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团民之精于技艺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技艺不精者不必来。团民虽众，毫无纪律，其出队也，目不旁视，所恃者神附体耳。神一附体，即不省人事，执刀乱扑，视死如归。冤哉斯民，且不知死于何因。

京师内外十三门，均令义和团勇驻守。自今日起，凡入城轿车，令揭起车帘，以便稽察。

十四日，澜公以义和团言，大内太监苏拉人等奉教者甚多，于是奏明率领团首入宫搜查，至将承尘拆卸，恐其匿于上也。搜至乾清宫承尘，忽隳下木匣一件，启视，乃雍正时世宗宪皇帝御笔所书，内有“后人如见此匣，国必有大咎”，团首恐有妨于己，即请焚毁以灭其迹。

十五日，正阳门大街获放气枪之教民，即刻斩之。气枪以皮为之，藏于袖，按之以指，无声而出。近时常有伤人之事，行途咸有戒心。教民遇团民，随手发之，击人于无声之中，往往误伤平民。前有某中翰入阁办事，方进午门，忽气枪击伤其跬，四顾无人，惟有守门之官兵在焉。禁城有此不测，大为骇异。中翰以值此乱世，故未呈报。

编修刘可毅，既非在教之人，第平时喜谈时务经济，竟被义和团民所戕害。不仅编修一人遭荼毒，以是而丧身者寔烦有徒。

前门以东，如打磨厂、东草厂各街巷，仅隔城墙一道，自战务之兴，飞子流弹来自东交民巷，轰入人家院落内室者，无时蔑有。常有妇女早窗梳洗，忽被枪子飞来击碎玻璃，因伤头面，或由是而丧身，日有所闻。打磨厂则行道之人，横被飞子所伤，多有毙命者。平民何辜，遭此横祸，良可悲已。

延寿寺街平乐会馆长班之女，自六月以来，每日在院拾得二三寸长之枪子一簸箕。此处落下之子，乃是攻西什库所飞出也，至此已无力矣。即椿树各胡同，亦恒有快枪子落下，但不多也。

十六日，昨早甲团领队分送朱书黄纸符于各户，令贴门首横梁，谓可避灾也。今日乙团巡街见之，谓此非真团所为，令速刨去。辇毂之下，有司各衙门，任若辈为鬼为魅，成何世界。

谨案五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城门由其出入，官兵任其猖獗。六月以来，逢庙铺坛，烧杀日闻，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

耳。盖一言以蔽之曰，有端邸为之护符也。

十七日，太常寺卿袁昶力陈义和团之不足恃。近见东交民巷该团攻使馆时被洋兵枪毙者，尸骸狼藉，是其所谓能避枪炮者，至今而愈信其伪言惑听也。

五月以来，每颁一诏，端邸辄言与李总管商定而后行者。不知李连英，宫珰也，岂可与议国家大事哉。噫！事与宫珰议，宜其立败也。且本朝制度，宫珰不准干预军国要事，此则又属违背祖训者也。

十八日，近因各营拿车，始而买卖车，既且及于官绅之车，骚扰为甚。于是五城会奏，请饬下顺天府设支应车马所，如各营需用车辆，到所报明发给，如再骚扰，定以军法从事。

自初十以后，枪炮之声，日间不闻，一至黄昏，非炮即枪，隆隆之声，彻宵达旦，往往于睡梦中惊醒。

十九日，总署致函各国公使云，西人苟能停战，中国亦即照办，并请各公使将眷属迁至总署暂居。

今日刑人于市，计男妇老幼七十八名。先是据义和团云，烧某教堂时，搜出纸人纸马，密访得白莲教约同天主教等，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并得白莲教花名册，按册搜索，有为君者，有皇后文武官吏之目，率皆居于得胜门内外一带。捕获七十八名，送提督衙门，问官不录口供，径送刑部；该部亦不讯究寔情，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团民拥护至法场，时有言以京蚨二十串买得白莲教之名；有言得罪于义和团；有言勒捐不遂，致受诬陷者，皆泣下喊冤。该团意气扬扬，帮同行刑，以逞一时之快。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向来杀人无如是之多也。

二十日，知天津府城已失陷矣。自五月以来，天津军情无日不报督办军务处，乃自十七日以后，津报不到。至今始知津城果于十七夜，由教民扮义和团装束，叫开西门，洋兵随入，遂于是夜失守。时统领武卫左军浙江提督马玉崑守东门，敌军知提督善于战守，故绕道由西门设计而入。提督知城已破，遂退兵北仓，与总督裕禄合。

廿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各公使复函，内称不愿迁往总署暂居，而甚愿停战。自是战事略松，至七月十一复战。

战事既停，华洋分界设防处所，有围墙被华兵毁坏于炮火者，洋

兵得以从容布置，修整以待。

廿二日，以天津失守，谕义和团自七月初一日起，准其出城，不准其入；如有庄王府腰牌者方许出入。

廿三日，又斩白莲教党三十余人。义和团在四乡抄获者，指明张某为皇帝，送至刑部，即刻点名绑赴菜市行刑。张某对监斩官言："我今六十余龄矣，优游林泉，以娱天年，岂屑谋为不轨之事哉。"言已，泪下涔涔。查张某昔年和兴炉房管事也，以老告退休于乡。今团党指为白莲教首，例应凌迟，并其家属均枭于市。

廿四日，现因兵事方殷，吏部于六月始停止选官缺及验看分发人员，兵部亦然。

廿五日，早，晤吴总宪谈及时事，长吁而言，政府如此用事，不特无以对先朝及天下臣民，且必将惹大祸于不远矣。且言五月十九早，往都察院，东交民巷一带尚平静，至二钟回时，情形便不同，洋兵举枪相向，不许走矣。乃令御者绕道回台基厂宅。晚饭后，寻思此间终非乐地，遂令家人收拾细软，而留笨重之物，翌早即迁出城外。幸而出险，盖下午台基厂即为火所焚，若不早迁，必为兵火所误。

廿六日，总理衙门传皇太后懿旨，送西瓜一百枚及面粉、蔬菜、果品等与各使馆。

廿七日，总署遣某章京往晤各公使。先是各公使函请堂官一人往议事件，故派某章京往。各公使未延入，即在外与言，拟请中政府许在使馆近处设市。缘虽有华人等将食物求售，终在应禁之例，不如设市之为公便。章京许为转达而散。

廿八日，又有白莲教党三十余口须斩者，乃日晡而事寝。既知刑部凡交人犯，十七司轮流收禁发落，故白莲教案送到时，是日某司当月，即由某司审讯。前两次所谓白莲教者，送到即绑赴市口处斩，并不审究情寔。本日一起白莲教，归江苏司发落，该司印稿回堂，以人命至重，若不严究确情，率尔处斩，则请改派别司可也。堂官纳其言，该印稿提犯会审，全是冤枉诬陷，并非真是白莲党，于是回堂释放，而责义和团之诬罔。然以前所斩之百余口，岂不冤哉。该团以勒索不遂，故入人罚，杀戮平民，波及妇稚，亦罹大辟，良可伤已。

自与各国开战，会由六百里寄谕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派兵勤

王。现在各省所派勤王兵陆续赴京，有到督办军务处报到者。

七月初一日，总署传皇太后懿旨，又送西瓜、药品等到英使馆。

初二日，逮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狱，褫其职，叱袁太常擅改谕旨“诛杀”二字为“保护”，有大不敬之诏。

是夜八钟时，闻炮声大作。以为停战矣，何又交哄。翌日探知，东华门外教堂有教士多名、教民二千共守。昨夜团民千余开炮攻击，天明始停。该堂于五月法意两国会遣兵五十人往护，至今坚守未破，华兵攻之不已。

初三日，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派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未刻赴市，临刑时，许侍郎言：“我于朝廷可谓尽忠矣，无如朝有奸臣，莫可奈何。今日之死，名正言顺，自忖无愧矣。”袁太常言：“我忠于朝廷而死，较伊等异日死于洋人手者，终胜一筹。”并谓徐侍郎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今日我死，可见列祖列宗而无愧；他日尔死，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乎。”

初四日，闻各国所派大兵将次抵津，德派其帅华得西伯爵为大将军统兵来华，所有日、英、美、俄、法、义、奥、荷、比各国将士尽听其调遣，以一事权。

初五日，或云端邸既以假五条激怒朝廷，得逞其攻击使馆之志，于是密电各省将军、都统、督抚，令号召义和团袭杀洋人。东南各疆吏恐误大局，惶悚无措，问难于湖广总督，张宫少保之洞犹预〔豫〕不决，问计于两江总督刘坤一，定策以伪诏不奉，乱民不用为答，既且立互保之约，使沿海七行省沿江五千里安然无兵革之事。

初六日，诏以巡阅长江水师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帮办武卫军营务，提督张春发、总兵夏辛酉、江西按察使陈泽霖三军，听其节制。遂请训出师前敌。

初七日，接到十三省督抚荐保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驻节上海，与各国议和，疏上留中。

初八日，现知李傅相已交卸两广总督，附轮遄抵上海驻节焉。有奏折一件。

初九日，总署又请各国公使等赴津，有旨一道设市一节，似难允行，作为罢论。

初十日，自初一至今，官绅商民非车即马，或肩挑背负，神情惨淡，西出彰仪门者，无日无之。至大小铺户或钉锢门户，或雇人看守，弃货物而去京者，比比皆是。盖消息日紧也。

十一日，晚七钟时，炮声大作，又攻击使馆，继之以排枪，声急如缏。

十二日，两宫定于十六日西巡狩，派东阁大学士崑冈为留京办事大臣，而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待驾。故章京等西出彰仪门，车悬随扈黄旗，致人心惶惶，市面更为震动。

十三日，诏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暂驻上海与各国议和。

今日官军拿车甚亟，故街市不见车马。或言董军拔队出城迎敌，不知董福祥为朝廷信任之人，朝贵皆称为上将，特令其保护京师，设有不虞，护驾而西，岂有出城迎敌之事哉。

十四日，自天津失守，总督裕禄退守北仓。本月初十北仓兵败，又退扎杨村。严旨切责，谕以如再退守，当以军法从事。迨杨村沦陷，遂吞金自尽。官军守北仓二十日，提督马玉崑之力居多。

今晚八钟后，又闻枪炮之声，惟十二、十三两日，并无战事。十四日，以车辆不齐，又有某大臣恳留车驾以安民心，故召还军机章京等。

十五日，各国公使以既有议和之举，理应停战，既不止攻，是和局不可恃。遂以三百元募人送信于津，请兵解围。

今晚九钟时，炮声大作，直至天明八钟始息。

十六日，提督马玉崑奉诏移军南苑，以顾京畿。

今日停送宫门抄，送报人来言，城门紧闭，出入不便；且宫门抄发事件，阒其无人，故自今日始暂停送。

是夜二更时，闻南城外叫嚣之声，忽远忽近，城上亦有喊号之声。盖南城兵房中守夜之兵，口号与刁斗之声，互相接应，御宵不绝。知军情之日紧也。

十七日，甘军、武卫中军自十五至今，连日三五为群，持刀直入官绅宅第，强夺骡马车辆，声称借用。或见其号衣为某营某队之勇，持名刺向其统带索取，亦有取回者。

洋兵已至马头，距京师九十里。前四川总督李秉衡殉节于通州之张家湾。该督受命帮办武卫军，出师前敌，战时持铜锤两柄，骑马指挥。有教民数千，筑围自守，称愿投诚，该督收抚，并不令缴军火。翌日，反戈相向，各军将士不及防御，多有伤亡者。又以张春发不听调遣，陈泽霖之军不战自溃，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故矢志自尽。洋兵遂进逼通州。

是日下午，杀户部尚书立山、礼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徐尚书之被逮也，因奏洋兵已抵通州，请车驾暂避。端王言已三次往探，并无洋兵踪迹，徐用仪谣言惑听，可杀也。遂谕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收徐、联于狱。庄王即派义和团至尚书宅，将其父子并收入王府，分别安置。又收联元至府，既而送交刑部。故徐尚书之刑于市，其子尚不知。至十八日尚书之内侄中翰聂某知之，始赴市收尸。立尚书之临刑也，所有平素知交之名优，如叫天、路三宝等数辈，咸至法场跪送。尚书呼叫天曰："尔前来，我语汝。"叫天答以："到此时候，尚有何言，请大人早升天。"路三宝请以其母之寿器为赠。尚书一再辞，三宝不听，卒以其寿器殓之。刽子手等索银四百两，叫天言一切惟我是问。事毕，袖出二百两以完事。是夜喊号之声，与昨晚同，终宵刁斗相警，又复雨师税驾，雷声隐约，电光闪烁，而枪炮之声不绝，日出始止。

十八日晨，总署致信使馆云，端王及各堂官将于本日十一钟到英使馆议和。既而以昨夜洋兵枪毙华兵官一员、兵二十四名，遂不果往。只以信达云："中国甚欲议和，而西人背约，昨夜官兵中炮而死者二十五人之多，贵公使既无意于和，本王大臣等可无庸前来晤会矣。"

探报通州失守，京师戒严。诏马玉崑移扎采育镇，以抄洋兵之后。并谕董福祥率队出城，迎头截击。是日董福祥拔队，满载出城而西。是日东南各城均闭，仅留西城之彰仪门，以通出入。有武弁手持令箭，称奉董大帅之命，不准车马出城，所有被抢各户，可到门守候，遇有营勇拉车马出城者扣留，认明收回等语。然已逾两三日，收回者亦寥寥耳。

午后永定门外教民数千，树〔竖〕旗揭竿，往来孔道。夜则各城

喊号，自宵达旦。

十九日，诏马玉崑仍回南苑，接应京师。毅军统帅四川提督宋庆入京，即午召见。奏对洋兵联合各国，四路包抄而来，彼众我寡，不遑应接，惟有鼓励将士死战而已。皇太后、皇上慰劳之。退朝，赴军机处谒见诸王大臣云："诸君信任团匪，酿成巨祸，此时团匪已散，我一国势难抵敌联军，恐京师终难保守。"诸王大臣面面相觑。

洋兵分道循运河两岸进，用大炮轰击京城。官兵极力抵御，毁其炮车，毙其炮兵。是夜齐化（朝阳门）、东便门外，炮声隆隆，又值雷雨交作，正两军苦战之时。

二十日，马玉崑于昨晚由南苑拔队赴京，翌晨召见，为护驾出京之计。

是晨，日本兵以炸药轰开朝阳门。午刻，日俄兵由朝阳门，英美兵由东便门分道而进，炮弹雨下，乘势直至正阳门外，进占天坛、先农坛。申酉之间，宣武门上，忽大炮连声如霹雳而东。时守门者为兵部尚书正红旗都统敬信，或劝其下城，尚书曰："我职守攸关，未发一炮而走，不为也。"于是督同守城官兵，在敌楼向东南开大炮三十余门，以击天坛等处。故西人钦佩不已。

是日，召见军机王大臣等五次，至亥刻召见时，仅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在值，御前王大臣等均散值，各自回私宅矣。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都回家去，置我母子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王文韶，"尔年高，吃此辛苦，我心不安。尔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

廿一日，黎明时，皇太后御蓝布夏衫，坐澜公之车，皇上御黑纱长衫，骑马，率同皇后、大阿哥由神武门出西直门，至颐和园少憩。两宫本定于十六日启銮，出居庸关西行，派东阁大学士崑冈监国，而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候驾。后因车辆不齐，各太监执香跪留，故未启銮。此次仓猝出京，所有御用服食，概未备带。妃嫔、宫女均留京城，内侍亦未多带，随扈王公大臣仅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棣贝子、澜公、刚毅、王文韶、赵舒翘、吴□、溥兴各部院司员十二三人而已。提督马玉崑率弁勇千余名保驾，外则神机营、虎神营、八旗练兵约千余名。翌日行七十里至贯市，驻跸清真

寺。闻皇上决计不行，皇太后乃言："今日国家之事，误于奸臣。我母子终可对祖宗而无愧。"并拉皇上同行。珍妃殉国，已不得随驾西行，投井而死。或云妃之投井，宦官崔某、王某寔下石焉。又云太后令太监推入井中。

是日，炮声不绝，齐向内城轰击。美兵在正阳门上发炮，故前三门内火发矣。及夜，北望城内，半天通红，照耀如昼。亥子之间，又闻排枪不绝，正官兵在天安门接仗。是役也，旗兵甚得力，旋以洋兵炸炮力猛，势遂不支，收队入午门。虎神营官兵守后门景山一带，列阵而待，黎明之时，与洋兵鏖战。许久，阵亡士卒甚多，尸横遍地。炮火来去，将后门轰毁，波及两旁房屋，尽成劫灰。守安定门者为前吉林将军延茂，知大势已去，遂下城。于是京师内九门全为英、日、美、俄四国所得，而树〔竖〕其旗帜矣。洋兵分队救西什库教堂，解围后，即火是处庐舍，波及大光明殿，旃檀等寺悉成瓦砾之场；寺内铜质镀金佛像，咸被洋兵运载回国。

各国使馆被围六十日，至是始解。此六十日，非中国兵力之不逮，盖明为攻击，暗则保护焉。

有赵珰者，先期买新骡一头，良马一匹，以备随驾之用。廿一日早，令御者驾车，安放银十口袋，赵珰乘马后行。出神武门，见街市旗民人等，呼啼号哭，扶老携幼，人山人海，异常拥挤，车不能前。不得已，加鞭猛进，车马均在人身上轧过。出西直门，至万寿山，一路如是，其苦楚情形，惨不忍看。

今日，外城百姓之逃难，自东而西者，连绵不绝。有略带包裹，有徒手而行，神情丧沮，惨容悲悼。且细雨纷纷，道路泞滑。

洋兵入京前三日，东华、西华门均张贴告示，令内城居民三日内迁徙出城。无如居民不尽知，至临期驱逐出门，空身而逃。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

城守事宜，亦甚疏忽。耆老云，咸丰时各城门内外黄土塞满，今则不然，只以布袋盛黄土，堆积于门内合缝处，故不耐炮火也。

京师既陷，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徐桐，前礼部左侍郎景善，国子监祭酒熙元、王懿荣，工科给事中恩顺，掌江西道监察御史

韩培森，江西道监察御史宗室德藩，湖广道监察御史宋承庠，翰林院侍读崇寿、宗室宝丰，庶吉士宗室寿富，吏部主事钟杰，户部员外郎宗室恩斝，殷育恩、戚善勗，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英魁、崇寿、宗室谨善堂、主事才保，兵部郎中魁麟，员外郎荫德贺、赵宝书、重振，主事王铁珊，刑部郎中汪以庄，主事郭绍征、王者馨、毛焕枢，工部主事恒昌、白庆、周增和、宗室海明，理藩院主事英顺，内务府员外郎诚年、端鑫、明昭，宗人府经历宗室纳钦，光禄寺署正王恩第，库使锡麟，内阁中书堃厚、清廉、玉彬、陈廷勋，国子监助教柏山，南城正指挥项同寿，东城兵马司吏目官玉森等死之。熙元、王懿荣家属，同时殉难。连日阵亡将校六百四十员，其余文武大小官绅耆民等合家或引火自焚、仰药以殉、投井而殁者一千七百九十八员。家属之多者，如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一户，男女三十一人，同殉。

廿二日，前吉林将军延茂守安定门，廿一日下城，于今日率同合家男女十二名，引火自焚。

户部尚书崇绮之子葆亨，先期于厅事下挖地窟一道，京陷之日，令老幼男女先入窟室，葆亨后入，令仆掩以土，引火焚烧，合门殉焉。

是日，炮声络绎不绝，率数分钟一响，至夜半而止。

自廿一至今廿三日，西半城未见洋兵到此。三日洋兵在内城抢掠，不遑兼顾他处，故前门以西半城，反安然无事。

自十七日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淘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稚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

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于洋兵入城之日，被日本所得，拘禁于顺天府署。

近逃难之百姓，有回来者。然前三门外之东半城，适当其冲，房舍之被焚，人民之被戕，妇女之殉节，寔繁有徒，死者沟井填满焉。

廿四日，有言西半城归美国暂管，不日欲来挨户一查，各家如有军器，须先收藏，勿使彼见。

午后，出示安民，英、日、美三国将京城内外地方，分段暂管。内九门北城地方由日本管辖；东四牌楼以南，并正阳门外东半城，由英国管辖；西四牌楼以南，并正阳门外西半城，由美国管辖。至各衙门及仓库，在某国地面者，由某国派兵驻扎看守。

安民之示系华文，并有洋字示谕，不准该兵肆扰地方，约六七百字。每巷派洋兵四名日夜轮流看守。安民之后，洋兵始到西半城。

廿五日早，有美兵官骑马，率小队百名，自东而来，至市口下马，挨户查看，令照常贸易。有求其保护者，令出白布一方，书“合众国”三字付之，悬于门首。于是各街巷派美兵三四名进户查看。此洋兵入城之大概情形也。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日仍被劫一空。廿五日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日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本日探报，两宫于廿二日，由贯市李家车行西光裕进〔进〕鸵轿三乘，启跸西行。迨至怀来县，县令备大轿一乘，宣化县又备轿四乘，于是两宫、皇后、大阿哥均有轿子矣。然廿一至廿三日，此三日内，夜宿土坑，既无被褥，又无更替衣服，两膳亦无米饭，仅以小米粥充饥而已。至怀来、宣化，始由地方官络绎进奉。

近闻英统帅监斯利，欲率兵西进，请两宫回銮，为俄统帅力阻而止。

此次英、日、美三国先到京，俄、法各国次之，德兵最后到，以英、日、美恐德兵入城报复已甚，故商令其后来也，然内城已不堪骚扰矣。行在奉旨派大学士荣禄、徐桐留守京师，然徐相已于廿一日殉难，荣相率武卫中军退守保定矣。

各城门均有洋兵看守，华人之出入者，搜其身畔，如带有银两，不拘多少，留之，使去。

令家家于晚间门首点灯一盏，以便夜兵之巡行者；有不点者，撞门使点。于是大街小巷，夜间明亮可观。又令各户打扫街道，高者平之，低者填之，自是一律平坦矣。

洋兵挨户查看，亦有不计次数而来者，此乃私出攫取物件也。入门便问，有银元与表否。答之以无，摇之以手。其善者知其无而即出，其黠者即翻箱倒笼，见首饰等亦取之以出，惟衣服则不取也。最恶者，有华人同入，或遇眷属已走而仅存箱柜等物，只有二三人看守者，如此人家无不被其搜索一空。洋兵只取银两与表，而华人则无物不要，藉洋兵以自便也。兵官虽出示禁止滋扰，亦如纸上空谈耳。

廿六日，俄、德、法以次各国兵队，连日入城，络绎不绝。大概十一国之兵队均到京矣。

廿七日，大学士崑冈等联名，上各国愿和不愿战之疏。先是崑相询各国以现时情形究竟和不和。答以各国未尝欲战，若早有人调停，何至称兵犯阙哉。故具疏以闻，请旨遵行。

廿八日，美国兵官戴利孙，占驻烂面胡同之湖南会馆以为办事处，虎坊桥之湖广会馆为美兵官某所驻，英国兵官分驻于东城之金台书院、精忠庙，日本兵官占驻北城之提督衙门及各大寺庙，分境而治。

廿九日，英、日、美三国，因各国兵队已到京，于是将所管之地划分各国：西城宣武门外，自西珠市口起，迄彰仪门止，大街以北归德国管理，大街以南仍由美国管；并自午门起，至东单、西单牌楼止，东四牌楼以南，东安门内外，交俄国、义国管理；西四牌楼以南，西安门内外，交法、比、奥等国管理；东城崇文门外，东珠市口起，迄广渠门止，大街以北归德国管理，大街以南仍由英国管辖。德国所辖地面，较各国为宽焉；日本国则仍旧焉。

三十日，德国兵官骑马，于所管界内挨户吩咐，一律换立德国旗帜，并令夜间五家共一灯。

京师宫殿之华丽，为天下所盛称。此次联军入京后，美国以兵一队守午门，东西北三面，日本派兵守之。其有欲扩眼界入内瞻仰者，须请有执照，至午门呈验，方许入，入则以乾清门为止步。无执照者不得入午门。

庚子日记

华学澜

编者按：近代史所资料室所藏华学澜日记原本，系陶孟和先生所赠，共两册，系红格本。第一册起庚子四月十七日，讫八月三十日；第二册起闰八月初一日，讫十二月三十日。系每日随手记录见闻。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华学澜的《辛丑日记》，起辛丑正月元旦，与本书正相连接。

作者华学澜，天津人。陶孟和先生在《辛丑日记序》中说：学澜字瑞安，1885年举人。明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正在北京。1902年任贵州乡试副考官，1903年会试同考官，进士馆教授提调。1906年死，年四十七岁。

本书所记当时北京情况，多为亲见亲闻，北京以外情况多系依据亲友通信和传闻。书中所记的人物很多，据陶孟和先生《辛丑日记序》和编者所能查到者，注于文中。文中所记生活细节，其与研究历史无甚关系者，酌删。所录文件，已见于《义和团》书中或《庚子记事》者，删去。原日记的小注、夹行注和眉批，均用小字排入正文中。

庚子四月十七日[1]黎明起，食点心毕，赴马家铺（堡，下同），

---

[1] 此条记作者由北京去天津。

何贵从焉。至则初次车已将开，何贵急买票来，坐未定，即行。车中人不少，强半赴保定者。巳正抵津，乘洋车到家。

二十二日，黎明起，六弟送余到火车站。值东浮桥放船，待时许，乃过。至则火车执役者告余，以现有加车一次，较初次车早开四刻，可以早到，且无庸买票。该价入伊等私囊，可以较省。频怂恿之。信其言，遂登加车。六弟去后，剑青、泽畲亦来登加车。卯正即行，人不甚多，行亦极速。不料行近丰台，执役人等众口一词，谓洋人未随京车南下，恐其清查，请下车，为伊等弥缝作弊之迹，乃人与龙元一枚。下车出行，不谓去丰台车站甚远，许久始至。疲甚，觅茶室少歇。茶室人知余等之乘加车至也，告余曰，洋人并不清查，伊辈恐此处执役者分其钱弄狡狯耳。乃哑然相视而笑三人之被绐也。买头等车票三，候津车来附以行。抵马家铺，申祥驱车来接。

二十三日，❶ 寅刻起，待鞠人（徐世昌）同赴颐和园引见。卯刻至，晤诸同年，辰正排班，共十牌，牌七人，余在九班之首，陆申甫、阎鹤泉两同年未到，引见于仁寿殿。毕，仍与鞠人同行，至海甸，觅茶室小憩。杨少泉同年在焉，约同小食，流连时许。午初抵寓，饭后同实甫随一叔赴湖广馆，直隶团拜也。卫哥早贺于同署戚彦成朝勋，顺便同润生先到，剧演四喜部，日夕同实甫随一叔先归。卫哥留观夜剧。抵寓后，遣一车出城伺卫哥，丑刻始归，又谈许久。

二十七日，早，代一叔起信稿，照料收拾考具，明日大考差也。午后，苏拉来报一叔调户部右侍郎之喜，商量起折稿。户部司官蔡鹭卿源深来，一时司官来画稿者甚多。报喜人又来，一叔遂不考差，拟二十九日趁户部值日谢恩。

五月初二日，早，哲臣来，子丹来，谈许久。沈金门来，留早饭。大雷雨，同一叔查点户部公事。晡时润生来票交益斋益斋来谈许久。晚雨又作，皆不久。日间国子监送来初一日卫哥应分照字十八个，共银八十一两，内扣谢恩银四钱，计票八十两，现银六钱代收，将票交钱铺上折。

初三日，早，代实甫写节敬签并大片。午后，信安来，谈许久。

❶ 从此条起，均作者在北京所记。

通仓送来一叔俸米三拾三石三斗，银折米九石九斗九升，内有江米数斗，留家。其白米仍存广源米店。同王荣到广源眼同过秤，净米四千八百零三斤。

十六日，早，哲臣来，杨德生来。以义和团滋事，甚惊慌。稍谈去。

十八日，早，长福送来九件一盒。弼叔来，酌升来，顺治门（宣武门）内教堂被焚，城门闭不能出，卫哥出门亦不能归。留弼叔、酌升早饭，饭后弼叔去，卫哥始偕峻山来。言行至茶食胡同口，遇义和团，乃回亦香处，早饭。至是始由前门归。晡时，酌升去，接王竹林信，言不来京矣。将暮，缪铁山由通州选考毕，返涿州训导任。三哥来，谈许久。城门早闭，不得归，遂留宿焉。晚在院中为一叔抄策题，闻炮声隆隆，火光熊熊，人声鼎沸，与铁山谈终夜。

十九日，黎明，铁山去，知沈金门已避乱南行。谣言四起。益斋来，辛蔚如来，马葑溪来梁巨川同年送来赏对二百副。有洋人与义和团交战，顺治门又闭。益斋去，蔚如去而后返，一叔出门，至午，由前门归。留蔚如、葑溪早饭。饭后抄策题。暮时，襄臣表兄来，留宿焉。晚，与卫哥共作家信一封。

二十日，早，龙文穆来，将家信交伊，托其代送。襄臣之表弟李献廷，自通州来，谈许久。午后，大栅栏药房被灾，延烧甚多，到支继师处，谈许久。晚归火始熄。计自大栅栏起，南至施家胡同，北至东西荷包巷，东至大衔，西至观音寺，共灾去数千家，前门外楼亦灾，可谓非常奇灾也。襄臣去，晚抄策题毕。

二十一日，早，高福出门取扇对，车被官兵攫去，日夕始放归。

二十二日，早，刘升来，言王渭霖同年以天元店被灾，移居试馆，于昨晚病故，闻之骇然。同弼叔、卫哥到幼樵（张佩纶）处，遇伯岩稍谈，三人同车赴试馆，途遇子丹亦欲同行，余即与子丹同车至虎坊桥。遇官兵折回，由小巷出，到馆。渭霖之令叔、令侄均在焉。

二十三日，早，峻山去时，家信交伊烦代送，午后酌升来信，托为梁巨川同年揽幼樵赏对。各处颇有焚烧者。酌升又来信，托荐仆人陈禄于幼樵，辞之。

二十四日，早，信安来，谈许久，知梯云回津。刘升来，知李星垣亦回津。午后，酌升来，谈许久。长安街教民与义和拳大战，死伤

甚多。卫哥实甫出门，携回卫哥家信，知天津城内教堂皆被烧，古娄（鼓楼）东者延烧数家，余皆未延烧。酌升频频来信，约同避乱。商之许久，主意不决，余终持不行之说。写家信，令七弟询问由京回津者，路上平安否。

二十五日，早，到鞠人处，谈许久。到幼樵处，弼叔在焉，谈许久。同弼叔到亦香寓，晤献夫、益斋。益斋早移益斋交说片一纸送伊寓中出城，现居亦香寓，留早饭。饭后，信安来，与瑞卿谈，仍回幼樵处。晤哲臣。孝顺胡同被灾，辞归。适张全持实甫说片来，言陈石麟来寓，谈及陈润甫前辈家眷，行至河西务，以杨村有洋兵合战，又折回，欲余询一确信。无如不知其住址，遂归。接一叔自涿州来信，由马夫带走。知襄臣表兄遇害于官署，酌升来托办后事，匆匆去。单牌楼南延烧甚众。道路皇皇，每有攫车者，街上铺家皆不卖物，实无从办起。遣人请峻山来，与之商议，峻山留宿焉。彻夜枪炮声不绝。卫哥又接家信，知天津洋人义和团在河东大战，房舍均烧，居民逃遁，城内尚属安静。

二十六日，早，峻山去，随遣其同事侯来商襄臣事。东交民巷、西什库枪炮声不绝。

二十七日，早，酌升来，到有益堂访峻山，询以襄臣事，据云良不易办。到弼叔处，晤刘年伯、益斋、欣莲、献夫，留早饭，谈许久。到孙仙实处始知襄臣在东便门外渡口遇害托为襄臣收骨事，仙实慨然应允。谈许久归。来去皆张全随行。抵寓，酌升犹未去，畅谈，留宿焉。仍有枪炮声。

二十八日，早，接家信，知大沽炮台失守。罗军门退至天津，即写一信，交送信人带回。午后同酌升访孙仙实，未晤。酌升自去，余到弼叔处，弼叔往为润生祝寿，未在寓。与刘年伯、益斋昆仲、献夫谈许久，刘年伯欲回津，以道路梗塞中止。日夕归。来去皆李二随行。归途并有益斋家人同行。仍有枪炮声。

二十九日，三更后忽枪炮大作，三刻之久，天明始眠。忽闻实甫唤人云，有偷儿，更夫陈庆共索之，杳然。

三十日，遣张全送信，阅《粤雅堂丛书》竟日，阅裕制军奏稿，枪炮彻夜。

六月初一日，寿伯茀来谈许久。沈宅车夫来，知金门赴津行至杨村，以道阻折回，现住通州。何贵赴长安街，遇一枪子从耳边擦过，险哉。接家信，知天津尚未大乱，只每日必须坐夜防火，李信夫妹丈因絮村姻伯在张家湾，久未见信，信局捎信，不能到张家湾，嘱余由京为去一信，催其为家中寄信。晚写信，并李姻伯信，阅《字触》，《粤雅堂丛书》之一，天明始眠，夜间仍有枪炮声。

初二日，晡时，实甫由琉璃厂沙土园归，言琉璃厂已见枪子。晚，街上有人呼唤，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并云有煤油送与义和团备用。彻夜有枪炮声，天明始眠。极凉多风，肃杀之气逼人，时令不正。

初三日，韩子峤因其家眷留滞北仓，欲由北仓赴杨柳青即往德州。为益斋写信，问路程若干，路上安静否。信后注如益斋不在寓，即令送信人持信来与实甫一商。代实甫写回信，并告以益斋现暂移居城外，金筱泉尚在京中未归。晚雨大作，雷声与枪炮声相应答。子刻雷雨不作，枪炮声亦止。阅《今世说》，《粤雅堂丛书》之一。

初四日，义和团首事各铺家持簿来捐，助米二斛。午后，同实甫到伯茀处，稍谈，来请云酌升在寓，同实甫归，酌升因襄臣事甚着急，借车往访友人，至暮始归，宿于寓，作终夜谈。枪炮声寂然。本日幼樵起程。

初五日，午后，酌升回其寓，寻回，又乘车谒崇文山太夫子，暮归，仍宿于寓。丑刻始眠。是夜无枪炮声。

初六日，早，阅京报，知刘博翁拜往天津联络义和团之命。接家信，即于卫哥回信附注数语，交送信人捎回。沈宅厨役来言，才由通州回京，路上尚安静。亦香、苏雨翁二十二日由水路回津。梯云二十三日，由水路回津。星垣二十四日由旱路回津。前为七弟去信，令其访诸人详询路上情形，回信云诸人并未到津。本日信始言，与亦香晤面，并有星垣说片一纸，知诸人三十日始抵家，稍觉放心。梯云虽未往访，然亦可知其必到矣。如传闻所云，道路梗塞之故，实可骇惧。此余所以力主不动之说也。酌升本日仍宿于寓，谈至天明，时有微雨，偶闻一二枪声，无定所。

初七日，曙时，雨大作至巳刻少止，午后时有雨皆不大。晚，枪

炮声大作，且甚近，似在长安街一带，许久始止。酌升仍留宿，丑刻眠，雨又作。

初八日，早，卫哥接家信，知天津尚平安。午后伯茀来，卫哥同实甫酌升出城，以顺治门闭，又回。与伯茀谈许久，酌升仍留宿。时有枪炮声。

初九日，晚，大雷，雨只数点。黎明闻枪炮声。本日始食西瓜。

初十日，晚，街上又有呼唤声，将曙又有炮声。

十一日，午后，遣人请峻山来，留宿于寓，作终夜谈，仍有枪炮声。

十二日，晚，与峻山小饮，枪炮声一阵。

十三日，早，同卫哥到沙土园晤弼叔、益斋。见秋叔祖信，知初十日天津紫竹林交战，城内炮子如飞蝗蔽天，经练军拿获日本人十一名，大炮三个，始少止。允叔、筱泉偕来知黄思永交刑部是实，晚卫哥收拾衣物。街上传呼各家挂红灯，时有枪炮声，无定所。天气极热，较前数日时令为正。

十四日，早，实甫送卫哥出城，酌升来信知襄臣骨早为其署中客李松生廷栋乘夜窃得被裹送之其家，余见孙仙实时已经办毕，负酌升托，余心甚疚，得此少减余愆。索去所存银两。阅京报，知合肥调北洋。晡时实甫归，言在峻山、弼叔、孙中堂各处坐谈，因被乱军抢掠移居安徽馆故归迟。晚仍挂红灯，并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皆坛上所传，不敢不遵也。极热，挥汗如雨。

十五日，早，遣李二到支继师处，询问出京否。回云，并未出京，并令有暇前往一谈。前酌升路遇一车，上有黄旗书“翰林院支”字样，疑有出京之举。屡欲遣人一问，总未得暇，今始知前是借车与人，恐被攫去，故插旗也。阅京报知李蠡莼年伯昭炜以浙江寄籍，故与裴润珊前辈维佞对调。午后实甫出门，天热小憩，不能成眠。晚，街上有呼唤声，不知何事，枪炮未作声。

十六日，早，接家信，十三日所发，知七弟得子，四弟由杨村回家。训平信，言天津鼓楼南、城楼各署，均被洋人用炮打缺。并云天成韩宅有致死者，焚去四合房六所。意甚仓皇，欲行逃避。七弟信甚安闲镇定耶，恐余悬系耶，不得而知。唯见家信知家人均尚无恙，即

足慰耳。午后，街坊傅梦岩兰泰来，与实甫商捐资练勇保护闾阎事。天极热，日夕风大作。晚雨数点，自日间即有枪炮声。夜间枪炮声似在左近。

十七日，早，阅京报，知十三日聂士成阵亡，考试改在明年，春乡秋会所放考试各官，均著回京供职。午后，实甫往子峤处，并到弼叔处。雨数点，点甚大。日夕，实甫归，携来弼叔家信，知大沽口及东局均已恢复，天成韩宅死却小孩二个，芑洲受伤甚重，幸未致死。炮弹几于无家不有。危哉！晚，微雨，不久即止。自晡时至夜间，枪炮声不断。

十八日，早，雨一大阵。聚兴杜记报房来取家信，信系十六日接信后所写，原为送信人顺便带回，乃伊不耐久等，先往他处送信，至今日始来取酒资取信，因迟日已多，在信后面又赘数语，然后交伊。翁德云，文安霸州团民来入西什库教堂，用绳缚人，洋人枪炮皆不响，未知确否。到支师处，张全随行，有丹徒人朱君在座，谈至暮归。晚无枪炮声，天气凉爽。

十九日，卯刻，弼叔来持来十八日未经登报上谕，❶ 嘱设法为同乡出京者斡旋。立谈数语，即赴署告。书庵来，益斋来 。到松际云处，烦为国子监五人设法。到陆凤石年伯处，烦为哲臣设法。谢不能归，益斋尚未去，允叔在焉，均留早饭。益斋写信，遣人到枚岑处为翰苑诸君设法。

午后，允叔往拜客，余同益斋、鸣西出城，城内外人多于鲫。知本日白莲教数十人出决，前经团民所获者。到沙土园晤弼叔，知已专差为鞠人去信，并专差到津。致范孙、亦香信，令其就近知会统计各署出京者鞠人在定兴，哲臣赴保定，仁安赴霸州，余皆回津。共二十四人，孟玉双与焉。为卫哥写信遣人送去，回言专差人已行，只可俟之明日同寻常信并发。杨少泉至，商议为哲臣专差去信。石麟至，谈许久。请信安两次不来。筱泉至，云欲赴署，少顷折回。言顺治门不能入，正值出决者出也。鸣西由有益堂已归，车已驾，竟不能行，待之时许。街上看热闹者言，白莲教已驱至菜市口，然后归。

❶ 上谕全文与《庚子记事》庚子年六月十七日所录全同，略。

抵寓，知钟秋岩钟峻事。秋岩为前河督，曾任长芦运司成子中先生孚之公子，觉罗也，素好洋玩物。前日其皂媪二人，以细故口角，秋岩斥其一，而留其一。被斥者挟嫌，往义和团坛出首其主人家多洋物，致起团民之疑，以为奉西教也，频往秋岩处窥伺。幸经何清诸人到坛，力白其诬，事始解。厅官欲拿该媪治以诬告之罪，则已远飏矣。晚无枪炮声，雨数点。

二十日，早，雨一大阵，后渐疏。伯弗冒雨来谈，已饭罢。饭时请其入坐，以便倾谈知立山交刑部是实。饭后，信安由署来言，传闻天津已失守，裕制军退至保定，未知确否。心甚悬系，然亦无可如何。伯弗先去，与信安谈至日夕。天晴，信安出城，便道访白琨圃，为李星垣、王益孙告假事。余昨日本欲往访琨圃，因有鸣西同行，且城门时不令入，趁便急行，不敢流连也。晚无枪炮声。

二十一日，早，访书庵不遇，沈金门来借车，并实甫袍褂，昨日由通回津也。饭前金门送来说片，言闻天津失守，两宫有意西迁，并云车尚须用时许。饭后，遣李二到弼叔处询问接家信否。龙文穆来，署中来知会。二十三日早八点钟，在平则门北沟沿祖家街正黄旗官学接见掌院。李二归，言遇实甫于有益堂弼叔处，所遣专差行至杨村不能前进即折回未见家信，只知天津北门已插俄国旗。少顷实甫归，持来大哥信，云到沙土园见弼叔，允叔亦在焉，并见信安。知信安有意送眷出都暂避。知洋人入天津城，并不杀害，家与白旗一，悬之门首，每日家索洋一角。然则家属可保无虞矣。无枪炮声。

二十二日，早，书庵来，稍谈去，支继师来信，询问天津消息，并鞠人事。即复。何清由大德通回，言伊处无便寄山东信，天津信局亦不收，两信均转回。饭后伯弗来，约定明日同车往见掌院。实甫出门。山东信仍令何清顺便送提塘。伯弗以家有客至去，送之出门。即到书庵处，视其新居，谈极久。将行，适实甫由城外归来，促余归。见实甫，知洋人入天津城，系以教民扮作义和团，赚城而入。城外同乡亦均未接家信，此系得之传闻。并云失城后，洋兵直逼，我军屡退，十九日已退至杨村。适山东袁中丞世凯所派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统兵到津，知之，急遣兵抄其后路，前军望见，即复回攻，两路夹击，洋兵大乱，斩获数千，转败为胜，厥功甚伟。又持来本日上谕一道，

意在保护使臣、教士，勒拿杀害洋人凶手，令顺天府直督查明损失物产，及统兵大员相机剿办焚杀劫掠良民之土匪乱民。语多不能备录。傅梦岩来，在院中坐，余初见之，谈许久，留晚饭。饭后，送梦岩出，持谕旨同实甫鸣西又到书庵处与看。谈许久，食西瓜。归，风雷大作，雨数点。连环枪声频作，均在北边，时远时近。收拾衣帽。

二十三日，卯刻，鞠人来，知伊前日到京，因有十八日后不准请假之说，急欲见枚岑、仲鲁为诸庶常设法，遂先行。余少待，请伯茀来，同车行。过云台寺，见义和团高搭凉棚，庆祝马祖，规模极为宏敞。又遇义和团一队，约百余，皆幂首，束腰胫以红洋布，身穿黄衣，两肩小红圆，各书一“喜”字，胸前后两大红圆，右书某地名，中书某老师，左书“弟子”二字；从对面来，其胸后有字否不可知。余目短视，闻伯茀在车中频频念诵，所谓老师者，无非桓侯、子龙诸公，直书其名，且多小说所载，并无其人者。手皆执有枪刀，间有一二持洋铁所作洋号者，约是队长。车皆避道，不敢当其冲，过毕，然后行。西北一带人家，不皆悬“义和团之神位”，铺家皆开门作买卖如平时，与南城内外迥异。车夫张全不识路，伯茀约略辨识，乃迤逦行来，总不见到。询之，始知已逾祖家街而北，折回始到。遥见车马阗溢，各家门首皆有妇女出现，盖彼处从未见太史公如此之多也。

下车遇仲莹同年，入官学见鞠人，知支继师已到，随进见。晤海帆（于齐庆、翰林院编修），知伊前只请感冒假，并未出京，前所闻皆传言之讹。与献夫、子丹石麟最后至，以本日始见知会也。并诸同年同人谈，凡素识者见余皆来问天津消息，稍谈数语，则识与不识，皆来前倾听。同鞠人见枚岑、仲鲁与谈诸庶常请假事。知阎鹤泉同年未在京，仲鲁欲为请假，苦于无结，余适带有酌升印结，即与一张。知恽薇孙有信责清秘堂诸君失规矩，盖讲读学士如各部院衙门之副堂然，向无接见掌院礼。此次知会并学士亦传接见，故薇孙不悦。诸君无可置辩，以本系请来陪坐，书吏误书接见，弥缝之。

待至午刻，徐荫（徐桐，字荫轩，翰林院掌院）师始到，甫入听事，大家一拥而入，争先画到。看光景，未在京者未尝不可代画；荫师向来认真，恐未能如此含糊了事。在院中静待，少时李勤传语，须待崑中堂（崑冈，翰林院掌院）到，分班进见。须臾，崑师至，乃按

次点名。掌院堂上南面坐，前设长案一，学士东西面坐，侍读以下檐下立，亦有一二在堂中旁坐者。案旁吏一人，呼讲读曰某官某大人，余曰某官某老爷，则进至案前，案置册，向掌院各一揖，于己名下书“到”字，乃退。吏执册，请掌院用朱笔点名上，然后以次传呼。既退者，纷纷更衣去。

余以待伯弗在院中，与黄石荪会源、文伯英斌间谈，石荪谈拳民作法事甚悉，有不满之意。忽枪炮声大作，觉甚近，据云是西什库。未刻仍与伯弗同车归。于沟沿见瓦砾场两处，是洋房被拆者。又天主教人房两处未拆，以砖砌其门。又遇拳民一人，装束如来时所见者，胸前圆光书“济小塘老师，弟子”，手无兵，肩有包，似欲远行状。又遇车一，中坐似官而以拳民骖乘。抵寓，祀马王，实甫、鸣西已饭毕，余与伯弗重作具。食毕，畅谈。在官学献夫传弼叔语，令余觅一妥人伴黄顺回津，探听确耗。令何清觅得任姓一人，即为弼叔写信，并余家信、鸣西信交伊，令其出城。雨一阵，伯弗去。晚雨频作，皆不久，偶有枪声。

二十四日，早，任姓将信回，言昨因回家收拾，天晚未能出城。今早前往，人已起身不用伊矣。实甫往灵寿寺，访坛团民以帖请往助善，不能不去也。弼叔来，言黄顺与武柱卿家人结伴回津。内阁人员先不查点，以禁城内多人麇至，似有未便也。实甫言，天津洋人系由西南城角以地雷轰城而入，初入，不免杀人，将令下乃止。亦是得之传闻者。夜偶有枪声。

二十五日，早，书庵来，言昨日到署，又出决白莲教数十名。闻德国出使大臣吕镜宇年伯海寰来电云，德君甚怒，发兵八千，克日直趋北京，意甚仓皇，力劝慰之。访松际云，已赴署。到支继师处，谈许久。有客自怀来来，为继师侄婿户部穆君带信，为请假事。客四川人，姓何，号幼卿，其尊人为庄王奏调来京办军务道员也。继帅入内写回信，余与何君谈许久。具言怀来拳民及道路上见人辄查，见公文信件辄拆看事甚详。归已去午，酌升来信，告知天津情形与传闻同，并问得家信否，即复。

饭后沈金门来信，即复。支继师来信，因早间谈及同乡袁励准庶常，呼名不到，以大宛多寄籍，乡谊不笃，无人代为告假，故适又见

清秘堂黄石荪言及之。石荪意在保全一功名，故来问名，并索结，即将酌升印结填名并写数语交来人赍回。日夕张玉叔来访实甫，告知回避掣签分刑部；亦言吕镜宇来电，与书庵所言同，并有为城下之盟等语。极热，晚无枪炮声。

二十六日，早，接卫哥信二十所发，云十六日到津，城闭，不得入。十七日进城，未到余院，径回家，家人已全往胜芳。城内枪炮弹直落，又出城，在河北避一日。十八日闻洋人入城，即往追家眷船，幸而追及。五弟妇吓死舟中，权厝杨柳青义地。信应由胜芳发，内云系香河巡役专送，不知何故。大致为署中请假事，嘱为留他日回任地步。发信时，尚未见各署清查人员上谕也。晚饭后，天阴有雷，雷雨大作，院中水深没胫。与酌升作终夜谈，天明始眠。无多枪声。是日热极，雨后稍清爽。

二十七日，早，雨一大阵。与酌升谈。午后弼叔来言，昨王仁安由霸州来京本日又回霸州于途次遇天津逃人甚夥。并见户部街、东大街两院人，知洋人入城后闭城一日，以土匪为乡导，向各富户索银，满其欲始去，否则放火烧房。王奎章、吉润泉皆被烧，延及户部街院。其院人于洋人入城时已逃，只乐农六哥一人看家，房烧乃不得不逃矣。洋人所抢皆极富户及各当铺，其次皆未扰及。东街源昌当亦未动。余家陋巷，可谓极贫，约可无虑矣。惟回回则无论贫富皆不扰，以彼教人无入义和团者也。西方居人颇有自称“回回”以求免者。见人身有红色者必杀，白旗不能全与，须以食物易之。津中妇女向好着红，冤死者不知几许矣。仁安并见李崧生与其戚信云，合肥相国于十九日到津，住吴楚公所，以节署已成瓦砾场也。谈至晡时去。

晚饭后，伯茀来，傅梦岩来，谈及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未知确否。酌升仍留宿。枪声大作，由北来，时远时近，彻夜不绝。

二十八日，早，酌升家人来，并有拳民到其寓巡查。张全患霍乱症，松际云同年来信言国子监无信查点人数，卫哥事先不忙，并问天津消息，即复。晚，雨数点，有枪声，十二钟后张全溘逝。

二十九日，早，申三来，实甫出资令其为张全购棺木，价十二

金，并招阴阳为之书殃榜，余为详书材盖及前和，与鸣西共赏当十钱二十四千，寓中诸男女仆各有赠分。敛毕，由车门抬出，瘗于永定门外。午后鸣西接家信知伊家皆逃至杨柳青，送信人言天津城内已无人家，余家不知何如，殊深悬念。晚枪声大作，与实甫商量遣人往接姑丈、姑母事。

七月初一日，早，支继师遣人来问天津消息，答以尚未见家信。午后实甫往沙土园，令翁福捎去送郑厚斋元奎润笔十六金，因前未有现银，银票不通行，故迟至今，已来催数次也。辛蔚如世叔来，谈五月二十八日吏部验看毕，出门，几被甘军手刃事，甚悉〔险〕。验看大臣陈桂生少宰学棻车夫被戕，骡马、顶帽均被抢去未还，仅以身免。同验看者被戕二人，系由前门行向顺治门，为拳民所杀。谈许久去，见其以武卫军一人为骖乘，可谓惊弓之鸟也。

实甫归，言黄顺尚未回，哲臣昨来京一次，已回保定。昨弼叔接其由蔡村寄来信，为杨村道路不通，重返蔡村，绕道前行，恐不放心，先来一信。持来益斋家信，嘱其家照拂姑丈者。晚遣徐振新觅者，亦申祥乡人。赴杨柳青，为姑丈送信，并接来京，余写家信附寄。枪声甚夥。

初二日，早，表姊丈郦君自津来，言二十八日伊尚进城，城内焚掠不堪，伊家早已逃在王家口庄。洋人初入城，诚未扰民，其逃者闻其不扰，稍稍归。归后乃大肆掳掠，无论男女皆掳往紫竹林，勒令入教，剪去发辫，为之执役。又云关门者伊即不入，前后语不相顾，闻之令人心悸欲死。然其人素好过言，亦未敢深信，然心不能不摇摇如悬旌也。又云，弼叔院房已被占。凡回回皆不动，故西方居近回回者虽儒教人，亦皆获免。又云杨柳青、独流已见洋人。又云洋人在城内埋地雷，我兵在城架大炮，将来恐不免轰击。然家中不知如何，音信不通，实无法可设，不觉食不下咽。晚无枪声，极凉爽。

初三日，早，天阴雨数点。国子监门斗来请卫哥出题，代出“欲辟土地至四夷也”，“安得壮士挽天河”。午后，实甫出门访各街邻，商办小锣会事。李二上街，闻得许竹篔少宰景澄、袁奉常昶，不知何故弃市，令人可骇。晡时实甫归，接甲戌世兄弟魏君鸿儒信云，由京赴通被盗劫，衣物尽失，遣老仆来告助。晚在院中静坐，无聊之极。西北有声呜呜然不知何物。枪声一一间作。极凉爽。

初四日，早，读朱谕（略）。

午后，弼叔来，言黄顺等昨日已回。黄顺行至杨村，为官兵赶回，即住在蔡村，未尝前进。只柱卿家人杨升一人进城，被城门口洋兵缚两时许。询系送信人，并问信送何处，有人押往，见送信是实，乃去。伊只见苹五叔祖，取得回信，并告伊城内皆安堵。伊到柱卿处亦无恙。献夫家眷在杨柳青，伊恐不妥，为送至唐官屯。惟未到余家，终不能不悬悬。又言允叔遣侯起赴杨柳青，未至，被官兵拿去磨面，三日始逃出，钱物尽行留下，并未到青镇，徒手而回，放声大哭。魏仆来，实甫送其二金，赏其仆四千。潘问楼年伯来，谈许久。伯仁四侄即吉利由胜芳来，言伊院内眷十六日登舟，是晚卫哥到家，伊等男子尚未走。十七日乃同行，且往返取物两次，是以无暇到余家也。全眷二十余人，携老媪五人，只一船价百余千。到胜芳租房五间，每月百余千。自二十后，卫哥连为余来信三次，只接一次，余尚未到。并言卫哥云，有人于二十后在西头，见吾母率少妇数人在街行走，未云见男人否，恐系传言之讹。吾母向有定见，城失不逃，岂以后乃逃乎。况所谓有人者并非至戚，何以识吾母，不待辨也。然闻之究不能不动心。接一叔信，十七日自清江浦发。晚在院中与伯仁侄谈天津事，伊亦只知失城以前事而已。枪声一一间作，扈辰来帮忙上工。

初五日，早，弼叔遣人送来卫哥信，系附亦香专差便来者，立索回信，即详书一信，并为亦香写一说片附弼叔函寄至胜芳。又为镜孙写一说片，告知伯鹏在山东平安，前曾来省亲，行至泊头道阻复回，现偕乔玉生往依徐友梅。一叔信中言及，命转达也，即交来人顺便带去。少时又接卫哥信，内有四哥大侄信，系先发而后到者，内言闻周伯贤云，余家避难邵宅，并无伤损，未知确否。峻山来宿于寓，谈至黎明始眠，无枪炮声。

初六日，早，伯茀来，午后鞠人来，同鞠人到支继师处谈许久。峻生仍留宿，谈至黎明，无枪炮声。

初七日，松际云同年来信，言卫哥等缺，刻已派署日久，恐候补者说话，不能不开缺，催其来京。允叔云有便赴胜芳，即为卫哥写信，交允叔顺便寄往。峻山仍留宿，作终夜谈，雨数点，无枪炮声。先是义和团各坛传出七月七日，家家不许动火，方能免灾。内眷恪遵

坛令，本日竟寒食饮凉水一日。余与实甫诸人依然火食，真不堪教诲矣。闻城内外不举火之家甚多。然坛令尚有以红布幕首烧香之说，不知有遵行者否。

初八日，梦岩来谈许久，言及义和团威令已不行，街上童谣云："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陆凤翁遣人来云，家眷虽已出都，寓中尚有人住，无地可容。魏世兄与伯仁侄谈算，峻山仍留宿，作终夜谈，无枪声。

初九日，午后雨数点。峻山仍留宿，作终夜谈，枪炮声又作。

初十日，早，为松际云同年去信，托其再为弥缝一次，十四日卫哥不到再请假开缺。实甫赴署，见堂官。接一叔信，前月二十三日由清江浦发者，较前三信加详，已闻天津失守，尚未知乡试改期。午后峻生在院煮洋药，弼叔来谈许久，请其为诸位叔祖写信，求照顾余院。益斋家信交弼叔带去。晚雨大作，不久即止。峻山仍留宿，作终夜谈，无枪炮声。

十一日，早，弼叔烦有益堂人送来卫哥信，苏润翁带来者。知润翁昨日到京。信言专差回信已收到，实不能来京。有遣人到津接余家眷亦赴胜芳主张，恐作不到，眷口众多，不名一钱，焉能远行，果能之不待今日矣。知润翁已经开缺，前资皆注销，二十年功夫一旦仓皇出走，竟成画饼，惜哉。雨数点。午后同实甫到润翁小中府寓，润翁交卫哥致实甫信，四哥与伯仁侄信共一纸，卫哥要衣物单一纸。谈许久，出前门。两月未出前门，城内外被火焚烧，一片瓦砾，触目伤心。城门只官军看守，不似顺治门之多义和团人也。到弼叔处，未在寓，允叔在焉，献夫亦出门。益斋将出门，车已驾，见余又留谈少时。弼叔归，言适到信安处，信安家眷已赴定兴，伊收拾余物移居鞠人寓，为省经费，非逃难也。黎明始眠，无枪炮声。

十二日，晚，街上有锣声甚急，枪声时作，无定所。

十三日，馆丁刘升来言，杨兰坡到京，适在余寓与实甫谈。同芋田访松际云，谈许久，知兰坡亦来访，伊以出门未得见。与谈卫哥事，据云告假开缺必须咨部，现在部例甚严，凡五月以后告假者概将前资注销。将来销假，以新到署论。即已升官者，仍以当年原官初到

署论。本署堂官以司业周荣阶克宽尚不知去向，上行下效，势所必然。不欲为已甚之事，所以凡实缺者，皆按堂期不到，怠于趋公，记过一次，派人署理例办。缘如此，则不用咨部，将来收缺，本署堂官即能作主。卫哥等能来而不走固妙，否则不必忙来。盖来而后走，又须派署，岂不多费周折。过堂一节，堂官不愿举行。但恐各署皆然，本署亦不得不然。然商订日期，当月者颇能参议，必能留出地步，遣人招伊等来京。尤妙者，请咨投军，过堂时即注出差，已有托隆武成案可循。然必须与领兵大员熟识，无论真在军中与否，但请其出一回文，言某人现在营当差，将来回京时，再与一咨文送回，方与公事说得下去。各候补人员，只准备过堂一节，他无可虑。与芋田同车归寓。

实甫因接酌升信，言胜芳已失，欲到城外打听消息，已同兰坡出城。书庵在焉，为卫哥写信，寻出所要衣物、眼镜，包好随送芋田车，便交亦香带往胜芳，亦香有明日回胜芳之说，并令鸣西随往，恐空车回来有人攫也。与书庵在院中谈。日夕，实甫归，言在沙土园小坐，谈及兰坡逃往青县，屡回天津，知义和团大头目有被官军杀死者，有被洋人将手足钉在城门，来往人皆批其颊，三日始死者。留书庵晚饭，饭罢，天阴欲雨，书庵去。晚枪声一阵，似在东交民巷。

十四日，早，书庵来同实甫到署过堂。益斋由署来，云署中知会有事会议，及到署，又以合肥已放全权大臣寝议。晚为大哥写信，为卫哥写信，并写家信，随杨兰坡专差赴津之便寄去。偶有枪声，黎明始稍眠。

十五日，致卫哥信，询问有领兵熟人能谋一探事札否。昨伯茀为实甫路上有阻滞计及者也。皆云无法，遂到鞠人处，鞠人亦无法。稍谈孟黼宸至，即出到西河沿斌魁店，问有山东折差否，云前数日已行。到大德通，晤许石庵为实甫汇银济南事。伊应允。上折毕，到万兴帽铺访马葑溪购辫绳，葑溪出门晤李掌柜云，手下无存者，俟有便送去。到山东提塘，送致大哥信。归寓，伯茀、益斋、弼叔在焉，益斋云贻蔼仁谷在军务处，高熙翁与之最熟，可以谋一探事札。益斋、弼叔去后，即访熙翁于玉皇阁，未遇。云在粉子胡同王宅，即到王宅见之。终夜为冯可清写信，为六弟写信，并大哥致酌升信亦交实甫，酌升现在良乡也。均由实甫携往，以便路上有照顾也。无多枪声，天气甚热。

十六日，早，遣人为峻山取行李。接贡珊信，内有致其泰山王鲤亭信送良乡，即由实甫带去。伯茀来，遣翁福到熙翁处，持来催信一，须送军务处，不在即送诸其家。军务处在会典馆，其家亦在东华门外，非由内走则太远。伯茀以为仍请熙翁遣人送去为妙，余然之，遂照办。

午后，任栋臣来，传王伯恭语，令为卫哥请假。晚饭前后伯茀来二次。晚有枪声，雨数点。

十七日，早，实甫起身，因顺治门闭，由平则门出，少焉折回，云城门守兵不放出，云非有庄王府执照不可。即请书庵来，求其设法，书庵因丧弟两日未见，寓中事伊尚不知也，闻之不觉潜然。伊因其子女胆怯，令余到其寓作伴。伊往访友许久归，言其友托故不见，饭后另为设法，余暂归。鸣西适由伯茀处来，言其外舅联仙蘅前辈获罪交刑部，不知何故。午后仍到书庵寓作伴，书庵往访友，小雨时作。少时书庵回，言已陪春世臣宗室禄到余寓，乘车前往，令余回寓，嘱世臣再来时知照伊，遂归。知魏世兄来，实甫见之。晡时车回，言世臣回寓取来执照一纸，即到书庵处告知，稍谈，到伯茀处告知已得执照。谈时许，知徐小云尚书亦交刑部。归，书庵在焉，谈许久。并云如信紧时，可拨一家人到寓，夜间作伴。晚，与峻山作终夜谈。

十八日，早，书庵来。实甫偕峻山起程，何清随往，徐振送其出平则门顺治门仍未开而返。魏世兄遣仆来告病，赠之青蚨六千，借与棉被一床。午后小憩。知徐小云用仪立豫甫山两尚书、联仙蘅阁学元均弃市。夜有枪声。极热。

十九日，午后，魏仆来言，魏世兄已愈，惟不名一钱，又赠之四千。舍饭寺白庙两巷公议守助约，以防土匪，送旗子来。晡时，伯茀来，谈时许。书庵偕世月舫桂刑部来稍谈，月舫去。月舫为守助约首事来知会也。晚，雨一阵，枪声大作，热意稍减。巷内锣声铿然，守助约十二人巡逻也。本日顺治门仍未开。

二十日，早，献夫烦裕兴堆房带来说片一纸，顺治门未开，由平则门来。言鞠人，信安，德清，允、弼两叔均于十七夜三点钟赴定兴，益斋亦于是时赴固安，惟伊与子丹未出城，嘱于城门开时访伊一谈。午后鸣西到交民巷看视，回，言尚安静。乃未几炮声甚近，询悉

洋兵已由交民巷突出，直到顺治门楼，京兵败退，人心惶惶。闻两宫已出城，有谓赴颐和园者，未知确否。晚枪声不多，闻白庙胡同有溃勇数名，人有戒心，守助约人仍出巡逻，雨一阵。

二十一日，早，炮声大作，满街均有洋兵，时有微雨。鸣西到街看视，回言顺治门楼并未打坏，每炮一声青烟一股而已。晚雨时作，东北火光熊熊，夜深未熄，不知何处焚烧。无枪炮声，守助约锣未响。

二十二日，早，蒋梅生为实甫来信询问消息，即代复。伯茀送来信一纸，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睹，其志甚坚。谈许久归。宅眷汹汹，家人李二、并携申祥之子徐振皆去，老媪有请假者。传言一时数至。市肆关闭，有无人者，街人起而抢之。巷内米堆房人皆去，米粮被人抢尽。家人翁福偕其弟拾得什物，急令其拿出，并申斥之。翁福之弟翁禄来帮忙，菜蔬一概无卖者。翁禄到城根菜园寻得少许，水亦无人卖，须自往取。闻昨晚火光并非大内，系朝阳门楼及各仓，急令鸣西告知伯茀，宗社未动，尚可缓须臾无死。晚有无主骡一头在街长鸣，翁福牵入，尚有余草饲之。北方火光熊熊约系历代帝王庙。无枪炮声，守助约锣未响，大约已散矣。

二十三日，早，天极阴，大风，闻前街有洋人到人家，各家皆挂白旗。伯茀处来送信，言伯茀偕其弟了、生妹二人均自尽，并有丫鬟一人从死。家中人心惶惶，余未敢离，急令鸣西往视，回言无他事，只托为购棺木。在京寄居实无熟识桅厂，此时亦不能展转托人。令鸣西为书庵看守门户，请书庵来商议。书庵来云熟厂皆闭门，无法可施，惟有相对泛澜而已。稍坐去，鸣西归，持来书庵与永吉木厂说片一纸，姑往购之。少时归，言永吉门扣之不开，并有洋人扣之，亦不开。长安街木厂尚能出售，惟薄材四具，价银四百七十两，尚须自觅人抬，伊不送。货低价昂，钱力亦实不足，只得回复，送去银十两零用。晡时，鸣西又去一次，归云，材已托人购得四具共百金，其价傅梦岩已送，即埋在院中，待事定后再葬。

呜呼！伯茀为宗室特出之英，其信其绝命词录如左，信云：“大

事已去，晚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行在，敢祈力为表明，晚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外有先人奏疏年谱及平生著作，并以奉渎，亦祈量力保全之，敢百拜以请。匆匆不及走别，是为至憾。石甫、鸣西二弟均此不另。”绝命词云：“衮衮诸王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负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泉夜夜祝中兴。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沈，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谤不伤心。”外一纸云：“小诗呈政，并祈便中呈示南皮师、寿州师、张季直謇、郑苏龛孝胥、卓芝南孝复，刑部主事福建人、高啸桐凤岐、方雨亭家澍、林琴南纾、康步崖咏、以上并福建人、张小帆曾敭，福建布政使。以上诸人，惟卓君在京，见时祈示之为祷。”对门石九龄家有井，唤家人往汲水，便甚。鸣西由梦岩处听得，合肥已到京，二十五日开和议，不知确否。晚，正北火光甚大，不知何处。

二十四日，早，命家人取米，送石九龄五十斤，伯茀寓五十斤。鸣西往前门看告示。有洋人二，带领教民数人进巷，按门搜掠银物，到寓，扈三、陈庆皆避去，惟余与翁德周旋之。一洋人持余衣不放，令为觅物，一持洋枪，一持刀，外有大斧二柄，为打门开箱柜之用。濒行，留白旗一，上书洋字，悬之门首。掠去银、洋元、貂褂、女衣、表、首饰、木箱各一，骡一，水车一，并饮茶食肥桃一器。寻薄底靴，答以无此物。持去折扇一柄。对门石先生向其所跟教民言，此宅本官，出差病故于途，其子往迎丧，家道素寒，无多银物，此已罄其所有矣，伊闻之始去。幸前二日用银易钱数百千，不然皆为掠去，何以度日。闻各邻皆抢掠一空，书庵家无长物，亦遭此惨，其女儿终日哭泣，可怜之至。鸣西归云，于路拾得枪弹甚可观玩，执之前行，被洋人看见，几乎缚去。未出前门即还，枪弹亦掷于路旁。午后鸣西访世月舫，商议与颐菊泉院将墙拆通事，缘前街数家皆已拆通也。归云菊泉甚乐意。日夕北边大响一声，屋瓦皆震动，似在左近，令扈三登高望之。晚东南仍有火光，街上偶有柝声，犬吠相闻，且有人声。

二十五日，早，颐菊泉家人在房上看视拆通地方，云伊院已无人，须我家令人动工。陈庆告假，寻其乡人，少顷归，与扈三均辞

去，老媪皆欲去，内眷皆蠢动。继而老媪又留，高媪欲令其子秃儿随陈庆等去，秃儿欲依其母不去，倒亦难得。翁德之次子即翁禄、三子以寓中人少，皆来帮忙。颐菊泉院亦有井因往汲焉。

午后遣人到蒋梅生处，请其设法保护，回言梅生有夙识洋人不知移居何处，尚未寻着，如能有法，保护必兼顾。鸣西出门归，言洋人到松寿泉滋兴、石海廉两处，令其出来办事，保护居民。天边时有烟气，不知何处焚烧。晚有洋号声，有柝声。三更时北方有火光。雨数点。

二十六日，早，扈三、陈庆又来，言昨日出城，宿于公主坟。本日拟结伴还乡，恐路上无食，寻米而去。因就其便又令取米三百斤，为实甫写信，令其觅便寄去。颐菊泉在门首执白布，上书洋字，云悬之门首，即可保护。书庵在街上亦云然。鸣西即往寻一样来，照书悬之。又写数块分送邻家。少时鸣西由梦岩处持来高丽纸十张，云系洋人出告示，烦松宅觅人代书者，明早即要。并知阎耀卿现寄居兴宅，拟访伊一谈，遣人问之，果然与鸣西分写告示。伯弗之内侄绍贤来，留早饭。告示系英国所出，其官衔为“大英国统军大帅嘎仕礼”。大致谓阜成门大街以南、宣武门大街以西，及前门大街以东地方均暂归其国辖管。所有华民宜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出售食物，必公平给价，决不勒措。华人如持枪械及有抢夺等事，即行正法。如某房内放枪，即将房焚烧。如有武官来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若有隐匿，一经觉察，即将房焚烧等语。绝未道及洋人抢夺事，未免偏袒。午后耀卿来谈许久，告示写毕，鸣西持交梦岩。又持来五张交绍贤两张，其三张至暮写毕亦交梦岩。晚甚安静，本日家人等在院中磨面。

二十七日，早，颐菊泉院人来，嘱由客室东边墙上打通，即令翁氏父子动工，顷刻拆好。顷之洋人到伊家，伊太夫人来避，其家人被打血出，亦来避。少时闻洋人去乃归。午前，伊院洋人又来，老媪携幼孩均来避。菊泉表弟怀子、静仁亦来避，即在院中与之谈。此次洋人专为搜寻家禽，僻净之所皆到，因见有洞遂到余家，攫去雏鸡二枚。见后门，以为此中尚有佳境也，令人开看，见是街巷，其一即由后门出，其一又回菊泉院呼人。旋见有二人扛鹅二只，并适才鸡雏。闻其语，系乡音，询之，果津人，一魏姓，一刘姓，略谈数语。据云天津刻尚安静，均由后门去。

时已过午，乃饭。饭间何贵回，喜可知也。询知家中全眷，均同陈绍卿表姊丈家逃至王家口。家中烦元兴泰布店人看守，笨重之物均未失，尚有包袱五个，均存查云辉舅院，伊为用箱盛好，送至秋叔祖院。范孙信亦送去，并借银十两交邵廉访姻伯觅便寄去。五妹家早已逃去，因五妹病不能行，送至余家。余家逃时亦未能携带，竟故在余家，苦不得棺木，尸将腐，经邵师竹昆仲稾葬西头花厂。妹今年三十一岁，已生产病数月，竟卒于此时，何胜哀恸。伊并到杨柳青见姑母，为之向刘欣莲借钱二十千。到胜芳见卫哥及诸同乡，尚欲到王家口。卫哥云自己前往，令伊回京，以已知京师失陷也。伊北行，数遇逃兵。并遇洋人与拳民交战。在黄村，闻洋人有查信之说，将信全寄在黄村。永定河阻滞，至今始到。年近八旬，奔走长途，历尽艰险，他人断不能为，亦不欲为，真可靠之仆也。黄顺云，城外传说和约五款：一天津归公地；一长江归公地；一一年钱粮抵兵费；一割东三省；一以万寿山作使馆。未知确否。伯茀之妻兄椿育东来，言宁波人苏乙舫在伯茀寓，其人与洋人夙识，可与晤谈，请其设法保护。即到伯茀寓与乙舫谈许久，与同出归寓。黄顺来视余，云顺治门已大开，子丹随镜孙同走，闻镜孙路间被劫，未知果否。惟献夫未走。日夕又来二洋人，似搜寻骡马者，一转即去。晚雨作。

二十八日，早，梦岩闻何贵来，请鸣西去询问一切。何贵出城购食物回，言城外颇有售鲜菜者。对门吏部书办薛无米食，送其米一小袋，送书庵茄子、豆角。伯祖忌日，日夕设供。鸣西又往书庵处，携来饼两张，炒肉一小盘，川冬菜一碗，薛先生送白面数斤。日夜均安静。

二十九日，午后，后门有敲击声，开视，洋人已往别家。日夕，书庵来，言松寿泉、兴石海、恩宝亭佑、张燕谋翼均为洋人请去，不知何事。谈许久，持煮肉大肠少许去。耀卿来，询以请诸公何事。云：询问地面情形，共三位同去，并无张燕谋，燕谋并未在京。谈许久。

三十日，早，椿育东来，谈许久。街上颇有卖物者。午后小憩，菊泉、子静均来，言洋人又到伊院，迟之久，始去。询知只掠去远镜一具，洋烛一合而已。菊泉云，自二十四日至今，已来八次矣。磨江

米面蒸糕。小磨为菊泉院借去。菊泉馈冬瓜一、茄二。日夕北方大声一震，屋瓦皆动，少顷烟气冲天，大约非炮非地雷，似轰火药情形。

八月初一日，早，有洋人在巷内令人收拾街道，不令人随便出恭。翁福等剥邻家枣，在房上行走，呵之。菊泉来云，洋人又到伊处。午间，北方又大声一震，与昨同。日夕，王媪告假去而复来，持珠求售，知非正路得来，且此时亦无钱买闲物，斥之去。

初二日，早，书庵来，言其门前有洋人以布书字张之，不知何谓。同伊出视，果然。余家皆无之，闻巷口亦有。意是记号。午后书庵又来送信，言洋人请松寿翁等共二十余人，明日到伊处商议事件。并请恭袭王出，约有数款，书庵记不清，最要者为请两宫回銮，开平粜局安民两事。绍贤来盛格，言亦如书庵，并云有人在烂面胡同，见已为合肥豫备公馆，不日当可到京，皆嘉音也。鸣西往书庵处，谈至日夕，持来钱，系书庵托为代购食物者。耀卿来，谈片刻，出洋四角嘱为易钱，辞以无法，请其携余钱备用，只携两千，并将洋银留下，待日后核算。苦辞不允，重拂其意，留之。

初三日，黎明，何贵即出购食物，迨余起伊已归。询知代书庵购者已送去。门外有车马声，询知系松寿翁往外国使馆，昨信似不诬矣。何贵又言途遇车轿成群，约系恭王。

初四日，何贵仍黎明即出购食物。炮声连连似在东北，未午即止。

初七日，早，耀卿来，拟觅一人往胜芳送信，其家现在胜芳。天津人在彼避乱者甚多，恐音信不通，以讹传讹，不知说京城若何糜烂，思去信以慰之，用心良是。许为代觅。

街上人甚多，皆购食物者。翁德云适才松寿翁短衣从门前过，告知洋人现令各铺户开市，如有攘夺，伊为弹压。日夕鸣西从书庵处持肉一小碗归。高秃由城外回，翁德告假回家，过夜，门房留其邻人宦者宿，在院中见其人系东光人姓陈，甚恂谨，约系宦者之爪牙，非大珰也。终日阴晴不定，时有雨点。与何贵商雇专差事，以无定河难渡，甚费踌躇。晚极凉。

初八日，早，书庵来，言其同官满洲某夙奉天主教者，到伊家云，洋人不日即屠戮人民，讽其早避。如知有家藏巨资者，往告洋人

亦可免祸。并云某某畏祸，已由伊介绍入教矣。书庵深以为虑，余详为剖辩，乃喜而去。盖奉教者从前遭拳民之祸甚惨，此时不能不畅所欲言。其实洋人并不以教民为重，真消息绝不使之知也。书庵云，某某居宅早为拳民焚烧，家属亦不知何如，怨毒深矣。只以言语发泄，尚不失京官本来面目者耳。黄顺来，言陈润生来京办保险事，有洋人同来同居。琉璃厂一带归德国暂管，洋兵时到人家，不如城内安静。益斋前往固安，中途被劫，掠去金首饰数事，银在米包草叵罗内未动。与曾伯广汉结路伴，曾亦被掠。武柱卿已回津，先逃往西山，困饿三日然后归。酌升现在京，昨宿于瑞卿处，命黄顺带信请之来。

午后，鸣西往书庵处。酌升来，言前月十八日在良乡见实甫，接到大哥信。实甫与鞠人、信安、德清、允弼两叔在路结伴，均住魏绍庭处。次早实甫等起身。午间良乡城内即乱，绍庭家被抢，酌升寓亦抢，幸绍庭家眷先已避往他处，酌升亦急将家眷送往西山村中。良乡令受伤而去。皆乱兵所为也。西山村中避难者，只酌升与前长芦运司万莲初夫子培因家眷两家。万之辎重已于中途被人掠去，至此仍不能免，乱兵来，与百金犹以为未足。万恐扰之不已，又往他处。村民与乱兵哄，酌升恐其不胜，走出。嗣闻村民胜，亦不欲归。遂到良乡见代理令某，询京城消息，伊系前月二十一日出京，以后事不知。伊拟不令拳民入城，而邑绅已与拳民有成约，城上已有旗帜矣。城门闭不得出，因有丧车暂开，随之出。至新居只食小米二碗。至芦沟已暮，宿于空店，无门无窗无坑席，饥蜑巨蚊，群起而噬。夜深有犬入，气咻咻然，幸尚不敢食生人，天明乃行。路见死人甚多。入彰仪门，止梁巨川同年处，前月之晦日也。在巨川处三日，在庆潭帽店三日，帽店前已被焚，现移在丁次轩给谏之栻空宅。在内隆兴帽店一日，在瑞卿处一日，衣垢不堪着，着瑞卿袜，弼叔小衫。然后来在城外数日。知洋人初不令合肥来，以全权大臣非今上所放也。嗣恽薇孙学士毓鼎、黄石荪太史曾源、约集同人向洋人辨晰，洋人乃为合肥去电。回电云，即日首途，想不日可到京也。崑中堂师、敬祇斋大司马（兵部尚书敬信）诸人，联名递请安折，并告宗社无恙，请回銮。两宫现在宣化府，并未远去也。庆王在怀柔县不日当来。骡马市大街以南属美，以北属德。曾侯君和广銮为西方保障与洋人周旋。

德国初入系水军，其统帅甚好，约束兵丁不令掳掠，所有大街以北之掳掠者，皆美人越境而来者也。近日德国水军去，陆军来，统帅亦易，不如从前安静矣。土匪之抢当铺者，洋人擒获百余名，将发辫结在一处，用枪轰击一阵，解而视之，未死者不复击，取保释放。妇人之抢掠者，擒去褫其衣赤身趋出，罚亦奇矣。牛海来，言崇文山太夫子绮随扈去，其家人皆衣冠自瘗而死，无一存者。酌升因言福少农润一家、延茂一家，亦皆自戕。王莲生、熙吉甫吉甫为裕制军公子，恸父阵亡因殉焉。两祭酒皆自戕。李鉴帅吞金自尽。长麟、文瑞带领拳民七千赴津助战，不知下落，想亦死矣。酌升留宿，谈至夜深。

初九日，饭后，鸣西请椿育东来，育东言昨长麟到傅梦岩处并未死。育东与酌升有戚谊故请来谈。菊泉去。晡时，菊泉又来，言洋人又到伊处，至暮始去，携去衣服若干。

初十日，早，西南皆有炮声，似甚远。与酌升谈，酌升言初三日夜间前门内楼被焚，实非洋人有意焚烧，约系洋兵不戒于火。据唐昭卿同年烜云火光极大，屋树皆作白色，如被雪然。余时正在睡乡，竟不知也。酌升为椿育东请往伯弗寓，鸣西随往。翁德云，有洋人在街抢掠钱物，向所不屑要者，今亦要矣。少时，酌升归，言鸣西往书庵处，一洋人持枪自大门来，只到上房一看即去。旋菊泉来，言洋人又到伊院，遣人侦之，不久即去，云拿去女皮衣一件。昨洋人在菊泉院择取衣物，为时甚久。菊泉到街上官厅唤看街洋人来，其已持物去者任，未去者留其物促其人去。想伊不能忘情于昨日之物，故今日复来，先到余家者，误认门也。

酌升、鸣西上街闲游，令人到广源取米，未取来，言其店以无米辞，又遣翁德领人往，勉强取来白米、老米共三百斤。翁德亲见其店白米已无，老米亦无多，其店尚有四人，自己亦须食也。晴天片云，时落雨点。菊泉来，言洋人又到伊院翻检衣物，许久未去。怀子静亦来，上街一次亦无法可施。经房前王回回从厅上唤来洋人，持鞭趋之，始去。乃知掠物者系美人，厅上系英人，地属英国暂辖，故英人在厅司稽察也。

陈石麟避难于钓台，遣人入城购物，便道来视，并问消息。其人云能购烟土，即令翁德托伊购之，实甫、张姬前曾请余代购也。菊泉

来，云洋人又扣伊门，已而知非扣伊门，乃扣余门也。一洋人下马直入到上房及北书房，一转即出，登马号房，瞻眺良久，向菊泉院作招手状，梯而下之，向余一笑而去。乃到菊泉院少时即出，闻持去樟脑两包。菊泉去。日夕酌升、鸣西归，购来乌梅一包，松花二个，询知约同椿育东到梁巨川处，于路遇印度人在城外遇宋芸、子喻、志韶。甚多，有攫人三弦弹而高唱者，有与鸣嬉笑者。晚饭后，鸣西往书庵处，归言，闻合肥已到京，庆王亦有信来京，未知确否。

十一日，早，酌升家人由西山村中来，为酌升送袜。云洋兵已占芦沟桥之拱极城。世月舫来谈，不数语，闻洋人又到菊泉院，菊泉上街即追出。月舫与菊泉中表兄弟也。怀子静来，云洋人在门房，昨才将衣服之好者置之门房，今即被掠，懊悔之至。已而，知洋人并未到菊泉院，只扣门数下，遂惊奔，未及细询也。翁德云，清早有洋人扣门，寻洋药，告以无之，即去。翁德持来烟土，云系烟局庖人盗出者，价甚贵，与银交易，二价不售，仍持去。

饭后，酌升出城，鸣西往书庵处。何贵因肉铺存猪无几，恐中秋无肉食，怂恿预购预煮，即预以过节。因作料不足，开家存人送寿礼绍酒一坛用之，并借以小饮。魏玺亭世兄来，言法国暂辖境内，有淫污妇女者，然亦有人稽察，觉则刑之。谈许久去。陆凤石年伯徒步出城，不知去向。鸣西归，言同酌升行至石驸马大街，见洋人甚多，即自己折回。盛少贤来，言其家去一能中国言洋人，谈及庆王已到京，合肥已到天津，谈许久去。

十二日，早，酌升来，购蒸糕两块饷余。云昨以避洋人到姜宝翁处，谈许久，出城天已晚，即宿于巨川寓。今日到瑞卿处晤献夫，知前晚洋人到伊处攫去被褥数件。瑞卿现得护照以洋人未来，尚未用，不知果有益否。

午后，天利和同人王少棠来，言前月初八日回津，津中情形与何贵所言略同。惟四门千总任世平裕升出拿拳民，是何贵所未言者。二十一日回京，京铺已被人抢掠净尽，现与陈润生均暂住连升店，时有信寄津。因托其顺便为胜芳寄一信。书庵送麦来，众家人在院代为磨面。菊泉来言洋人又到伊处，少时闻洋人已去，掠去夏布衫一。菊泉与酌升谈许久始去。西方偶有枪声。面磨成，为书庵送去。日夕耀卿来，

告其已为胜芳去信，伊甚喜。霍德来，言先逃出城，初五日来一次，未得进城，本日进城，行至西四牌楼，被洋人要去，为之执役半日。霍德宿于寓。晚月色甚佳，旋阴有电，天气微热。酌升言，合肥初五日到津是实，有人见其致廷劭民（廷雍）方伯电信云。丙夜雷雨大作。

十三日，早晴，盛绍贤来访，酌升谈，言昨日枪声系洋人欲焚中国教军场，左近人出拦阻，允不烧房，只将军械焚毁，枪有饱者见火即发响。酌升因言徐荫轩师，洋人入城尚在大内，洋人敬其老而忠也，舁之使馆，日以洋饭供养之。薛云阶师全家皆自尽。张玉叔不知去向，其居已为洋人占据。刘仲鲁亦不知去向。谈许久始去。磨墨添墨盒。鸣西往梦岩处，归言洋人各处请人出办平粜。

街上有洋人按户查人数，并查器械，经邻佑石九龄、薛先生、灵寿芝、松寿翁令侄诸人见洋人许为代查，洋人乃不亲到。随即各家门首张贴人口数目，余寓计共男女二十二人。

十四日，早，蒋梅生来访酌升，余亦见之，谈许久。梅生向在大学堂，通洋文，见余门首旗字，以为无用，为另写一旗。送梅生出，见门首贴有第二十二户字样。午后喻志韶同年长霖来访酌升，余亦见之，谈许久，消息甚不好。据云合肥并未到津，两宫现又西行，英人不让合肥来，各国皆未放全权大臣，非先归政不能议和。各国意见不合，颇有想瓜分者。闻之心甚烦忧。

十五日，鸣西归，言洋人令市肆开张，凡有空门面皆令开米面铺，伊将转运来也。洋兵抢掠，统兵者已知，将所掠各物皆焚毁于阜成门外。并云，书庵处早食面条，晚无可食。霍德本日又来，云城外归被洋人攫去，拼除大学堂院宇，许久乃放，与钱一千。

十六日，早，书庵来招鸣西即往，饭前归，午后又到伯苇寓少时归，言卓芸南偕张君家猷来哭伯苇，卓君寓在美界，车植美国旗，本街巡捕见之，以为美人越境来扰也，入而视之，无恶意。菊泉来，言洋人日内又到怀子静处，稍谈以客至去。少时又来谈，世月舫、傅梦岩同来，言合肥已到通州，两宫现在大同，由松寿翁处得来信息似确。绍贤来馈咸菜若干，知城外德界统军提督加其翻译以知府名，遍张告示。夜间邻犬群吠，何贵起在院中检巡许久。

十七日，午后，灵馨古来访酌升谈，余亦见之。馨古为兴石海先生哲嗣，与酌升同署，谈许久。知松寿翁本日到庆王府两次，合肥已到通州。

十八日，早，鸣西询得昨日松寿翁到庆邸，知合肥实到天津，已经接印，即办和议事。外国使臣有赴津者。菊泉来，言洋人又到伊处。少时来余寓，各屋一看即出。七弟妇屋内无人，翻腾数处，持去翠花两朵。日夕，酌升等归，言到王瑞卿处及有益堂、连升店，瑞卿得有德国护照甚有效。献夫在连升店与王少棠闲谈，陈润生未在店，询知润生在津曾见七弟，想眷口已回家矣。

十九日，午间，黄顺来，持来范晴轩信，系六月二十九日所发，内言家眷于十九日出城，一半住晴轩处，一半住陈瑞生处。廿八日，四弟买舟全携至王家口，依陈绍卿表姊丈，此信良确。所以迟至今日始到者，系托陈润生寄，前因无便，后因洋人据京城，不敢持入城也。并有范孙致献夫一信，献夫令送来一看。内言天津现已设有华捕，抢掠之风已息。御河已见运粮，胜芳、杨柳青避难各家之回津者络绎不绝。初六日，七弟曾到伊处，云指日接眷回家，想此时已到家矣。惟未言及合肥到津，忘之耶？昨所闻皆谣言耶？信为中秋日所写，彼时尚未到耶？又言陈树人震修、陈奉周璋、费鲁卿登泰、王瑞卿鸿思、集芝叔祖先后谢世，陶仲铭亲家丁内艰，皆令人郁闷。并询余及寓中光景，兼候耀卿。送信人系镜孙津寓家人，明后日回津，可以捎信。余因耀卿之急欲寄信也，令黄顺持信与观。耀卿即随黄顺来，用余纸墨为范孙写一信，嘱为转致其家。恐家人仍在胜芳未归，家信无从报也。鸣西亦写家信，并交黄顺即持去。酌升出门，耀卿谈许久去。

鸣西往梦岩等处，晡时归，言有奉教人，声言洋人入城时，白庙巷人曾杀一洋兵，洋人有意寻衅，可以贿免。余以为虚言恫喝，借饱私橐耳。乃巷之居人皆思赠之。已而月舫、梦岩公函来借银五六十两，余不能作主，且知银存票号不能取，家所存者易钱赠人、洋人掠去外，所存无几。持函商之七弟妇，亦云数金尚可，实不能如数。令鸣西回复，回云数两亦可。余以度日要紧，未向七弟妇索取，将自己所存胡芰孙银一锭十两借与之，令鸣西送去。酌升归，言见徐颂阁

师，谈许久。颂师闻徐荫师已死，并未在美国使馆，亦未必确。又访关潞生同年榕祚，知其将亲赍汉官请安折赴行在，并持来潞生留别诸友诗及呈颂师诗。在顺治门外，以京蚨五百购得完全国策一部。并闻合肥有十六日北来之说。月舫、梦岩之事未能如愿，颇觉歉然。晚饭后又令鸣西往问已足否，回言尚欠数十金，然此事并无定数，现已集有百二十金与之，当亦厌其欲矣。晚谈算甚久。丙夜，大声起于东北，极长，似炮非炮。

二十日，酌升、鸣西往访蒋梅生，晡时归，持来英文一本，鸣西有志欲学也。

二十一日，早，酌升出门。午后盛绍贤来，言昨夜大声是地雷响。后即见火光，系户部焚毁，火光不甚大，且月色极明，故西城未之见也。菊泉来，言洋人又扣伊门。少顷，其仆来招。伊言，洋人系查户口，并无他意，须本主人自见之。已而果到余寓，洋人二，一萨姓，一罗姓，罗姓者能说中国话，随来者灵寿芸、钟秋岩，尚有不识者一二。洋人频问家主何往，告以放试差，其一用笔记诸簿，乃去。酌升归，言在梁巨川处，见有抄出洋人所拟各款，不过归政、赔款、清君侧等语，并知恽薇孙代洋人以十万银购米面平粜，以济民食。

二十二日，早，仍阴旋晴。黄顺持来梯云致耀卿、献夫及余信，内言津中平安，亦香、寅皆、润生皆回津。与范孙信略同，系十三日所发，尚在范孙信前也。信背有立成信局图记，知信局已开。据黄顺云有来无去，不能寄回信。鸣西归，言在梦岩处闻合肥有折请銮舆无复西迁，并有上谕放荣相全权大臣，会同庆王、合肥速为妥议合［和］局，派敬祇斋信署理步军统领。酌升归，言在巷内遇梦岩，谈及上谕，有一误不可再误之语，好消息也。

二十三日，早，酌升出城。世月舫来，闻有赴津人便，烦为其尊人往湖北寄信，现官施南府，谈许久。午后，铭宝臣亦送来一信，托寄往浙江湖州府。

二十四日，晡时，子峤之家人王贵来，持来子峤与伊信，请酌升看信，言在固安尚平安。曾伯慕陶现已回京，如道路易行，亦打算回京等语。

二十五日，早，酌升归，在城外购得江绅棉马褂一，价七千；湖

绉夹袄一，价十三千。其衣均被人掠去，不能不购也。尚有须购之物，应用洋元，寓中无有，嘱向耀卿转贷。耀卿前托余以洋四角易钱，久未能易，昨托酌升易之，每角易一千，直抵一钱银价。因知耀卿有此物，余遂持钱往访耀卿，归携回洋元十七角，只存此数，即交酌升，酌升随即出门。少时耀卿持来钱两千还余。

午后，菊泉来谈，子峤之家人持旗来，酌升即带其到万顺卤虾店为之借钱。耀卿去，酌升归，言万顺东人郑秀卿同年士份，丁酉优贡被人讹诈。少顷，秀卿来寻酌升，始知其详。缘昨有洋人持表欲售与秀卿，秀卿未买。今又有一洋人同华人到伊店，欲秀卿指出售表之洋人。言昨失一表，正在找寻。秀卿答以不能辨识。伊不容，知同去之华人系灵乐峰松寿翁令侄，拟求酌升代为设法缓颊。酌升即托菊泉，菊泉即去。少时归，言未遇，已为伊留信。菊泉去，鸣西由书庵处回，言街上有洋人食人麻花十数枚与京蚨百，又食人海棠果数枚与京蚨千，卖麻花者与之辩，则应曰："汝之油面皆攫来者，攫人者人恒攫，百钱偿汝工耳，焉能多与。彼之果，以钱购来者，焉得不多与。"虽属强辩，却是实在情形。洋人亦聪明哉。闻张香涛世叔亦放全权大臣，前往神户。

二十六日，早，喻志韶同年来，与酌升并见之，谈许久送出。遇任栋臣乘车来，与志韶夙识，约其同车出城，志韶因又留谈时许。栋臣言国子监属日本暂辖，日本人到圣庙皆行礼致敬。鸣西往伯茀处。何贵归言，魏寓虽有洋人到数次，并未掠去物件。献夫未在家，张泰已回津。并闻独流拳民为任世平搜杀殆尽。

二十七日，晚饭间，有山东泰安镇台恒之三公子文光，字荣臣，偕一送信人孔宪忠来，言李峻山舅令其顺便到寓询问一切，并因天晚，有借宿之意，即延见之。知荣臣来视其兄宪忠，系代袁中丞世凯送信。合肥前站已到津。又为实甫写一信交宪忠捎往，与谈许久，知独流烧杀殆尽是实。胜芳被独流拳民占据。其地绅士已请洋兵往剿。沧州各村亦有被兵者。南皮无恙，因沈金门现在南皮。令鸣西告知七弟妇令其放心。

二十八日，黎明，荣臣等起身去，余未及送，歉然。酌升之仆来，言良乡已被洋人占据。拳民初不令人出城，跪求亦不许。及洋兵

相距八里，拳民一拥散去，而良民苦矣，恨哉。酌升之妻表弟李松生来，昨由保定归，持来荣相致庆王、崑相公文各一。云内系廷寄。并云廷劭民方伯现又不信义和团，已拿获数名在省正法。合肥令各省来京余兵，并力剿除拳民，以免洋人蹂躏。

二十九日，日夕，同酌升、鸣西到书庵处，见毓聘、之鑫、薛先生，伊等正写告示，英国所出，因在顺治门西城墙上开一洞，令华民随便出入，故出告示。

三十日，午后，专差来取信，知伊昨被意国人攫去。交伊信件并与川资银三两。

闰八月初二日，早，盛绍贤来。陈敬侯来，持来手抄上谕七道，前所传闻未得见者，敬录于左：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略）。二十八日奉上谕（略）。又奉上谕："在京之内阁暨各部院堂官等，除派留京办事外，均著带同本署司员迅赴行在。钦此。"又奉上谕："在京之御前大臣、王、贝勒、贝子、公等，除派留京办事外，均著迅赴行在。钦此。"又奉上谕（略）。八月初十日奉上谕（略）。十四日奉上谕（略）。又电报三则并录之：合肥复福建公函电："公等三十三人公函敬悉，事变至此，尚能坐守不动，公忠劲节，钦佩曷任。鸿在沪电商各国外部，渐将就绪，俄允先撤兵。回京并转商各国，未知已一律撤退否。儗即航海北上，如各使有到津者，须小住会商，再相机来京察办。七月二十五日谕旨派荣、徐留守，荣在保定，徐在何处，请诸公就近恳商。鸿顿。真。"真者十一真电，乃八月十一所发也。

公函系郭春宇、陈玉苍、黄石荪三人主稿，共闽人三十二人，而以徐颂老列首，故云三十三人也。刘岘庄制军，复福建公函电："公函敬悉，都城不守，王室播迁，北望神京，痛愤曷极。銮舆现驻太原，昨合肥奉二十五日旨，荣、徐留守，帮同议款。现合肥电商各使转商外部，一有端倪，即航海北上开议，事机危迫，愈拖愈难收拾。坤惟有竭尽心力，勉图补救。南洋现尚安靖，并以闻。坤一叩。真。"

香帅亦有公函，回电与岘帅略同，但多王莲生身后事，故未抄来。八月十六合肥致廷方伯电："元十三也电代办，通饬晓谕，分派各营剿办解散拳匪，风声所树，足使远近震慑，佩慰曷极。前者哄传，执事庇纵拳匪，今知其误矣。谭文焕本是坏种，裕帅误用，以致津城

失陷，亟应参革正法，以儆效尤。外人谣传保定一路拳聚，儗进兵痛剿，或得少定浮言。周臬司早经离沪。尊处札催速进，弟屡奉旨催，儗二十一日起程，鸿陈。”谭文焕直隶道员，最崇信义和团，其在津事不得知。昨闻其领团数万向方伯请饷，云欲收复京城。方伯斥之去，故电信及之。

当即与酌升、鸣西分抄，世月舫来，留敬侯早饭，饭后抄出三份。秀卿来，带人往伊铺取来京蚨百十千。菊泉来，酌升访灵寿芝，隔墙闻其笑语声，少顷归，又往徐颂老处。鸣西持所抄谕旨往书庵处。月舫来，绍贤来。梦岩来，持去《津门诗钞》二本。鸣西、酌升先后归。徐颂老为酌升来信，言崑相递折，言京官清苦，川费寒衣均未能猝办，赴行在之行，请从缓商办。并云合肥又奉谕旨，有旋乾转坤，非异人任，勉为其难，有厚望焉等语。请菊泉来同看。菊泉已饭罢，谈至二更后始去。

初三日，早，灵寿芝借去谕旨抄篇，魏玺廷来，持去抄录谕旨一分。敬侯精通洋文，为家人各书一护符，并教鸣西洋文，留宿于寓。晚间灵寿芝院有欢笑声，又有弦歌声，每歌一节，有拊掌声，旋闻歌声呕哑嘲哳不类华人，而拊掌者甚众，约为寿芝昆仲周旋洋人，酒食之也。夜半始寂，与敬侯谈极久。

初四日，日夕，酌升、敬侯归，言菊泉由寿芝处归寓，鸣西同到大街官厅与洋人谈许久亦即归。伊二人出城闲步，见德人掠人钱物。鸣西随归，言在书庵处。晚与敬侯、酌升诸人谈。

初五日，黎明，酌升唤起鸣西、伯仁同往市口购衣服，伯仁购得夹袄，酌升购得湖绉棉袍，言尚有可购之物。忽哄传洋人攫人，卖物者皆星散，颇有失物者。其实并非洋人攫人，棍徒谣言，借以掠物也。午后，耀卿来，答拜敬侯，谈时许。晡时，敬侯归，言闻合肥初七到京，洋人共要四十二款。酌升、敬侯、鸣西同往沈金门寓，至暮始归，言金门寓未经带去衣物，为洋人翻腾，狼藉不堪。归途三人在酒店小饮，且食水饺焉。

初七日，黄顺来，言沙土园房洋人有欲住之意，伊已将弼叔箱子等移至哲臣寓暂寄。

初八日，日夕，鸣西归，言在书庵处谈，并同梦岩到松寿翁别

业，晤寿翁及兴石翁，知洋人有按户敛钱雇车，分日到各家载灰土各弃物，送往城外，以净街道之举。晚，与伯仁侄谈算，鸣西微觉不豫。

初九日，酌升归，昨由颂师处得来初二日谕旨敬录于左（略）。镜孙来信，言欲回城内，其寓在德界，恐不安静，拟携眷来余寓小住，并嘱为物色护照。即为写回信，告以寓中屋少，实不能容，请敬侯为书洋字三张，并捎去。酌升归，言寿芝传语，洋人令各门首点夜灯。

十一日，黎明，敬侯起呼鸣西起，往就梅生，同到顺天府访友。余与酌升亦即起，酌升往秀卿处，午前归。待敬侯等不至，遂早饭。饭间二人归，乃同饭。据言访友未遇，日本界一切如平时，惟鼓楼任人登眺不禁。敬侯跻其颠，鸣西半途而废。法界虽冷落，尚不至如传言之甚。菊泉来与敬侯诸人收拾实甫西学书籍。拳匪初起，每借端害人，有因《格物入门》一书全家被杀者。实甫惧，凡西学各书，皆韫椟而藏诸后门宇下。米盐杂庋，恐有伤损，取而视之，果有被鼠啮者。因详加排类，仍置实甫案头，并令鸣西开一清单。

十三日，除秽车来，将所积灰土载去。酌升得家信，言城外官兵剿团，不免骚扰，现已过良乡，将及房山。酌升之居，去房山六里，恐被波及，请其早作打算。酌升往颂师处。黄顺来，言沙土园又为洋人掠去被褥铺板。

十四日，早，灵寿芝来，言崑中堂在报房胡同法华寺设立内阁公所，于十九日起办事。凡在京大员有请安折件，均为代办，嘱酌升知会颂阁师。午后酌升往颂师处，梅生为人招去。酌升归，言在颂师处见张燮钧信，两宫又行幸西安。俄国有非回銮不开议之说，德国有非杀乱党不开议之说。合肥恐一时未能来京，所传日内到京者皆谣言也。

十五日，早，微雨，午后雨渐大，檐滴有声。夜将半，菊泉忽来，言其寓有土匪劫掠，欲由墙头到灵寿芝院。寿芝现为六段甲长，请其为洋人送信。即呼家人起竖梯，尚未登，而怀子静来，言已掠物飏去，乃详言之。其始入也，将伊家人皆缚起，手持刀枪恐吓索银，以菊泉为文人暂缚即释，且云只借盘费，有银拿出，绝不伤人。隐匿

不与，祸且不测。告以银物已为洋人掠尽，不听，仍肆搜括。攫去衣服、玉器各件乃已。菊泉已眠，衣未穿齐，子静为觅得始穿好。谈许久去。天晴，月色极佳。

十六日，菊泉来，言访灵寿芝两次不遇，系往崑中堂处，本日恐未能归，并闻其已放口北道。又乘舆行至朔平府，召见知府某不到，奉旨著开缺，以军机章京候补员外郎来秀补授。梅生来，请鸣西归，谈许久，送梅生出。遇耀卿立谈数语，言合肥已到通州。傍晚，黄顺来，言沙土园室已腾空，只留一二人看守，以待洋人居之。耀卿令伊为弼叔去信，告知内阁于十九日立公所办事，催其速来。伊明日赴定兴，嘱伊写信寄津，缘未知弼叔此时在定兴在津也。琉璃厂已有信局能送。因恐关城，匆匆去。晚与菊泉、酌升谈，至二更后写信，月色大佳。

十七日，早，绍贤来，言途遇裕筱、鹏云，合肥已到京。高秃、翁四为洋人攫去。敬侯为鸣西来信言，十九日来居书庵房，嘱预为收拾，并云传闻乘舆由陕而豫回京，九月半可到。鸣西到书庵处，旋携来八月十九日上谕，系调补各缺，鹿滋轩世叔入军机及贡饷解赴陕西行在各事。可见陕西之行，尚在王大臣未降罪以前，此时另有打算，亦未可知。看鸣西为敬侯写回信。张采南官劭，壬午同年，原名颉辅，北榜。陆少渊辅清两吏部来访酌升，余见之，谈许久。知议处王大臣已见公事。高福归，言琉璃厂信局未开。高秃、翁四归，言为印度人攫去郑王府，拼除荒草。饭后，菊泉谈至二更后，鸣西以不豫早眠，与伯仁侄谈算，有向院中抛砖者。

十八日，菊泉持来合肥所临圣教序册页同观，月舫、梦岩同来，言有人送信，合肥于本日午后到京是实。菊泉来，耀卿来，亦为合肥到京来告。张莲溪为酌升来信，代阅之，为伊丁艰报部事。

十九日，早，翁禄出、为洋人攫去。敬侯来，言全家已进城到铁匠胡同。耀卿来，谈许久。饭后翁禄归，言为洋人到东便门负重。敬侯往铁匠胡同。少选随石麟来，言家人已到书庵院新居，尚未早饭，家具皆不齐全，未能举火。即令人代炊送去，留石麟在寓食。酌升归。梅生来，月舫来，言松寿翁已与洋人言明，巷中公募勇，洋兵带领巡逻以防不测。晚谈甚畅，与伯仁侄谈算，鸣西仍服建曲，有抛砖者。

二十日，午后，菊泉来，秀卿来，索去银十两。带高福到伊铺，言明兑钱百二十竿，明日往取。李松生来谈许久。晚石麟与酌升对弈，余观局，与石麟畅谈，有抛砖者。翁德来禀，闻门外有人细语，恐非善类。

二十二日，沈金门家人吕顺自南皮来，言路过马家桥，行劫者甚多，伊几不免。晚谈算、观弈，有抛砖者。

二十三日，晚，观弈，有抛砖者。

二十四日，接竹坪信，知已随合肥来京，因事忙不能分身前来。耀卿又来，告知得阅上谕，一叔调补吏部右侍郎。颇讶，苏抚何未代递遗折，想折差到时，正在城陷，乘舆西行之时，不知失落何所矣。各国公法，公使被杀必屠其城，不屠城必入其宫以示意。本日午后炮声连连，据梅生云，乃德人入紫禁城也。日夕，酌升归，遣人从兴宅借来上谕，阅知，盛京副都统，黑龙江将军普昌、寿山皆开缺听候查办，晋抚毓贤开缺，另候简用，三人皆庇纵拳匪者。余升调有差，不详载。

二十五日，各国公法，兵入都城三日，无人求和，其地已为己有，有总理章京樸仁山寿熟谙此例，于城初陷之时，挺身往见洋人领兵者。辞不见，强之，至再至三见矣。又以其官卑易之，请限十日以兵护送往迎庆王，许之。即驰赴行在，并蒙召见一次。庆王之回京，仁山一人力也。

二十六日，早，酌升、伯仁上街闲游。少时，伯仁归，言被洋人攫去，至一处，辞以不能负苦，其一纵之，其一将其所持钱两千留下。询及酌升，云因伊被攫，往访敬侯、梅生设法。已而敬侯、酌升、梅生先后来，言分途寻觅不得，不料其已归也。晚观弈、谈算，有抛砖者，大风有雨点。

二十七日，晚，有抛砖者。观弈、谈算。天晴，闻本日合肥与各国开议，未知确否。

二十八日，晚，观弈、谈算，有抛砖者。

二十九日，酌升早购来皮袍一件，价银六两，敝极，嫌其吃亏，力劝之退却。月舫遣人来告，城外信局已开。并取去烦书对联横幅。午后，王少棠来，取去润生烦书各件。言天津洋兵濒退，又搜括财物，刻尚未尽退，不知家中何如，甚不放心。晚，观弈、谈算，有抛砖者。

九月初三日，日夕，高福归，持来信票一纸，献夫在天利和写说片一纸，云闻新立留守公所，一则清查在京人员，一则清查殉难诸臣，已据所闻函致亦香矣。子丹处正欲发专差，闻其已来，甚妙。

初五日，早，书庵来，持来留守公所知会一纸，系由石九龄处传来。言在京人员须到安定门内柏林寺留守公所画到，并注明实缺、候补及各项差使。未限日期，亦未注明系何署知会何人者，不知何故。

初六日，晚，与石麟谈算，有抛砖者。

初七日，早，为献夫、益斋、子丹写说片，令何贵持往，询问到公所画到事。并与益斋借车。饭后归，持回益斋回信，言本日子丹往崑师处，伊明日到公所，初九日遣车来备用。晚，与石麟、伯仁侄谈算，有抛砖者，不止一次。

初八日，翁福言广源已卖米，即令众家人往取，只取来老米五十斤，翁德言，米实是他人运来，托其代卖者。晚，谈算，有抛砖者。

初九日，早，梦岩来，知余本日赴留守公所，烦代为画到。献夫乘益斋车来，携来子丹说片，言留守公所无翰林院画到簿，须到崑师宅。昨已与石麟、书庵约定同车往，今多献夫一人，又无须到柏林寺，并嘱代梦岩画到。因请书庵来告之。由大街北行，折而东过后门，至崑师宅。崑师未在，嘱门房代为请安。有本署长班谢全引入一室，室有簿，留馆者由首页向后书，庶常由后页向前书，书曰：某人某省某县人某科进士，某官亲身画到，现寓某处。三人均如式书毕，计编检共六十人，庶常才二人耳。

出门南行，石麟到七条胡同访唐子奇天津人，现为日本翻译，余亦入见，献夫在车候。辞出。献夫到三条胡同对过代子丹送信于同顺号，烦寄清河交镜孙毕。又折而北，由什锦花园西行过枚岑故居。谈及枚岑从军死，唏嘘久之。过后门，由西安门城根南行，复折而西抵寓。

所过各处，单牌楼如常，只市肆多关闭；甘石桥以北，触目荒凉，法界也。西四牌楼焚去西南者二，民居、铺户亦多焚毁，然尚不似传闻之甚。再北则入日本界，人马往来，阛阓交易，一如平日。至东四牌楼，则人烟填溢，十倍寻常，售衣物者聚积如山，弦索鼓乐高唱，而乞钱者聒人耳。巷口皆有报单，某园演某部者不一处。凭轼而观，荒凉者固兵燹后景象；热闹者亦未尝非兵燹后景象；盖高唱乞钱

者，并非其夙业此，聊借以餬口；售衣物者，皆搜攫而来，亦非权子母逐什一者比也。然都城地广，此辈独聚于一隅，可见各国之待华民不一例矣。闻德俄界中亦极荒凉。

献夫到寓，又谈时许，言昨得范孙信，知天津知府现为陈序东夫子以培，知县为吕秋樵增祥。未知书庵归否，烦鸣西往视之。回云适归，已代梦岩画到，并持来初二日由临潼行在寄庆王、合肥谕旨敬录之。上谕："览奏均悉。前月刘坤一等合奏，欲请回銮，曾于二十二日明白宣示，此谕想尚未到。朕之暂住西安，惟盼该大臣迅速开议，和局有成，即当择日回銮。钦此。"又奉廷寄："朕此次躬奉慈舆，从枪林炮雨中仓皇出走，备尝艰苦。现在洋兵分驻各门，官民往来尚多不便。若乘舆遽尔来京，未知作何景象。俟和议成后，即当择日回銮，必不久驻西安为偏安之计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初十日，晚，与酌升谈，有抛砖者。

十一日，黄顺来，持来竹坪回信，言东三省及永平均被俄人占据，永平守被掳至旅顺口。西路洋兵已过保定，仍向西行，不知何意。和局尚无头绪。有抛砖者。

十二日，晚，演算。有抛砖者不止一次，有极大一枚，何贵怒詈之。本日已有送上谕者，月需钱一千。

十三日，酌升往柏林寺画到，鸣西随去。晚，与敬侯谈算，抄《格致汇编》算题，有抛砖者。

十四日，晚，抄算题，谈算，有抛砖者。

十五日，晚，谈算，以远镜窥月，抛来一小砖头。

十六日，午后，牟树滋圻来访敬侯，其人通俄文而不善英文，烦敬侯代写英文护照若干纸。晚，与敬侯谈算，有抛砖者，翁禄前胸中其一。

十七日，午后，丁丽川来，持来范孙与余信一件，并有致耀卿信烦转送。伊新购得《比例汇通》一部，暂留一阅。谈许久，知伊铺时与洋人交易，洋人一日饭于伊铺，饭罢与洋一元。酌升、鸣西同丽川出城。魏玺亭世兄之老仆来，昨始自奉天回京，云东三省情形亦如京城，并非俄人独据。因道阻不便捎银，只带来黄金四两，京中无处可易。玺亭拟一半日往昌平州，向其戚之司铎于州者易银，借京蚨八

千，暖冠一而去。日夕，酌升、鸣西归，购来《学算笔谈》一部。晚，谈算，画算图，有抛砖者。

十八日，晚，谈算。有抛砖者，翁德怒詈之。大风终夜。

十九日，日夕，梅生又来，言见李启东欲请绅士办保护地面各事，嘱为想人。酌升与余代想前直隶藩司廷用宾大公祖杰及姜宝翁。晚饭间，忽七弟妇自内出，云菊泉院狗吠，房上有铁索声，似又有人行劫，神色仓皇。劝之入，侦之并无其事。晚，谈算，有抛砖者。三更风定，月色大明，本日始设炉生火。

二十日，晚，谈算，有抛砖者甚多。

二十一日，晚，谈算，有抛砖者。

二十二日，晚，谈算，有抛砖者。

二十三日，晚，谈算，有抛砖者，不多。

二十四日，晚，谈算，有抛砖者。

二十五日，午后与酌升同车到贤良寺访竹坪，竹坪正与其同人黄小轩抄录上谕。借阅之，知周玉山师（馥）授直隶藩司，廷劭民（雍）死于难，端王已革爵，交宗人府圈禁，事平之日，再发往奉天圈禁。庄王亦然。毓贤已革职，后又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赵舒翘革职留任。刚毅已死，免其置议。董福祥因其为统重兵，姑且从缓惩办。闻杨莲府同年现在合肥幕府，偕酌升往访之。晤谈许久，并见其令兄味莼及陈子久、饶贞庭两同年，钱干臣世叔，朱小汀，因其公事忙甚，辞出，仍到竹坪处。又谈许久，到号房上号，为合肥师请安。同酌升到敬祇斋冢宰处，酌升以其新授吏部正堂来上号，贺喜也。有敬侯、鸣西所熟之洋人来访伊二人，不遇而去。

归时已暮，往来皆由前门，内外楼皆毁。大清门洞开，洋兵随意出入，御路任车行走。东交民巷、前门内东偏一带房屋，无一存者，銮仪库门亦大开，洋兵占据，五辂等皆置之院中及门前。翰林院署一片瓦砾，止有登瀛洲屏门依稀可识。御河桥北城墙开一洞，直达南池子，人车皆由此行。他处华房洋房均有毁者，洋房究不及华房之多。三月余未行之路，较前又一气象，触目伤怀，不能已已。晚为卫哥写信。抛砖极多极久，何贵等詈之愈甚，三更以后，大有累累贯珠之势。彼独不畏冷乎，真不可解。

二十六日，早，月舫来，同鸣西陪敬侯到馆，馆在继绍庭林丁酉同年，前安徽藩司阿笑山（克达春）之公子处。绍庭专学洋语，不能屈在弟子之列。余则景浚卿一子，于受轩一子，月舫两子一侄，附馆皆十余岁，中西并学，月共束脩五金，亦不为小补。鸣西居间，故陪往也。晚，谈算，抛砖较昨日甚少。

二十七日，杨穗生同年遣书吏持知会来，问实甫与允叔应如何注册。即为穗生写信，言实甫已回避到刑部，又丁父忧，奔丧在外，应注与否，与应如何注法，请照例办理。允叔实未在京，如能宽限，当为去信促之来，否亦无可如何。据书吏云，明日即呈堂，去信恐来不及。阅上谕，学差已放奉天、山东、安徽、浙江、陕西均留任。顺天陆宝忠、江苏李殿林、山西刘嘉琛、河南林开暮、甘肃吴纬炳、福建檀玑、河西吴士鉴、湖北蒋式芬、湖南载昌、四川吴郁生、广东溥良、广西刘家模、云南田智枚、贵州赵惟熙。酌升归，言刘岘庄制军、张香涛世叔筹款助赴行在者川费，已经截止，明日起程，先竟不知，深以为憾。晚，谈算，抛来一小砖头。

户部知会底：陕西司传准俸饷处传称，京师自遭兵燹，人民离散，所有现在京城官员，自应先行查明分别办理。除本处咨行八旗都统，将向来应行食俸之三品以下文武各员，查明各员名，有无事故，是否现在京城，分晰造册，送部核办外，其汉员应由陕西司自行查办，等因前来。除通行各衙门查照，希将汉员文武各官，查明是否在京，有无事故，详细造册送部，以凭核办，万勿稽迟外，相应传知可也。

二十八日，午后，遣何贵到益斋处询问津贴消息。酌升昨日闻得江南、湖广两制军于助赴行在者川资外，又筹款二万金，津贴在京人员，御史得与其事，故询之也。晚，菊泉来，谈算，有抛砖者，只一二枚。

二十九日，早，酌升家来人送信，言其仆人被洋兵拿去，目为拳匪，须伊往救。即当前往。余与伯仁侄饭间，英人萨乐芬偕其翻译美人李佳白号启东来访酌升。余见之，延之客坐，谈许久，李优于中国语言。敬侯、鸣西亦来谈。晚为伯仁讲“应酬汇选”各信稿，抛砖一二。

三十日，书庵又来，与鸣西商议，售烟士获利，故频来也。晚，谈算，有抛砖者。翁德忽云有人在院中行走，索之不得。

十月初一日，遇书庵，言适到嵩文恪师处见庶师母，其寓被掠甚苦，几有断炊之势。手持猪肉，拟明日熟而送之。晚，谈算，抄“代数备旨”算题，有抛砖者，不多。

初二日，早，书庵来。酌升遣人送来所购之书三种，棉被一，知其已回京。午后，绍贤来。酌升归，言洋人因拿拳匪大师兄不获，故将其仆人拿去；嗣拿获大师兄，即将其仆释回。石麟来谈，梅生来，菊泉来。酌升因闻洋兵已到宣化，往访灵馨各告之，晚饭始归。晚，书庵来稍坐即去。谈算，有抛砖者，多于前日。陕西学政又放沈卫，不知何故。

初三日，晚，谈算，有抛砖者，打碎七弟妇屋窗玻璃。

初四日，早，直隶长班来知会刘岘庄、张香涛两制军，袁慰庭中丞筹款津贴，京员自三品以下至内阁中书止。国子监、光禄寺暨各项小京官不与焉。明日，亲到恽薇孙处取。酌升之仆张发来，同酌升答拜美人李启东佳白、英人萨乐芬，并拜于受轩，均未在寓。晚，谈算，连日抛砖者，日夕即有。四面纷至，登高视之并不见人。

初五日，午后，梅生来，同石麟到恽薇孙处取津贴。晤姜宝翁、潘问翁、陈星斋前辈、谢仲鲁及诸同乡，见齐禊亭说片，言其家口在良乡均为拳匪所戕，可惨之至。中元后百余日始一出宣武门，城被炮击数处，菜市口南横街卖物者甚多。并有酒馆、戏院。清秘阁一同事亦在南横街卖衣服。途中遇龙文老穆、曹再韩前辈，皆立谈数语，无非咨嗟太息之声。书庵来，绍贤来。晚，谈算，抛砖者寂然。

初九日，早，酌升出城。梦岩来，还前所借芰孙俸银十两有余。午后，遣何贵往南横街两益平粜局取津贴银，并代石麟取银贴，注明本日付银也。

十一日，早，书庵来，绍贤来，代酌升写呈为襄臣被戕含冤事请合肥代奏也。鸣西归来，言有法人强买人烟筒，将卖烟筒者划伤。巡街美人见而逐之，并唤市人同逐，鸣西与焉，鸣西乘间而归。酌升至暮未回。晚与伯仁侄谈算，又有抛砖者，只一二枚。

十二日，早，梅生来信，寻去各国告示一张，前同石麟从唐子奇

处持来者，以无所用置之，不谓今竟用着。

十四日，早，翁禄经酌升荐妥警务局巡丁事，须用铺保，求之不得，因为丽川去信，请其出保结。饭后，石麟来与酌升对弈。余与竹坪诸人谈，知寇两江及梯云令弟，于夏间均被拳匪贼害。竹坪前数日始得确耗，两家人尚不知也。夜大雪不久即止。写家信，卫哥信，芰孙信，阶平信，明日交竹坪携至东城由包封寄津。

十五日，早，翁禄赴警务局任事。竹坪持信回东城。晚与酌升诸人谈。夜深，何贵起云，院中有人行走。

十七日，早，酌升出城，鸣西约书庵世兄早饭。子丹来信，送还前借芰孙俸银十一两有余。午后，王少棠来。黄顺来，言内阁又查点人数，请为弼叔写信，即写一信交少棠带去。黄顺度日无资，与之钱十二千。知徐相臣世叔于洋人入城伊始，被德兵戕害，无怪鞠人之信不得投也。

十八日，早，代李幼青翰雯，宝坻附生，为沈鹿翁叔岳行，与酌升很熟。写信上合肥相国，酌升所嘱也。午后，绍贤来，菊泉来。直隶馆长班侯升来。言值年远遁，工食久未发，度日无资，求赏。与之钱二千。

十九日，合肥送来酌升为襄臣求伸冤呈批。

二十二日，午后，王少棠来，前向伊通融，今送来银十一两一钱五分，余暂存留为寓中日用之需。日夕，菊泉来，谈至饭后。抛来砖头二枚。晚，谈算。

二十三日，晚，仍谈算，抛砖多于前日。

二十四日，暮时，敬侯由馆归，有与熟识洋人三随来，酒渴思饮，即为烹茶，与敬侯谈，语皆不能懂。其一醉甚大，有屡舞僛僛之意，许久始去。晚有抛砖者。

二十五日，余同信安访松际云同年，问润生如何报到，籍兰坡已经画到否。晚，聚谈。抛砖者甚多，何贵怒詈之，抛愈甚，夜深始寂。

二十六日，晚，聚谈，有抛砖者。

二十七日，午后，徐振来，言同剃头罗顺同到京，罗顺先到伊家，即遣其往唤罗顺，接家信并皮袍、棉袴、小夹袄，询送信人，知弼叔、亦香、范孙二令郎慈约均到京，弼叔现寓天利和。火车已能卖

票至杨村。晚，聚谈，有抛砖者不多。

二十八日，有抛砖者，何贵痛詈之，抛愈甚。

二十九日，晚，聚谈，抛砖不多。

三十日，知王吟皆、赵子登、杨兰坡、陈润生、杨敬林、刘芋田均来京，火车可以由津买票至京，不能由京买票至津，票价须洋三元一角，较前殆将加倍。晚，聚谈，至夜深，抛砖一二。

十一月初一日，早，李二自其家来言，实甫初十后到南皮，因洋兵正到该处，暂与沈金门同居，俟道路平定，再行北来。申祥趁此无事到家一看，二十五日抵家，彼时李二尚未起身，故知之甚详。晚，聚谈，有抛砖者，三更后犹有声，写信。

初二日，早，增伟人来，持来世桂堂魁被戕缘由一纸，烦交酌升由吏部汇案请旌。晚，翁福扮洋人戏弄陈庆，陈庆奉命惟谨，群起而笑之，伊竟不悟，可笑亦可怜矣。聚谈，有抛砖者，不多。

初三日，晚，聚谈，有抛砖者，不多。

初五日，早，卫哥自津来，言昨已到京，下车时天已晚，未能进城，寓于万德店。同来者姚斛泉世叔、杨绍溪、王竹林、允叔，为盐务公事来见合肥也。

初八日，晚饭后，魏玺亭世兄来，言由昌平州始回，黄金四两为其乡人强借二两，其二两易银不及六十两，与实甫劝其速由火车到津，由津乘轮舟抵营口，再由陆路归里。伊以为然。

初十日，早，魏玺亭来，言其老仆昨与房东看房人口角，本日经看房人到公所诬告，被巡丁锁去，烦为设法缓颊。鸣西即往访梅生。张厨回，言本日火车开甚早，到时已误。鸣西偕梅生来，详询一切。梅生往公所。书庵来，谈许久。梅生回，言已经托人。玺亭屡来探问消息，皆过门不入。本日为洋人除夕，枪炮声连作，却与交战声不同，想亦如中国之守岁放炮作乐耳。

十一日，魏玺亭来，老仆已蒙释放同来，言明日回奉天，先由火车到津，为写津寓住址，令诸弟照料之。

十四日，读刘岘庄制军诸人电请回銮折，折本八月所上，近始传钞到京，本日报房始送来也。

二十日，午后，广源粮店掌柜来谈许久，为存米事。向来俸米存

伊铺，陆续取用。失城时尚存三千斤之数。伊铺已无米可取，其铺人来见余，言掌柜早已回家，俟其到京再议。今已来京，来见实甫，意以为先不能取，俟伊续本购米，然后再付。实甫以需用孔亟，与之反复争论，书庵从而排解之，始各欢笑，期以明日设法陆续付米。允叔来一说片，到松际云处交润生报丁艰印结一纸，谈许久。抵寓，知有天津人来拜，一曹汇川永源，一刘松泰竹坡皆亲到；又名片二，一赵兴堂，一穆文荣，皆不识，据云系为办救荒局来见合肥者，拜同乡京官，欲收指臂之助也。

二十一日，早，天利和冯掌柜送来银一百两，实甫由山东汇至津，经七弟手由津汇来者。外有兰坡信一件，告余送余家米一包，并有取来收到回片。又允叔结一纸为润生报丁事。即复，言手下存有酌升印结已为松际云送去矣。午后，书庵来。广源张掌柜来，持去口袋一，许为送米。

二十二日，早，直隶馆长班来，知会张香涛世叔筹寄银五千两，分别正途捐纳，按同乡人数差分。先将官阶、出身、住址注明，以便考核。并两馆皮衣赏单即为详注，并代金筱泉注，前伊谆托者也。据长班云，丁忧在京者亦可得，并为实甫注。石麟来，酌升来。广源送来老米一袋。同石麟到元兴堂赴同乡之约，作主者，刘竹坡年伯、丁酉同年，刘樾臣承荫尊人，昨来拜时尚不知，今始知之，年约七旬以外，岸然道貌。穆荫堂、曹汇川、赵兴堂、赵晋三孝廉、宫雨臣茂才、王竹林、刘际清。竹林有他事未到，又有李向辰一人，不知是主是客。作客者允弼两叔、献夫、芋田、子登、兰坡、心农、益斋、石麟及余，又有本京一人，不知姓字。子丹以目疾，实甫以有服均辞。饮甚畅，饮毕，与石麟分手。在前门雇车，由正阳门直入大清门，外国虽不禁止，终属中国禁地，臣子何敢废礼。无如暂雇车夫不受约束，禁之不可，闭目低首，心犹惴焉。出西长安门后，车夫与余谈，知其为西长安街叶子芳家车，以无事出而受雇，借为刍豆之资。其主人与于则久、张信臣同年交好，春间则久来京，曾住伊处。问其安否何如，甚悉，颇为关切。车夫金姓，抵寓与以钱辞，强而后受。家信言魏玺亭到津，在家小住七日，以候火车故。塘沽至唐山一带，尚未修好也。

二十三日，到贤良寺晤竹坪昆仲，稍谈。到杨莲府同年屋，并晤

味莼，谈许久。为同乡在合肥处递禀请振事，托其吹嘘。赵子登同年亦为此事来拜。莲府与子登分手，同益斋仍到竹坪屋小坐，然后归。

二十七日，署中来知会二十九日未刻到柏林寺亲身领俸。本日同乡赵兴堂诸人送来信一件，言振事已蒙合肥批准。并抄来禀批一纸，甚慰。

二十八日，早，刘仲鲁来，谈许久。问以姜少云事，据云请假在籍人员不能在京呈报丁艰。

二十九日，早，长班来知会直隶同乡京官，初三日午后在江苏会馆分津贴银两，须亲到。接姜少云同年信，即答一信，并为弼叔去信，请其发差到津，为未经告假回里诸君送信，皆因津贴之分，于濒行谆托，有日期，即为去信，以便前来不误取银者也。饭后子丹来谈许久。约石麟来，同石麟、子丹往柏林寺，入西安门，由金鳌玉蝀桥行走，记己卯，壬午。曾一乘车由此经过，彼时尚不禁人行走，屈指二十余年矣。抵柏林寺遇支继师、曹再韩前辈、吴子和同年，清秘堂诸君不皆识，段春岩不知何亦充此选，领俸五成。

十二月初二日，鸣西昨在有益堂，见一日本儒士井上佐太郎，通华语，谈甚洽，实甫拟同鸣西往访之。余到玉叔处，与玉叔、朱益斋同年谈许久，徐子贞同年在焉。梯云、益孙津贴似不易得，缘为日太促也。玉叔已知梯云到京，并有交河苏同年（守庆）亦前日始到，欲分津贴尚未办妥，大约可归一律。午后，同益斋到贤良寺访莲府同年，为同乡吹嘘批准振款。据云请款各绅均不熟识，现又有巨绅李子香昆仲及各商总共二十余人，为振事递呈。合肥师意欲令二者合而为一，令其和衷共济，将来筹有款项，即不复分彼此，办法甚善。日夕归，在巷内遇书安。抵寓，实甫、鸣西亦才归，与井上佐太郎笔谈各语皆携回，请其教习东文，伊甚喜，不索资。

初三日，午后，益斋遣车，同石麟、实甫乘车到江苏馆，遇弼叔、信安、芋田、献夫、仁安、亦香、寅皆、泽畲、筱泉于门首。芋田随余入内，为伊补缺事，嘱为代访松际云一谈。酌升、益斋、玉叔、仲鲁，均在，并晤枚岑世兄玉如，询知枚岑之丧仍未回籍。领津贴毕，正途四十金，正途捐纳者三十金，捐纳者二十金。实甫、石麟先往弼叔处，余谒支继师不遇。到弼叔处，诸人皆在。李蓉舫亦在座，谈许久。石麟有事先去，余与实甫仍乘益斋车访镜孙，遇之于途，同到其家，谈

许久。抢掠一空，触目荒凉，甚难为情。

十三日，早，献夫来信，约同回津。曹汇川来。午后，菊泉来，达少甫绍贤同来。伯弗之死也，所存西学各器皆毁弃。所存者电学器及画图器两分，电学器前已送实甫，画图器送余及少甫各一分。少甫未知用法，今偕绍贤来询于余，详告之，并为演试。

书庵来，英人萨乐芬、美人李佳白遣人来请，期以明日。据云有事相商，请今日去。书庵诸人皆怂恿之，遂到铁匠胡同公所见萨、李二人。始知李佳白因前者酌升、实甫二人访伊未遇，今日得暇，欲见二人一谈。酌升前见李佳白时，尚与余同寓，李佳白前来寓时，实甫尚未回京，故伊以为访伊者必余与酌升而来请也。谈许久，伊仍欲见酌升，实甫期以明日下午。晚，抄食谱，为酌升写信，遣高福明早送去，约其来寓与实甫同访李佳白。

十四日，书庵来，酌升同实甫往访萨乐芬、李佳白，上灯后实甫始归，言酌升已出城矣。

十六日，早，酌升出城。卸煤十四骆驼，共五千六百十斤。新受梅生恩。梅生之熟人也。过称间，提系中绝，暂假石九龄称用之，及称盛煤之袋，则曰每袋例作五斤，无须称，不知果通行否。及问以煤铺人，言卸骆驼煤须加一称，则又曰无此例。其魁姓苏，跛一足，向称巨猾，今知其不谬也。还菊泉十二袋，应重五千一百二十斤。自己留用两袋，应重三百五十斤。付抬煤人酒钱四千。

十七日，早，曹汇川、刘樾臣同来，谈许久。言莲府昨差号房知会，本日领振济银。益斋传语嘱余候伊同往。饭问李五来详陈失守后，三里河盐店数月情形，幸尚未大蹂躏。午后益斋来，同车到贤良寺，汇川等尚未到，到竹坪处候之，许久始来。余同益斋先到莲府处，值其正办电奏忙甚，不得晤谈。李蠡纯年伯在坐，遂与闲谈，言今日为第一次会议，洋人非将祸首置之死地不可，计共十三人，端王、庄王皆与焉。又云启秀、徐承煜为日本攫去，始则待以上宾之礼，置酒肴甚丰美，谓之曰："两君中国之大臣也，小国若加刑焉，无乃亵甚，痛饮自裁可乎。"二人皆不应，则勃然彻酒肴曰："吾重君等而不自重，待刑可耳。今而后勿怪吾无情也。"因并攫其衣带去。又云合肥在广东时，各省督抚因政府信任拳匪，多有请命合肥以定从

违者，合肥概以乱命不可从答之，因而东南各省皆获安全。谈极久，始见莲府。据云并未遣人知会，昨得泽畲信，有十六七日带同李子香处司事到京领款之说，拟待伊至明日，明日不到，再将款项交余二人，并将原信与看，然则此中又生枝节矣。即同益斋持信与汇川、樾臣一看，并嘱其在城外询问泽畲已到否，如但携李子香司事来领款，则吾两人即不复来矣。归寓已暮，由陈润生兄送来李润生信一件，芋田信一件，弼叔说片一纸。知陈润生到京，晚聚谈。

十八日，收拾书籍终日，振事无消息。

十九日，早，卸煤三骆驼，共净煤一千一百八十五斤，口袋亦按五斤一个算，还菊泉八百二十五斤全清，自留三百六十斤。同益斋、汇川、樾臣到贤良寺见莲府领款五十两汇丰银行票。到通商房，竹坪交眼镜二副带津。知朝廷又行新政。见俄使来拜合肥。日夕归。

二十一日，黎明起，同晓屏、树卿到火车站。润生来送，至则庆义栈已来人占坐位。少顷汇川、樾臣、兰坡亦到，又久之献夫、阶平、鸣西始到，客坐已满，献夫登焉。阶平、鸣西往登敞车。昨晚汇川言明，车票统归伊付，不便强邀阶平、鸣西二人，只可听之，客坐拥挤特甚，有不能坐者。车行甚慢，遇站必住。于路见烧毁火车只剩其轮，票房无不残破，铁路均已拆毁，洋人新修者只一条而已。惟杨村大桥未毁。

申刻抵津，河东房舍只余壁立，触目伤怀。支应局人驱车来接，鸣西乘洋车去。余与阶平乘马车行至浮桥，有洋人向前拦阻，余不解其意。有知者告余，伊因马赢桥陡，恐不胜载，令余等下车步行，过桥再乘，余始恍然。偕阶平下车，洋人乃去，甚矣洋人之好事也。汇川、献夫车在前，伊绝不阻止，想因其骡强耳。东门内外一带尚完好，运署则成瓦砾场矣。鼓楼东西均有焚毁，镇署较运署尤甚。

二十二日，饭后，鸾孙来，持来袁昶秋折稿三件。到庆兴馆，赴振局诸公之约。鼓楼北至估衣街一带房舍所存无几，可惨之至。同饮者兰坡、莘农，余皆振局同人，汇川、樾臣而外，赵兴堂、赵晋三、宫雨臣、李星北、徐慰如，余皆通姓字，不能记忆。尚有数人有为都统署请去议事者，不然坐不能容矣。饮毕，以洋车送余归，一推一挽二人，持支应局灯前导。

高枏日记

高　枏

编者按：本书有两种版本。一为铅印四卷本，起庚子年五月十五日，讫辛丑年正月十六日，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刊，题签为“高给谏庚子日记”，书口有“庚子日记”四字，每卷前有“借禅室遗书”、“双雨楼编”字样；书首有序，作序者署名“楷”，称作者为“给谏兄”；无作者姓名。一为木版八卷本，起庚子年五月十五日，讫癸卯年腊月九日（中缺癸卯年正月至七月），刊刻年月不详（据杨济安推测约刻于宣统三年夏），每卷前题“高给谏日记”，下署“泸州高枏澄兰”，书口有“清翰堂刊”四字；无题签与序文。前四卷与铅印本同，惟铅印本第四卷末尾辛丑正月元旦至十六日各条，移入第五卷。

据1938年补修《泸县志》卷四《宦绩》高枏传与卷七《艺文志》：高枏，字城南，壬子（1852年）与弟楷孪生，丙子（1876年）同举于乡，己丑（1889年）与兄树同中进士，得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旋为山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史，转山西道掌印兼署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各道御史。历任刑、兵、工三科给事中。甲辰（1904年）卒。著有《借禅室诗钞》、《高给谏奏稿》与《高给谏日记》八卷等。可知借禅室为高枏的斋名，铅印本作序者即高楷，日记中的九弟亦即高楷。日记中经常说到的“七兄”即高树。义和团运动时，作者在北京，书中作者自称“枏排日详记成帙”（庚子十月十七日），所记者

半为亲见，半为传闻。

今据郑鹤声先生所存的铅印本付印，以北京大学所存的木版本校勘并补录辛丑年正月十六日以后各条。两种刊本，均有讹误。如庚子七月十六日“行在何处则不知”句，铅印本脱“不”字；八月初三日“不如先俟沪上回电为要”句，铅印本误“俟”为“倭”，均从木版本改正。如五月二十一日朱古惟“归，遂送老太太行”，木版本脱“送老太太”四字；六月二十四日“二人往租界”句，木版本误“往”为“住”，均据铅印本原文。如五月十五日“永定门杀杉山彬”句，两本均误“彬”为“宾”，但后文又作“彬”，则改“宾”为“彬”。六月初五日，“获使馆细作”句，两本“获”均作“护”，“护”字显然错误，则改为“获”。七月二十三日铅印本“已刻雨住。大街卖菜人渐多”。木版本则作“已刻雨。往大街卖菜人渐多”。两本均可通，似以铅印本为妥，则从铅印本。书中讹误，凡确知者则校正之或加简注，不能确定者存疑。

本书所记人名很多，只能就所知加简注。其中用隐语影射的人名，加注实难。如七月十七日条，有“易木”、“耳丝”、“双人”。“易木”、“耳丝”与下文对照，确知为“立山”、“联元”。由此亦可确定“双人”为“徐用仪”。如辛丑年正月二十一日所记的“两木讷”，据《论语》有“刚毅木讷近仁”句，推测为影射刚毅和崑冈，是否有误，尚待读者指正。至于书中人名如黄石荪、又作王石孙、王石生，前后不统一，均照旧不动。

日记主要部分为叙述义和团运动时期和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其中亦有许多生活琐事和诗词。第五卷以后，日记原即简略，琐事益多。今刊印者为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系和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部分，其个人生活琐事和诗词，均删略。

序

光绪卅年四月二十四日，给谏兄柩归自京师，楷舟迎于泸东豸角山下，临江一恸，身世皆空。舟中惟一书箧，启之，有吾兄手录《庚

子日记》四册，兵燹中片纸不能购，故以旧门簿书之。读数过，觉忠爱之忱，坚劲之气，听言料事之智，靡不流露；而大局之转移，人臣之节概，辨别尤为精审。从子钺曰春初出都，张冶秋尚书索去数日，谓可刊布，于晦若京卿亦欲为之笺释。晦若固同居离乱，日日过从者也。楷恐因循遗失，亟开双雨楼，召八人钞写，督以陈铁生，四日而竣，爰付排印。书厓略如右。

五月十一，楷谨识。

卷　一

五月十五日，城外杀多人。永定门杀杉山彬。街民狂奔。刚毅、何乃莹到涿州。

十六日，毁海岱门（崇文门）教堂，刘夏先言当走。答以路赀不易，家小出去亦无安顿处。午后赴高庙吃茶。

十七日，毁顺治门（宣武门）内门外教堂。端府召见各师兄，团由是张扬街市。闻车驾将还宫，董守荣府，荣守西苑。午后同子安、仲舒窑台吃茶。夜闻烧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坏外人极多。

十八日，探东江米巷，则十七夜所闻全虚。谣言幸灾如此。子厚来，商雇人联保事。下午孟甫来，商眷口行止事。拟急则赴涞水乡间，远则不能走矣。夜与三女信。吴修士来。

十九日，晨，有团民带伤，血被面，归过门外者，闻以续烧昨日教堂，有外兵三十余人以枪伤之。外兵十七已据长安街桥，自保使馆。内城十六夜一起，至今夜夜闹攘，夜夜戒严。研孙送眷过大同。

四下时，于晦若（于式枚，字晦若，本书或作惠若）来，示我何润甫（何乃莹）涿州来信，十五日发。言去时在良乡，已解散拳民。谓在涞时，杨统领名福同，所带兵皆洋装，误为洋兵，遂与角。杨又开炮，故伤之。涿州拳民四五千，已将解散。后又来山东老团六七千人，似颇有难解之势。何言受国厚恩，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语多骑墙，而偏于难解一面。盖亦以为危也。且谓天不雨，恐成流寇。润甫以洋装致误，意在轻轻巧巧消去“戕官”二字。晦若言，今日九城皆闭片刻。适顺治门闭，

虚一缝，许红抹额者入，不许平人入；或恐团民激怒洋兵，不免有玉石不分之虑。或曰，洋兵来者不过一二千，且广东未见此举，何至施及京城。

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怂拳。拳谓已见上谕，不敢练。刚曰："上谕不要紧。"未晚，送邸钞。上谕以拳匪在内城焚烧杀人，日夜数惊，命九门提督会同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一体严拿。遇有持械喊杀者，即送提督正法。诸王则以庆王冠首，贝子等守城，陈侍御同五城办理拆拳匪各棚。五城先曾联名上折，谓宜拿办，不然延染一宽，不胜拿矣。内廷寝其奏而骂为糊涂。夜接砚生函，谓"眷以早出京为妙，渠非轻于去就"云云。夜闻北河土匪劫人、杀人于村。

二十日，晨，过武卫军分扎城门。连日谣言：有曰将幸五台，已派刚往修行宫者；有谓调马玉崑为打洋人，非打拳民者；有谓董军仇洋，不可用者。

午过乔宅，出街口，见东北烟起。闻是琉璃厂洋油店。入乔寓，见少南在彼正写条陈。则中城要者，盖虽奉旨，尚无办法。以神机、虎神不可用，董军不听用，须宋军到乃可办。洋兵有三千余由津来，均于今明日可到。刚相归，言不能解散。初何言之太易。少南言，董与拳通，拿即致变。一骇。王枚岑作折，令濂贝勒上封事，谓拳可灭洋，中国伸威，在此一举。

烧大栅栏、西河沿、前门楼。归，见烟尚炽，由大栅栏延烧，过廊坊胡同。往日不延平人，今日不然。闻有某店以溲泼之，其法既秽，故止之不能烧。荣、庆、端、澜意见尚不相合。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晚在门口北望，顺治门内烟尚油油然，闻至西江米巷（西交民巷）矣。后闻有谋乱大猾，欲乘机烧大内，不料火势入前门，折而东，岂非九庙之灵。荣在内谩骂曰："这些王八旦，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王夔公（王文韶、字夔石）劝曰："现在但须先清内匪。"荣曰："一言难尽。"荣调董扎万寿山。董不听调，言面奉懿旨扎城门，且以言抵荣。闻密旨调袁与合肥去矣。不知能急至否。后又止之，以其深恶团也。

廿一日，清晨，汪金波同王石孙、任少梁至，言天字号、谦兴号

昨夜已劫。并称赵翼翁言，学堂公项❶，凡家眷可走者，均挪以行。予曰："事有轻重，时有缓急，所言极是。"乃同石孙到存义嘱取现银，并津沪兑数。取银信，皆交汪缦卿。路上尚见红抹额、红带而持刀者数人。又一人与甘军一勇同行街边，似甚昵者。取存义公项三百五十元与赵翼之、甘少南、任少梁、王石孙。总折存义留，以停支也。少南言，朱古惟（朱祖谋）以使馆当保护，剿抚兼施，大碰，闻此二骇。

午，少南来，言昨日密谕刚相、董军门招募拳民。招后，尚有横行者，则剿之。又言朱古惟昨日召见，以衅不可开，拳不可恃，触怒。归，遂送老太太行。谓待马、宋军来，必与外人决一战，以赔不胜赔，怄气不少也。闻此者，皆知其不可迫，欲南行。孟甫、子厚则闻通州无船无车，不欲行。七兄（高树）亦以小孙无乳，且天热，不欲行。予则安心在此，祸福听之。王萍三言，明日十点钟后，便不能行。

又闻那桐昨日廷议时，老佛爷指天上烟痕曰："你看这样如何办？"那桐曰："须先保使馆，而后剿抚兼施。"曰："洋军要来，你能阻之否？"曰："能。还有许景澄亦能。乞同派往。"乃向使臣言："伤教民，中国自有办法；毁教堂，自然要赔。况此次我国烧去精华尤多。我二国幸未决裂，何不阻止天津来兵，听我们自办乎。"闻使臣口有活动气。闻今日又遣许赴津，阻兵去矣。少南来，其眷明日仍行。各眷不能走，以闻天津梗阻。少南不信，挽写存义信，挪公项二百。明晨伊着人往存义要号信。金波来问，晨间何故允之。据言王任今晨往其家，告以故，约之同来。金来时，少南在此。连日兵来皆入城。

廿二日，黄绍廷来，言必决战。房山北山无米菜，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闻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宋芸子（宋育仁）来，欲在卢沟桥招募百人或五十人，自练一队。乡人移眷往，而口粮挪公项，欲存义按时拨用，恐难。又乡人移往者，佃房吃

❶ 此为蜀学堂公款，高枏等人为争用此款，发生纠纷，以后各日多有记载。至卷五、六，辛丑年各日又有记载。

食之费，亦恐无出。孟甫来，则言不走。宋虑决战致怒，开花炮轰入城。王言如丝，乃不令人信，而且启其疑，却非佳事。徐子珍来，言西什库前日伤拳十人，遂未再往。又言极伧诸形，恐其不击自散。甘军亦恐难鏖。早年闻其主者善钻营，焉有钻营而能威猛者。

东麟堂坛已避向箭子小胡同。东单牌楼有一坛，有私送信于洋人者，洋人去而遂走。

廿三日，下午大雨到夜。又闻津警。焕如在街见一老道，精神甚旺，服红缎衣，画八卦于其上，有儿童四对，叉其刀而负于背，拳匪从者五六人。人轰传曰："老团来矣。"

黄老二过昌，觅住屋。下午余子安来，始知子厚太太已往。夜孟甫来，劝勿候黄二回而叫车速往。

廿四日，雇车五辆，价十五两二钱，送三媳诸女等过昌平。枪杀德使臣。拳烧东江（东交民巷）。

廿五日，德先同七嫂过昌平。十三侄于十六日曾挽我写字存义，挪泸馆款二百。我写一百，十三遂怄。及是乃知号窘。同十三过存义，还伊洋元一百。又还伊津沪两信，交静山手。萧士修同蒲某持芸子信免如字。公款练团。金波子南信子南嘱取公款百金与萧。丁衡甫言，团民与董军夹攻使馆，甚锐。夜接申甫信，言部复未到司。十号寄九弟，言移家昌平。

廿六日，敏回自昌平。晦若来。廿四夜，始攻东江米巷。夜萍三、子厚、孟甫来，商送眷归川事，皆以兑数不能到京为难。有言团民实能避炮，畏见妇女。夜攻西什库。

廿七日，又过存义，晤马仲华。孟甫来，言局势尚稳。夜孟始去。闻警耗，晤朱古惟前辈。

廿八日，三下起，同敏过昌平，四下到寓居，土墙尘垢，然有野趣。

廿九日，往看郭孟育、汪缦卿。闻墙外街上有人声如于惠若，急出呼与语。惠若乘马玉崑营马，并有营兵二名送之来，为何润甫安置家眷，顷即返京。又言京中安堵，嘱予回京。复往看高理臣先生。理翁将往山西，谓予与渠不同，宜勿远去。此老忠纯，故所言如此。嗟夫！若屠梅翁、理翁在台谏，大局岂能至此哉。杜翘生奉母携眷出

京，团以为“毛子”❶，将刃之。同行者同声申明乃释，而怪其不插官衔旗。人誉其眼能识别，何有此误。与李少宣写信三笺，求贷也。

三十日，往理翁处，交少宣信于高星墀。星墀劝予前发，谓远一站，是一站。洪贞一吏部湖北人，言董精锐顿挫使馆经大炮但起微洼。金波到，言西什库已完，大赉六十万。萍厚到，言验看官伤毙十余人，陈桂翁已受伤。又闻曾小侯（曾广銮，字君和）家被劫。编团队而无截止之数，殆以多多益善乎。乔茂萱眷将由平谷到宣化。萍三言，局势无可挽回，团果全胜，亦难善其后。所言深切，予亦并无希冀，不过欲眷先归，独留以看事机，且在瞻天颜耳。

六月初一日，晨，闻合肥自上海电奏，塘沽电如故。言：“使馆如未攻破，事尚可说，如已攻破，即无庸说。徒死无益，如未破，请即缓攻。”云云。此信乃洪贞一今日清早所得友人信。其信又言：“大沽炮台已失，伤两将领，拳民伤亡略尽”云。董在东江米巷亦伤两健将。以上乃孟育闻之洪君者。饭后，到理臣先生处，晤洪。言虽停攻，而洋兵不能阻，旧法如是。子厚、萍三来。

孟甫信来昨夜发者，言侍卫杜、秦、陈汹汹然向之言，学堂公费任少梁曾用若干，是从翼翁处拨用，伊等亦要用。盖廿一晨，金波、石孙、少梁来述翼言，同乡联队保眷约六七人，拟借此款渡海，予不能不允。后因津路不通，信已交还该号，即作罢论。何自而又有任少梁之言者。将函寄翼翁，如不允则罪在我；一允而未用，则累赘仍在我。离乱之中，专靠天心，想诸公必平情论断也。

吏部孙某与万薇孙同出彰仪门，请一拳民保护出门。又有别坛拳民阻之。孙取保，释其人，而留其车；万则人车并留，声称将送庄王府。事在三十日。紫竹林洋兵千余接仗，伤拳民、官兵万余。邸报谓大沽炮台已被占据。

初二日，小恭王车八辆，过此西行。子厚、萍三来此，闻合肥电暂憩此，须再听。邸报再赏甘军。

初三日，江西同年过门，七兄往问，言在炸子桥（达智桥）坛出香资四金，给所刊票放行。注明某出香资若干，出某门二师兄放行。谓比当日

❶ 疑为“二毛子”，脱“二”字

卢沟税卒便易。又言东江巷如故。护兵来宿店。赵枢密（赵舒翘）送母眷过山西，当言不言，令其母受暑天道途之苦。

初四日，午后，金波来，言察哈尔有六百里文，由此过。少平来，言萍三欲送其姑太去绛州，欲挪银三百。少平未走，廖府送乔曾信至，以武侍卫欲分学堂款。张茂劬建议报效“王八”❶ 茂奂嘱请金波归。予与石孙、少梁一信，言：“前言在耳，乃生枝节。号情为所亲见，诸人既有言，乞两君妥定章程，或分现银，或立兑票，再会同金波往该号办商”云云。折存该号。又与文静山一信。

初五日，昨夜大雨至晓。金波、七兄不能行。清早补一笺与奂如，嘱其转告石孙、少梁，算明人数，明日雨止，金波归，同取数交老廖先行。饭后缦卿来。

夜闻子厚与奂如信，言分则不敢，借则要多借。

获使馆细作，两信求援。宗山欲斫之。本号曰：“如打不透，不如将计就计。”乃命初八仍回馆。初八回信，使臣言被围已久，无全权，如欲停兵，须由政府与外部话。或言十五至十八事。

保安寺僧入坛后，妄杀读洋书者数人。西城内有剃工四人，与人剃发而抹十字于额，致误杀者亦数人。人咸冤之。老师兄斩剃工而贷寺僧。曰：神不许云。广升号之被劫也，掌柜以明火报案，谓铺中除洋油两筒外，皆广货。房非奉教之房，人非奉教之人，从何犯其条禁。且不焚烧而抢劫，何为者。田军门贵州人，不敢办团，另捉劫后拾物之人杀之。有一人负一槅门过，军士叱止之，其人卸槅门于道，军士呼之前而斫之。而抢劫之人则固无恙也。

午后，过任宅。夜，金波遣人换存义信，谓措词迫切，且宜写为人众乃多兑数也。写茂萱、奂如二笺。金波谓犯难即推卸。夜，七兄以印结将扣账，平时多拉而无蓄，着急实甚。予则本无印结，更何问蓄积也。

初六日，晨，七兄、德先同任、郭回京。巳刻雨，午止。闻各疆吏痛哭陈言，谓自古无此办法。又拳勇自谓不能打，言所据皆腾空，所焚皆民屋。有拳民数千到京。老师兄曰，如不能上神，将捆之，散

❶ 高枏等污蔑义和团的称呼。

者甚众。又闻有贴炸子桥坛无名帖者，讥其受贿不公。王师德之言何如哉，恐此后更纷而难纪也。

卸任知州屠迪旃，其胞弟丙子北榜，名义容。梅老堂侄，癸巳冬，往署房山，予从涞水归，遇于长新店（长辛店），今七年矣，来谈。裴公病假，道台委人代理，道意提倡“王八”。裴皖人，为天津大关总办十年，似与傅砺翁先后，记曾问诸申甫。缦卿来，同步后圃望东山。

初七日，大雨，午刻，雨仍未止。此次迎铁牌似较何公认真，故雨亦认真，惜乎迟也。有教民子，年成童，送其嫂归某村，以州城清静，复归来，团昨夜杀之。

子厚交阅奂如、石孙信，盖奂答厚书而伸言人言之杂，提款之难也。石孙言，翼之探葛直卿处，言英法求和，赔八百万。

初八日，雨止，晴。缦卿来，少平亦来，言初五奉谕，严拿寻仇杀人者，不许拉官车，兵车由兴宛（大兴县、宛平县）雇，发价。山西兵过此打馆，以字托屠迪旃转告新州牧。

初九日，金波来一信，石孙、少梁亦来一信，言饿鬼太多，当此时而望分借公款，人情也，以为钉锤则不可也。存银折既由金波同云凡交恒裕，我所职者卸也。

江云峰山西兵队管带、陈子凯来宿此店，初不与之，而前站不允；州署差门又劝予，乃让以上屋。及见江、陈，乃言有姻世谊，从者肃然。夜与江云峰总兵谈。江谓朝廷欲为此举，必须谋勇兼优，如向忠武（向荣），多、鲍两忠壮（多隆阿、鲍超）者五六人然后可，若专靠董、马一二人决不可。江乃陈国瑞部将。

初十日，复共江云峰谈。乃知晋抚毓贤奉密谕调兵，无以应，急遣府标五营。毓盖今日朴忠大吏也。午后，江行。

十一日，饭后，缦卿来，言其对寓某得友信，合肥即日到京。三下，老廖持金波、七兄信到，萍三以恒裕款告，茂劬遂纠闹，聂与冯在乔宅大怒，乔且以刘某跟丁为我。虑金波大受气，而疑我欲减存义之累，故献恒裕。不知三十夜言及恒款，乃因萍问学堂全数及之，尚有子厚可质。予心向少曲折，何尝计护此而出彼者。午后，子厚、缦卿、刘子欣同来，诉之子厚，述三十夜问答诸语。缦卿先为豁然。萍三送眷心切，虑祸心深，故迫而为此，不然其肯向茂劬同谋耶。七兄

谓，评我种种不是，就一面言，则二十一允挪此款，即大不是也。然非任同来，予岂无疑滞哉。使其不允，则评者又不知着何语。子厚劝迟归，而以字晓萍三。予仍拟归，必欲搅我，则以存款捐入五城团防。告七嫂，以外款难来，少宣之五十，京贷之五十余，必匀用至五个月。

十二日，清早，率敏儿行。到京，闻大炮声不解。到宅，则闻拳团尚守法，某军不服朝命，所为烂事，皆推之于团。团又不受。已烧肃府。炮子及西苑，坏一墙；又及景运门外。抄报有言天津得意事者，多出于总干处。茂萱、金波来，以翼翁欲用七百以上，萍必六百以上，茂嘱将前支与任、王、赵、甘之数，硬担过，作为学堂之数未动，以免后文。予又将与萍叙及恒裕之词述之，我欲报效五城，茂又不肯。

十三日，作报效呈稿毕，金波送信，言有人已将款及房屋报效矣。孟甫来，亦言此。如此甚好，免借者逼借，数提不出，而借者又复生生不已。孟甫劝送眷过河南，须款六百余。金波来，言具呈报效者，凌二爷首名，主谋者何伯卿，削草者张茂劬，列名者有翰林，不知谁何。少南嘱勿缴折，恐朱邸客有撞者。乔来字，嘱听之，勿牵涉同办学堂云云。

合肥未动身。通州教、团大战，团大败，长玉笙请兵。

十四日，筹措无法，仍以不走为是，以太原已在烧杀矣。河南抚台又来奏请义和团。金波来字，言具呈牵涉绵竹君，张茂劬谓是凌二爷老笔所添，绵于凌君甚好，恐无此重语。奂如来，太息而已。与凌二爷一字，一报效，予实受福，以欲借者多，而号提不出，左右为难。

黄石孙言，沿江海各督抚与外国照会，互保境地，各不相扰，外国已允。行省境地能保无虞，亦朝廷之福。赖丕承言，平谷城中官眷甚多。孟甫眷居乡村，举动大方，衣物足以惊乡愚，大为乡人所疑，起哄者数矣。因催其移居，故有回川之议。

十五日，孙副爷来，三女以京宅食用太困，呈上零凑银一小封。孙言保府城内有坐营五，又添招四营。城内有坛，方伯不许烧杀，城外坛则不能禁，而第禁其入城。恐难久久如此。又言，天津洋人廿二

三日实被拳民按回一次，近则洋兵又复扎满紫竹林，且悬一炮打北洋，旗竿子坠下，而伤马几匹、亲兵数人。由山东道走者皆挡回，亦住密云、平谷一带。

午后，九愚来，言张茂劬前往其寓索折看，约往恒裕。九愚以公事不得由一二人而定，因吵闹。张以聂平日看洋务书，骂为“二毛”。聂曰：“汝等乱抢乱抓，乃是土匪。”九愚理直气壮，故无懦软之词，亦由其人素性正派也。

夜凌二爷来曰：“他们呈言及叔峤、庄府谓太碍眼，命换过。”可见出言者求泄忿，听言者未必附和也。又言何伯卿存款二百在恒裕，往提用，不与，仅与洋元，为可恶。又言乔干此窘时，扣伊三十。又言铁船头品顶戴亦敲不得，庄府不与团，而欲与五城。

停乡试，因蜀、楚、吴、浙奏请缓也。此为切题。奉天将军增祺奏，言：“此次中外失和，是为何事，乞宣示。”王夔翁以无词可答为言。人谓非增祺不敢有此奏。

十六日，晨，于晦若来，言曾往津一次，聂军门（聂士成）被逼不过，乃赴阵亡，实为可哀。沙侯（英国外相 Salisbury）照会，直凑单微。豫抚初奏，言将出驻河北，以防拳民烧杀；【今】乃奏请练团。可笑。刚相亲带团攻西什库，炮一来即跑，溃者踹之，几毙。故怨董军、怨义和、怨其涿州之言。次日又呼冤，谓太监先操而亲试者，芸子亲往西什库看来，打脱十字架一个。金波言，东江打脱英馆旗竿。

孙师傅（孙家鼐）之被劫也，仅穿布裤一条、布褂一件。被追急，告曰：“我乃宰相，年如此大，尔等把衣物抢去便是，何必伤我。”乃舍之。中军兵以五十两大宝掉钱，钱店以钱少不肯掉，兵遂大闹。中城练弹压者劝之，不服，遂将勇拉去。中城十五日，局勇获盗二名，甘军往夺，围中城署，枪毙数勇，陈侍御几危。金波、孟育来。夜宋芸子来，所想太深，恐未必然。谢澄皋谓此事甚怪，必有神鬼播弄，予却信之。与昌平一信，嘱联结后圃种菜人家，交对门涂伯厚带去。

十七日，又闻大炮声。闻豫席之已往房山。徐、崇自知其误，现在无话可说，但办不动耳。天津几危。英、俄、德、法、日本五馆完好。岙国府及洋行毁。苏抚鹿奉谕办义和，复奏云：“南边百姓柔弱

不似北省，且与洋人相习久，无民教相仇之隙，虽办团亦无用，以打洋人尤不愿也。”湘省八人劾江广两督，逢迎乎？痰气乎？不得而知也。王枚岑确信团民能飞。春满为回匪马玉璋事上折，言其封闭炮门，诸老闻此，不知若何。

董军不信团，近日始闻之。大约当初与团合者，由于有心逢合，且欲幸其闭炮，因之以建奇功耳。及连伤爱将，转而相尤，亦势之所必至矣。五城练勇与甘军开仗，所伤甚多，勇求辞退者七百余人，陈侍御留之，而允其勿到局。澜带团民清宫。澜公车出，团揭其帘，澜公曰：“二师兄，是我。”约在十四五。九愚偕其兄来。其兄四月初八日由富顺起程，五月廿二日到津。其时尚可返沪，而必来此者，以与兄别久，且未见开仗。所见洋兵团民，皆不相犯。若无大力人主使，团虽忠义，亦未肯拼命上前。团乎，亦冤矣哉。七兄言，七太、十三、黄二亦疑要硬上声八千。计前月十七夜，团民攻东江，至此一月矣。少南来字，言报效必不准，且恐并无其事，属为存案。

十八日，少南又来字，如昨所云。毓清臣来，言连冲肃（连文冲，又作充肃）与同过山西而无车，专人至津打电，仍不通，乃由折差寄信太原雇车。毓乃亲谒大师兄之人，连即拟宣战书者也，而乃周折雇车，同往避之。予告毓曰：“人皆以令兄为首祸，闻之乎？”

廖厨情同抢劫，到十一下未煮饭，予亲作饭。是日菜钱仅数百，而每顿尚两三肴。十六失天津。昨日召枢臣曰：“外国要你们脑袋，知之否。”众皆无言。荣曰：“脑袋不碍事，只要于朝廷有益，就与两个脑袋亦不要紧。但恐与〔予〕脑袋后，仍无益耳。”

昨日山西奏，全省教堂皆焚，教士、教民皆杀净，枢臣启秀曰：“办得痛快。”毓清臣则言大同、忻州、浑源、托克托皆有教民仇杀。闻在省用计正法教士家口四十余人。要愚人哨好，忠臣所为如此。

京官未告假者革职，告假而去者断前资。人人皆言义和团不中用，只能烧不坚实之房屋，杀懦弱之妇孺，不能攻打；又只能许主者以遥遥展缓之期，诸军皆轻贱之，乃当道五月独崇信之者，何也。天津阵亡李巨川，宋军分统也，未明发，但饬从优议恤。苏岷原言，庄府十四夜，杀二师兄，大师兄遂跑。又鞭其三师兄者，疑阿庆事由三师兄发，二师兄成者。

十九日，金波命长班持名片来，言老馆立一团，予已交值年，而犹告我，何也。今晨敏亲买菜，用菜钱九文，吃包包白菜、萝卜、青海椒，在厨子手必不止此。京宅鸡慌之钱，甘与伊等赚，而曰用费大，抑何可笑。十八九，炮声疲。

长顺奏，言奉旨练义和，四处搜寻，奉天只一个。裕长奏，言："初拿拳团，以其为妖言惑众。今奉明诏，始知其为神灵效顺。"

团在武清界奶子房拿八十余人，皆作纸画人马形。赶庙会者谓是白莲教，谋不轨。有鞘刀数十柄，即王麻子等铺所卖；有纸人纸马，并有正宫西宫，且有老公一人。未起事而先有东西宫，犹有可说也。为老公者，何为忙忙急急而先阉割乎。或曰，阉割在前。诚如是也，何为不充现任之老公，而甘为后补之老公乎。刑部未审，杀六十余人，街民太息。不杀人，媚人否，此事难办。攻人无绩，故以此效忠。不办则必哄，办则鬼门有人候之。黄石孙言，琉璃厂华英药房山东人所开，此人回去，留一教读先生在店料理。一日轰〔哄〕传为白莲教，谓纸人纸马咸具。麇集观之，人则所卖烟卷篋上所贴之洋人图记也；马则小孩所戏之马，有机关能动者也。医学堂内无铜人，以纸为之，筋骨脏腑毕备，哄传为洋人致毙者。观者啧啧，戟骂痛恨；及近视，则纸人。杜方自乐亭来，言北洋被围，兵船来者愈多，宋军退北仓。四合店人刑曹未审，可谓聪明，支解一，斩五十余。街上见者曰："如此样儿，亦想作皇帝耶。"皆穷苦黑瘦饥民也。临刑，官人有问刘大姊、二姊曰："你们习白莲教耶?"大姊、二姊皆惊，问甚么是白莲教。尚有老妪数人，言是丞相之母。子厚归，过西什库，言宝顶宛然，诸事如旧。

二十日，初伏。于惠若慌张而来，言裕北洋（裕禄）、宋祝帅（宋庆）退至北仓，与杜方言同。又言昨日事，街民人人太息，谓团不到京，无抹血斋门之老婆，团不气沮，无纸人纸马之白莲教。以此效忠，仍望上之信之也。张主事黄小溉婿来，言房山山中亦吃小米，隔三十里一场，买小菜往返六十里。围山多团，挽出香资至百余金。又言良乡令张君聘终日哭泣，兵差过境，照常价加倍，村民怜其拮据痛哭而与之也，团又阻之曰，此车本团所需。官为劾办，团欲加刃。合肥文由山东来，六百里。

上午，炮声疲缓，津警到，炮声渐止。大内慌忙要走，宫人哭声大起，章甫尤惶遽。涿州新往教民二千余，与团开仗。通州各村有兵，团搜杀掳掠。

翰林院衙门办事移居平则门（阜成门）北沟沿祖家街，知会二十三准八点前后，到彼接见。刘家模请义和团挨查官宅。萍三来，言初以借钱、借公款乃常事，不料闹到报效。又言凌二爷手辣，十二日伊曾见之，谓何伯卿已与庄王说明，得意扬扬。又用六百里赶合肥，以电线为晋抚所断也。各督抚电奏，请勿攻使馆，勿害使臣。话总好说。徐崇欲杀前日所拿细作，荣止之，命通信于各公使，并问以后通信当如何。公使曰："中国此次所为，环球所无。言欲移过总署，保护感激不忘，惟须总干同往则可。若要以后通信，照西法先悬白旗。我等见旗即止枪炮，以便会晤。"

团之将焚官书局，司事许炸子桥团米十包，香百把，乃允。局西面为官报局，别团往毁，炸子桥往救，见非书局，因问司事曰："官报又一事乎？若在书局，我将开仗。"

有人言，宫内起哄，不知何事。

廿一日，合肥由山东发六百里奏来，昨日到。炮声止。内面误闻裕、宋无下落。内寺叫车，一车先交五十两，已叫八十余。董曰："老佛爷往东，奴才即往西。"午后乔来，言前日之六十余人，刑部未问，上绑时皆哭，妇女尤甚。

昨日宫内哄者，以闻津警，将西行。荣相恳止曰："出去更险。"

廿二日，使馆出来许多人，有魁和参局者，自言前日交仗时，伊等慌忙躲避。至租界，洋兵截去，教打枪，数日，服以洋衣，命战。所云打死洋兵者即此。今停攻，洋兵曰："今无用尔等，尔等各自回家。"上谕饬保护使馆、教民，拿戕使臣、参赞凶手，查所烧教堂、洋房。果闻朱邸有一龙二虎十羊又曰九羊之隐语，令人骇愕。宋所闻者，想必此也。

北洋奏报，洋兵四百破天津，不戕官，不扰民，专杀拳团者。夏辛酉兵获胜仗，何云凡闻之礼部某，后乃知为谣言。荣相初与某某等争论不胜，适接江苏候补道某函，言洋人已定四条，有天下兵马钱粮归其掌管，政府要干预。荣得此函，送入，将以恫骇沮其谋，转而归

剿办之议也。不料送入，遂大怒决裂。后乃知使馆并无照会到来。寻常照会有格式，是洋字，非汉文，此次乃信函。且送信之日，徐小云尚书（徐用仪，字筱云）奉谕往使馆，诘以何为续调兵。公使云："初调四百，恐不足保护；再调三二百，亦只御乱民之来扰。中国与我们未失和，我等万无他意。"

九愚来，问芸会我有言否。谓芸往言，折将交之。王枚岑上封事，闻其向人曰："某府急得要死，今何不急急挖内外城濠，而欲从和议乎。"封事有格天一条，言上多病，请派大阿哥祭祀。先欲凭神，此欲问天。夜，凌二爷写字来索津贴分项，查培修新馆知单，凌已书知，乃据以复信。彦康嘱荐为新学使卷馆。

廿三日，七下，赴祖家街，白旗官学掌院知会接见。十二下，掌院到。家人争打"到"字，不论次序，拥挤不堪。随复到堂，一揖而退，无他言。编修张星吉山东人，言姜桂题兵到津，硬言西什库内贮有七缸血，杀教民为之，并杀教妇而取其阴门，摆阴八卦阵。言顺治门内周某者，即其内杀人取血之人。信此言者尚多，姑存备考。又谓前日之刘大姊、二姊非贫家样，白胖，梳圆头，过街以扇障脸，若以为果似妃位者。薛寿宣亦言之，言有八个老公往投效。予曰："三百余人遂能不轨于数十万兵之地乎？事未举，而先注官名，自来叛人所无。"薛曰："乡里愚民难说。"予曰："乡里人别样不知，'做皇帝'三字，当亦知其干不得。"

二下后，雷雨风。宋帅正法四个大师【兄】曹、王、韩、张，因其将逃不敢出战，言其神不灵。宋曰："事由汝等，今不战乎？"乃斩之。曹为马手刃，王、韩正法，张闻拿而逸，带伤未死。或曰即绿呢黄绊者也。宋怒极，欲捕杀净尽。

陈苏生曰，昨日之明发，外人能遽和乎。北人所言大不同。东海（徐桐）今日向人言，使馆竖白旗，缴军械，专人出来求和。董福祥与以西瓜。曰，饿极，乞与食。乃与饼，且告之曰："要和不难，使馆有二毛子二千余人，可杀净。义和团无过，我将赦而不办。"其人唯唯。不知何人造此言，达诸徐耳。又曰："刘博泉在津一奏，寒沈〔碜〕义和团，就叫不是人。"刘奏言，团不出战，谓练杀他们。臣告曰，你们不战，勇故杀你。如战，断不再杀，赏银十万。至十七日早，纷纷罢市，并无一人云。昌平土人

言，山中二毛子二千多人。沙河镇亦曰二千多。涞水石亭镇亦曰二千多。王枚岑曰："俄远不能来。倭只有兵六千，而有华商八千在彼，皆习此团。且闻各国皆有义和团，是以不能来。"又曰："必还台湾乃和。"宝丰曰："如和，须不传教，京师不立使馆。"

今午又攻西什库。并以六百里催裕、马进兵。旨有曰："勿误会前日之谕，以为议和地步。"昨晨，连充肃上去，回言津获胜仗。问何以无报至。曰："报至武清，有太监迎去，把报扯了。"于晦若前辈来。曹老师者，即喧传所谓山东老团祖师，带五千人，而扫净紫竹林并烧洋船无数者也。初到津，坐绿呢轿黄绊，兵丁跪接，北洋开门出迎，执礼甚恭。十八九日将逃，马军门派人守之曰："你们闹出事来要逃，无此便宜。即在此，死则同死。"或云，还有一张老师。

昨日，派长麟、文润带团往通州挖濠未明发，团去一百人。昨日，即有疑其未必往者，北民于此等处却不愚，况又无统摄。旗曰："钦命长胜义和神团"，其势可想，长、文能带之乎？团有由彰仪门（广安门）而入者，列队行，呵斥行车，气又骄甚。

廿四日，乾、坎两团在提督府开仗。因此团拿所谓白莲教者，彼团欲看，此团不允，故互斗。庄王调处之。鹿杏侪来信，言涞书院被兵毁，乃归定兴，困危城中。定兴何危，不可解。杏侪乃北人之明达者。回信交椿树下三条翰院徐鞠人处。

通永道确探，裕、宋仍在杨村，洋兵仍回北仓。杨村以南消息不通。洋兵在津焚衙署，杀团民，其余居民毫未侵扰。

于惠若前辈来。庄王昨日命团二千出城，扎城外各大路，其余悉以交董军统带，申明纪律，军法从事。庄王且嘱董辨别真假义和。予谓董必带不走。何也？端刚信任之，尊之，今欲远之，恐不能也。有廷寄命董细挑可用者留之，否即弃之。又惧二毛回头，欲留几团自助。于云，又闻洋人在津胁去王道台、杨莲府。以王为小二，杨尚不知派何事。黄石孙云，二人往租界，故人为之谣。二十三日晨，连充肃所回津有胜仗者，内面详诘，则称为探马之言。问探马，则云闻之涂人。今乃知胜仗之虚。前日约在二十三，叫袁爽秋持白旗往使署，袁以未奉上谕辞。乃命文瑞总署章京往。文不肯持白旗，西人持白旗往，乃知说话，不放枪，非投降也。以马鞭系一白手帕，绕而前。英馆亦绕旗止兵。

英使与寒喧数语。忽又问上住何处。答以："三地随住，非小臣所得知。"英使以密电交与寄。文退之曰："政府有言在先，如明电，则代寄，密电则无法。"闻二十、二十一，礼亲王在枢廷，刚侧卧炕上而呻吟曰："不舒服。"礼坐对面机上问曰："中堂如何不上神？"刚未及对，礼又曰："天津已失，中堂、义和团何在？"刚坐而起曰："不要开此顽笑。"我国公使由外来电，各国皆言，但使不伤使臣，深愿和好。俄曰："但使保护东三省铁路，深愿辑睦。"

今日又杀廿余人。八姑娘，六团拿者，谓其所念经有"天公、天母"字样。本日，上命送西瓜、小菜数车于使馆，致词曰："天气热，恐需用，故送也。"张荆璞言，张君聘之宰良乡也，城内外各有团。勤王兵过境无车，君聘倍价雇之，而团争去。君聘苦口劝，团不悦，要君聘至坛跪而敬神，老师兄在旁假神语，呼张为弟子而训饬之。城外团闻之曰："何乃蹂残地方官如是。"带五六十人入城与开仗，杀毙六人，伤数人。归而忖曰："我伤渠团如是，得勿仇乎。"相约散去。城内团亦因被创而散。于是城内之富商、富民受其讹索者，持刀寻已散之团民曰："汝不能上神，须杀却。"团叩头求了。至是始知其从前不能上神，皆假神以讹人也。卫少朋与十三字，言托倒售珠巢街房，嘱令早往。

廿五日，有标手二十一日由津回，二十三到。言宋住杨村，裕住南仓，马住北仓。俄兵将入津城之先，团杀教民，教民杀团，官兵杀团，团杀官兵，又带杀民人之逃而出者。于时难民母不能顾儿，儿不能顾母，皆从积尸上翻阅而过，忽及于难。教团兵民所死者以十余万计。及俄兵入城，铺家欲关铺板者，摇手止之，令照常做买卖。标手亲由城中来，所见如此。有俄兵入城，在一布店取洋布以去，兵头知之，偿洋元四十。十七日，马玉崑命团打前锋，告之曰："此乃上谕，且事由尔等，尔等在前，我兵随后。还有一言明告，如退，我即开炮。"及战，果退，马军炮轰之，毙千余人，云曹、张二老师在内。人不敢以此告之，告即为汉奸。坚谬者，犹曰，大胜仗，来乞和。洋兵炮轰北洋衙门。廷寄，江宁由运河运军械，湖北运米，以裕奏军单也。纵以战论，此时催运，何日能到。命毓贤来京。毓奏委怡庄带兵搜村。怡庄有主见，必不妄戮以媚上。徐东海挑剔李家驹告假事，传石孙往。石孙

曰："老师不喜此人，劾之可也。告假在前，不能罪。"明日万寿。昨日菜市杀二三十人，棚未撤，疑明日有以此为寿者，今日撤之庶乎可。团不肯走，岂交董之信泄耶。留之以备二毛耶。其叫毓也，以任董者任之耶，抑以壮团耶。

廿六日，昨今两日热极，夜雷雨倾盆。皇上万寿。六下往，七下到午门朝房，刘仲鲁、叶鞠裳、秦佩鹤、洪汝源、赵芝珊、朱艾卿、彭少湘皆在彼闲谈。仲鲁言："兵实不行，团练亦不可办，惟义和来自乡间者，实朴勇，须有法联贯之，乃可用。"彭少湘曰："杀人放火总不好。"又一翰林五品翎顶似是旗下者，曰："伊等放火，仍是先置洋油。"谓团私告之如此。仲鲁亦言，伊识一老师兄，叩其何以知某处为教民所居，某房为教民所修，曰本地人暗中指引耳。洪异甫由怀来归，见一团自称"九千岁"。有庄王府护卫官坐红拖呢车者，"九千岁"叱其跪接，并欲杀其从人。余问仲鲁曰："如此称呼，谁能统之，而欲以为兵，谬哉。"仲鲁言，近日皆小枪攻西什库，未用大炮，名〔明〕为假攻。后欲送公使赴津，公使昨日照复曰："欲护送到津，甚感。惟外间此刻不好走，且中国既愿和好，我们在此将来一切好商量。若换一人，又要费周折。"

九愚来，言报效未准，张、杜持折欲取恒裕银，聂折凭凌等字，交者，字却言报效。长石农带六千团以行，或云六千人不奉令，仍只一百去。团有泣者，有解红巾而裹者。民自仇教，乃以打洋人，文与题不同如此。琉璃厂火神庙大师兄，打贾家村，带伤回。固安团新来端府挂名，以不知消息，而犹以为体面也。鹿杏侪专信来，言津城逃归定兴者所言，与子厚所闻同。定兴被团困，涞亦溃裂。芝帅带六营，十四日由苏起身。

廿七日，乾团攻西什（西什库）。北洋给团洋枪数千杆，败而归。有持来者，自云："万不想咱们之团如此。"有韩、王、曹、张亦绿呢黄绊，拜宋祝帅。祝帅请入，即绑而戮之。大帅兄皆称"九千岁"，是不独怀来一个"九千岁"也，闻之咋舌。皆愚民以为王爷皆称伊为师兄，与王同辈，即与王同体。裕罪大矣。昌平裴官送眷，屠官眷已过山东，皆摇动耳目。七兄闻凌润台言，信总不好，谓马军子药只足五日。东三省团起，现拟派余虎恩招足若干营，往东路迎护楚米吴

枪，保送行人。按东三省团，提倡者不及在京之多，何为而有坏俄路者。

廿八日，率敏同萍厚赴昌平。前日此间团欲杀官，官为叩头百余。

廿九日，饭后，同十三持赖丕承信访方幼斋名诗童，屠迪旃刑幕。晚方来拜，言与盐店不熟，信上之数，五六日后送来。汪缦卿用我名与金波名寄少轩信，少复五笺，则府城内焚教民居九十九处，幸教士等先行，无杀戮之惨。库伦无俄兵来之信。复少宣三笺两长纸，交州署发。夜团杀六人。

七月一日，团又杀一人，取其心而手弄之以过市。荣相复各省信："以一弱国而衅开十数强国，两国交锋，不斩来使，此皆不待智者而始知也。朱邸贝子左右皆习此。禄力疾入见，剖辨再三。两宫似难拒众说，望各公各尽乃心。以一敌百，非败不可；以百敌一，非得不可。"

初二日，天气忽雨忽晴。晨起身，十三、黄二先行，尖于沙河，食小饼四蛋一。在清河，遇黄二。三下抵寓。西什库有小枪声。简帅❶初一到，三条：一保使馆，一剿，一调董军出外防守。惠若、芸子来，言裕前日奏事被斥，谓不能联水会以拒敌。裕奏，团不中用，初催伊战，迁延不出。或曰时未到，或曰师兄未齐。石孙曰："好得有洋兵为伊等所怕，若不然，不知闹成甚么样。朱邸被其交通，将不免有萧、梁诸王之隙也。"惠若言，陆伯葵侍郎家眷在途遇团，标客枪毙二人，团送上省，廷雍正法二标以悦之。石孙书"王八始末"，最详确。房山之上杀和尚，玉铭之弟所为。申甫及三女来函。乔宅旁，团斗团。杨总兵福同之子带聂功亭溃兵在涞报仇。今日上谕，简帅帮办武卫，节制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恒裕字来收账，复以外款难于专送。保定无信到。

初三日，廿八日召见廷臣。王公要战，政府偏重于和。是日廷寄催合肥迅由上海到营口来京。俄、法、日国书回信。英谓绝无攻占土地之意。俄谓本图和好，而如此次所作所为，全与前订密约相背。日

❶ 李秉衡，字鉴堂，应作"鉴帅"，本书均作"简帅"。

亦谓杉山彬被戕既承惋惜，知属乱民，即亦不恨；且当唇齿相关，情势不同，但他国来兵即亦不能不来。津城又戕杀掳人，不知果否。

由孟甫处归。七兄出门而返，言闻路人啧啧，袁许事疑团为之。其事密而速，故先无知者。予曰："昨观团势，似不如此，再听。"德先由大街归，言果真。昨夜缇骑拿者。由刑部出，许欲与堂官有言。刽子手曰："我晓得，不消说。"袁则顿足而怒曰："这是为甚么事。"晚，闻有莠言离间语。或闻廿二三四日袁有廷争事，许有拉袖事，又曰即廿八日。

初四日，天阴。德先索钉马掌钱二千。今晨又索路费四千，小菜钱一千，买米包半以行，用城钱七千，海参六两份四千八百文。

饬寿山，勿开衅，而东三省已开仗，攻东江一夜。或云，俄有探铁路兵七八十人，东兵驱之回，便以捷告，实未开仗也。九愚言，寿山实打沉俄艘二支。俄廷接电谓俄兵特往护铁路，寿某越境开仗，是故启衅也。九愚谓此报乃合肥转吕海寰电。徐子贞来，少平来，言将回浙云，初六尚有一帮走。又命人告各使曰："不能保护，你们快往天津。"各使曰："就在此好。"

东海十条：一、还通商口岸；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四、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五、公事归理藩院；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还；七、税则由我国定；八、都中不许立使馆；九、不许传教；十、要赔我兵费十千万。义正词严。

午饭时，于晦若来。袁廷争甚力，确陈团短。言所居在二条胡同，亲见若辈不能开炮，受伤甚多。章甫与抗辩。吴惠瀛嘱其让两句。某曰："由他说。"各督乞与合肥全权，未与，但催之。廖师（廖寿恒）续假，徐会沣署理。昨日朱谕："袁、许屡次被人参劾，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言。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若不从严惩办，何以整肃群僚。某某均著即行处斩，以昭炯戒。"嗣闻各国问情由。许主稿，说总署听执政指授。

夜炮声繁，未确知其为东为西。美照会曰："知使臣尚在，甚好。但求使馆能与通信，当会同中国定乱。纵将来有十分为难之事，亦愿

出力。”使馆请打密电，而后本国知其无恙。主者不允，但许打“平安”二字。

初五日，天气晴和，八十一度。毁东三省铁路五百里，国家之路非俄路也。或言奉旨所毁。又言乃俄路。有冉姓者，自津来，言聂军初接仗，甚好。背后被团斫之，其前队之歇气吃茶小解者，或三五一路亦被斫，因以致败。宋、马怒极，故歼其人五百。涿州大师兄者，右堂差役之弟，与州拜会，又同坐审案，龚知州曾摔其香炉，衔之。昨来都往龚家，声称将拿知州。曹、韩、王、张在津，与裕同供应，聂反旁立。

惠若来，言增祺阵亡。前三日，有十二督抚联衔之奏，简领衔。简召见时，太后问及，诿为不知。以来京知拳匪为端王主持，故变其说也。此恐不确。联名皆实缺，简恐不在内。张春发已开差赴津，简有与四皓❶合之势。朝内欲以简易张，以毓易刘，而兴义和团于南省，则南北合流。或曰来不及。惠若欲送其弟媳到沪，轿车到王家营，每车六十两。临汝、汝南❷宅中，初三被兵劫去衣物字画，书未取也。文瑞摇手巾往，问答语皆奏，谓处临汝、汝南为灭口也。濂贝勒请驱公使行，否则攻馆，留中。

初六日，上房被窃。七兄失纱袍褂等物，我亦失摹本绛色坎肩一件，洋布衫一件，水烟袋一根。疑挑苦水者，后知非是。

饭后，过孟甫寓，看少平，明日回浙也。孟留饭，冉姓在坐。七兄来，言惠若问诸曹比部有拿王、廖之说。萍三言，乔跟丁则谓交部。有人在别处，则有徐、廖之说。今正月与实君师劝走，七兄不肯，且告实君勿听我言。曰：“大老师劝之尚不走，况门人乎？”晚归，七兄往周镜舆处，则闻徐上午还往其处一坐。王回回以荣相初四求不下，遂乘机而攻小石，以小石为荣所重也。或遂疑将撼荣。七兄以稚筠言慌，欲遽走。稚筠难保之说，当是见小石被劾，而乃曰大家

❶《史记》汉高帝时，四皓保护太子。此处“四皓”当指保护大阿哥溥儁的人，徐桐应为其中之一，其他三人不知确指为谁。

❷《世说新语》注袁勖为临汝令，《后汉书》谓许劭为汝南人。这里所说临汝即指袁昶，汝南即指许景澄而言。

难保，岂非故作逼腔。简、陈剿团联名之奏，渠不知。先有谓己问出者，或云未问。袁奏，德兵到山东八千，到津万二千。

下午，停攻西什库。派孙万林送洋使赴津，洋使有允意。庆云庵大师兄，十六团总领袖也，初四攻西什中炮死，今日接三。有扮作两童子前导，又一童背剑挂黄纸钱往吊焉。黄仲鲁来，豫老先生亦确信百二十阴户为伞之说。

初七日，七十五度。午后，晦若来。合肥前奏，有“二十年经营，扫地尽矣”等语，并不能再膺艰巨。问诸对门曹比部，言前枚劝许、袁、徐、廖、沈。

九愚来，言金波接其兄信，谓将来公款，当由伊赔，此实无之。惟初言金欲推脱。予谓此次由伊来说二十一，另折由伊立，由伊交，却不可推。此六月初六。七兄偶谓予不当允廿一之言，当赔则应曰由金波，非由我，赔不着。七兄昨下午所述稚筠难保之言，并廖师不听其兄之言，过情恋栈，夜不寐，今晨乃释然。

上谕，马玉崑调直隶提督，其打团未之闻欤。想别有意识。顺尹王培佑回。小石署太仆卿。荣、简芥蒂，徐调和以为功，以胡文忠和官文恭责荣。刘廷珍学使劝晋抚扰乱地方，谓该省民教素未相仇，该抚驱之使乱。毓自奏地方有事，不敢来京。今仍饬之来。长萃奏，团攻贾家村，团馁兵单，乞添劲旅。使臣不赴津，言护送之言不可信。

初八日，七十四度。午后晦若来。闻李、刘合奏，外国各以重兵专注京师，趁兵未齐，尚可说；如一齐，恐拼使臣不要，大局将不可问。谕保使馆、护使臣、解教民、剿土匪。又问澜公昨日饯团，誉其忠义；饬往前敌，而断不可回；如一回，则以军法从事。宋祝帅在大屯口解教民。

菜市又办天理教二十余人，即在礼戒烟者，有七十余老叟一人，六十余老妇二人。街民曰：“戒烟反被杀，咱们还是吃烟。”英年点名，有户部司官者被拳拿去者也。英识之，因慰之曰：“已算造化，有许多冤屈，连王爷亦无法。”俄电曰：“叫尔们政府剿乱民，我好劝各国。究竟尔们是如何办理。何以连我铁路都毁。这叫我如何说。速回信。”

初九日，八十二度。法前日照会三款，欲明告各国公使未伤情

形。剿办乱民。张春发允打前敌。许与张长信，山海副都统所得，令张将袁长信呈出。予闻言，即疑其讹。盖江汉关与山海关颇有区分，况省分来往不同，袁无不知。砚孙家人董成来言，其主人又由太原过陕，可怜。砚六月初二由大同走，十二到太原，廿八又由太原入秦，川资已二竿。提华俄行所凑本银为军饷。太原县有团百余人起哄，入县署借钱。何令禀请兵。毓派怡庄往查，谓非真团，诛一人，参县令。昨日明发二条，今日见报，恐公使受惊恐，命荣派人保护，暂往天津。由公使定期。有明电，即与打。保护教民。笔下骤难回环。宋庆解宝邸大屯口教民二万余。夜又攻西什库。

初十日，八十二度有余。夜雨。七兄往军务处归。黄侍御探马有类五月廿七八之言。宋、马奏，北仓猛扑堵截，获胜。长顺奏，与俄接战，互有胜负。陈苏生来坐。袁有总署拍案大骂兵端事。茂萱来。左言和不可必，战且必团，更须各省同举。敏自昌平回。晋军由张家口调赴津，董军赴张家口。晋军初到张家口，俄商逃避，晋军劫其皮张洋钱。或曰团劫之。晋军又劫团。其军在途，且谓江营官所得颇丰。军务处饯李简帅。南陵翁亦信山海副都之谣。

十一日，军务处持正论者言，须一打三年五年。简帅无主意，不过欲和字从对面出题耳。六月十八之失天津也，因马屡次皆遵旨与团联络而行。十七日，请曹、韩、王、张面问，知闭枪者四千余，闭炮者一千余，且允十八该团出仗而兵后继。次早，在估衣街开仗。各大师兄驱团众上。前洋兵六百名，枪伤团数百退。未伤者复涌而前又伤。大师兄摇旗，团众倒奔塞路。马无如何，饬兵开一路让之。马领队上前，洋兵已退，望城楼则洋旗已竖矣。马气愤而颠下，扶归，则曹大师兄已先归营。马詈之曰："若何不死而至此。"手刃之，劈其左颐，复两斫之，而断其颈。王大师兄至宋营，宋矛刺其腹而毙。韩与张闻而逸，追三十里，扭韩返，斩于营门。张所骑马乃天津令快马，往日闻其快而索之，令不与，裕北洋命与之者也。至是而骑而奔，兵枪之，中一子，急鞭而逃。至京，控北洋裕及宋、马。张名得诚。

五月初七八至十四五，团匪出头。十七召见。十九二十高兴。二十一二至六月初二三颇骄横，官兵让路，府尹派人持黑鞭引路，大开正阳门迎神。六月初六七，炸子桥大师兄西什库阵亡，东西两路打不

开而饿。大师兄乃瓦匠，赏三品衔花翎黄马褂。及天津杀三大师兄，更饿。昨日，内城封四团，有“指佛敛钱”字样。告示有“教堂烧尽洋匪”等语者，皆撕去。蜀学堂早散，有妇女将语凌二爷。炸子桥、地藏庵、东麟堂皆散。闻前日有廷寄，合肥为全权。杨维乔向仲鲁言，昨日各使明电回国。白莲之到部也，司官王晋卿、罗某回赵堂。赵堂曰：“未交审，不管他。此是他们劫数。”晋抚条陈水淹西什库外，今又奏言日本国主死，俄又遭国主事，英又新为意大利所败，某某国又年饥，宜趁此用兵。枚岑谓张口雹，打伤俄兵六千。岑方伯（岑春煊）亦谓其兵不能打。

十二日，晨八十度零，午八十二度。小雨数颗，忽阴忽晴。晦若前辈午后来。晋人初怪毓之闹坏，不听其走，故走而复返，今则卸任于李小轩方伯。毓扎获鹿，陈泽霖扎良乡。西行之意仍在。洋兵已过北仓三十里。俄兵到营口者二十万，将往东三省。又闻命李端遇、王懿荣往延大刀会。简帅出京，随员王枚岑、马季生、王龙文、曾谦等八人。

石生归，言浙江土匪，失二邑。德州团扑城，袁军御之。袁办事与大指歧，而坚守不变可敬。黑龙江危急，枪子及其城，二老尚欲以毓易袁，荣力争乃止。前数日有一僧径到王府言者未指何府，以右手搁颐下，如捋须者然，以左手索春秋，又命背马，跨而往西什库。团上四五十人从，僧却之。及到西什库，闯入。久之，马出，而僧杳然。即五台山僧，名普净，启秀荐之。廷寄迎聘者，云善遁。初到，坐八人舆入城，到府命载某某跪听。今中炮而亡。七兄从许稚筠处归，所言与晦同。又言山西平遥、介休皆失守，不知何匪。聂军初攻紫竹林，毁洋楼二座，日有胜仗。自团谮之，加以严旨，聂乃愤而殁于阵，于是日有败仗。盖聂军操练精，器械亦精也。张春发、陈泽霖自言其兵仓猝成军，营官亦认不遍，难打仗。

十三日，八十度零，阴。山西大绅亦骂毓之生乱，今之骂毓【者】即昔之誉毓者也，或曰，昔非誉毓，誉其为某相之人耳，以迎合之，故而誉毓，反以害其桑梓而毁毓。不知今日见相公，又将作何语。京中无真是非如此。熊襄愍（熊廷弼）曰：“不要误臣、误辽、以误国家。”古人如何光明。黑龙江将军寿山电奏，言俄兵枪子及城

中，乞调天下精兵，天下协饷救援。寿平日自信甚深。简帅出京，传闻有八义和各持宝器，有如意钩、连环套、招魂旛、浑天镜、阴阳瓶、飞剑、火牌等名目。陈泽霖改扎武清。张春发扎黄村。

午正，欲寻奂如。奂来，留食祭余。奂欲晤少南，招之。少南至，言晨有细作出首使馆致九国电，有“围攻使馆，实系官军，并非乱民。粮食足支半月，速来救援。所有送瓜送菜通信，一切均系浮言敷衍。北京空虚，望速来，可内应。久不来，岂弃我如遗耶”之语。饭时晦若至，言全权旨已下。有云“中外开衅，各国未免误会。地方官亦有办理不善之处。但兵连祸结，亦非全球之福，著派李鸿章为全权。电致外部，先行停战，随时奏请，候旨施行”。但洋兵大队绕出北仓，已至蔡村，恐方不及症也。当下全权之谕时，先请二王，二王无语；继请二老，二老无言，乃下。或曰若二老二王有言，则犹不能下，若先下半月，何至此哉。

奂如言初三到署，景沣、徐承煜未坐堂。袁出问曰：“到底我们是为何事?”奂应曰：“徐堂面奉懿旨。”又曰：“是何罪名?”曰：“著徐某、景某监视行刑。”袁惊曰：“在顺治门外乎?”皂役曰：“在菜市口。”袁曰“有许大人否?”曰：“同在。”是时许在北监未至也。究竟景、徐未得军机一凭据，乃作复片曰：“面奉懿旨，某某著如何”云云。总署有团，署中为开饭，甚好。团众饱食无事，终日伸足扬头，睡于廊下。相商曰：“此间菜饭精美，如别处来调，万不去。”前日忽有一人泣曰：“吾关帝也，先以汝等为能，今则贪财好色，劫数不远矣。”政府神色苍黄。洋兵至北仓，绕过马玉崑后。王乃曰，到此不能不说。始请与全权。

十四日，立秋，八十三度。万薇生交来俸米，折价八两八钱五分。庄亦恶团，告之曰：“尔等日食饱无所事事，何不拿刀上西什库打一转身，已算出去一场。”刚在上前亦曰：“团太无能。”惟启秀尚谓荣办理不善。昨前日，有一团在坛排枪，一枪打死一人。用刀者排刀，用枪者排枪，坛规如是。向来排枪刀，有死者，则曰，被人压秽，遂寻其左右居人焚杀之。独此别无窥伺者，无可借口，只好凑钱埋之。上海、汉口、江西等处皆无事，有信到京。

又有皂头，曾充大师兄，某司官新得奏事处差，皂头上前叩喜。

某曰："何敢当，我方将与你叩头。"以前日气势，本如此也。皂头唯唯旁立，自言团已散。因问之。曰："初练百人往攻西什库，一次而伤四十余人。嗣后，乃知不易。最后，更知有不法情事，故散之，仍理旧役。"

裕禄死，初闻其阵亡，人知其未在军，或曰中炮。后乃闻北仓失，以洋枪自轰而毙，亦可怜矣。使于河间府被伤之时二月初新城之事，申明纪纲，派人查办，则乱民之萌芽必翦，而可不死。即不然，而于涞水杨副将被戕之后，始幡然震怒，奏陈团民之非，派人剿办，而亦可不死。终不然，而于炮台已失，不为以胜掩败之词，不为献媚贡谀之计，见大师兄不命兵丁跪迎以张其凶，遇聂军门不令团匪仇杀以夺其气，再以一奏，沥陈团匪九千岁之鸱张，闭炮之虚谎，实叙聂军五六年之苦练，临阵之忠烈，而犹可不死。而竟死，何哉。

十五日，八十一度，昨夜热。阴。昨夜又攻东江巷，武卫中军接班，董军出外，今晨方止。九愚来欲送眷及其兄过河南，予以新闻河南不靖语之。豫抚初有定见，后奉密谕提倡，拳匪渐盛。盖闻西行在即，恐此地滋闹也。东城酒馆饭店复又闭，因甘军及某某军平白讹诈难缠。城内团尚拿所谓白莲者。因保甲簿于小民，人家多半挂其名姓，团持以白诸王曰，此白莲教。遂杀之。黄仲鲁来，言明日上山。又言豫皓亦昨日归，找钱，夜宿城外白云观。其胆如此，乃亦主谋。南邻翁又雇大板车二，捆载箱物。五月至此，三次逃生矣。而渠固团之忠臣，且谓不打亦可，又谓山海副都统信云云。毛叔畇来函此函似六月发，言拳匪事起，兵差络绎，精疲力竭云云。又问眷口尚住京否，焚杀频仍，岂无惊怛，望乘轺出去。则又劝驾之意。

昨夜，闻东南保境之约，由上海道电寄北五省。乃电过晋，晋主者以为骇人听闻，密上之。小臣论事，大臣论心，此乃不揣诸大臣之心而自以为忠。且不管上之能办与否，而贸然为此讦发之言，是乡村小妇之枕头状也。大臣乌得如此。政府家眷全走。徐子贞来。

东三省珲春、三姓、熊岳、盖平失守，守古塔危。增祺所报团何往乎。何不顿两足、划一刀，举阴火而烧之。又下廷寄各省，征兵征饷。裕失北洋衙门，不死。朝廷未加以严旨，洋人未胁以重兵，尽可优游料量，何为而必死。况闻自北仓跨马而出，是无死义之志也明

矣。何为突然而遽死，真不可解。人之疑之，殆有自欤。裕在北仓沥陈团之误事，启秀拟旨，申饬其不能联络进战，因惧而自戕。昨日闻有明发，各城许团出，不许团入。今日邸报无之，曰交片也。团本迎请而来宣战，又侈陈之，其不敢明发也固宜。

十六日，八十一度。闻大炮声，又攻西什库。似以不攻则教民必出者，故用攻以堵之。西什库打大炮，至三下半，其时警报已至。又闻毓仍以地方为词，不肯入都。毓亦智也哉。谢承皋来，言李简帅到杨村，得一胜仗，洋人赶回天津。昨夜义昌号亦为此言。不敢料其必无，而亦望其或有。七兄乃亲往甘宅二次，时已二下未归。谢去，午饭时，又遣人往。遇甘初回，在车上曰："北仓、杨村不消说，已到河西务矣。"孟甫来问西狩。答以未闻。即有亦不必慌张。

六下，过孟宅。奂如来，街上见武卫军八九人，一乘马，一挑绍酒一小坛、锅一口、口袋一头，由西砖胡同西行。团有三人，亦西行。孟虑慈圣西巡，大内恐不堪，以庚申旧事如昨也。今日召见军机徐、崇、董，闻以徐、崇、刚武卫四营为留守。简帅一仗，不知下落。枚岑好汉何处去乎。刘元午后在大街一瞭，有百十辆车。惟团则十中去了九之九。七兄往会许稚筠、凌润台，皆辞以故。往少南，始知简无下落。舆驾将行，少南细字开单，有牛、烛、烧饼等件。问行在何处则不知。连充肃曰："合肥全权来不及，宜添派荣相、庆王前往。"连盖作宣战书者也，气吞洋人，与毓同气，今乃变为此言。

俄占东省，又虑长江有事，望英日美以商务为念，从而了息耳。黑龙江省城辽阳州。❶ 东南联约之举，毓压而不传，故东三省不在其内而先失守。俄外部向杨子通曰："你们中国，究为何事。何为将我使臣暗码电挡着不发。今我亦挡着你们暗码。"子通曰："如此，是不须打也。"闻此电与合肥者。刘子嘉永亨五月曾劝董福祥勿打东江米巷，董不任此事，则上或不行也。董不听，荣不行，董挽以行。言事情重大，己不能任。杀倭使时，何其胆大。夜月色红黄昨前夜亦如此，继而云起，大雷电，大雨如注，子刻雨止。大内收拾行李，未知如何忙乱。初四各督乞与合肥全权，留中。迟十日，乃有北仓、杨村之败。无事生事，竟做成

❶ 此句与下注均有脱误。

烂事；可救不救，直至于难救，何以问心。珥笔述旨，专事迎合，不足责也。或曰，西行必倒乱。或曰，未西行，气象何如。

十七日，阴，晴有雨意，然仍八十二度，热。敏在街看来，甘军马步出彰仪门，拉车卖菜者少一半，西鹤年堂亦关门。予又亲到街头，甘军马队列而行，亦有武卫军。在其中小贸易者，负包行，接续不断。卖小菜者，闻天明入城，须臾即闭，遂挑菜篮欲遁归。却未见一义和。章京欲问西行去向，以便扈驾。至顺治门，闯不进。左辅卿虑二毛出而报仇，想亦题中应有之义。左忠于团者也，至此亦虑全权回信之迟。

闻宋军马队昨日败至长新店，往南苑。甘军见车号来拉车。张云告以车乃同院某家所养，已乘骡往乡间。盖先牵入院内，故不疑。街上言简帅败仗，再接再败。城外抬归之兵，皆断手断足。徐桐曰："这回纵然失国，已是正大光明。"

金把什乡亲来言，洋兵昨日到安平去京八十里。败兵奔至张家湾去京六十里，无人管束，放量乱抢，有佣工担衣物者，辄中以洋枪，劫物而去。昨夜启銮，不识究何时刻，亦未说明去向。又记数绝曰：

东巷死如莽，西郊去似云，拉车随扈驾，人说董家军。

一军自西来，宠之四军上，敬如关壮穆，今作禍纵样。

一战杨村北，狂奔张家湾，劫人强似盗，军令静于山。李所节制

各国函到，问其使臣，曰："自使馆被围，人心皇皇。今接明电，言无恙。然非暗码，不知其详。宜写一亲笔信或平生佩带之物寄归，以释悬念。"太后召见，问曰："你们想甚么法救咱们一堆人。"

谢承皋来，言昨夜交部一大员，云是某。又一中堂吞金。命黄老二往看，则已预备，而言尚早；谓是官犯，不言谁何。共石孙猜不透。又有言，銮驾以保定一带有警洋四百，二毛百余不前行。黄二亦见董马队牵线，由彰仪门入顺治门。黄二又往菜市，归言已到，有谓"本号""双人"（徐用仪）者，有谓"本号""易木"（杨立山）者。彭向翁送字来，其家人则云三个，一"双人"、一"易木"一"耳丝"（联元）。复命黑往探，则两个，一立山，一联元。黄二归，言尚有"双人"。夜打西什库，闻使馆亦被攻，是武卫军。

十八日，八十四度零。昨夜打使馆，西什库甚厉。未启銮。有言

容城失守者。甘军、虎军四处拉车骡，到门放洋枪，捶门入，搜至书屋上房，孟甫二骡一马均被牵去。徐尚书（徐用仪）尚未收，可怜可怜。其子早出京，其家须今晨乃知，而执役者必又价昂。甘军拉陈、彭两侍御马，幸被练军堵住。胡给事棣华马亦被拉。自十六三下，有西行之信，甘军在外拉马，手持洋枪抢夺，甚至巡城之御史，南书房之翰林亦不免。余虎恩兵亦然，夜至各宅门，如行劫法。简帅兵败，亲与叩头，兵皆不前，一哄而散。夏辛酉剩两营。陈泽霖剩六营。张春发剩四营。万本华剩二营，从事马吉樟等逃归。枚岑将行，请署缺，言须数月乃归。闻者哂之。余虎恩军十营，某某撮合拉来，迎护山东河运者也，亦拉官宅骡车以载眷口。张亨嘉、徐花农、曾慕涛车亦拉去。北城车被拉，御史查街步行。孟甫来，亦言决归作乡民。又记数绝曰：

市上无官马，军中有妇人，前营云气黑，西路粉痕新。

人望令公来，乃作哥舒翰，哭地动三军，军心已早散。

徐尚书于初三后向人言，二十年前即要辞官，为妇人儿女跟丁所劝以至此。伤哉言乎。知进不知退者，可以鉴也。徐能办事而心气和平，何以罹此。适闻洋兵十六晚到马头，简帅退至东关，张军毁其七八，夏万尚能军。又闻简到八里庄自尽，溃卒在宁乡馆言者。简之未来也，人人望之，望其照时势以立言，上必听。不料有先入为主之言，紊其心思，日在军务局骂人以为正派。然后知其人虽不浊，其识亦不通，至此将贻朝廷宗社之忧，身败名亦裂。与涿州迎合之人，庸有间乎。

内召军机，叫设法。茂未出城。夜半洋枪声甚近，苦在本街，再听无声。绳匠胡同又响两枪。复子厚信。

十九日，八十三度，午九十度。余虎恩家眷及兵出彰仪门，追调勤王兵，余军又东行。可笑。菜担少十之七，卖水者亦逃。昨夜打东江，带伤者，今晨用门板抬出。军务处传出一片，言前敌胜仗，简住杨村。昨街上所云诸军败挫者，皆陈泽霖散军之言云云。既获胜，陈军何故而散。昨日，团旗及红巾皆撤，今午闻胜仗，又张挂。

林联生诸人趋新店，候驾不至。昨日回至彰仪门外，遇甘军二人，跳上车，迫令回辕卢沟。林曰："我乃军机处有差事。"甘军曰：

“我们差更急。”再三央告，与二十四金，又嫌银色不足，加补水银，乃去。又有甘军抢一官车，曰：“这个时候，杀两中堂亦不要紧。”郭云，新店十七日即闹得利害，幸宋宫保在彼斩数人，稍松。午刻，轿子胡同有甘军数十人放洋枪，抢一小民家。或曰抢其妇女。孟甫居与邻，写字与其统领方姓，方已赴通州，竟无治之者。又闻昨日内城东，武卫军抢百余家。郝车夫自昌平回，在清河遇通州败兵，有抢骡马者，有乞食者，声似山西人，则毓军也。郝在西城，见甘军抢人之车，拉其所劫货物。至顺治门，守门兵不开。甘军将斗，守兵持枪注之。后有劝者，令其改向前门出城。

董宫保亲往通州，当事者谓攻贾家屯教民。以八面威风之大帅而攻教民，不几大材小用乎。既云前敌大胜，是宋、马、夏、张、万军已不少，尽可分枝攻村，何可盛暑而劳大帅乎。黄侍御柏香处言，洋人已败回，天津已报红旗。昨日探马言，洋兵到通州。今日又从通州调董军回。令人往使馆，庆王亦不肯往。有卖底以劫人之骡者，团控送团练局，局不收，送入庄府。

九下半，大风夹雨，炮枪声甚繁促，如在虎坊桥东。大约东江二毛又出也。

二十日，早起凉爽，八十二度。东江枪炮犹未绝。佣工人十八日出卢沟桥者皆返，以乱兵梗阻也。昨日出通州者亦返。十八九日内城东，糜烂不堪，兵役抢劫以为归资也。饭后，闻东边枪炮声越显，似已出东江者。英使馆出洋兵六七十名，占东便门角楼及其城下。有甘军吃醪糟，言将出沙窝门（广渠门，亦作沙锅门或沙窠门）外接仗。合肥代转杨儒电，言俄见前日保使各条上谕，甚喜，允停东三省战，并劝各国停战。义和初皆卷旗灭迹，因昨午军务局有胜仗一片，遂复扬旗裹头。此刻炮声甚厉，异于往日。该团曰：“洋人已打下海口，此乃二毛子逃出，董军追之耳。”其可怜如此。

义和在涞水高洛村起事，明明白白说是仇教四月十四至五月初，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写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及到涿，则曰：“势不与洋人两立。”到京，则曰：“洋灭孔教，天特寄权于团，以为扫除。”可谓愈唱愈高。团之初心不同，乃被物诱至此。初四，将下全权旨，简阻止者，简先来信曰：

"剿内安外。"一至京而变。徐桐十六接张家湾信即骇，其心望和尤切。

枚岑子不知下落。孟甫来言马军在杨村胜仗，简尚在杨村。奂如言甘军恨荣相、庆王。晦若同郑叔晋、汪颂年来。晦闻李某言，和议未成。炮声未止。二下，黄二回，言武卫军说洋兵到东便门，打开花炮十余，门已烂。九愚在旁曰："二毛耳。"一甘军曰："你还不信，我们乃亲去看来。"武卫军、甘军由彰仪门飞跑，七八人并而行，有在街口看者，鞭挞之。五城承军务局命出示，言杨村获胜，谕铺户仍照常买卖。此刻已三下半矣。枪声甚密，董以受恩至重，故在城决战欤。长春寺招兵，昨日挑上三十余人，言旗兵不可靠，另招五百。

左辅卿来，予在书房内听其向七兄言，为太息者久之。二老想同此论。全权出去，徐桐曰："又上当了。"有梦琴，甚明白。徐闻简败辄咬齿曰："这都是汉奸。"连充肃曰："荣捐二万两，解往前敌，杀洋一人赏一百，二毛赏五十。"徐曰："这极妙，但来不及。"四下后，枪声由东而西，似在顺治门东。宫禁不知若何。以禁城而如此，犹斥之曰："必杀二毛，必杀二毛。"左曰："不灭西什库，恐为内应。"有问之曰："何以中法之战，广西某某之战，皆多教民，何以无内应?"左语塞。

闭门上锁，下人等皆喜出。石孙亲看启闭。五下后，石孙处一客来，过窗外，石孙亲问外面情形。据言，三下时街上颇乱，中有便门外、沙窠门外居民三四成，兵有数万，往西跑，兵有带伤者。街人乃言攻东便门，又有人言是洋兵。六下后，枪声又由西而东，开花炮声似在前门。我朝神圣默佑，孰料无缘无故，以义和而有开花炮在城乎。有回民过孟甫门，言马安良乃董义儿，带三十营到，皆白巾裹头，董军误认为洋，遂开炮相攻。义父义子想久违不相识也，不然，何故从八点打炮，至九点不止欤。况董军误马为洋，犹曰白巾之故；彼马又误董军为何物乎。或曰，马安良未见过洋兵，见董军之冬帽者，以为洋亦如是。

傍晚，枪炮声歇，街上清静，而大街铺板，皆用横木钉之。或曰，二毛在城外，董兵轰之。或告店民曰，勿怕，此永定门试炮也。上灯后，排枪声甚显，约四刻亦止。郑尔丹之亲梁某写字来问石孙，

言前门大开，扎十余营，或曰洋兵，向天向西南放三十六开花炮，又放排枪，不以伤人，是何意。石孙谓，此乃泄忿，枪炮若照公法，则无此。曾问诸许公，然不敢向人讲也。金车夫严气正性，恨二毛而恶洋兵者也，晚在街上回，喜曰："前门非洋兵，乃西洋回回，保护中国。"夜半雨。寂然无声。

廿一日，出伏。八十度零，阴，雨意。晨黄二出街，归言洋兵甚多，昨夜宿前门外，今晨入前门插旗。本地人民乱跑，出彰仪门。有一过街者，已闻专寻团与董军，不与平人相涉，而跑者尚不能止。石孙清早着水靴出探两宫消息。顺治门城门闭，不能进。刘震青同年以今日接见，城闭不能往欲具呈，来寻石孙，而不信洋兵入城，坚谓是董义儿、马安良。告之，曰："甘肃勤王兵三千，乃岑方伯带，至今未到。安得再有三十营，纵有，当西来，不当从东来。"石告之曰："我国洋操兵两枝，皆奏明换戴冬帽。又安得有白巾裹头者。"石又详告马江战事，及昨日所探。刘乃信。黄老二又出，归言，闻董福祥昨日已窜入军中，出彰仪门。左辅卿只身于天甫明时出便门，满腹条陈，一身奔避。石孙再出又归，城内外隔绝，不知两宫消息。奈何奈何。决策者罪上通于天矣。七兄由孟甫宅归，孟已同谢承皋、吴介甫、陈绍平天明时步行往昌平。如何走得，雇驴恐难，不知又听甚话耸动。闻昨日三下至今，昼夜不绝，出南西门者闻有数万。既闻天津出城之险，何为轻出。

晨至午，炮声不如昨夜之壮，而亦未断。刘元亲到前门，见洋兵，白者百余乘马，黑者数百乃步卒，旗红色白边，遇小孩在旁反笑而扪其辫。刘元与致摘冠礼，彼亦反敬。步卒驻瑞麟祥一带。今晨，团有误信马安良之言，以为既是董义儿所统，何妨往看，遂未卸红巾而往。洋兵突见，知其为团，每人斫以两刀，揪其辫而入城。谣言误人哉。徐、崇二公不知有何妙计，若有锐气人在，彼不过骂曰"狗王八"而已。空疏固谬可笑，不得借口于文信国。炮声由南而西，三下，又由东而北，六下止。

二月街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就怕董福祥。福祥足，两头峭，先杀鬼子后拆铁道。"至今又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最恨董福祥。福祥足，跑得快，未曾开炮就先败。"

稚筠阍人言两宫今早行。倩郑尔丹问之陈玉苍（陈璧），则言不确。前门两旁铺家昨日全走。西南各门有奔逃兵民十余万，穷民一搂而空。人啧啧，谓端门着火，甚以为虑。端门乃皇居，有所忌，尚可言；无所忌将难为力。或正北有设坛之地，洋兵寻团熛之耳。石孙久出未归，令人疑讶。两宫消息，至此未知。六下大雨，须臾晴，乃闻简帅殉节，枚岑亦沉水。黄柏香撕去门条，走至卢沟【桥】，闻甘军、余军劫人，乃返。大街上铺户全开，谓劫人之兵全行也。金、郝两车夫欲归其家一看，不敢行。午亲去前门，归曰，洋兵不可见之乱跑，跑则枪随之。闻董军在长辛店有刘翰林与同乡，昨日同出城。本街只剩予宅四人，其余皆行，且撕官条，扯春联，不知何故。二下，见城北有浓烟，至夜犹显，人言是端门。与石孙惴惴然出门望之，烟愈浓。枪响，闻顺风哭声，命人升高望，则在西四牌楼东，人以为端府搜团也。或又谓方向似澜府。夜仍炮声。是日三晴三雨。

廿二日，清早凉爽，七十五度。洋兵攻顺治门。镶蓝旗与敌，洋退。蓝无火药，洋复攻。街上人声嘈嘈，出看则米市胡同当铺被劫。后门在绳匠胡同洗澡堂。烂面胡同回民纷纷前往搂物，络绎不绝。有一人从北头来，问之，言从城里出德胜门被二毛占。土人总以洋兵为二毛。顺治门亦未开。专留西直门于天见亮时放人出，出者颇多。石孙管家北人也，要逃。张荣亦焦灼万状，皆怕二毛杀他们。石孙苦口开导。张荣怕土匪抢其衣物。予告之曰："如果来抢，你说我家老爷还有几口箱，则土匪必饶你。"曰："如到彼时还是一齐拿呢?"复告曰："尔出去，能保必不遇乱兵乎。"土人之愚，大率如此。团匪烧教偏看得惯，今日却虑难保。黄柏香十九日午出示，报胜仗安民，其时洋【兵】已至东便门。次日出走，被乱兵阻回。有言其未走者，今晨抢当铺，其管家首先奋勇劫得貂皮花衣等物，街人多见之。黄固帮办中城者也。

昨晨七下，老佛爷同端庄走，又闻皇上未走。庆礼今晨上城楼讲话陈玉苍处听来。徐、崇不知着何意绪。石孙家人全走。石孙与我等商以七兄与我及黑居守，石孙则外探，并打杂。以今日抢劫者皆未持枪械，但寻空屋，无衣物，虽棹凳亦取。晦若、叔晋（郑沅，字叔晋）来。闻昨夜烧者端庄、二府。刘元饭后到前门，归言前门大街无一中

国人，纯是洋人。乱民全抢当铺绸店；洋兵旁观，挟物走者，命开包与看，有银则拿去，余则否。南城惟春元当未抢，掌柜请已散之练勇六十名保护。刑部官犯被洋人开放。闻端、庄、澜、濂挽老佛爷以行，而留皇上于此。留之欤，委之欤，果以为二虎之一龙欤。孟甫处，前半月冉姓者言，洋兵在津杀洋学生三百余人，俄英兵又遭〔糟〕踏妇女。今已二日不闻此等事。

九愚来字，合肥到。黄二亦言，街上传言住烂面胡同，已入城。晦若才来，未言。予疑之。黄二言，街上多有此言。乃命黑到烂面胡同一看，久去未归。九愚来，问之，则张子青听人言者。如是则未确。抢平粜局。陈榘才宅犹坚信马安良之言，先入为主如此。九愚之兄子厚先欲过河南，予尼之，自言有钱皆借与人，自己又向别人借用，紧急时别人来收，自己不能收，此等情景，予于甲午过来。九愚处之泰然，真为难得。

六下，洋人查大街，命开铺户，问有羊肉、小鸡没有。义昌等号逐开。福喜夫妇欲往东城，福喜携一梳头匣，洋兵遇之，命开看，有洋钱一元，取去，而与以洋钟。洋兵收得庄府所藏拳匪名册，挨门查问，官宅不甚查，铺户小家一问而已。黄柏香所出水洞二毛之示，已撕净。闻洋索端、庄、刚。中城出示安民，言议和在即，各安生业，土匪行劫，格杀勿论。写就命两役持而糊出贴，至街口，遇持棍者从旁一棍，将面糊碗打烂。两役飞奔，归说："不好了，二毛将碗打坏，不和了。"黄石孙在彼闻之，不信，欲出看，众阻之。石孙终疑，及出，果见一人持棍在外，然似疯魔，问之街邻，果然，乃大笑。被劫之家，皆因无人或留守人太少，本街除予宅外，皆无人焉。本日抢当铺六家，米市胡同一，南横街二，大街一，绳匠一。顺治门内火，似在四牌楼。

廿三日，五下起凉爽，八十二度。巳刻雨住。大街卖菜人渐多。在对门剃头，有穿青裤盘大发辫于颈者，问烟馆何处。剃匠告以烟馆关闭，乃去。剃匠曰，此甘军脱号褂者。有小家妇女一群跟跄而来曰："海岱门（崇文门）一带，西洋回子掳掠娘儿们。"

洋兵官一人，乘马，带一队人，查往增寿寺一带。吏部供事言，洋兵入城，无理之者，乃烧东华门；仍不理，乃烧太庙。又言，老佛

爷走，仅五轿车，庄、端从。洋兵由东华门入，至太和殿各处一望。至乾清门，问曰："此皇帝所居乎?"曰："然。"遂止。分洋兵扎景山暨各城门。陈某二十日在内阁当差，昨日午后出，言荣被难东华门。和议已开单，徐、崇、刚、启、赵已拿交。徐缺已补王，未知确否。

敏过乔宅茂未归。乔宅亦插白旗，擦去衔条门对。洋兵一入，搜上房玉圈，并尧生小表以去。又闻凡擦衔条者洋兵多入。今晨，洋兵在大街。有请书洋字贴门首者。初以纸，继以衣衿，洋兵不暇，则自仿其体而书之。或曰，此皆拳匪及供拳匪神位者。萧士修来，言张茂劬亦弃官潜逃。金波亦于十五过昌平。有欲入前门者，不敢入，恐同行有跑者，则洋兵必枪之，将误伤。何隆简出监跑，一日忽不见。宝兴隆、恒裕送洋兵洋钱求保护。恒裕五月以洋钱与何伯卿，何恨之，今用出矣。

廿四日，清晨大风。七十三度。西砖儿胡同前后回民多狃马安良之言，以洋兵为马所带，与伊等同教，各将回帽戴首。中城陈遣一差官入前门往东，洋兵阻之，且搜其身，仍不令前行。往陆凤翁（陆润庠）处则虚无人。见西华门内洋兵甚多。又言神武门亦烧。晦若、叔晋来，言王莲孙家被焚。徐花农同曾暮涛出城被劫，曾家丁死二十四人。徐宅被人引洋兵入，翻箱倒箧，刁其楼板。奂如着人来听信。九愚言，东海上吊二次。宝竹坡二子皆自尽。石孙持示南城各京官所拟与赫德一函，言："城内消息不通，各国兵及居民皆不能购食，未知我太后、皇上安否。足下在中国服官数十年，请给护照，以便出入。"列名者已有十余人，余亦并列焉。有洋官晤曾君和，言甚望即刻了事出城，以图舒服；不然兵在此，恐不免入人屋，见小东西亦有拿者。彰仪门外放两地雷。夜犬吠，通街炮声由南而西，三下，又由东而北，六下止。

廿五日，凉风。至七十二度零。昨夜七兄以犬吠畏盗，闹大半夜不寐。矩才得孟甫信。孟廿二日到昌。子厚同翼之已过张家口。萍三以无事尚未发。彭向青三日未到昌，岂匿影欤。乱兵在昌闹三日，劫铺面。

洋人出示安民，嘱居民照常买卖，毋得惊恐，有鸡鸭送先农坛。

后书西历若干年，中历光绪二十六年。

多日未出街，乃往孟宅。见孟二十三四昌平信，去时甚苦，而所闻留少年妇女，教民惨杀平民及铰辫诸事，皆土人谣传之言，付之一笑。归，晦若、叔晋来，言遇一僧，亲于廿一日天明，见老佛爷与阿哥各乘一舆黄绊，端、庄、澜、濂跨马从，往易州。又有言荣为老佛爷解银二百万，被乱兵杀于黑寺。彭宅有人从黑寺来，未闻此，恐未确。朱古惟来，言皇上未行，廿一日御大清门楼，命礼、庆二王招一洋官人。曰："一切皆乱民所为，京中无乱民，自今可好好议和"云云。谓记得第一句，即"勿伤京城"之语，闻者感泣。记五月内，崇公以"好百姓"誉拳匪，徐公以"民为贵"出题，降而至于毓老八、张星吉、刘仲鲁、王枚岑等无不以忠义待之。毓老八见炸子桥大师兄，直如邱长春见元世祖，且有献谀贡媚于团，而不知团之实足害宗社者。今两月耳，崇公举室自焚，徐公两缢未死。

朱艾卿家人在街送信，遇洋兵，使挑鸡鸭送先农坛。亲见所焚棉被等物，皆其兵丁在民间携归者也。洋兵官在天桥正法搂物洋兵四名。

曾君和、郭春畲、陈玉苍等约同人三十余与赫德信，请给执照，便探两宫，今日送去，尚无回信。不知已送到否。洋安得律风于天坛，九愚误为电线。闻德兵昨宿丰台，今入城。

廿六日，七十二度。七下起大凉，著两夹衣。卖食物者有人，卖鸡鸭者二人，卖肉者二人。昨今两日，小菜价涨一半。有买卖不做，但抢小粮食店，搬运空屋木器。回民各负口袋，在街东西望，凡粮店、贸易店无多人，即劫之。正抢大街口磁店时，洋兵忽见，持枪逐之，纷纷逃散。

陈玉苍又与庆王一公文，请照会外国，容五城弹压地方。以五城练丁，须穿号衣，恐洋兵见而误枪也。

彦康来，言乃父十三上班，今日归寓，前门由人出入。可见所谓嵇〔稽〕查严者，皆所遣人畏不敢往，归而捏造之词也。

七兄往乔寓，何隆简、龚照玙同在。有宋内阁、聂九愚在彼，致何不能尽辞。后何言已晤李佳白，腿中一枪，怄急，使馆皆忿。有马绍忠者，英人开佛照楼，天津兵团由此始攻。马之父母妻子全毙。洋

兵来京，马绍忠竟为马队先锋，引入城。其烧庄府，亦马之计，毙拳匪一千七百名于府内，曾按尸骸而数者。想即十七日执蓝旗斩徐、联之团也。予于是日望火光，闻哭声，疑未必有一千七百之多，然不少。南城二十日下午尚有团，次日泯然无迹。北人狡狯如此，庄邸之团何不能者，胡为烧毙如此之多。午后，茂萱来。询三大臣。言徐公到部，与一揖尚与寒暄，皆得大臣体。立山，但言命该如是。茂要会石孙，遣人寻归。晦若、叔晋同祝芝兰来。

洋人分地弹压：外城则西属美，中属倭，东属俄；内则东英、西法、北德。闻前日初到，德法欲屠，英美不肯。端、庄、澜、刚诸府皆烧。太后往西陵，上驻香山。俟再探。各国拟八条。待合肥，人皆翘颈以待。合肥为大臣，当赴国难，授全权，当速来。前之杀戮无理，宜其不来。今则洋兵入城，祸首潜形，拳匪灭迹，更何惧哉。想东南各帅亦必催之。

左辅卿自挑一肩，若为下力人者。廿一日出南西门。曾蜀章、郭子南、宋芸子、余子厚、陈剑秋、赵翼之、王萍三、何云凡、张茂劬、汪金波、凌东甫、赵少平、甘少南皆随驾行。吴介甫、谢承皋、刘星阶由昌平往。

廿七日，七十五度，七下起凉爽。茂萱来，以粮店逐日被劫为忧。简帅粮台荣心庄回。荣癸巳在成都，笃信走阴之张都司。及张荫桓遣戍过涿州，荣时署涿，骂张跟丁，颇自负。徐、李重之，派此差。今始回京。

内城西仍火。午王丙青、汪颂年、祝芝兰、黄泽安侍御同来，颂年言内城旗宅受害已极。美提督出示，言西城暂归管理，如有抢劫，即行正法。王莲孙全家焚死。

将两下，石孙客林某者开门出，恰有二洋人，手持洋枪，腰佩刀在外，即乘机入。翻书房内书箱，有图章盒，扪之重，以为银也，开看无之。又复看案上物，无可悦者。指枪以示，问有此否。摇手示之。又过郑尔堪外，一看而出，见鸡在花台上捉而去。

晦若前辈同石孙往会毕子明。毕美国人，为合肥翻译幕多年。言两宫由居庸到秦，在路甚苦，政府同行，荣相、庆邸亦尚无影响。在京惟崑、敬、那、溥、善等七人。崇礼、阿克丹欲与使臣说话，使臣

不理。又以肥之全权，出于政府，办事人不认。答以确是上所与。又言将来外国兵到齐，钦差来，国号仍属大清与否，未可定。又言五十里外尚多拳匪，粮路难通，虽给执照，无人敢办。第允将来给护照回南，闻此言无不骇者。晦石住湖南馆。崑、敬等托贤良祠和尚寻毕子明，请致意使臣，将往会。毕以七人中无王爷，又无全权，不往。或疑庆必奉谕，不敢先出，乃支崑等试探。庆无端倪，崑等小胆，必不敢居间。

固安昨日尚有拳匪一千余人，入署索米。茂萱、石孙、晦若、曾袭侯诸人皆欲俟轮车轮船通时回南，由京到沪，路资亦不易。如何如何。榘才来，言彭向青尚未到昌平，如隔京近，必着人回；如到昌，必看其母；两面无，则耽心。夜雨。

廿八日，七十二度。茂萱偕贵州姚来。因昨日欲同南城京官函请公使电催合肥，石孙不以为可。予以告茂。茂之圉人王三犹以为天兵将下，北方愚民如此，安得不乱。昨日茂言，某京官夫妇带有大宝出彰仪门，遇土匪杀其妇，只身回京。本街行人甚少，时或三人或四人而止。晦石言，前门内，亦未遇有著长衫者。洋兵逐户清查枪械，有银及洋元、戒指、手镯、表、绸缎之类皆拿去。

米路若通，在京多住数月何害。大局未定，百里内米商畏劫不来，惟有望火车成可运津米。然使津米即果能来，两手空空，何以买之。是仍望大局粗定，外州县拳匪匿迹，土匪潜消，而后生路可以疏通。门外有洋兵二名叩门，未应而去。见刘元负米，亦扪之。茂一下来，言洋人弹压土匪，龚鲁卿之力也。赵、余赴张口（张家口）中途遇盗，幸无大损。金波函如此，计二十三，至今，孟甫、金波皆有信到京，独十三、祖寿无信，可谓稀奇。

茂在案看余日记，闻开门声，扬头一看，曰："洋人来了。"到客厅，示以毕子明所写字，看后，仍翻理箱物。先指西壁廿二史之宋史一匣，嘱开与看。而钥匙未在，渠坚要看。取匣上佩文韵府开示之，渠乃举宋史匣一摇，似知为书。又开东壁之书箱二口。知书外无物，遂进七兄上房，开箱，而钥匙皆带去昌平，乃锤开一二口，见无可取者。又举一箱，甚重，疑有银，喜甚。又锤开，则在沪带来之响锡在焉。取其一锭，以锤未开之锁，锡软而铜硬，乃弃之。其心不肯舍，

复取而锤之。连开十余箱，又开十三房，见箱用麻布麻绳捆裹，益疑有重物。必开，则取双花袖、玳瑁圈、镀金镯、玉圈以去，藏诸腰。适石孙回，急往寻曾袭侯以来，恰搜至学堂，陈仲苏书箱在内。曾侯入，以洋语问其干甚。伊问此何人所居。曾曰："我朋友。"且指其所拿镯及帕袖等曰："你们何故犯本国规矩，拿人衣物，还不快走。"洋兵乃行。至二道门，曾侯曰："开门。"洋兵笑容昵曾而求曰："千急〔恳〕勿向人说。"昨前日有言其清查军械者，予疑清查不过一次，何为有续到者。且查后未与凭据，何以知其已查未查。至曾侯来，始知无故出外找开活，亦如当年川中之湖南兵然。取物时必问黄老二，老二点首乃上腰，即此可知军律之疏密。

晚，接十三与黑信二十六来。言昌平倒乱，游勇土匪抢劫，道台参将逃走，知州逃而复归，铺户皆劫。翼之失金条二根，萍三失一表，我寓无恙。廖仲师住古玩铺，刘星阶将同万军过河南，贻霭人随驾，在昌平歇一夜。守备辜文山，丁丑武进士，蜀人也，擒斩劫物者八人，人心稍定。现同知州办团。

今日内城停火，闻端府烧尽，庄府则取打西什库之炮而向诸门。密云有溃兵到城，城内兵与战，打死三人，余散去。小红门有拳匪，洋兵与战，大创之。兵官问土人地名为谁（?），以所带手折检对，或即庄王簿上所开者也。

廿九日，午，晦若、颂年同劳君凯臣弟、曾伯玉、叔晋来，言有机器局匠人二名，言慈驾往蒙古，伊等至中路，畏其地寒，未带衣服，辞归。据二匠言，上实未往。而毕前言上同行，若果如机器局匠所言，将若之何。宋芸子门生蒲公威自卢沟回，言廿二三四日败兵难民布满山谷，死者甚多，或饱饥犬，血流成河。陈受之眷送山上庙中。郑叔晋，李意园同来，约石孙往李佳白，探上确行否。此事至急，臣子不能坐视，又不能出头，且闻乾清门紫闭钉锁，内有哭声，可不急急设法探问乎。

各兵到京，日德列前队先行一日，英美第三队缓行一日，昼夜兼程而过之。日兵仅三百人到沙锅门，董军接仗，伤数人，遂奔。

五月以来，拳攻西什，死者几及万人。西什洋兵四十，教民妇女数百，今出来洋兵三十人。余虎恩初成军，十九日奉调打东江，死者

八百。彰仪门外两旁，甘军、武卫军二十一日互夺互斗，死者数百。九愚言，西直门外二十里八宝山，回顾万寿山，明永乐太监刚丙在上庄御鞑子，鞑子于阵上斩其首，刚丙不自知，驰归倒于八宝山，因葬焉。刚相祖坟葬此。

九愚来书。后五下，洋兵三人叩门，许久，未与开。七兄曰："错了错了，这房子搬错了。"兵马司后街洋人早已搜三次，又将何说。则又曰："孟宅好。"甘军劫骡之时，岂料后独清静乎。洋兵去后，石孙厨夫归，不言而叩门，久乃出声。及进屋，又有郑家奶母之丈夫，亦复不出声，而如洋兵之叩门者。七兄真疑应接不暇，而怨声大作矣。

石孙同李亦元往会李佳白，并会美使康格，美提督亦在。亦元告以欲探两宫。石孙言欲往请安，设法。丁韪良等言，如确即好办；然得诸传闻，尚无确据。石又往见敬止斋。止斋言，二十一天未明时，上同老佛爷行，庆且叩送。崑、庆已晤赫德，约初一与赫信，初二三会公使说话。然各公使曰："但要光绪皇上在，即好办。如不然，'大清'二字恐难了。"又曰："我们不知端王，但知是义和团。大阿哥亦即义和团。"东牌楼火，洋人救之。端庄诸府洋亦未烧，但扎兵。数日火起，皆土匪所为。徐未死。城东烧房，洋兵出救火。使馆兵实四百，教民万人。俄兵住颐和园，万寿山添筑炮台。倭扎景山。

尔丹同乡某，在海军衙门，欲同扈驾出京。尔日出德胜门，随扈军行，所过皆荒凉，无卖食物者，乃转身。是确未出西直门也。或言徐吞金，或言投环，至今则闻尚在。人人唾骂，以为未死可令亲眼看，免作糊涂鬼，一生持清议，至此乃逢端，而杀人如草，不知子孙作何收报也。闻有洋兵上保府。石、茂、晦诸君欲拟条陈交公使。

三十日，八十二度。七兄以洋兵取物去，介介于心。九愚来。徐子真递字来，所闻合肥到通州，崇、刚议款皆虚，惟庆邸在乍口似确，以皆知其未定也。梅主政定九裔夫妇，率两乳母至黄村，遇败兵，逼乳母上马去。此二十二日事。

昨日，因有上在宫之言，美使允同叩问起居。黄、李小臣惧不敢。欲求崑、敬转寻内大臣，同美使入内。

恽薇孙晤敬止斋，已同十人拟电交俄使，并约明日午刻说话。敬

且曰："这回就正法，也要管。"茂拟一稿，晦若删酌用南城京官联名致公使，问上起居。电达合肥，请洋兵移宫外。

卷　二

八月初一日，七十五度。清早黄石孙以所酌三条，至上房呼我见示。七兄为誊好，石同晦若、李亦元急急往李、丁二处。奂如、茂萱来，祝芝兰来，言神机营教习黄曾北出至居庸关，皆未闻上同行。其翼长祥麟则云，澜公同出城，本日又返，以护米仓为言。在宫一日，二十三又出。然二十日已有洋兵在宫门，岂易出入者。惟自来无人云上同行，则荣同出平则门之说，其有万分之一乎。

德兵愤，颇骚扰。孟甫家人文在城外，洋兵挽之刨红苕，三日，手指尽肿。又亲见洋兵数人为群，零星城外，邀截妇女，无礼已极。天乎天乎，徐、崇之罪，擢发难数。

十一下，响地雷一个，后知为烧火药局。十二下，石孙回，三条已交。丁韪良言，合肥全权，外国不认，不能来。今有此条，说明中外办理不同之故，渠饭后即持见美使。午刻，崑师、敬信、贵、午桥、溥良满大臣十人，汉则曾袭侯、恽薇孙二人共十二人同见俄使。初言今日与赫德信，订期再见公使，今俄反催之，或见京师臣工毫无头绪，故嘱赫德促其一见商量大概也。五钟未闻信，疑十余国之事，非一国所能了。即约而言之，亦六大国，似亦非日俄所能斡旋。况此次造端过大，出手太辣，层次太乱，能以一二国言为凭，二三十日能结乎。恐丁韪良告姚励环一半归去，一半饿死之言，或将办到也。

骡马街南北皆属美界，昨日忽从前门起彰仪门止，以北属德，以南属美。美兵于廿七八搜查至南半截一带，德则昨今两日始搜括北界。奂如宅廿九日有三十余德人入而搜之，坏物甚多。昨晨移至孟宅。我宅廿七八两日有来者，今无足音矣。在绳匠胡同搜一宅，宅主控之于兵官，兵官来查，骂之而去。茂萱来谈，与作归计，倘不派留守，事到九月无绪，不能不言归矣。茂未晚去。满大臣只敬止斋一人，同恽薇孙往唔俄倭二使。二使曰："依军律，是未停战。既然各位有此番好心，即代发沪电。"崑、贵、溥、那等均不敢出头，以端

刀不测也。美提督请曾袭侯去，以华洋人同劫当铺，美提督枪毙一人，更问华律办华人。曾侯断以罚做苦工三月。洋兵到法源寺，嘱做馒头，与僧不通言语，而手比其烧火之形。僧误为将烧房，曾侯去，乃知误会。又闻庆邸在西山。

初二日，七十二度。午八十三。六下起。子真来字，庆邸在跕沟，去京百余里，有教读先生同往。此从教读处探得者。言三十日回京，否则第二日必到，第二日即初一日也。昨日未闻庆邸到。

回民劫果子巷对口当铺，属德界，查街洋兵摆手示以不可，不能止。洋兵三百名到，遇虎坊桥，见手中有物者即捆之，无则否。到当铺门，枪拟于外，出者上绑，妇孺全释。所绑之人五人为一束，以一兵拉之，至增寿寺，以洋法死罪死之。

马玉崑在居庸断后。初闻宋将以三十日复往戒坛寺，寻所闻太监，而根究上之所在。今闻未去。薰穴求君，又成虚愿。庆邸去京不远，不出，岂以一出言和，将与袁许同罪欤。五下，九愚来，言王保之由清河回，已得真而又真之信，皇上实在怀来，太后、阿哥亦在，庆王在十三陵，去跕沟十里。与上午所闻玉崑居庸断后之信合。将晚，于晦若、郑叔晋来，告之。二公急往湖南馆。须臾，石孙回，言陈玉苍已打听保之去矣。萍三厨夫来，言昌平团保每家出一人，每人即日出钱五十文，每夜听枪声三响齐集，专击土匪之抢夺者。而土匪皆武卫军。沙河与昌平同办团保，道路清静，能买食，骡难雇。崑敬等电，俄使已发。城内传闻慈驾在途欠安。昨夜，济宁宅失火，巡街洋兵见四处嚷，即救之。陈玉苍探保之，保之言未闻，可怪。

初三日，七十四度。有方恭钊跟丁恰由武清来，言六月十八拳匪因天津败仗，遂向裕禄立索银二十万，欲挟以逃也。请缓，不可。裕哀告而跪拜之，犹不听。乃于晚间檄武卫军截杀拳匪一千余人。该匪先抢民间之十余万，私藏炭灰内者，不暇拿去。

孟宅信，亦言驾在怀来，驻跸清真寺。与九愚昨日所闻恰合。昨夜闻乾清门内无一人，有洋人穿一孔入视，谓太监、宫女皆走完。宋芸子与王幼霞等商具折请安，既无留守，又无明文指明行在，折从何递去。德国告示昨日正法二十人。二下，茂萱来，以行在确信告之。茂写以交薇孙，欲设健步，通纶音，达章奏，此从前正办，今未派留

守，庆邸不出，是以居庸为屏之险，以全权为转圜之机。特拉硬弓太过，不便开言，催全权者，欲以居间，望谋英美各使耳。若必先发纶音，转虑羞怒者，倒乱牵制，反觉有碍。不如先俟沪上回电为要。假令英不放行，更当再求英使。此一定之层次也。全权来，庆王出，眉目先清，再迎銮驾。

五下，晦若、叔晋来，言俄员回信云，合肥无回电。据本国领事回电云，合肥已乘俄舰北上，三五日即可到津。初疑俄使不来，尚须托英代催。今俄电未去即来，合肥真大臣也。今上午尚晤晦若曰，合肥受恩宠久，拳匪盛时，当为国家保此身。今则刻不容缓，可不闻命即行乎。闻崑师约同崇礼、裕德、那桐于廿七日晤赫德于高庙。赫詈骂，裕德哭。廿九日具折，恰遇太后派内奏事某来京密探，即交之驰递。惟闻各国根究端、濂、澜、刚，恐将来难结案耳。上与慈圣同住。

洋兵入春元当搜括银元，土匪乘之，劫物甚多。七兄衣物皆在，甚为焦躁。德先物，皆幼涪拮据而成，不无可悯，然已失，奈何。邮政局暂设苏州胡同高庙。熙元夫妇因洋兵入其家蹂躏，气忿而殉。夜火烧正阳门楼。

初四日，七十五度。阴，三下雨。晨，子真信来，言洋使即使破例肯发电，必有好音。可谓认题有识，诸公皆可钦可敬。视彼闻难远逃，而几同丁魁楚者，相去天壤。外人根究端、濂、澜、刚，合肥亦只有求情而已，敢请罪之乎。不罪之，未必能速了。

十一下，得昌平信。又言廖师同王中堂亲见上同慈驾一路，阿哥共一车。出城，始分坐三大安车。至贯市，换三驮轿。马玉崑顶马，端、庄、刚、赵随行。未言荣、庆、礼。而京内有言崇亦去者。又言有璞君者，洋兵百人送至清河，往寻庆邸回。盖即崑师所专之人也。合肥来时，当先饬州县剿捕拳匪、土匪。多用小臣凑趣，以无大臣也。现在拳匪渐已灭迹，特以一纸文书，伸州县之纪网，平外人之忿恨。再议款，请上回銮，此为三大纲。

烂面胡同设粮米公司，劳凯臣世兄为之。自廿七八至今，皆虑洋兵入宅翻检。德提督住长春寺，出示叫人送礼，以便保护。坊官纠合街民凑送。九愚来，晦若、叔进来，石孙出，同谈广东兵民土匪互

闹。合肥保陶子方督粤，不知准否。人才甚难，固陋者，虽清操不可用。

晨，有洋兵五百出彰仪门。又闻炮声。萧龙友在陈宅言，良乡有义和廪集，洋往屠之。又言洋已据保定。五下后，茂萱来谈，闻洋兵在城外买草料，村民之习拳者，以其人少而毙之。洋兵乃成队往轰其一村。晚，宋芸子前辈来，宿于书房。言其租屋罗喉岭，村内拳匪有在山下劫财物者。戒坛有一疯僧，人谓其能前知。拳匪将起，僧著红衣裤，十八九日全身裸露。问之，则曰："一扫光。"又问以人落难否？曰："我还落难。"又问以上何如。曰："八月上会。"芸前日下山时，见其著青衣，蹲于洞口。村人有在东江米巷贸易者，铺毁归村。言袁爽秋曾与庆邸一书，历叙拳匪凶谬。南城恶之。且曰："许竹篑在城外，亦遭其凌辱。如不信，可问许、庆、规、端。"端不信，庆取书示之。以此结怨大师兄，致媒蘖〔孽〕遘祸。

南城外联衔请安，余亦列名焉。洋官清宫，云只有太监，并无他人。有三太监自缢。东南各督抚电讯俄使，以銮舆何在。俄使曰："尔中国皇帝自走，岂我逼之乎。"

初五日，八十二度。昨夜雨未止，午乃晴。读石孙戊戌两折藁，事理明透，简洁清刚，佩服。合肥到后，起手尚易，愈后愈难。中国办事，任举一令，皆有蛙声虫响，附闹其间，说得多做得少，其烦杂至于不可遏。专望合肥于平难后，荐贤辅弼，则次第更张，或能补救。元顺标局存衣箱数百口，皆被日本兵拿去垫睡。子厚颇吃亏，萍三、芸子亦不免，芸不嗟叹，可谓雅量。

初六日，八十一度。午晴复阴午雨止，石孙拟四条，晦若来，交之。

初七日，七十三度。阴，三下小雨，颇有寒意。石孙言，羊肉胡同某亲自京北来，谓銮驾二十日四下步至神武门上车，廿八日在沙城住一天。沿途甚苦，从人皆吃杂粮。太后在路找寻旧蓝呢轿一顶。州县无官。土匪抢劫。马玉崑且打且走。董未随驾。王大臣则端、庄、澜、那、启、赵、刚，荣在保定。

王莲孙祭酒住锡拉胡同，东华门炮声甚厉。又有洋兵入其家，在书案抽匣内得剑一柄。洋兵曰："此是中国带兵官也。"洋兵走后，其

家人惶惶，谓当复来，必罹不测，乃吞金服烟毒。一时未死，其夫人曰："恐洋兵倏来，气未断，必受殃，不如跳井。"夫人先下，王从之，其妇后继。此廿一日午刻事也。

初八日，七十三度，晴。饭时茂萱来，言何隆简、席雨农皆言合肥无准信，疑不能来。毕翻译则言，初六已到津。昨夜德又到兵，今晨搜索合肥总布胡同宅内皮箱三口；龚兆玛所开德国后路粮台，亦被搜括；番禺馆亦然。

洋兵之入宫也，系廿七八日。毕与美提督登煤山，打千里镜，见宫内有人行走。后门半开，有二监探望，毕招以手并摆手，示以无军械，二监乃站立。毕下山，与为中国言，问以宫内有几多人。曰："有三百人。"问以有军器与义和团否。曰："宫中立过团，今皆西去。军器则无。"又问曰："既无，我等各国提督，将带兵入宫一走。从乾清门进，神武门出。尔等勿怕。"但须订一期，爰定初四。各提督分队联行，俄居前，倭次之，美又次之，英、德、法又次之，奥、意二国各缀二名兵在后。敬信、世续同入。内有妃主四位，太监百余。日本送水菜。

洋兵拉炮至黄村。或曰，固安多团，将往轰之。

晚，孟甫来信五笺，初六七言，上在昌平。初九赴大同。庆邸回京。初十出晤之信，似确。德先函，言其母引老五等避土匪于后圃，而下一"等"字，未言诸媳诸妹诸弟何在，不无可疑。又曰："常到南口万营，事紧，将随万行，以逃性命"云云。专想一人逃生，奇谈奇谈。况合肥、庆王将来，独未闻耶。霸昌道七月廿二日早，扮作马兵，头包缠布，身穿号衣，同出城。初三回城。参将三十日回城，同金花户逃出，谝公款三百。七月廿一日晨，王廖亲在海甸，见上著洋布衫，系黄带。太后行至南口，有小米粥三碗，太后与上与大阿哥分食之。先闻銮驾行甚速，乃十日尚在宣化。朴寿廿九日捧崑敬等折出京至怀来，见庆邸。回明各国议和，须其到京。庆命其先回京，请各国展缓。初五复往贯市等候，俟赴行在请训后，再到贯市，一同入京。景弗田先生殉。

大街以北属德界。坊官欲保地面，集六十余金买牛一、羊四、鸡鸭及西瓜、葡萄，托一通德文者，送长春寺德提督处。三辞乃收，各

给护票。洋人挨门叫吹灯，以有谣言，恐团烧房。

初九日，七十三度。因德先信有缺略语，且廿六一函未写，此次写之藏头露尾，令人耽心。昌平土匪事与汪、陈信不甚符。命敏同黄二往看。

宋公门生蒲某言，德兵在新馆，一路颇骚扰，以为是德报仇，果尔，止此乎。启秀住东华门徐家花园，每日在崑处探听，未与刚、赵同赴行在。殆自命为徐之私人欤。人谓其缩头如龟，可笑。晦若、石孙来。合肥尚未到，人之望公如望岁，来何暮也。晦去后，乃闻街市有见前门进行李者，以为合肥。此时出城人多，入城人少，搬行李，则必合肥相公也。午同七兄食腌肉，腴润无比，久不食肉，骤食甚美，可见肉之不可常食也。

兵队入宫，为灭国之礼。万寿日见甘军、拳匪出入端门，气象即不佳，各国到此，有瓜分之意。晦若先生甚忧之，芸子所忧更甚。若魏晋六朝之事将毕见于一朝者，石孙亦以为然。五道庙意大轮船信局带保定。

初十日，七十二度。午阴风。晨茂萱来，言庆王已到。饭后彭少湘前辈同晦若、叔进来，言合肥未到，恐有变局。又有范主政者在通州，全家死者三人。其一家人逃出，言洋在彼屠城。通州、武清、永清三处皆当日承邸意，调团为虐者也，洋人报复，或亦所有。想清拳匪波及耳。大约是义和团余党谣言，以近三日洋清团也。萧士修来，言金波信，庆王初八宿郎村，在昌平界。辜文山去接差来。汪家人老孙，初八过昌平，昨日有路资二百文，著一衣者，土匪皆劫之。石孙由城西归，言庆邸今日到。昨回信曰萧士修入城，言前门以东无一人走，无买卖，惟日界有买卖，亦认真弹压。

有龚姓荫夫秦佩鹤亲戚由昌平来。询之，乃知土匪入室未失物者，以岑云阶兵恰到，击之，毙其八人。有此一层，予疑乃释。德【先】漏写此，令我展转者二三日。庆邸已到，合肥无音，避难题欤？欲作第二人欤？先下全权，又复严攻，宜各国不以为重，宜合肥不敢遽来。

五下枪声，德提督打死拳匪五名。有人查实指控而捕之，且审明然后正法，榜其恶于市。其告示云实证确凿。余少平来问子厚行止。

言厚走时未与留煤米钱，向米铺挪五十斤，烧木器，吃所剩泡菜，今米已完。而又有郝世兄者跟宋公来京，今宋宅未开火，郝饿两日，央恳来依云云。予曰："此时只一人可设法，添一人则无法。"

十一日，七十五度。榘才面交孟信一笺。庆邸初八过贯市。昌平寓用度眼前可敷。德先信内有当节省一语，其庶几乎。

两下半，晦若、叔晋来。通州洋兵走后，拳匪回，择有白旗者妄杀。果如此言，刘焌之功德不小。房山知县赵某将拳匪收监，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黄桂鋆潜藏不出，于其相识处寄信，望和局，而犹讥讽。盖自命仇洋也，实则并非所仇，不过望奥援得好事耳。

四下，子贞信来，言城内人言肥已到，且见两广督兵。本日三下，在十〔什〕刹海会晤，条款亦备列。肥果到，晦公何得不知。三下始晤，诸款何以先出，亦拟议及之耳。七兄曰："是团中人造谣。"庆邸本日同崑敬会赫德，请转致各使，约三日内会晤。庆王扈驾，乃随后赶去者，至怀来病，请假十日。其派为全权，系因崑敬之奏，命澜捧廷寄至怀来面交。崇公死于保定，徐无下落。

十二日，七十三度。榘才、奂如同来，石孙出，谈东华门内因洋【兵】初到，炮声甚厉，投河投井者不少。九愚来，以德兵日内时到邻居子厚家。今晨亦有二兵入。此则讨嫌，军律究差。一下，晦若、颂年、叔进同来，以闻上初三由宣前行，虑和局难成。

某侍御以未出城者皆汉奸。然则城内如崑、敬、崇、礼、溥，城外未走者尚多，皆汉奸乎。王伯唐不喜洋，最恨团，而毅然自尽，将何以评定。伯唐且曰："吾非徇节。"此何如皎然者。若在龌龊之辈，必又想及请荫、请谥、请立传也。

固安城外轰三四村。十四三点钟始会晤，此题恐费手。

十三日，七十五度。晨又与石孙推勘，此次费手层折。茂言王保之谓合肥初八在保定接督印。初六到津，初八不能到保。况命为全权，未令先接督印，况闻印在京城。恽薇孙请得俄护照三十余张，交米商办米以济民食。徐桐等以十万石与"王八"，知街民亦将绝食否。三点石孙归，言庆语人曰，合肥十五可到。子贞来信。彦康来，芸子来。芸深虑决意西行，或宣诏另立。以西徼为兵力难到之地，而大事将不可问。

十四日，七十五度。有人言，徐与其弟三子承煜与其孙并死。石孙谓言者确凿。今日三下在总署会晤，人之望信如望榜然。大约不外传闻之首二条。陈节妇收月捐，与以二千，七兄一项未擅与也。七兄由西砖归，知余最窘，谓此时宜先己后人不应与。予曰先己后人之风，即未到此时而已然也。推义至尽，即荷包中两文钱，亦我有不给，则人亦无法，遑论两串哉。七哥不以为然，拂然而去。

五下后晦若、颂年、叔进、茂萱同来。石孙亦回，言庆王未会晤，乃私见各使耳。同赫德言地面粮米及乱民云云。赫言："明是官军，何言乱民。至于地面已为租界，府库已非大清，尚何言乎。义和团主使必须先交，乃开议。"俄使明日回国，肥尚未来。

接孟及敏函，十二日发。在清河遇金波家人，言路有抢劫，五里坡见十余人，有洋枪二担。傍晚到昌平。张春发溃兵二百余在西城外，遇日本兵十余，与战，死五十余。将以十六同价甫回。芸送来萧龙友信，庆推援，崑着急。敬抽身，肥未来。庆约五城同请回銮。

十五日，七十五度。白露。奂如、榘才来，以孟甫欲归，将以车迎于清河而无护照。晦若、叔进由北城来，言日界甚好，廿六后不许入人家。言恽、刘谒庆，庆不见。洋兵捶门甚厉，石孙开门，则找起土者，往湖南馆起土。曾侯来。今日忘却秋节，且七兄生日，家人叩头。

交犯难做到，然从此而瓜万〔蔓〕不匀，亦累赘犯手。夜半，门灯熄，洋【兵】喊门，另点。刘元被打。

十六日，七十二度。礼拜。街上洋人少。午，茂来，言及点灯，虑油难买，贫户尤苦。拟条陈一道，同石孙及予往湘馆会曾君和，汪颂年、黄泽安、杜翘生同在，李亦元即寓其内。君和言开通油米店，洋人颇以为难。洋人亦望市店开张，给一护照，保以洋兵。而洋兵入门，不无攫取，则商民不愿。虽令商民揪禀，商民不敢。

闻庆邸十三托倭人电催合肥。十四回电，言十六启行。未知确否。又闻庆子为质行在，此必不确。闻二妃只存珍妃一人，二十夜梳一辫，服洋布衫，出西直门。无车，一老监引而藏之，另寻车送行在。

二下芸及其门人蒲来，所作启，有警语。夜同石孙谈。补写一

信，茂萱嘱召敏归，为提倡油米店计。芸言十四允送启到庆府，后想亲支闹事，小臣往，不值。芸厨夫言，良乡有“王八”万余。恐未确。北人好张“王八”声势。

十七日，晨阴欲雨，七十度。晨，洋兵冒雨入城，一千余。观俄使走，则合肥之阻于英，信矣。一走当无猜忌，或将听其来乎。徐桐死，是因索首祸。伊又闻崇绮已死，实无颜独存。不然，三眼花翎，二人扶掖，尚欲偷活数年，长膺重眷，闻其门为名下会集之区，何亦谬陋至此，真不可解。

十二下，洋兵捶门入。三人，二入门房，一入书房。持铜盒揭盖，指而言曰：“烟。”复以手平其顶曰：“上上。”又指其口曰：“尝尝。”会其意，盖其上官要吃烟。告以无钱买烟。不信，复命张太以手比之，言烟皆在外买。张太持铜盒出，若将买烟者。洋兵同出。七兄于洋兵入时，急往寻曾侯。未起。又往湖南馆寻石孙。陈宅门闭。过劳凯臣，时街上有骑马者，路人曰：“此美国钦差，可告之。”七兄以告。钦差下马同来，则洋兵已走。钦差能中语，自言姓刘，住前门西城根，请伊入吃茶，曰：“事忙。”

茂萱来，带来庆邸近日所办各条：一、车驾尚欲西巡，刻已过大同。沿途安设马递，已于十三日具奏大概情形。再折迎銮，先请宣谕布告天下。一、已得合肥来电，十五六准由沪起程，月内必可到京。一、电沪，嘱通告各省，以车驾平安，京师无恙。一、二王已与各公使会晤，大致所要四条：一、下罪己诏；二、清君侧，索祸首怕是毓；三、赔款办妥，方能将大内、仓库、各公署退出，和议略有端倪，先将总署退出办公；四、京师地面现暂归各国，中国无从参预。又与赫税司说，招商领洋票，至沪津运粮来京，救济民食。以上各公使均电达国主，俟回电方开议，从前旧约，一概作废。子贞送鲜枣来，并问所闻，照抄与之。

义和呼刚、徐、端、澜皆曰大师兄，以下尚不闻以师兄呼之。义和与某某坑白莲，害五大臣，皆承煜监斩，甚得意。

六下石生归，言五城在江苏馆会议办米事。

十八日，晴，六十五度。洋兵在小红门轰义和。闻保定有搬家信，此又廷雍逢迎为之也。茂萱来，拟有迎驾公启，交曾侯。石孙

归。陈雨苍拟办粮米十二条。与茂萱同出。九愚来，德巡兵嘱其扫地，捶其门，撕破其门帘，怄极。奂如、榘才来。晦若来。徐桐死，承煜尚在，徐遗命速埋，恐洋戮尸。

十九日，六十五度。保定颇乱，城中居人皆移安州。申甫等不知迁居否。

洋兵十四轰西红门拳匪。又黄村拳亦不少，洋兵往击散，遂乘势轰其村，平之。椿树几条刑部黄，山西人，主持团者也。有刀一把，在枕下，横卧而压之。一洋兵入室，见其未起，搜床褥，得之，遂出。又呼一洋兵来，将黄拉去枪毙九愚云雷简廷为言如此。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盖十七晨所出队，由良乡搜剿而回者也。路人云，轰村不少有谓屠者。因十三四日土人谣传，拳匪将来恢复，且云团聚在外甚多，故洋兵出而剿之。又活捉拳匪六名，车载而归。

二十日，六十四度半。早饭用红薯蕷煨粥，薯蕷一斤值钱九文，可省米一碗。一下，金波由昌平来信，问合肥消息。复之。颂年来。七下，晦若、叔进与芸先后来。敏自昌回，言廖师亦回。云昌平庄家收成好，小米价日贱，路上略能雇驴，但不能如平时也。清河南路则有洋兵二百余拦搜之事。廖师在昌困苦，心为恻然。日本告示在清河，谕商民办粮米，三、六、九日运送米来京，沿途派洋兵保护。

张梦劬在昌平，与金波弟兄同街居，自认分蜀学公款百五十金，凌东甫则二百金，所谓直认不讳者也。福喜夫妇吃杂粮，但用白米煮粥饲其小孩，其平日非无钱者也，而乃甘此，贤哉。昌寓后圃枯井出泉，月省水钱二金。

廿一日，七十三度。东四牌楼关帝庙贴黄纸条，书“某当铺捐助义和若干”、“某粮店捐助若干。”日本官柴五郎以其助匪，命劫之。陶大钧告以当时不助，则以为奉教而烧杀。柴乃恍然。敏以劝人办米油，土人畏惧。拟领护照，量力试办。晨往告乔，待护照来即开办。

石孙闻黄村之轰，系拳匪演戏酬神，洋兵一到聚而歼旃。九愚言，德兵向伊子言，良乡之轰，其炮子能穿大树，拳匪当之，纷纷倒

地，祖师逃遁，其神不灵。前月袁、许五大臣，皆拳匪先拿后奏，依议而已，事后始明发，而加以罪名。

本日奉到崞县平远驿发上谕，添派荣禄为全权大臣，敬信署理步军统领。庆邸奉寄谕，俟荣禄、李鸿章到后，迅速开议，不可一误再误。约十九日由行在发来。李相电奏，请回銮。至远，当亦在太原呈进，请添派庆荣为全权大臣，即航海北上。并电商各外部，俟开议后，即撤兵出京。午，食菜豆花糙米。十五后至今始食蒸饭一顿，虽糙米，甘芳无比。六下，石生同茂萱来，报庆邸所奉寄谕。夜抄所闻寄昌平，交孟甫宅带去。

廿二日，七十二度。饭后九愚来，谈及张梦劬，言恒裕存银折，皆交金波者，诸人以强夺之心，假拳匪以遂其欲。其品下于拳匪，其心狠于拳匪，而其名则曰京官。茂萱来。薇孙明晨八钟在两益平粜局发护照。

廿三日，七十五度。尚有言八旗兵败洋于张口（张家口）者，徐、崇之余风远矣。先寄薇孙一字，十一下往，则已出。跟追至平粜局，则未至。问以“有果子巷店家到此否”。则云未见。

陈玉苍同徐仲文、张畹九昨日会赫德。赫德嘱觅殷实总商，渠以护照交之，陈以为难，而张、徐曰很好。

子贞信来，言崇已随驾到宣化，闻葆效先及家中人自尽，可怜可伶，然不可恕。

四下石孙归，抄来各处复初二联名专去山东所打之电。李合肥复电曰：“徐尚书诸公鉴：公等三十三人联衔朔函敬悉。事变至此，尚能坐守不动，公忠劲节，敛佩曷任。鸿在沪电商各国外部，渐将就绪，俄允先撤兵回津，并转商各国，未知一律撤退否。拟即航海赴津，如各使有到津者，须小住会商，再相机来京察办。廿五日谕旨派荣、徐留守，荣在保，徐在何处，请诸公就近熟商。鸿。真。”刘岘帅复电曰：“徐尚书诸公鉴：公电悉。都城不守，王室播迁，北望神京，痛愤莫可言状。銮舆现在太原驻跸。昨合肥奉廿五日旨，荣相等留保，帮同议款。现合肥电各使转商外部，一有端倪，即航海北上开议。事机危迫，愈拖愈难收拾。坤惟有竭尽心力，勉图补救。南洋现尚安靖。并闻。坤一。真叩。”张湘帅电复曰：“颂阁（徐郙）前辈

诸公同鉴：公函敬悉。诸公留京，支持大局，曷胜敬佩。承教谨遵。惟有疚悚，王祭酒廉生夫妇及长妇殉节，忠骸存井，无人收敛，幼子两孙，逃避民间。祈颂阁前辈、小岘同年，托其同乡亲好照料殡敛；并将殉难情形示大略。款当速寄。感叩。之洞顿首。”

陶然亭已搬空。五下茂萱来，全电与阅，言露封之函，可寄沿江，但须交外人耳。晦若来，言在铁厂遇洋人二，将劫之。六下后，芸子命其门人持瓶索酒，并以字来，曰：“大局不可为，南行何如。”现在钱米烟酒，一时俱罄。若得合肥速来，并添钱若水、米元章、王烟客为全权❶，或者可为。不然，真不可为。高熙廷尚在，然则宝丰死，未确。

廿四日，七十三度。拳匪在良乡、黄村一带，洋兵往则散，洋兵走则归，聚而劫村庄，拒官长。张君聘已赴省请兵。又闻洋兵昨日未刻及今早出城约数千。一下，茂萱来。恽到茂宅，来招往，董绶卿（董康）在焉。黔人刑曹韩少仙缢于本司，一月余，无人收骨。

三下，晦若、叔晋、茂来。四下茂去芸来。芸以大局不可为，向日本柴五郎索护照南归。柴谓非其界内，则恐难保。因嘱晦索诸美翻译毕子明。晦曰：“柴为地方官有权，毕如幕府无权，柴不能为，毕又何能为?”又言赴行在为正。晦谓有洋务之名而赴行在，则头颅难保。此则戏言，实则南归与行在，皆非吃饭不行。

石生归，言合肥电廷雍云八月初二电，初五到者：“顷奏请添派庆、荣、刘、张会同筹议。又附片请饬直督严剿。务即传知梅提督，放胆办匪。吾能作主，勿畏葸。”六下，晦、叔二公返，亦以肥能任事为喜。晦若、叔晋言銮舆一定不返，以端、庄诸人皆有丧元之虑。故徐花农所抄谕旨，尚骂曰：“若非大小臣工，昧尽天良，何以至此。”盖不悔拳匪之谬，而以为臣工之过也。虽命合肥，亦姑以北事委之，成则收为境地，败则置之度外。且目下各省，已有二百余辆上贡之车，如某某者，皆保禄位之人，能执义力争去祸首而安百姓乎。晦曰：

❶ 钱若水、米元章、王烟客就上句“现在钱米烟酒，一时俱无”而言，非影射人物。似指李鸿章来与各国议和，并获得钱米和烟酒，就好了。高枏心目中所谓“大局”，不过是钱米烟酒而已。

"唐明皇出狩而能不亡者，以能杀国忠也。"

廿五日，七十二度。恽送护照至。

九愚来，言德日兵往涿，更番剿匪。黄泽安、王丙卿、曾履初、李亦元、汪颂年同来，言七月廿六日谕旨，并无"大小臣工，昧尽天良"语。亦云持一单，逐日开列行在事。在宣化正法拳匪二名，从官大小不满三十人。

六下，晦若、叔晋来。晦言俄翻译唐世某言，合肥廿一由沪起身。美兵夜出冶游逾屋潜出，官兵知之，夜点阅两次。高阳相国宅，美兵官遣二兵守护，取器用去，曰暂借用。予请于晦若前辈，曰："合肥齿德爵皆尊，辞无可辞，让无可让，以臣节、以情势、以利害，皆宜挺身一办。而不然者，恐君侧如故，患难乘之，将不能免二虎之谮也。"

廿六日，七十三度。饭后，余少平言，固安贴有合肥告示，饬州县剿匪。往浏阳馆汪颂年处，洪异父、王丙青、曾履初皆闻颂年言，余所说信然。又言，俄兵退出提督衙门并顺尹署，以备办公。至陈宅一坐，与奂略谈。归闻茂萱言，宋芸子嘱新旧值年，办孔圣会，此正理也。五下石孙归，言汪朗眉凤梁闻诸倭人，言肥尚未起程，现尚约同刘、张二督在沪筹议，与各外部议妥同来京。细玩真电，系由本省发，是十一尚在鄂与金陵。然所谓在沪同议者，其在十五六之际乎。果是，议妥同来，则六辔在手，成竹在胸，虽迟何害。所患者终不来耳。总署人有与书办秘商而分库款者，洋人攫之以去，悔莫甚焉。

庆邸初十入城，前站被劫。及日本兵往巡一周。二十日敏回，则路上已清，日本出示，招商为定场期，派兵保护，今六日耳。昌平、沙河米豆麦果陆续运来。

廿七日，七十二度。闻前日庆与法使晤。法使索端、庄、濂、澜、载勋、溥兴、刚毅、桂春、毓贤，庆力为端辨而卸之于徐、崇，且曰："徐、崇年高学好，故敢上言，故致误信，现在诸人分散，无处可清。"法使曰："人人皆知随行西去。何云难清。纵不能全交，先交一二人亦可。不然和议难成。"萧龙友闻于崑宅。

晦来，言合肥廿八日由津坐平安船，若然，则廿九必到。宋公门人持李恺人、王水部信来，欲借地借厨及碗；明日庆孔圣诞，每人派

钱五千。寓中碗坏厨走，何能供此。孟甫来谈，言徐确死，宝宅厨夫亲见正身。子贞信来，有张子畏者，闻诸工侍松涛翁，索祸首，大位十一，小官四。午仅以蔬菜敬孔圣。

午后，茂萱来，吴介甫来，榘才继至。英美界劝令铺家做买卖，开铺者多。洋兵所得银锭及首饰，均换洋钱，乃可持归。遂有天津人能洋语者，来作经纪。钱摊以钱买洋元每元十二千，经纪以洋元易洋兵之银每元一两六钱。三五日来，街上洋兵甚少，闻兵官约之甚严，告假亦不许。湖南馆所扎，有逾垣出者，然甚少。内城东有制白伞书名送日官柴五郎者，冠戴鼓乐送往。柴不收。以中国廉明之吏所不收者，而尝之外人，不太丑乎。

廿八日，七十二度。清晨，敏待榘才不至，率张泰先行，榘才后至，追去。张春发兵在昌平抢万本华兵饷，即在我寓门外开仗。张兵嗣又屯西门外。日兵十四名至昌，接护所买羊只，先托陈姓买，虑土匪劫，因去接护。行至东门，闻有乱兵屯于西，先着三人往看。张兵正赌钱，瞥见洋兵，即发枪。洋兵十一人者赶至，与战。张兵五百人全出，枪声如爆竹，接连不断。祖寿登城楼望之，未见洋兵。倏见张兵倒地者二十余人，其余四百余人狂奔而逸。细看而指数之，则翳于树林者，洋兵十四名，全在发枪。

饭后过陈宅，子真送保定所刷上谕至。八月十四日云："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查义和团之滋蔓，惟直隶为尤甚。李鸿章未到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钦此。"又上谕有云："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荼毒。"又云："是知祸患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觉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当屡次廷议，皇上何尝不知。七卿廷辩，祸患何尝隐伏。杀五大臣，杀平民百余，皇上何尝不知。特以昏耄不通之老臣决策于前，柔媚取容之大臣诡随于后，故上能知之不能主之耳。数语即为谕中肺肝语，已非锅盔能办。

七月半，有冉姓似是涪州人在孟宅，言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三百人，被洋人杀尽。后又言日本兵入津城，三日尚好，嗣乃奸淫掳掠，无所

不至。予不敢疑，亦不敢信。

万本华军中秀才甚多，因胡、李在晋，乡人失意者多往投之，无事遂为兵。明季乞丐皆青巾，今则秀才为兵，其连充肃先生称先生，敬之也，曾文正公待刘玠琳例。所谓执干戈卫社稷者欤。

董成来，言内城东，有缠头兵买物不付价者，倭巡兵追索之。刘郎中于二十日前避至海甸。二十日，命人回家取火肘。闻驾行，乃著短衣，伙逃兵，假冒兵官，西行。过昌平，至义昌钱店，叱使以米喂马，以鸡供食，与其伙咤叱喑呜，各图一饱而去。嗟乎！官至五品亦不小也，而平日所行如彼，临难所为如此，皇上虽下百罪己诏，何益乎。

启秀被洋人拿获监禁，顺天府四处托人求情。托崑师，崑辞以与洋不识。杀德使凶手被日本拿获，不供端而供庆。倭人不信，供不改口。倭恐碍和局，乃先正法。澜公矫旨，将庆邸二子调去为质。荣到行在，隔二程，被澜拦住。谕旨命回办理，曰："安危在此，存亡在此，荣禄受恩深重，宜激发天良，便宜行事。有商即电张、刘。"分赴行在之谕，庆崑回奏。言："在京大小臣工，各居租界内，不能互相往还。城外又有土匪义和团行劫，冠履衣被亦不敢携之以行。此次所奉分赴行在之谕，臣等不敢发钞。恐臣工既不能应命而行。各国见之，反有碍于和局。"

廿九日，七十三度。清晨，往街看，小买卖者甚多。九愚又言，铤而走险，必密征调，深谋挟制，尽力而行，以为必出于此。九愚屡为此等言，谓渠亲往必献此策，且嘱书之以为考验。两下半，芸子送烟卷半篋，并讯近日事。以启秀被禁答之。四下，石孙归，言闻诸街铺，合肥已到。后八月朔，退出总署办公。洋兵未到而先逃者，以为开花炮不及我国家宗社之重，僚友胶漆之人于我何干。闻行在而奔赴者，以为编检可用为学士，主政可升为郎中，比平日之年劳奚若焉。先逃者鄙，奔赴者卑，予无取也。

三十日，秋分，七十五度。清晨，晦若至，已移入贤良寺。言其地甚洁净，如在云山万仞中。銮舆尚在忻、代之间。德国以廷雍媚拳时，曾杀洋人二十二名于保定，欲以大队轰保定，并趋太原拿毓。毕子明曰："但愿合吧速到，告以由我中国自办，始可平其气。晦告以

业经出示，派兵剿办矣。”聂时写谝赏四品卿衔，并银十余万，携三万以行。今闻其诈报病故。行在命医官四人，带药料往。

闰八月初一日，七十一度。晨，十三、砚、敏同赴昌。刘元为门灯夜烬，被洋人打。于是有灯油之虑。是时油最昂，每夜须三四两，如何能支。恽微孙、王孝禹乞得美护照给各铺，命其开张，而各铺但以护照冀免劫勒，而消残货，不肯出城运货。且所消为米面居多，亦无及清油者。孝禹曰：“清油太缺，洋人又令点灯，盍设法运油。”予所存只俸米银数金。敏乃与榘才商往昌办油，而寄信十三预定之。榘才与敏二十七往，二十八归。十三、砚、敏同护入城。十三兼为南口购物。街市油价三千八百，敏等定价三千，买者坌集。盖北人于青油几与盐等，又不但宅门之点灯也，无接济，则立穷。北市价减八百，本平粜之意而为之，苦身戮力而致之，稍资挹注，人己两益，而心亦安焉。今晨行，十三、砚骑马，敏押油蒌坐板车，南口货则装于轿车，执护照，插美公司旗以行。

廿八日，徐承煜父死，一月不敛，听其朽腐，乃向张向❶钧曰：“此次军务，老人本未在内。虽在军各局，又不能主事。”怂恿其父危宗社，而抱疚自缢，不为之敛，而强为之词，承煜尚有人心乎。孟甫来。旗人深恨祸首。洋人搜团烧灵光寺。荣未赴津，函嘱庆派洋兵接之。石孙归，言各国公同请回銮，且言各国在此，并无别意。且使臣均在，即中国之幸。如皇帝在外，左右前后均非好人，诸多不便。五下后，晦若、叔晋来。晦言俄翻译唐某言，合肥今日由津起身。毕子明言，今日不能起身。晋言，十七銮驾到太原。面价晨四十，下午即百二十。合肥带刘学询、王存善、徐赓陛、潘梅园以来，晦、叔料驾难回。

初二日，晨阴，午晴，风，七十度。茂萱晨来，言谣传日换德界，德换美界，此必大街以北冀隶日而去德者。又言珠巢街汪宅昨夜被假洋人劫。

固安县拳匪向官索米四百石，后又索银二万。适奉通饬，县令请之，大师兄威武而来，命上绑。问何罪。曰：“已奉李中堂札，要办

❶ 八卷本作“燮”。

尔等。”大师兄倒困于地，拖出斩之。共两次斩五人。五下敏运油回。茂萱来。庆见德提督，问祸首一层，庆曰：“总必办到。”

初三日，六十三度。上谕剿团，合肥通饬，小民毫不能知，而传言乏人，则诽言自息，亦见士夫无识，关系不小。黄泽翁颂年履初来，履初出。八月十五谕，系按李、刘、张合奏办法，言：“罪己诏于七月廿六已下，拳匪已饬廷雍剿，其余各事次第须分先后。饬李速乘俄舰北上，迅速开议。安危在此，存亡亦在此。旋乾转坤，有厚望焉。”此哀痛诏也，小臣读之心伤。

珠巢街之盗，吓事主曰：“若不给银，同你到坛上去。”洋兵无所谓坛，此确切不移之拳匪也，口角习惯，无心吐出。此辈奸民，良可痛恨。然纵之者谁耶，非端、庄耶，慈圣至尊牵率蒙尘。天乎天乎。彦秀扫街。

初四日，同榘才过昌平。张梦劬已逃。与宣化一信，交州署带去。沙河、清河以日兵弹压，无土匪，而市面热闹。

初五日，晨，榘行，饭后同祖寿、老五过辜文山处，并同金波、沿南城一隅看山。香油缺甚。

初六日，同金波、陈小轩武昌人归，至沙河，骑驴卅里。至清河，复同车到京。五下后，茂来，石孙曰：“洋不全退，銮驾不回。处分不合式，洋人岂能退出者。德正添兵，将鏖之。”

初七日，六十四度。晦若、恺臣、叔进来。晦曰：“端方迎銮过陕。”美界出示，在界者皆归保护，别国兵不得入界滋扰，在界者亦勿听保险之言，受人诓诞。

白米，己丑三两二钱一石；庚寅大雨后，每石三两六钱；甲午冬，则涨至四两二、四两六、四两八，以至于五两八；今则六两二是贱价，七两二为平价，真不可解。而京官必吃白米，尤不可解也。曾敬诒信，报合肥初六起程。茂说夜石孙归，带来本日所抄上谕，庄、怡、濂革爵，端从宽撤差，交宗人府严议，并著停俸。载澜、英年严加议处，刚毅、赵舒翘严议。

初八日，晦、叔来，言昨日之谕，事真心假，以仅革议、欲和后回京报仇，岂真欲做一龙二虎之事欤。三下，晦公从外嚷而进曰：“喜信，喜信，盛杏生（盛宣怀）署直督。”

初九日，晨起，六十四度。至大街，卖菜蔬食物者甚热闹。德索四凶，必交人，乃开议。德界被搜。

初十日，得申甫来信，八月廿五日发，乃知七月廿四全眷由河南过樊赴鄂，八月十三到开封；拳匪有在白沟河一带者。

洋在卢沟左右村中，见有火车木与铁者，告之曰："火车乃汝国家所修，而擅取之必义和也。"村民曰："非也，此皆一时爱便宜拾之。"洋人不信，乃约捆村民之习拳者以出。今闻炮声必轰村也。

与少宣函："拳匪初仅二千人在涿，刚相亲往鼓动，乃凑成六七千来京，则土匪、琉璃球、优伶之瘟猪子、窑子之捞毛者皆入其中，至多亦不过三万人。乡人则曾蜀章，五月即与陈剑秋弟兄先行。何云帆伙兵走保定。刘星阶充官兵，伙同乱兵走宣化。赵翼之约同余子厚步行送眷出居庸。凌东甫、张尧燊于六月十三以蜀学堂款效报义和团，不收，乃向恒裕大闹，索银五百，瓜分而去。其余大小各官分避城外州县者不少。五月半以后，巫风大作，蒸为乱气。五大臣授命西市，而目之为汉奸；村民百余人骈首就诛，而诬之为白莲教，生杀之权，皆操于拳匪，决于章甫，而徐、崇、启、赵则煽于上者也。主事琦章、连文冲、鲍琪豹、曾衔、郎中左绍佐、御史刘家模、黄桂鋆、举人曾廉、编修张星吉、王廷相等则煽于下者也。徐承煜专意助恶者也。李简堂到京而烧热灶者也。何乃莹则不顾成败，依违其间，而专意逢迎者也。七月十八九甘军、余虎恩军分班抢车骡为奔逃计。二十日晨，余军出彰仪门而内面尚传刀手，又欲杀人。东便门外沙锅门枪声甚厉。两下钟时，甘军溃逃，洋兵入城。二十一二三四京民劫当铺、米房、钱铺，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连日有传上在大内者。乾清门紧闭。初四乃确知上亦于二十一日四点钟同出德胜门，坐破车，著洋布衫，缘小路，尽一日至贯市。镖行献被褥，又献银九百两。洋兵连日到人家查军械，有时辰表金银器者亦取之。日本廿六传令，不许其兵入人家，并出示招商以兵保护。美国亦继之。日美界之贸易者云集，日界尤热闹非常。官民日盼合肥，且望明诏正诸奸之罪。廿八日始见上谕，命直督剿拳匪。是日启秀被倭兵拿获。又八月初七夜，见革王公之旨。"

十一日，六十二度，阴，午小雨数颗。德法各添兵来。德住俄

界，作为让租。法占平则门一带，逐居民腾房。闻因初二日之谕，办法太轻，以致合肥拦阻不住。陶制府、鹿中丞亦到行在。

十二日，七十一度。萍三移其箱物来寄。日本邮局信每七分作一钱，津钱八百，京钱四百。德出示募二百人打扫宫禁。往年德亲王来，议者请以客礼待之。徐桐咬牙切齿拍案大骂，自诩其尊朝廷，今以拳匪致有扫宫之举，尊乎？卑乎？

午饭未毕，颂年、洪异父、王丙青同来。颂年欢声而入曰："顷得好消息。"君和踵至，出示初五日上谕："李鸿章电禀德国外部，以使臣被害，挟愤而来。此次中外开衅，实由诸王大臣纵庇拳匪，以致大局溃裂如此。业将怡亲王等分别议处，殊觉情重法轻。怡亲王、庄王、澜公著永远监禁。端王发往军台效力，永不叙用。英年、刚毅、赵舒翘著即在行在正法，以谢友邦，而除民怨。钦此。"有疑此谕为伪者，以初二才下处分之谕，初五何以正法刚、赵。然伪之者何等人，又何所取义而伪之者乎。关心大局之人，望速开议，必不妄造谕旨。阴袒拳匪者，即是皈依端、刚，自不忍捏遵此旨。或者合肥于俄兵撤后，德又添兵，其所索之人不能明言，而挟愤之意岂可缄默。两宫于阅折后，回想致祸之由，欲不震怒得乎。澜公西出时，写一字与万邦华营，嘱代查眷口下落。字则张牙舞爪，文则别字连篇，字识等见之曰，看此等字迹，无怪其信义和团。而当年为之师傅者徐桐也。翟某、巫小山被控于德知府，以兵往搜其家，财物甚多，枪毙之。

十三日，六十度。昨日之谕，颂年由白坤甫、张小莪处传来，嘱萍三讯其来历。萍三尚无回信，其真不可靠乎。尔丹探总署云，昨谕不确。合肥在津说妥，可不先交人，但下一谕宣明罪状，斥出行在，便可开议。已出奏。

十四日，六十度。晨奂如、颂年来。闰月初八日，车驾已西。闻得之惠述之。其或闻德兵西向之说，而震惊乎。饭后茂萱来，记此，亦闻之颂年者。九愚来，亦言芸子谓车驾入秦，真而又真。

午正门外吵闹。出看，则一人对墙而溲。过路者禁之曰："恐洋巡见即不了。"溲者怒，出恶声。两面居人皆出，汹汹然。夫众人洒扫而清之，一人任便而秽之，已为理所难容，而反忿怒相加者，殆以随地溲便为数百年之正宗，一旦扫除为今日之异学乎。须臾洋巡荷枪

至，溲者已行。若迟一刻则枪之矣。午，食羊肉一斤，五月至此，始大烹，金波在此共食。

晚茂来，云薇生谒庆归，车驾西幸长安，左右不除，相率而西。臣民已矣。德恐愈愤。俄、英、日、美之居间者，岂不碍脸，如此恐收拾愈难。庆王不候肥，明日开议。又将派各署办事人员，亦羁縻之术。不推心布公，纵羁縻何益。秉衡尚有恤典，指趣亦异。纵悯其死而欲恤之，何必此时。此后欲就条理，难乎其难。景茀田先生之子，逼父母尽节，经其弟兄控于英官。英官以忤逆致之死。旗公子素知忠义，故逼其亲于忠孝之林，外人不能解也。

十五日，六十度。阴雨。九愚来，石孙出谈，看今日庆与开议何如，赫德所交单子何如，深虑背道而驰，致生别故。奂如字来，问合肥到否。徐子真信来，言肃邸自太原告假回京。又合肥与庆邸一电，言俄已退兵天津，不回銮，不开议。俄如此，德可知云云。

十六日，五十四度，晴。九愚来，言在京者，以銮驾愈远，仓仓皇皇，皆有归志。此必然之势也。在街口西，遇曾慕涛，久未晤也。互询别后光景。固安又打一仗，然未兜剿，余孽尚多，似虽有净绝根株之严旨，而尚不无瞻徇。昨闻有教士送一大师兄于日本长官，长官绑其人而示于众曰："不论拳不拳，但问匪不匪，如其为匪，非拳亦诛，如不为匪，虽拳亦赦。无论官商士民有能保此人未为匪者，即释之。"示众两日无保者，然后正法。子真信来，行在传办库锦边[1]广制衣服，悦豫康宁，寰宇之幸。

洋兵又入大内时，见锁闭屏阁，皆令扭锁看视。妃位存者六人，显庙四、毅庙二、宫女太监自尽者各一。珍妃则临行时堕之井。合肥已至定福庄。

十七日，五十四度。奂如、萍三来，并示甘初六由太原来信。乡人赵、何、刘、凌、余皆到行在。陈桂森、葛振卿已往，而无事可办。甘嘱茂萱、奂如赴行在[2]，否即南旋，京中不可久留，至要至要云云。或言甘必窃闻有招蒙回兵，为攻北京之说。予曰非也，殆以车

[1] 疑此处有误。
[2] 八卷本作"甘嘱速往"。

驾不能即还，京中度日不易，往外尚可活动。午刻过伏魔寺，留字与茂萱，又遇颂年、亦元、叔进，复返小坐。叔进言德目下将进兵保定。归，茂萱来，奂如、萍三亦到。

子真信来，肃邸回京，带回步军统领印，遣回不愿随扈旗兵。总署章京曰袁爽秋于叫大起古谓廷议，今曰大起时，曰："愿领数千兵，剿灭义和团。便无事。"问说话者为谁，曰袁昶。又问袁昶在那的。袁因跪出。其杀身以剿灭之语，此语出诸古直臣之口，真是平和已极，在今乃以杀身。

粤东馆演戏，其箱乃洋兵押去者。或曰洋兵官自叫班子；或曰班子不能聊生，串合之。此江南李龟年也，惜杜工部无钱买座耳。

十八日，五十四度。命人同街坊开明住户，为顾工拖土计。小巷秽土搬运已完，去钱十千。颂年来，石孙亦出。颂年言李小园豫以丁忧归。妇病留京，六月由鄂至沪，由清江至德州，闻京师破返身，今由东至保而津，十五日到京。据言沪市萧条，马车茶楼皆歇业，铺户门半开半掩。津通水道，处处设卡，稽查甚严。怡亲王作苦工劳殁。寿子年向曾慕涛所言，启秀母殁，欲归。日本官问庆王能否取保，庆似不能。十六见德皇回电曰："论法则首祸诸人，皆当正法。但中国乃礼义之邦，一定照办，未免骇人听闻。现在只须宣明罪状，会同受害各国派员查办。"又言，同教受害甚多，不能以使臣一祭了事。大约此即十三日所闻肥奏不必交人，宣明罪状之电。傍晚奂如来，言肥已到，入齐化门（朝阳门）。

十九日，五十四度。德兵、日兵出彰仪门者千余。萍三、榘才来。某尚书不赴行在，不办事，请回銮奏不列衔，但咎貂褂已失，存款难收，刁唆司官需索车辆，日往街头买玉器等物。嗟乎。

合肥真到。总署胡莲峰面回公事来，石孙亲见胡。一条，以后不敢与外为难。二条，作可赔即赔。三条，改条约。开出德兵，闻系剿拳匪。上谕有拳民为拳匪所胁，宜分别办理。其实拳匪亦冤。颂年来，以晦公先生久不见，欲戏拟公檄檄之。

闻街市肉价千二百。由津运米来者亦多，米价六两八。子真信来。肃王云，亲郡王随扈者日五千金，或月五千耳，无作乐处，多金何为。

金波来，茂萱来。叔进与浏阳馆字，言和议无头绪。盛京卿可以轮船载京官南下。昨日合肥初到，今日自无绪，遽以轮船为言，亦似太忙。全权主议，有大焉者，未可羼入也。闻荣与庆、肥电，议款力担，不必忌讳。此荣悟后语。

廿日，六十一度。清晨，往街口一望，归遇颂年，亦言盛京卿轮船接京官之事。予曰："此时未可遽议及此。"颂年言，慕涛昨日谒合肥，合肥言刚毅发廷寄，调天下精兵守潼关。所奉全权，德尚不认。云云。守潼关即守脑袋也。天下果有精兵乎。金波遇崇文门人言，德兵开五成回津。晦公八日未来，想问劳诸幕府，筹画帷幄，手不停挥也，然而爽约不来，殊怅怅。夜茂萱来，轮船送归之说确有其事。其意甚可嘉佩。然回去何干，欲赴行在，尚无定所，不如且住为佳。石孙亦同此意。又闻德兵掠保，过真定，非回津。子真信来。大臣昨日自行会晤于法华寺。

廿一日，五十三度。洋巡沿街促令洒扫，复至寓，由客厅而内院，坝中亦指令扫净。萍三来。石孙言轮船接归之说，乃是救济局，有者取钱，无者不取。

廿二日，五十二度。饭后，颂年来，言各国皆有四五成允意，惟德话不甚好说。肥听之。其去保定、真定也，各国出兵，随意多少，同往，西例使然。南中严拿康有为。晚奂如、茂萱、金波来，奂茂设法救王子斌。涞水清静苏杜人来，云九弟所建铁桥、衙署、南坛均如故。

廿三日，五十四度。广东信通，每金七分，信资八百，逐分加减。饭后，金波来。汇丰不兑华款。晚奂来，闻乔归寓乃去。王子斌可危，子斌不通文理，如何有攻使馆条陈，此必有陷之者。庆借洋款百万，行在二百万。街口遇慕涛，言德肯认和。

廿四日，六十一度。祖寿、黄二往昌。交印伯信，重三分，亦去钱九百文。颂年叔晋来。初二处分之谕，是肥、岘诸老所请。有云中外共知，无容隐饰，其统带纵庇诸色目，次序皆奏中所加，天水则有"查办不实"字样，湘帅以为无关天水，或某公感天水上书瞒去欤。闻上见折拍案大骂。诸人无言。老佛曰："王文韶，你是好人。拟一谕。"肥专折请回銮，以百口保无事。叔进言，康之党羽甚多，汉口

虽破案，别处潜伏者尚不少。予曰："如此，南行更危。"夜石孙言，廿七又不开议。日德有国书劝回銮。石孙以日界老米价甚贱，约同买。

廿五日，五十三度，阴时复洒雨。日、德、俄、美皆以国书劝回銮，日尤恳切，已送行在。各使谓此次若仍不理，则兵继之合肥奏。或言奎制府（四川总督奎俊）请幸蜀。田主下乡，佃户争治酒食欢迎，亦礼也。子真信来，言合肥前日到齐化门，即放声大哭。又云，外人要十二人之头，肥答以："某某系亲支，不比刚、赵。你可说得来，我却说不去。"九愚来，言刚毅病卧闻喜县。

昨日孟甫车夫由家初到，言神坊有洋兵五百人，被伤者三五人，余皆回奔，手指口而扪腹，言饿极。此绝似徐桐语，何以入车夫之口也。往浏阳馆晤洪异甫、王炳青。銮驾过介休。正法拳匪首领郭诚正，谓其冲突仪仗，并革介休令职。晦若来家，晤七兄，言刚病甚是实。俄电，交祸首乃开议。孟甫来，出遇奂如，闻吴小村西安被戕事。徐中堂八月初二乃死，其子三大人者实逼之。晚，茂萱来，已向杨彝卿考究明白。湘帅与肥识见相同，其微参差在发端时，过此皆无间。小村全家殉难，亦民教相仇。怀柔县令亦被拳戕。若无此，则庇拳者尚以为拳匪义民恭顺者也。十九日在闻喜发廷寄，以庆为全权，命刘、张权宜行事。

廿六日，六十一度。子真信来。孟育、尧生、孙伯愚来。洋巡督扫街东小胡同，嘱郑少爷尔丹侄回家叫人，适张太有事，郑遂入而不出。洋巡待久不出，荷枪入客堂。见尧生、伯愚疑为郑，横枪欲击之。摇手而止。张、荣持帚往扫，洋巡不肯。若以两三月皆荣一人司洒扫，而无替助也者。

傍晚奂如来。乔来，疲甚，以协巡公所事过劳也。福建黄孝叔亦来，会茂萱因美知府以州骡分交十段地面，嘱赶买车十辆，为出土计。洋官于此事最急，谓渣秽不去，居人多病，大碍生机。各使暨各提督出示招商，凡油米面蔬牛羊鸡鸭及一切应用之物，速速运售。闻汇丰亦开兑。

廿七日，四十四度。夜半大风。天明下雪，午后晴。草子谦、达宣各一笺，述五月至今事。九愚来。王子斌枪殁，德提督示，谓子斌

造意谋攻外国使馆。人言无之。盖素骂义和团者也。闻广东土匪闹事，并讯子谦。

廿八日，五十二度。早颂年来。东南解银百万赴行在，洋不依。敏赴昌接眷。萍三来，言杨莘伯过津办汇兑事。

祖寿、黄二由昌平来。协巡公所板车上街出土，家中积土用箩筐装之，板车至，倾其上，看此小小事，亦不容易。有骡有车有人饲养，工食谁堪独任。挨户捐钱，多少不等，最难周妥。诸人办至此，亦费几许唇舌矣。夜闻保定搜索，怀柔土匪踞城。

廿九日，昨日孟甫入城谒廖师，言和局可成。又闻肥嘱赫德曰："你在中国办事多年，财赋所出皆知之。此次赔款，你为酌定。"赫已允。各使与肥议及交端、庄、澜。肥哈哈大笑曰："你们如何把此三人看得如许重，必交乃开议。此三人，在中国，人人欲得而甘心。你们办得到，人人所愿，但恐一时办不到耳。依我见，一面先议和。将来此三人，我中国自有办法。"

敏接媳女等归自昌平。怀柔被匪踞。高严〔丽〕营被夏捕头踞。清河今日有抢村中者。敏过其地，恰齐团。

茂萱来，今日往贤良寺。瓦帅欲见合肥，要肥先往。肥曰："在津未见过面，如何先往，须来拜则可。不然，即再开仗，亦得。"老笔以谑语出之，非肥无此。铁船同周方伯九弟由成都兑到津贴，京官银三千，陕一京二，可感亦可伤。家中积草太多，朋辈屡嘱谨慎。今日聂、曾、乔皆迭嘱，然尚有持灯笼入内，拿纸捻行于外者。余寿平开缺，另放黄桂鋆。

卷　三

九月初一日，六十度。邮局不走信，言章未订妥，榘才将代交之广信退回。七兄往城内回。砚生仆董成被意国拿去，谓是义和团，共八人，枪毙其二。陈小石令翻译求之，乃释归。萍三适谒其房师杨莘伯归，莘往津为船事，非为兑号事也。莘劝萍三渡海，萍扰扰数日。以全权随员而劝人走，无怪人慌乱也。和款要将行政及交祸首列入，但除端外，须置死地；赔款三千兆，比日本多二十七倍。连日寻各国

皆为居间，言京中不至有大虞，惟汇款万难通，回銮恐难早，米粮物价能否不昂则难料。各兵往真定，大约亦为要挟不从胁逼计耳。

公款事来电，是津贴京官。有官则分，是周官授禄法；照人数而分，是计口办赈法。宜此则违彼，必嫌言。茂萱夜来，言及欲推之金波。

兵部议澜公处分，但引“谋国不臧，咎由自取”二语照溺职例，止革职；而舍“銮舆播迁，宗社倾危”不引。按处分之谕，经东南督抚再四竭力，乃得请部中以轻笔出之，非意在逢合，即毫不用心。

初二日，六十度。饭后萍三、杜翘生来。翘生以救济局船将来，问归否。答以归不能，遽赴行在亦不能，遁入深山，且东南虽无拳匪，人心亦甚惊惶，渡海而南，何从托足。况一动归念，心即不宁，不如先省心为是。缦卿、孟育、承皋、孟甫先后来。缦卿言，前月廿二、廿四皆有合肥六百里折由昌平过去。

《中外日报》六月时沪、杭、汉口、江宁有土匪投匿名帖曰：“义和团拜。”张联外国，刘电各处，以五月廿五以后之谕，事体重大，未便奉行。极有定见，功德不小。若参一迎合之见，东南糜烂矣。

晚金波来，茂萱来，在协巡公所闻刚毅伏冥诛。乘舆到潼关时，电谕：“请加纵庇拳匪王大臣处分一折，现在刚毅已死，所有已加处分之端王、庄王等，均已不在行在。至于怡王、载漪及英年虽未经惩处，朕亦饬令严议。若以为办理尚轻，应如何从重之处，著该全权大臣拟议具奏。至于毓贤办理操切，业经开缺不用。此外如尚有暗地煽乱如毓贤者，亦著一并查明奏办。”此当是合肥在津所请宣明罪状斥出行在之谕。启秀以母死，在洋员处请假十日，今又续假，不要脸极矣。

初三日，五十四度。刚伏冥诛，内外城称快，犹以未得显戮为恨。过孟宅，徐颂翁将连衔具折迎銮。宋芸子与奂如字，言公款五千电兑。电文有由陆赴行在者二千，在京者三千，未言公车。细玩其意，所云赴行在，系指兑到后，现将往赴而言。若已到，则日有资给，更何须此。若发公车，亦切情理，但须斟酌数目多寡，似未可浑而同之。至于候选，则候选从九典史如萧恒玉之类，岂不可稍加甄别。夜茂萱、金波来，面告茂以此事不能无嫌言，要须约三四人酌妥剖分。

满祭酒文瑞曾习义和团，在端王坛上挺着大腹，刀砍不入者也，昨日被洋人拿获。子真信，言闻得合肥焦愁万状，意在董卓（指董福祥）。董广招回兵，虽有岑、彭、马、武，恐难制伏。夫董善逢迎，无纪律，性情武略概可知也。若招回兵，谁与之饷。倘欲背畔，其部下将有擒之而献者，何能为哉。崑中堂知会讲读编检，初十到本宅画到。

初四日，六十一度。晨，李亦元、汪颂年抄来上谕，查刚毅、董福祥各国君臣均请严办。荣禄此次洋人虽不接待，亦颇谅其当日调停之苦心。惟祸首之人，应请即行严办，以便早日开议，免致洋兵西犯。初一日电奏，二十日合肥、庆邸电劾载漪、载勋等。奉旨，令李鸿章等拟定罪名具奏，朝廷并无袒护之意。初二日到。董之步卒散尽，另养三千。毓贤是刘、张联名所劾。

缦青、孟育、九愚、承皋、金波皆来，诸人去，金留，孟甫亦到。茂萱寻金波话，金乃往。金以公款事，公车一层为难。现未在京者，回京补发亦难。此本难事，若不以京官为限而普通之，未尝非情理所应有；然如何伯卿、吴虞臣等独非川人乎。总之，此款若谓为津贴，尚可收；若谓为救济，似不可赧颜收耳。

闻少宣与宣化县同办差，馆舍酒席县优而府绌。某太监面索于府，少宣训斥之，刚以为言。少宣曰："中堂此时如何还说此等事。"此凌家人在昌平寓中所言。

初五日，五十四度，阴。颂年来，言合肥请回銮折批回，俟议和成后再定归期。市价白米六两二一包，老米四两，小米三两。煤元三两，煤块四两。洋兵到保定与华兵同守城门，每门各派十人。

初六日，晴，六十度。刚乃吞烟，非病也。董趋大同迎驾，召见后，垂头丧气，默无一语。想略问其欺罔。当率所部西去，并不陛辞。

四下奂如、金波由贤良寺归。公款以京官为主，会试公车，较京官应分十分之三，乡试十分之二，候选与乡试等。王、鹿（王文韶、鹿传霖）随驾至秦，端、庄、濂、澜、英年、赵皆在。夜接少宣廿九日来信，皇上在宣化著洋布衫，斜纹布战裙，甚清瘦。

初七日，六十度。十下，同萍三到皋宅画到。石孙嘱代宋芸子画。到崑师门上，不肯回身，到贤良寺晤晦若，适李蠡莼先在。晦约

同会杨彝卿，予以未经见过，乃嘱萍三与晦往问公款原电，原函则另有陈润夫一信在外。子均一信则茂萱持去。

外国索十一人头，有董无启。保定廷雍、沈家本已看管。上谕以洋兵如到晋界，则守兵必致接战，恐于和局有碍，饬速开议。剿团兵无饷，搜括村庄，李蠡莼已告合肥。洋人之索十一人头也，庆、李难之。洋人曰“如何如此难。何以杀许竹筠诸人，又容易如彼。”

晚茂萱来言，公款原函看过未言公车未持出。以奂、孟诸人之言为然，将请彝卿定等差出照办。少宣又来信，内封朱家一函，嘱代交。

初八日，北风，五十三度。阴，小雨数颗，午稍晴。饭后过孟宅，见闰八月廿日岘帅暨将军各督抚请回銮上谕一道。即前所闻和议一成，即先定归期者也。复少宣二笺。傍晚，金波来，以候选一层淆杂难办，深为焦虑。夜萍三、老茂来。街有出恭者，禁之不能，罚钱二千亦不能，事之难办如此。明日不能开议，或言仍待回銮定期。

初九日，五十三度。茂萱约往观音院登高，适萍三来，共步而往。僧静和尚初由房山回，言琉璃河客店一间，积麦七千余石，拳勇盘踞，因扰良乡。庄王向在前门外厚德记烟馆与匪徒交识甚多。《直报》闰八月廿七报载李秉衡入觐时，极言东南合约之非。且言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袁、许被戮，所以儆外臣也。恐无此言。北仓败溃，端、庄、刚始知畏惧。端、澜欲收余烬，背城借一。刚则专主西行。澜詈刚曰：“误听汝言，此后身家难保。我此时有刀，定与汝拼命。”茂萱来，言各使已议妥，专待开议。

初十日，五十二度。和局办许久，无头绪。

十一日，五十二度。三下，金波来。老贾来，言涿州留驻德兵数十人。长寿寺德兵开差回国。七兄晤萍三言，萍至贤良寺闻得廷雍、清河道首府首县及提镇皆被德兵正法枭示。果如是，不碍和局而阻回銮乎。德亦太横！

十二日，五十二度。德兵之正法廷雍等也，以夏间逢刚、端时，纵容拳匪，蹂躏教民妇至于无状，复褫其衣袴，游街毕，寸磔之。今教民胪列受害情形，控之德兵官。兵官曰：“不信保定官员聋瞶至此。”遂杀之。

十三日，五十二度。调于次堂（于荫霖）为豫抚也，必以中东之

役，办辽阳团练足扼倭兵。使洋兵欲渡黄河，能免接仗乎。

十四日，五十二度。洋兵掳银全存汇丰，然无从运沪。盛京卿创济急会，募各省富绅佽助各省京官，其银即交上海，京中则由汇丰划拨。《中外日报》则兼言道胜洋行。不特京官得其接济，而汇丰亦不至滞而不通，诚妙计也。

茂萱今夜交来所抄信曰，四川陈子均兑来五千，上海蜀绅某大半盘记、恺记而已议留二千，拨德州散放，曰“闻出京者不少”，夫曰四川，曰蜀绅，是专指四川京官而言明矣。曰“闻出京者不少”。是恐蜀人在京之少，不敌出外之多矣。曰“拨德州”，是疑同乡滞于德州矣。查蜀人出京仅六七人，皆走西道，无东下者，别人不知，于晦若即知之，何得据一面悬揣之词，而揹留三千乎。又子均电，一则曰“候相示遵”，再则曰“候相示遵”。中堂是办和局，非办赈济。想中堂必不暇及此，亦不可因子均有惝恍无定之言，硬与区处。

十五日，五十二度。英、德、意兵从彰仪门入，所持旗有宋字、刘字者，驼马二百余，车一百余，银鞘箱物甚多。徐平章之被戮，聂洞秋之暴亡，初未确知其故。昨始闻徐、聂秘商盗武卫军饷，荣相偶侦知，以令箭追及。聂推于徐，持令者将徐带回斩之。此七月十八事也。及荣到保，聂以为已卸罪于徐，遂未避。荣曰：“尔为粮台支发，非同情，徐何敢。”聂乃吞金而毙。聂平日本以诈骗行其钻营，竟有保之为贤才者。

致晦书：“昨日之信，见者数人，知者亦数人。或曰：‘不理他。’或曰：‘此信是陈润夫寄与杨彝翁及足下者。’杨滇人，其知四川人数，自不如足下之悉，应由足下自拟一信致润夫、子均，言明蜀中京官出京者不过十人，皆未走德州。且尚惠臣观察来信，他省亦无滞于德州者。上海蜀绅何人，乃欲凭空硬断截留二千于山东乎。宜出知单，令乡人勿遽搭救急会船，以免胶葛。窃思此事，由足下经理于先，上海报亦列有兄名。致信润夫、子均乃分内当为，并非越俎，何妨急草由广信通信局代去。”

十六日，茂萱来字，香帅得协办，尧生（赵熙，字尧生）门人言闻于贤良寺者老谣。起用右老，差强人意。

十七日，孟甫、奂如、承皋、介甫、萍三、金波皆来。萧克友、

吴芬两教习欲列为京官，同分接济，经手者难之，乃欲分会试、乡试两层，乡试中又分正途、生监两层。夜招茂萱来，略告以诸君所拟办法。

十八日，午，同孟甫到贤良寺遇茂萱于途，亦遂返。在杨彝卿处，同写收条规银三千，仅合公砝二千八。三人同收。复到汇丰商剖零飞，颇以为难，孟拟合六百为一飞。夜石生过谈，未见者八九日矣。言春畲、联孙明日南下，转赴行在。眼见不开，所见必小；胸襟不开，所思必狭，未有不怫郁者。

十九日，大风。孟甫约金波往汇丰，以日晏金归去。茂萱巳刻来。

二十日，风息。敏咳，请萍三看脉。萍言德人据紫荆关。昨茂萱亦言，合肥谓能杀四人即易了，乃并毓、董而惜之。吴子和煦自保定归，言廷雍却用中国刀手正法。各国兵官会审，曰："六月廿二以前，纵容拳匪不怪你们。廿二后奉有保护之谕，何亦纵使凌辱，而又惨杀。"廷曰："是武官某。"曰："不然，武官不过当刽子手耳，你署总督，生杀政令由你，谓为纵容拳匪违抗懿旨。"廷无言，乃杀之，并杀武官王占奎。刨坑埋之。城内法、德、义、奥四国划界。德义搜括。英、日、美出兵一到遂去。藩库洋人封锁，用兵守之。有洋女木姑娘者，拳匪起投廷雍。廷雍送之王参戎，王参戎交团杀之。

廿一日，五十度。九愚来，言德界清户口，清出空房五十余院，将招租为华捕用费。九愚拟移居云凡宅。闻廿五开议。此事如乡闲粮户行凶，肯献真凶，则有真凶办法；买凶，亦有买凶办法；若不办抵偿，专讲和息，肯出重款，亦未尝非办法。晚颂年来，将以廿六日出京，以其封翁与兑路费至，并速其归也。

廿二日，五十二度。饭后，金波字方来。汇丰不另开飞。金波昨同榘才取现银一千，分陈、曾、宋、王、谢、吴六分；汪以三百廿，分任、郭、骆、汤四分；尚存二百八十，分恺人；零数分教习南学，今日以存条交敏往取。侍卫杜秦等同周风南来坐守，往套陈车，车不闲。十三乃同杜秦等先到前门，复命人往套汪车，久不至，寻敏亦不见。二下后，敏乃返，始知其亦在汪宅候车也。促使东行，不然，一日不分，恐有急而自尽者。周风南问黄二曾抢物否？答曰："未也。"

周曰："惜我在房山，如在京城，用得着的是要拿几样。"周乃邛州人，捐班光禄寺。

廿三日，五十三度。午又大风。饭后茂萱来，缦卿来，奂如亦至。晦若、毅父、履初、吴介甫同来。毅父托我以衙门事，言不告假。予曰："此看大势，如必须告则告，可不必告则不告。"交湘信处问萍三。昨日洋兵过张家口。端、庄、濂、澜、怡、滢、刚、启、赵、毓、董十一人。

廿四日，五十一度。风。草东垣一信，以湘人皆举其官声，而四月一函，有"归意居多"一语，作书留之。且言张金波下聘事。

廿五日，五十五度。晴，无风。饭后持东垣信往浏阳馆，途遇曾履初、李亦元，言颂年、丙青、毅父皆在馆，乃往面交颂年。昨日合肥晤瓦帅，在仪銮殿西屋，未言公事。各国使皆在，谈最洽。颂年、丙青问："即都长安是情势所有否？"予曰："不忍见京师，则不愿归。以北京为公共地，而移北洋驻此，各国有事，但商总督，留守而人告焉，则长安耳目较净。各使知枢廷凡事推诿，尚不如督抚之能担当。寄字不足信，尚不如督抚盟约之可据，亦何乐而必与朝廷咫尺乎。如此则长安永为建都之所，而圣驾不归矣。"廷寄申饬全权，谓廷雍事，何不据理剖办。

廿六日，五十三度。汪颂年清晨交一字来，有信件代收，交曾慕陶；又言不告假。曾君和、履初、李亦元、黄泽安、杜翘生、洪毅父、王丙青今日皆行。宋芸子亦行。九愚来，石生言端、庄奉旨圈禁，昨夜寄谕到。奂如来，写子谦、达宣函，问惠州事，兼述此间事。

廿七日，五十三度。午阴。洋兵到沙河。霸昌道，昌平知州往接，大队遂未入城，但责凑银五千，仅凑至四千余，又挽州人寻拳匪。

七兄言，周镜渔之兄言，端、庄深恨京城之插顺民旗者，命董募回兵三万，又调安徽数统将，各省大兵以洋兵小胜而骄，将统大队来攻京城。七兄因此焦甚。予曰："回兵果能募至三万乎？陈泽霖、张春发、万本华非调自各省者乎？姑妄听之可耳。"

敏近日每听人买便宜衣，辄倾耳神注，此卑陋之见也。

廿八日，五十三度。裴知州信，言昌平道州迎洋兵，未去帽，洋兵去之，摘其顶，纳诸怀，索银五千，一时难措，遂焚道州署。闻将在居庸一路设卡。而瓦帅将移居全浙馆。俄命其亲王来，尚未到。

廿九日，六十二度。大风。金把什来，言洋兵在外多啰唣家人，有一衣，皆拿去。二毛子则于村人有习过拳团者，磕索其家。昔以拳匪为威者，今以为苦矣。各国箍著和，否则必瓜，虽英俄亦不能不然。

三十日，正午六十三度。黄小霁言洋兵至房山，欲毁城市，马教士力言乡中居民靠此买盐米，一毁则乡民绝食，洋兵乃允。闻方长孺以山西马后炮之奏拿，匿至华俄洋行；拳匪围攻紧急，逃出至邦坰；洋兵入城后，通州知州刘云门奉札带兵剿团，以方为幕府。适洋兵二名至，携民间物甚多，刘兵拘而索之。洋兵大队得信往攻，歼毙甚众，方亦与焉，可哀已。

十月初一日，六十度。廿九日电奏，洋仍索祸首，不交则向襄阳堵截行在运道；其由何省起解，则以兵船攻之。以情揆之，交端、庄有不忍，交董有不敢。茂萱来，为唏嘘于长孺，长孺五月即到通州。

初二日，晨四十三度。七嫂借十六两为七兄买狐皮袍。午五十三度。天阴冷，似酿雪。以邦坰事看来，可见咫尺之地，夷险迥殊。当五、六月时，下金陵者一计五月十八；赴河南者一计；赴房山者一计；卢沟桥练团一计五月廿五大计；移新馆纠武公车为团，以李树堂、任少梁统之者一计；并有私送眷行虑牵制秘不相告者。其时本汹汹，无怪其然。至今日则闻密云、固安皆不胜搜索之苦，京师尚宴然。

饭后过陈宅，陈赴部。报本闰月十四岑春煊劾霍州知州李羲铭供应草率，请革职发新疆当苦差，上谕从宽，革职永不叙用。端、庄及董皆在行在。洋以英年、赵舒翘仅革职，尚留任，处分轻。洋以裕长主拳匪而最恶西人，不得调鄂抚。庆邸入告，请以无交涉之都统与之。

初三日，六十度，晴而有风。饭后过伏魔寺，茂萱已出，乃往尧生屋，北窗甚暖，归闻孟甫来去。三帅款赴行在者分百零八两，留京者卅八人多烦言。以往行在者非赴行在，无眷累便南渡耳，而反多分，烦言所由起。

石生来谈。瓦帅命参赞会晤陈玉苍等曰："外兵到此骚扰，令居民不安，深为惭愧。"玉苍以骚扰各情言之。参赞曰："你们以实情告我，即是看得起我，实在感激。"于是相约为纠查之法，词讼则会审。澜公以下仅革职，乃部议也，洋人不依。

初四日，六十度。巳刻茂萱来。昨日以福建已分，蜀犹未也，则皇皇然。福建前日写票，蜀则昨日始写票也。过孟宅，九愚、孟育、七兄先在，金波亦来，分四十两票一张，湘岘兑款也。

初五日，五十三度。到贤良寺写收条，孟乔先后到。周方伯、李铁船筹拨津贴二千。又川、江西、云、贵绅董筹寄四小省绅商规银一千。每过前门，断瓦颓垣，凄人肺腑。吴子和言申甫尚在保定，已租秀水胡同宅。孟甫问曰："津贴一项，向来都察院翰林多分，以无印结也，今年当何如?"予曰："今年则均分可也。"李合肥有马文在南口，偶被洋人抢马，昌平州遂传为折奏挡回。茂萱南下之意似决。晦若曰："李羲铭循吏也，办差草率，想亦必无之事，因何被参。宓昌墀以召见后开缺，必语太直，触怒诸奸。"杨彝卿曰："洋兵直追，必幸蜀，蜀其殃乎。"予早以此悬悬。

初六日，五十三度。饭后接刘元信，九月十五日清江发。九月初三到泰安。菽畇传见，问京中情形，同乡光景。言六月兑数与乔、宋，未见回信，未知收到否。又言欲专人送数以救燃眉，奈路途不通，俟路途稍平安火速送到云云。茂来，言欲走，恐南北势成，洋另有所立，或将派事，于名义有碍。予曰："太不警动，其逼成剖分之局也，亦在意中。然另立，不过如庆邸留守已耳。派事何害?"陈曾来，言谢承皋一分，不过每人减二金与之，如金波过虑以为不应分，则晦若又何尝该分者，嘱待金来以此分晰之。萍三来。夜金波来，则言人于承皋不无闲言，实不止一人，故渠畏而不敢主分津贴。人言前款是陈子均所送，可分之。此款乃常年津贴，向无候选，不可分云云。又承皋与字，有"乞儿见钱而诟争"一语云云。石生来，言两日无所闻，福州四山长兑洋元来，指明百元者某某四人，五十元某某七人，其余则均分之。而四人七人者皆部院，无他途。山长中有陈伯潜，故清楚如此。洋兵到太原，似是确音，德国探马亦如此言。

初八日，晨四十一度，午六十度。孟甫来字，言昨晤朴仁山诸

人，处分加重，办毓一人，董则驱逐。以毓为拳之引线，办之亦可。然上无好者，毓又从何处引去乎？十五开议，【洋】兵到太原不确。如此尚好。夜孟约来，未来，茂萱来，言不南下。毓乃拟处斩。七月尾以来，即早睡早起，今阅百日矣，至迟九下半即睡。非美官严戒夜游，又安能至此哉。

初九日，四十四度。奂如来，言朱古惟诸公折批回，云："懿亲罪无可再加，余则已命全权大臣议定办理，不为遥制。"九愚来，言《直报》谓洋兵已到大名。长安有杖毙内侍十五人，斩二人之事，不知确否。夜石生来坐。

初十日，六十度。过尧生。尧买《渤海藏真》，缺坡翁一本，去钱一挂，又《刘海峰诗文集》钱一千。茂萱归寺，言古惟闻诸恩佑，太上将命上归。又疑未确，往城内探去矣。

十一日，五十三度。晨，得璈信九月廿三发救济会带来，又八月廿四寄印伯。

十三日，阴，五十度。闻谕旨云："事机万紧，设法挽回，不为遥制。"问之茂萱，信然。

十四日，五十二度。昨子真言，七月廿一炮冲正阳门楼者，英国也；冲大清门者，美国也。是日清晨，神武门、西华门皆紧闭，而有洋兵炮拟之，内面拳匪旗兵皆不得出，洋兵由西华门入，遇辄毙之，有半腿半脚尚在靴内者。日本据仓库外，复移三海陈设，有碧玥玉重三斤，有玉如意长数尺，皆移归国。记廷雍于闰八月与合肥电，欲以洋兵所得津京库款，将来抵作赔款。其不晓事而心松如此，宜其在保定无所适从，但知逢迎而丢脑袋也。

三下，晦若来。开议在本月内，诸亲可圈禁了事。德兵在宣化索银五万，张口二万，皮张在外。三河县知县硬担无拳匪，无军器，索一万，予以一千，而交谊颇洽。周玉山调直藩。员凤林调川藩。

十五日，五十一度。晦若著人买潮州馆米，交来一字。由沪电转明发谕旨一道，大略言：千里草（指董福祥）从前曾有与天地同大之功劳。今年民教事起，有小小不合之处。本应将其凌迟灭族，姑念其功大过小，不得已革职留任，令回甘提本任，勉以争气建功，以堵诽谤之口，等因。

十七日，五十二度。上湘师书曰："前此京师既陷，合肥未来，庆王未返，人心惶惧，无策可施，乃同附徐冢宰后，电恳吾师催合肥速到。当蒙赐复书。仰见吾师公忠体国，竭力撑持，而楚吴一带，既堵其巫风，复翦其响应，东南无恙，北直乃可渐安。师之有裨于宗社苍生者，岂鲜浅哉。嗣又蒙赐各省在京人员二万五千金，行者借以起程，留者借支日月。当此转运秦中之际，乃更筹备及此，危城饥渴，感颂同声，不独树等一二人也已。"

自五月以来，时事日非。枏按日笔记成帙。树于七月时，任军机章京，京城便已失陷。行在需人，无力奔赴。京城元气大损，大内、三海、颐和书画彝器，皆被拳匪、洋兵、乱兵搜括净尽，士大夫家无论矣。京中美界、日界颇安静，惟德界滋扰。近日德界亦渐安静。由津到永定门铁路已通，十八日火车已入永定门到天坛，华人尚未敢坐。其车焚于长安门内，积灰如山。和议闻不日将开议。总望早定和局，銮舆早回，兴利除弊，以图自强，庶有中兴之望。汉京官大小在京者，寥寥二三百人。大约不能南还，又不能赴行在者，今冬以公和赈济，尚可支持。六部设于柏林寺，司员便衣往，照常办事。公事甚少，每部书吏不多，日具问安折而已。

子均五千，上海蜀绅请以二千留拨德州，谓其地有蜀人南下。得此信后，作一信寄陈润夫，并拟一电，皆言京官三十余人在京，西赴者十三人，无一至德者，应请拨还京中。查联方伯家胡治安参折尚在。

廿一日晚，茂萱来。疑因减烟致病，嘱照常吃，但勿加多。

廿二日，五十度。外省某公君子人也，与其至交书，言赴秦者约百人，北人最多。两宫所驻，并未兴土木。阿哥分住首府衙门。各国以议约交后，须宣示还期，否则另立政府。

廿四日，五十度。晦若来，言合肥前日午餐不进，下午瞇盹。问之，言夜未睡好。又向英法两馆一坐。到英馆，坐不稳，欲堕，戈什哈扶之上坐。盖年老多磨则气衰。议款事，英国曰："尚有商量。"

廿七日，六十度。茂萱从贤良寺来。合肥尚病。英国初以敕书有不悦意，今日亦送说条于合肥，言款目不更改。瓦帅近与肥浃，且请肥出示保护德兵，免京民与为难。此事初闻似无理，令人发笑，细思

各国之来，皆曰定乱，与我并未失和。瓦帅曰："我们使馆未下旗，又未与中兵接战，交情原是好的。"日本将达其本国电线斫断，明其即撤兵矣。

廿八日，晨五十一度。古惟言，有王君者名焕，字辅堂，工部主事，浙江某县人也。寿山贫时与有交谊，寿山母死无以敛，王君鬻其家中衣物以敛之。寿山感刺骨，联为兄弟，誓异日无相负焉。及寿山擢任黑龙江将军，奏调王君以往，待为上宾，军谋悉咨之而后行。适义和团受刚毅、徐桐指使，毁俄人所修铁道，俄人派兵赴吉林、奉天保护，假道黑龙江，先与寿山照会，曰："此行为保铁道，无与战事，愿将军兵毋动。"寿山不允，命击之。王君苦谏曰："俄为保铁路非争地土也，万不可战，开边衅而贻君父忧。"寿山坚执不听。王君拂衣起行，而留一函于案。寿山于其去后始见留书，语切直，多激烈。命马队追返，列军仗坐，堂皇见之，咆哮愤骂，亟命掌颊。左右夙重王，皆垂手无遵将军命者。寿山亲下坐，掌颊数十。王君据理抗辩，不稍屈。寿山命收禁。后数日，又收一败退营官，斩诸市，并杀王君。未几，寿山以擅开边衅，撤任查办，始悔受徐、刚之绐，自戕以死。

袁、许将被难，荣相跪求不允。下而约庆王同上。庆曰："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不获已，非徐、崇一言不可。"荣以嘱崇，慨然许之。求徐，徐曰："我不上去，我看此等人，杀得愈多愈好。"蒋式芬曾请杀肥。万秉鉴请撤曾文正谥法。葆效先易名姓，上西山，致其父于死而已脱然事外，祝髮空门，亦黠矣哉。曾蜀章与孟甫信，力劝赴行在。且曰："和局难成，一也。銮驾难回，二也。"历写五条，独摭所见，大约见赴行在有人，以为非赴不可。不知赴者各有所因，有在内庭行走而当去者；有附拳匪有名而思避者；有求得一差，放一缺者；外此又有热痰上泛，欲以一赴邀慈眷者。不审乎此，而概曰当赴。彼肃王、昆相岂遂毫无忠悃欤。于次帅，劝奭良。

廿九日，五十一度。子真来，出客厅会之。言各国皆送说条，无他言，专待合肥病愈交议单，惟仍以回銮为批准之确据。一日不回銮，则一日未准，即一日未停战。九愚来，言川赈商一款，何不取百

金与张青老。余曰："此言是也，将言之主其事者。"

三十日，昨夜九下，已脱衣蒙被卧，七兄乃来，言已接管饭食银，且点补缺。又言裕寿泉虑如廷雍，及开缺又恐朝廷以之搪案，遂忧郁死。记初奉作兴拳团之谕时，回奏一折曰："河南初有义和团，臣以其妖言惑众，饬属驱逐。今奉密谕，乃知其为神兵。"似其折，尚是游戏笔墨。其时景星则直以为义民而鼓动之，是其咎在景，不在裕也，何为景不忧而裕先死乎。裕长明白，远胜裕禄。然皆消息太灵，揣摩太熟，或者本意不办拳团，转念端、刚乃权臣，不办则富贵不可保，故亦从而和之耳。讵知一办而性命又先不可保哉。不顾是非利害，但讲揣摩，可以鉴已。

又闻杨莘伯、杨彝卿为救济船事，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大起嫌言。有控之于合肥者。合肥曰："若何如此丢脸。"遂怄气而病。人言合肥好用义利不分、廉耻不顾之人，今而知皆非合肥所及料也。救济会劝云南出钱，云南回信言，京滇太远，在京者皆不欲归，故未出救济船费。

一下钟，负暄而行。至乔寓，方写璈信，东海三语，平正简当。与谈吴小村事，窃以小村在西安（今浙江衢县），于本年九月值土匪乘机起事，以打教堂杀教士为名。小村力筹保护，详加劝导。土匪不从，乃严防捕之法。而土匪等志在为乱，闯入衙署，将该令支解以死。夫弭盗安民，牧令之职也。牧令纵未能安民，亦岂有助盗为虐者。假令该令稍一模棱，则可以不死，而衢州全属，势必至于糜烂，台州各处未必遂无响应，以后浙事岂堪设想。今吴某恪遵保教堂之谕旨，谨守治土匪之章程，而反遭惨死，其幼子一人，幼孙二人，幕府家丁廿余人，亦复同时遇害。此前抚刘任内事也。未知前抚刘如何奏报，应请饬下今抚，详录该令死事始末，以彰节烈而励官箴。

与茂言及五月以来心境，十九、二十尚望剿抚。二十三杀使臣，猛攻使馆，大沽已失，四面梗阻，深恐此次兵事势将糜烂。兵连祸结，未识几时始能终局。而一家三十口，陷于京都，不知何日始克回川。念及此，而泪从肚内流矣。七月破城后，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祖寿、老五能吃，且言小米吃惯好，十三砚台不能食，必啖白米而下荤菜。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

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孟亦到茂寓，与予同归，因留饭。

卷　四

冬月初一日，冬至，晨，五十一度。今年七、八月城破，凡陷于城中及寄居外县者，但有包谷面以为窠窠头，用包谷面杂小米面为之，另煮粥以下。小米以为二合饭，先煮小米，后煮大米，同沥起而同蒸之。即谓口食不缺，可以不慌。八口之家，可月省米银十余金。一日京寓买小米，一老翁过门曰："吃二合饭，何如用白高粱与饭豆同煮，其养人与白米等。"北人以白高粱充食，以红高粱喂马，饭豆、豇豆米皆可食。

本日送来十月初六上谕，万薇孙本敦放福建遗缺府。介甫、萍三来谈。闻美知府夜巡，见华巡四人倚壁而睡，其三十六人无迹。次日见陈玉苍曰："我是爱惜地方，盗并不抢我，若如此盗将出矣。我今以夜巡让君独办可乎。"陈允之。人心栗栗然。合肥病渐痊，前谵语时，皆曰诏见，曰瓦帅，老臣何尝不扰心君国者。

初二日，敏买灰鼠脊袍一件，价七两，余斥退之。余无求助之处，而有旧欠之账，现恃公款吃饭，和议倘成，尚恐无还债之路，何可买物以耗之，再便宜亦不要。

茂送来恽薇孙字，言晤杨濂甫，各国已送照会，准初三两点钟在日斯巴尼亚使馆开议。又奉电旨，允即回銮。盖因前日与全权敕书，有果臻妥协，即行批准。各国遂谓以批准为回銮之实据。一日不回銮，即一日未了此局。似全权又以入告，故有今电。又闻銮舆在途，棍责澜公。

初三日，作挽李箸臣联函，向晦若问和议款目。回字言，与《直报》所刊无异，小有出入，不关宏旨。已转电行在，俟奉谕旨即可定议。其余均归善后办理。最难者首事一节，尚有磨经耳。回銮电旨，是催开议，中词头非允行也。帝若曰如此如此，便可决计回銮，非即回銮也。九愚、孟甫、奂如来，津京铁路、京保铁路不退。以霞公府换堂子。合肥病未愈，庆一人去，只说三句话。

初四日，五十度。早饭初毕，房师熙先生来，出客厅见之，师问

予况何如，欲挪数十金。予以近况答之，许以如能设法，或有款来，当分数送去。师之官衣全在当铺被劫。言劫者皆左右邻，无一洋人。缦青来。

夜茂萱来，与之推敲回批恐难爽快。予以两铁路不退，行在初未料及，今若此能遽释然乎？能遽回銮乎？茂以为祸首一层，董即难办。石生亦来，问以华巡丁查夜事，有之否。据言洋巡亦查。又言玉苍奉有就地正法之谕，可以办盗。然虽奉有此谕，亦必巡丁能当时捕获乃可办耳。且何如巡丁严查，而使无盗者之为愈也。正谈及此，门口玻璃灯被人翦去。本街失灯者亦数家。窃灯者，偷物之渐也。华巡接办数日耳，旧规遂复。洋官闻之，有不吱吱而笑乎。

偶言及祖孝征瞎子事。予谓所草诏，直谓“不能生子，无地自容，以所抱之螟蛉，为前王之燕翼”，而已无与焉。且援吴柳堂（吴可读字柳堂）为护符，若以所草之诏为吴所定之案者。岂知吴在当日，恐后王有子，而前王无嗣，乃以死谏，非谓前王宜立嗣，而后王不宜有嗣也。石生言，孝征草诏为莫须有。此事泄于荣府，证于司员，将及一年，凡有耳者，岂无所闻。特因余谓其为此次祸乱之根，虽年衰目瞽，其罪难宽，故回护之耳。若诏内言明抱以为嗣，兼承前王，则端不敢以太上自居，辅端者亦不至目上为二毛，而露侵凌之意。自来诏诰关系匪轻，为之者悍然不顾于前；论之者又欲涣然解释于后，是非何以明，义理何以辨。王枚岑、毓佐臣我皆有交谊，亦不能背公义而袒之也。

刘岘帅等所奏，偏安必不可成，京师必不可弃一折，周匝完善，而语不烦。第三片以接杨儒电而畅发之，预破局守偏安之弊。明知行在主议，必有以远海口，居陆地，足以划断外人为言者，推阐尤为尽致，而语气却极平和。此积诚之学也。注明是鄂（谓张之洞）主稿，乃犹有谓鄂主西迁者，以未读其奏而徒耳食也。饭后，毛菽畇来电，系交茂萱、奂如与余者，译费三十二元一毛，命敏往茂凑洋元付之。开折，是问前来两信，及同乡会款到否，宋在何处，李小蓉到京否。电复澄支。

初五日，昨夜行在回电。十二乃复电。事体重大，其以严办首事为难欤。抑以两铁路逼近城内，碍难回驾欤。疑在陕有定“大王居

岐”者，有定“秦鏖六国”者，但就一面想，何事不可为，而不知时固不同也。石生以条款示我，首条乃问罪之词，具言穷凶极恶为环球所无，甚非礼义教化之邦所为。又言五月十四日拳匪与官兵奉朝廷命，通同合攻。石生疑此数日电问各督抚，并问其整顿何如。各督忠实者必直言之，巧者亦不敢吹榜，不过曰欺凌至此，诚为无法，仍求圣裁。四下，榘才来，言毛兑宋三百到，由美人刘牧师带来嘱留之。细想未妥，不如各了各事。

初六日，六十二度。拳匪致乱议和条款：“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间，在中国北方省分，酿成重大祸乱，致罹穷凶极恶之罪，实为史册所未见之事。不惟有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牾，兹将各情节尤重者开列于左：一、西历六月廿六日，即中历五月廿四日，大德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男爵克，因公前赴总署之时，被奉令官兵戕害。二、同日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直至西历八月十四日，即中历七月二十日联军救至方止，彼时中国国家乃命使臣向各国政府宣传担承保全使馆之旨。三、西历六月十一日，即中历五月十五日，大日本国使馆书记杉山彬奉差公出，被官兵在城门戕杀；又家居都中及各省之诸国人民，均被拳匪、官兵惨加戕害凌虐，或被围攻，仅赖极力抵御方获保全，而其各项房屋无不毒加焚劫。四、各国坟茔之被污渎，以在京为最惨，甚至墓冢被掘，骸骨暴残。因以上各节，遂至各国为保护各本国使臣及人民性命并戡定变乱起见，遣派军队前来。乃当此各国联军赴京之时，遇中国军队抵御，只得奋力击败。而中国既自表明悔过认真，并愿挽回因此事变所生情势。于是诸大国公定允如所请，但由各国酌拟惩前毖后，必须定而不移之要款施行。今将各款胪列于左。第一款、原任德国克大臣被害一事，应钦派亲王专使赴德，表中国皇帝国家惭悔之意。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拉丁、德、汉各文列叙中国皇帝惋惜所处凶事之旨。第二款、西历九月廿五日，即中历八月初二日上谕，及日后各国驻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须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惩治，以蔽其辜；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城镇，五年内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第三、因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害，中国国家必

须用优崇之典，以谢日本国政府。第四、中国国家须在各国坟茔曾遭污渎发掘之处，建立碑碣，以明涤垢雪污之意。第五、运进中国之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照各国后定之例，仍不准运入中国。第六、各国各会各人等，以及他国执事中国之人民，同近来各事，身家财产所受公私各亏，中国均认公平赔补；中国国家须筹定各国所能允从之理财办法，力为担保如何赔补；以上所开赔款，以及如何措还国家借款之地，按担保赔项；又曰措还借款，仍须先借洋款后，再于理财办法内分年措还。第七、各国应分自主常驻兵队护卫使馆，并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第八、京师至海道，须留出来往畅行通道，故与其有碍之大沽炮台，皆须一律削平。第九、为京师至海畅道不使有断绝之虞，由诸国应分自主酌定各处留兵驻守。按此三条，皆怪不得，恐又有神兵灭之也。第十、中国国家务须在府、厅、州、县将载明下开两端之谕旨，张贴两年，俾众周知，永禁军民人等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至各犯所定罪名，及杀害凌虐各国人之城镇停止各项考试，亦须开列；中国皇帝务须谕旨一道通行布告，各省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属境内，皆有保持平安之责，如复肇伤他国人民之乱，再有违约之事，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脱，别项奖叙。第十一、凡通商行船，以及关乎通商各地事宜，各国以修改为有益者，中国认与商议更改。第十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务革故鼎新，及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律更改；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国照允施行。以上各闲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足适各国之意，本大臣有难许及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穆、齐、姚、葛、康、毕、萨、萨、西、克、格、德、奥、比、美、法、英、义、日本、荷兰、俄光绪庚子年十月初三日。一千九百年十二月廿二日。”报本所刻袁、许二三折，是六月廿边及六月尾所上者。

初七日，五十度。黄仲鲁来，言甘军出彰仪门时，掳村庄妇女，在此村所掳者，到彼村而换之。晦若字来取豆酱，言秦中信，旬日外始可得。敏不知何以忽欲领公车之八金。奂如午后来，以数皆排定，不能插入，而敏固求不已。予面禁之，犹不可，且命其在家用内抽八两去，仍哓哓不已。此念不知因何而起，殆因他人候选及生监皆领

耳。总之，少看书故见竹不见木，知一不知二，殊可哂也。

夜茂来。八下，余手骭微烧。石生知茂在，赶来。谓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窃好事人之笔墨，博览者零杂，清真者浅快，求所谓拗折绉透者，未尝多见，至于文法更不讲求，况持论通达正大乎。石生又以为徐氏言，袁一日曾在伊门求见九次，既求见之，必不劾之，今年徐生期，袁又亲往，余以为一日晷刻无多，焉有一连九次之理。或去二三次，欲为讲说分明耳。生期亲往，礼之常仪。子谦常曰："京城应酬，苟非大混账之人，皆可来往。况近数月，所闻徐氏言语多矣。他言皆不可信，独一日九次之言，可据为典要乎。"石生又谓叫大起五月二十一起，徐皆未上，只末后一次乃上七月二十。余记不清。以理论，有崇必有徐，且同叫之人尚多，可一一考证也。上海说京城事多影响予见五、六两月《中外日报》，即以南城而说，东江民巷一带，亦断不能清切。况董土匪诳报铲平使馆，与霸昌道、口北道、察哈尔都统之言全相似何也。伊等探于庄府，凯歌即报于庄府，此岂上海能知者。

初八日，六十二度。饭后，徐步至尧生寓，萍三亦来。言孟甫昨在城，闻挑回三条，一祸首，一炮台，一停科。茂萱往贤良寺去矣，看其所听何如。今日报本载小村事，乃办土匪被都司周之德谣言怂团，喻镇台不弹压，鲍道洪府坐视，以致被戕，且将二子一孙及家丁等送入团局杀之。萍三言，美兵官拿获贼盗二十余名送中城，送到即跑去十余。小村收藏名贤书画精致，悉被洪太守搜括去。洪士人也，何为有此。吴小村事，窃疑江山土匪，是义和团，西安营团恐有存心与合之势，而特借通匪二字以戕官。义和破城则与之合，不成则官为通匪，而罪有所归。何也，以刘抚新传练义和之喻，彼镇道府都司有不迎合者乎。不知是否待查。

江西黄翰生兵部主事，简帅八随员之一也。今夜过寓，七兄问简帅始末，与前所闻不同，亟辨别而补记之。简帅七月十二出京，仅带百余人。到河西务，调遣节制四军，皆以扎营汛地系奉懿旨于先，不能移动。适马玉崑禀言，在北仓已挖长濠一道，且经贮水，可以阻其来路。简命人往勘，并无其事。而玉崑犹复面谒。简帅问曰："尚能一战否?"曰："能"简曰："能则我与若同去前敌。"玉崑欣然先行，

简告诸幕曰："万本华乃万人敌，惜仅四营。夏辛酉确能战，惜乎营亦不多。余召见时，再三恳求于万、夏二将各凑三十营与之，可以御敌。皇上固无言，太后亦默无不语。今已至此，我受国厚恩，自当效命。诸君何必与其难。"于是诸幕与之送行数武而别。独男爵钟琦者，简帅所激赏而奏调往者也，不肯共返，与简同行，约二三里，闻枪炮接仗声，却非马军而为万军，亦不知玉崑何往。万本华即近河西务扎营。夏辛酉在廊坊扎营。洋兵以简在河西务，故由他道缘廊坊而过，先围万军。万军败后，复回兵攻夏军。夏军弹药罄尽，一日伤亡九百人❶。简帅于万军败时，遂由河西务到张家湾，服烟毒，坐车行八里而卒。钟琦亲为棺敛毕，回家省母，一面复出，自缢以殉焉。都中初以简原有剿团之说，乃到京一言不及团，而反不认东南联衔之奏；日在军务局与徐中堂闲谈，中堂肆口狂骂，简亦偶附和。遂以简本骨鲠，而变脂韦，几目之为罪魁。谓简召见，若有实言，则全权之旨下，初三旨已拟就，停止至十四乃下。而洋兵或不至京。然其始末，有真未可以人言而淆其大节也。

胡砚生之行也，与我密信一封，言事必决裂，嘱设法出京。宋芸子谓必屠城。余于其时，未尝不慌。遽转念弟兄全家三十口，毫无蓄积，日食且难，更从何处筹借路费。于是死心踏地，守而不走。然自三月以后，未接家函，寿侄以即用到湘，初得小厘差，到局而殁四月初一。至九月初八予乃得信，大局未宁内忧遂迫，回思丙子秋之在省城，丁丑春之在都门，真不知人间有此等事也。

五月十五至二十三政令最乱，或剿或否，毫无宗旨。崇礼、何乃莹曰上实不欲剿，赵舒翘乃当孙公报说两面话。廿四杀德使，廿军显攻使馆，庆王出总署，以端王代之，题意于是豁然。七月二十日三下钟，洋兵入城。傍晚澜公踉跄入内报信，催两宫出城。先无一人入报者，皆以义和团董军为可恃，而西军必难飞至也。是时宫内仓皇，至夜仅备破车三辆。四下钟，慈圣头未梳，服洋布衫，装束如村妪，圣上亦步行，至后门上车。大阿哥挂辕，著洋布衫，系红带，伦贝子挂沿。瑾妃著洋布衫，梳辫，然独行于后。遇澜公，别用一车坐而赶去。圣驾缘海

❶ 八卷本作"千九百人"。

甸小路而行，冒雨一日。夜到贯市，驻礼拜寺，回民讽经处也。屋无床榻，席地而卧。御厨未到，回民煮小米粥四碗，备小盘六碟，进桃四枚。镖行李家，贯市人也，献被褥，并银千八百两。廿四到怀来驻一日。李少宣（疑宣化知府李肇南）于廿二日即接岑云陔飞信，言两宫衣被皆无，嘱赶办单衫衣四套，并开明寸尺。少宣昼夜赶制以献，并进银一千。廿六，驾到宣化。廿七，少宣召见。面劾刚。太后曰："你未在京，不知其详，其实此次误大事者，尚不是他。"刚坐朝房，箕踞召少宣问话。少宣斥之。宣化县办差独优，复私进银五千于刚。至太原，少宣开缺，擢县补之。

冬月初九日，晨五十四度，午六十度。萍三、孟甫来，论者皆以简独任战事，至全权迟下十日，而京师残破，故虽明白以殉，不加恕词。夜茂萱来，言王孝禹昨夜与字，有不挑驳之信。

初十日，五十四度。缦青金波来，石生来，言请奏补，回批到，候选者，谓回銮期近，即回銮再补；如期远，再如何如何办理。奏补者即如所请，所有各条皆俞允。奂如来。浙省萧巡检懋官，以乃父在西安账房遇害，请雪奇冤。又闻直隶报载鲍道远飏，鄂制府通饬严拿。石生曰洪朗翁恐亦有万里之行。夜，石生又来谈。

十一日，晨五十度，午六十一度。合肥初到，与赫德见面，即问大纲三条：一、以后不与外人为难；二、叫如何赔即作如何赔；三、改约今所议十二条。关键不过如此。天气太暖似春日，如久不雪，则今冬办秦晋之赈，明年办直隶之灾。七兄闻景东甫言，少宣由西道行矣。

十二日，晨五十度。天明在床，闻飞小雪，旋止。孟甫、缦青来。孟言人传补选奉有公事者，系行在吏部所请。行在变通办法，吏部回批尚未到也。夜茂来，闻允严办赵、英、毓三人，大约必办。后乃宣回銮期。雪光照地。

十三日，五十二度，积雪几寸。昨夜大雪积三寸，麦应可活，内热之症或稍减乎。国家崇报功臣，赏延于世不嫌过厚，然欲畀以临民之官，监司之任，关于生民休威事机祸福者至重，诚不可漫无考察，而轻以与之。鲍鹤年祖龄忠壮公（鲍超）长子也，以忠壮公功在社稷，官其子以金衢严道，谁曰不宜。乃于本年六月，竟有助团匪戕印

官之事。经印官夫人冉氏、账房萧某子懋官具呈指控，则逃而之他。闻东南通饬缉拿，宁不可丑。记予于壬辰六月在杭与之同寓，问伊幕府何人，曰一是奉节营书，一是巴县人似亦营书之流，予即无言。嗣闻在房内但练习告示上之遵字，自己毫无知识，而幕府又皆下流，欲无为害，得乎。大雪竟日，傍晚乃止。

十四日，五十度。英人被围记简核。九愚、萍三来，谈美界雪泥未扫，以有华巡分任也。德界由绅董轮班，一班两点钟，每人一班，带巡丁五人巡街巡丁二十名。德知府又调察其惰，而别派洋兵督之，故不特地净，且少盗。九愚又谓德界初欲分段募捐，每段五千元，概用之地面，然至少由一毛起，至多一元止。今和局成，恐不管矣。

十六日，晨五十度，午六十二度。德兵拉三河县郑某来。德官问其民何故杀教民。曰："教民欺之甚，故激而至此。"德官沈吟曰："此你心中之话乎？抑实事乎？"曰："需索钱财，皆有实据。"曰："究竟那面不好？"曰："两面皆非好人。"曰："你官做得不好。"曰："固然某做得不好，然一邑三四百里，无焚教堂事。此次一经报案，某即拿犯。某日报案，某日拿，恰拿九人。遇德兵来，不知其详，将我拉至京。"又曰："此案你将何办？"曰："论中国法为首者辟，从者绞，再次者流徒枷杖。"曰："何不罚他的钱？"又问为首一犯曰："你们太爷喜义和团乎？"犯曰："太爷见团即逐，不喜也。"曰："你为何杀教民"犯曰："教民勒索钱物，欺人太甚。忿不能忍，拼此一命，以杀之。"德官乃留犯而叫郑回三河。

洋兵官于近京各县事，县令据情理剖白，不作偏袒语者，往往数言而决。洋人且面称好官。可见从前教案加委道府督办，徒令掣肘。盖道府既未知其底细，而徒有避处分心。州县不能与洋领事面论，惟承道府指示，受道府督责。且有领事语意甚轻，而道府加重者。及面见道府，则曰："宁可把咱们百姓亏一亏，以了此事，而全大局。"其语若可听，而不知民忿自此深，民教之仇自此起矣。以后教案，宜请专由州县一手办理，以免别生藤葛。

十七日，五十三度。各国会同出示，夜晚八下后，有行者，须持灯，须有公事。然不许三人同行。三人同行者，巡丁一呼，即站着候查；如跑则发枪毙之。闻庄赐帛，又闻毓公至渭南又被拿获，情景亦

可怜。九愚曰，戊戌秋有人以杨、刘冤，向聂洞秋言者。洞秋曰："不得冤，不得冤，有实据，有实据。"谭嗣同之有实据否，我辈不知；若杨刘之不知情，则天日可表。今仅两年，洞秋乃以盗饷实据恐致大辟，吞金而死。其实据何如哉。

十八日，晨四十度，昨夜雪。闻胡砚生放缺。童瑶圃亲戚张某通州吏目也，言七月十七董军在通接仗而败。联军头队为日本。乃董军败归，不漏一信。徐中堂军务处亦未派有探马，故洋兵入城，人尚不知。

有一道人到长春寺要见德知府，门者阻之。道人曰："我义和团头，有事要见。"门者引之入，跪于德知府前曰："我山东人姓王，义和团老教头也。凡闭枪炮、刀斫不入，皆我所教。乃受教者起手即烧火车路，抢财物，予知其不能成事，遂逃去。今伊等闹得如许烂，我一人脱身事外不可。"知府掖之起，与之坐，劝之去，不肯，且曰："我出去以后，还要闹大事。"知府曰："然则如何办。"道人曰："中法是斩决。"知府留伊一日为照其像，次日乃杀之。

十九日，晨四十四度。少南信，言陕荒旱，不特米贵，水亦醍醐，明春还京云。

二十日，五十二度。行在抢补缺，凡外官调补，令督抚酌补，如不合例，惟督抚是问，而但行文催饭食银。庆邸曰："西安只一书吏，案册皆无，如何能办。平常高论者皆曰，例案为害，今无例案而害将更甚，将若之何。"朱古惟前辈、王半塘（王鹏运，字半塘）亦到，复论庄、赵，余以为赵如轻减可追论列。半塘谓六月十八、廿三之枉杀百余人，无哀之者，以可哀之人多矣。

廿一日，五十四度。夜茂来。石生继至，言湘帅电请勿轻画押。合肥谓其滑。余以南中皆望速了，何为有此？宕笔不之信。石生坚言陈玉苍亲从肥处听来。七兄以堂官逼索饭食银，乃命书吏挪垫。以七月十六山西来饭银九百，某司官与书吏经收而未交部。不知七月二十后库款之不能追赔者多矣，况区区饭银乎。今命之垫，明年须向主持者取偿，此一定之理也。茂萱以为当司官无此法，确是真话。

廿四日，五十度。七哥回言，晤陈小石，明日画押。又言湘帅一人电奏行在，说条款不合式。行在以其奏，电全权。全权昨日电讦

师。予谓有此小宕笔亦好，不然，师岂不知事宜速了者，何为多此一举乎。

廿五日，五十度。晚，茂萱来，今日已画押用宝。

廿六日，晨四十四度。夜，茂萱来，石孙来。石孙言，毓贤到河南吞金。

廿七日，五十度。上灯后，茂萱来，言救济余款分送，信有之。七兄欲清查兵部饭食，劝其不必。

廿八日，清晨三十四度。夜，石孙来，言明日领俸。恐闹不清，不无久候受冷之虑，予遂畏不敢往。

廿九日，三十四度。晚石生来，俸不能代领，须亲往。茂萱亦到。高厨来，言涞水住法兵五十，设局耆公馆。自流井打教堂，赔数万。

十二月初一日，四十四度。到崑师处领俸银廿一两八钱二分。夜雪。

初二日，五十四度。孟甫来，商京堂粮厅何去何从。言此后漕米由轮船火车，粮厅如洗，且京堂亦无从避也。璈信乃十月十八发。任函，言天水（指赵舒翘）十月廿七撤赶。又在苏宁两处索刊印各书，此则宋芸子所谓不要脸也。董成来要信。

初三日，五十四度。夜石生来，言刘伯崇有友见单廿余人，有五督抚。七兄言，徐子真所言亦同。

初六日，晨四十三度。七哥来，言李冠英适来，谓由涞到京路上尚有土匪。七哥曰："是义和团，洋兵到则匿，洋兵去则出而劫人。"冠英曰："九老师幸而去官，祝官被义和团追捉几次，有一次几捉住，捉住则戕之矣。现在高楼村之阎老虎与其子秀才皆正法，以其首延义和也。"

夜，七哥来，言兵部之在行在者，用荣相名写信来，嘱开缺单寄去。盖有乘机掳劫，不计资俸之心也。

初七日，清晨四十四度。过孟宅，谈时许。奂如由城内归，言晤宝瑞臣电寄，饬合肥诘问廷雍事，且谓有合肥手书，乃迎洋兵入城其实无书亦必迎，何以二品大员辄杀之。又言德、法、日各出千人往迎銮，恐行在闻信又他徙也此恐不确。又言东三省俄将设官，无还意，恐各国

逼而决裂。予谓各国皆内行且持重，当无决裂之患。

夜茂萱来。徐老八（徐桐之子）出来乞人作哀启，人询其父尽节情形，则初就缢而两子跪送，可哀也，亦可悯也，悯其蠢也。徐言宗山（指崇绮）去年独对，定计行伊霍事者也。故葆效先（崇绮子葆初）逼其家人活埋并及其堂弟，恐翻案而赤其族也。写一遗章寄乃父，乃父乃自尽于莲池。毓佐臣不喜大刀会，不信拳匪邪法，但欲打洋，不办洋务。端亦不信拳，其习拳者小爷旗人呼小王小贝勒为小爷（疑指端王子溥儁）及太监。盖欲打洋者；徐、崇、毓也；欲以拳打洋者，苦心莲子（疑指李莲英）也。

初八日，五十度。二下过伏魔寺，七哥正与茂读苏诗。有刘君者太湖人，言三千洋兵西去，名曰接回銮，意在擒祸首，并未照会全权。俄于东三省无交还之言，恐各国逼而成瓜分，又恐祸首办不爽快，回銮无期，或有另立政府之举。此虽过虑，然亦可酿成之事。苏明源家眷在涿，涿为拳匪霸聚之所，而竟不与良乡同遭轰击，以办之得法也。京师破后，七月廿董福详是日到涿至廿五为溃兵所抢。苏与甘军分统姚姓者旧识，往会，言其故，姚斩十八人。甘军去后，他军又到，复乱劫。方伯升允带三营亦到，又往会升允。升允斩十三人，逐乱军出城，而关其城门。升允去后，苏具禀保定请六营到，搜杀拳匪百余人。八月法兵过保定，假道于涿，问有拳匪与否。曰，已杀百余人。其时涿官皆避走，明源与盐店商议，令三人迎读翻译者二十金为之先容，并请保护。法提督命备行馆柴炭，撤退官军。明源三人往返三次，官军不退，法兵上城楼排队放空枪，官军乃退扎他处。法兵宿一夜而行，但令代买牛羊，共价一千七百元，由保定返付价，驻千人于涿，明源等于饭馆请提督及其兵官并送万名伞，法人欣悦。德兵后半月往，骚扰搜括，居人诉之法。法责德兵无礼，德兵认过。

初九日，晨四十四度。昨夜半有声甚怪，如人装猫狗者然。郑家京狗吠之，嗣后又闻大狗声。院中有好买衣服者，买少看多，时以包袱进，是诱盗也。盗能抢衣于当铺，独不可抢于宅中乎。眼界拘墟，见辄爱之，不管有钱无钱，并不知其诱盗不诱盗也。欲于回銮时卖好价，回銮果何时乎？即回銮可必，而买衣者如买石印帖，知其底价不高，谁肯以重价买之者。人人皆诩聪明，独不思及此，亦中庸所谓人

皆曰予知也。茂萱训其子曰，缺一件，穿一件，断不可多买以待卖。

美界近多劫案，居人议添更夫。美知府曰，恐互推诿，嘱勿添。由伊添一马夜巡。饭后敏出探，言昨夜十二钟，洋队西行约千余人。九愚、奂如先后来，奂如言徐三（徐承煜）、徐八、启秀被拿至府尹衙门。由此看来，出兵三千之为祸首明矣。不然，徐氏现为日本保护，何为而忽拿之乎。或虑瓜，或忧另立，恐俱不然。何也，中东之债，瓜既无从措还，另立亦何由剖账。仍有代办祸首之法，接回銮驾，庶几可耳。夜催茂萱来，以其曾到贤良也。茂萱并见日本大和者，据言三千迎銮无其事。拿二徐一启是八国照会。初八天将明，日兵六十围其门，逾墙而进。问明是徐中堂几子，然后拿去或言捆之而置车上。徐氏慌急，命家人出城求茂萱转恳合肥，亦如戊戌八月人为浏阳之求乃父也者。茂萱告其家人曰："向不识李中堂，为求幕府可耳。"初七，徐八尚讥合肥，今急而求之。戊戌前东海以不回拜不与肥交言自矜，人亦誉之，可笑。办祸首不爽快，故各国于所指目最要之人自行办理，而辱国则已极矣。东三省事日本已宣言，如俄不还地土，必与开战。

初十日，晨四十四度。前日九愚，今日萍三，皆言今冬赖公款支过，明春将如何，款既难募，分款尤不易。

十一日，五十度。孟甫约饭，为奂如寿。茂萱后至，因徐氏一家无计，两次请往。其被拿也，因启秀欲赴行在，四处雇骡车，使馆知之，用八国照会拿去。徐侍郎平日刻待下人，近日又车马往夕照寺为乃父讽经，自以为孝；而所住又大宅，遂有谓其宅中曾住义和团者。本日报本载，合肥复各使书，商酌十条，无驳诘语气，和平商酌，意举理显，老于经事之人，非他人所及。

十二日，晨四十三度。美国开医馆于顺治（宣武门）大街，三医生皆山西人，每诊一脉，配一方，三人同酌写于簿。以视往年厂肆之医学堂，其认真疏懈相去天渊。刘岘帅商酌四条，与合肥同，但更直捷耳。电奏四事，不愧社稷臣。

十三日，四十二度，天明大风。饭后招茂萱来与言三事。报本言武昌信，茂萱所见不同。

十四日，四十度。九愚来，其蓄积皆置诸捱地，目下似甚窘，好

人之难做如此。当管结时，可取者不令取，欲借者迫令借，虽有还期，而不能济其穷，宜其焦灼也。夜茂萱来字，言贤良寺无新闻，但闻十七开议。

十六日，晨四十三度。贾厨未出，六买菜，敏作饭。五城巡丁号衣不扣钮，缩手抱械，然有洋巡匡之，不敢不多立街头，不然早卧堆房矣。三下归，七哥归自柏林寺，言子真谓前日有电谕，端王永禁，庄王赐自尽，毓正法。

十七日，晨四十三度，午五十度。昨日谣言，拳匪数十万将由某门入。洋官探事者闻之，巡街愈紧。

十八日，五十度。黄仲鲁来，言昨日会议，要重办祸首十一人。洋使言，刚未毙，匿于某处。晚茂萱来，萍三来。萍闻昨日会议，合肥言已经议和画押，而尚拿人，且拿民人亦须照会，何至拿一二品大员不照会者。洋使曰，虽已议和，而款上所列祸首未办，仅下一空上谕。又为德使立碑及派专使往德、倭谢罪，皆未办，如何不拿。十七日，已电奏。

十九日，五十三度，天气和暖。饭后吴介甫来同出门。予往关中馆看脉，医士有号裴初太守、旭廷、幼海者，皆秦人。一胡君与雷孝涵同年，似是京官。延余入右室，室洁净有炉，壁有条规。提调一人即裴初。诊脉后记簿，由裴初考核。提调医士，皆月薪十六金，茶房六金。

下午美界出示，言别界洋兵于六下后，不许入美界。美兵有入官宅民宅者，捆送赏洋元一百。持枪者，或不敢捆，则尾之，而别遣人往告。不能洋语者，竖二指示之，即派人来拿。夜茂萱来。石生来，言昨夜盛京卿转来电谕一道，千余字，有“母子同心，力行新政”云云。本日得之晦若者。官犯徐子静等全释。

刚之往涿也，拳匪不散，言聂军攻杀其数百人。刚以名片命聂退军。聂言：“系奉裕督札剿办，中堂如命退，须下一札。”刚怒言：“未带札，何从办。聂某欲反乎，我即杀之。”涿知州婉言，借州印办札亦可。乃与聂札，殊聂退。聂退后，拳匪不退，刚无如何，夜半逃归。此苏明源在涿亲见者之言也，姑记之备考。

二十日，巳刻四十四度。少南来信，阅后送陈、曾。聂军饷二百

五十六万，东三省二百营，二百五十万。每军一万五千名。董军、武卫左右军、宋军、袁军。俄人在奉天库得去九百万。同九愚到茂萱寓晤荣心庄。美界兴净桶公司，此中国所必不办者。

二十一日，五十一度。饭后介甫来，嘱代致晦若一信。奂如来，言五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已昭雪。夜，石生来，言十九夜电谕已到，又电奏去矣。

二十三日，晨四十度，午四十二度。大风甚冷，砚水结冰。石生来，谓变法学堂当学制造，不当学语言文字。予谓语言文字不通，何以看西书，而知其制造之法；且交涉之际，言语关隔，窒碍必多。且谓之曰："君与茂萱相会已久，亦知茂萱至今听不清足下语言乎。隔省之人不通言语，心中即不喜其人，非必其人果有何可恶也。与外人交际，何以异是。"石生累骂洋眼镜、烟卷、洋学生。夫眼镜、烟卷亦用物耳，奚足骂者。至如学生气习诚有可厌，倘学之者多，则不足以炫奇，自将戢其浮张之气。若禁制不学，则学生必更有蒙蔽为害者，岂特讨厌哉。

廿四日，五十二度，风未甚息。回电到，未允天水（谓赵舒翘）。闻行在廿二电，仍止允庄、毓。洋不允，又电去。

廿六日，五十三度，风未息。施与七哥信，三联票一兴，税即短绌。惠州土匪闹事，道路不通，税更短，报效一万五千可缓，因行在催款急，乃移后提前全数尽解。茂萱招往伏魔同分胡款。奂如先在。归，七哥年饭招茂萱来。起用张幼樵（张佩纶，字幼樵）赏编修，随李（李鸿章）办交涉。

廿八日，六十一度。夜孟甫来字，言吏部奏补御史折，廿七已回。十四日奉旨圈出，正月初三须赴柏林寺公所自行掣签。

廿九日，六十二度。饭后刘正书启端同年来谈许久。缦卿、九愚、子真来，言闻诸内城某，往年各国公荐法名医看上脉。有阻之者。法医谓，药不可吃；既经各国公荐者来，脉不可不看。诊脉后，开脉案四行，末云病虽略有，绝不与性命相干。于是乃有恶洋之心。不然，谓教欺民，彼横卧市上者非民耶。谓开码头为可恨，彼海关税之账单，独未见耶。

三十日，六十度。申甫来并馈肉松、水烟。闻洋使怒曰："如此

则一人不杀矣。已照会各兵官，西历月底往西。”岂熙房师之言将应乎。

卷　五

光绪廿七年，岁星在辛丑元旦，晴和，五十四度。天初明，熟寐未醒。六儿以敬神请，余命其炊木炭而后起。敬神毕，稍憩吃面。开笔“九州太平，万事如意”。午风。丁亥在家过年，戊子在嘉定，己丑万县舟中，自是以后，则在京城，计去丁亥十四年矣。泸州元旦过年，小贸易人率皆蓝布衫、青布鞋、青布马褂褂。沿街而过，但闻欢声，对揖曰：“新岁热闹，恭喜恭喜。”太平时节犹有山枢蟋蟀之意焉。近则抽收钱粮，名目不一，拳匪大变，骇人听闻，未知尚如旧日否。黄小溉言，除日电到，允办。惟又以东三省为言，又一门坎。夜，茂萱来。

初二日，五十三度。与孟甫字，问明日著何衣。夜茂萱来，商回川办矿事。陈子均于奎制军嘱筹措时，自捐一万，并允筹三百万，具言按亩加征，以足其数。已批准矣。成都绅士以为未可，周玉山（周馥字玉山）方伯乃改为六十万。省中坐镇无人，多有劝茂萱归，帮铁船，且庇桑梓者。予谓就一省论，茂可归，就茂一人论，未可归，以矿务农桑皆难骤效。茂萱已五十余矣，尚能忽然去，忽然来乎。

初三日，五十四度。十一下，柏林寺掣签。向来御史分道，无掣签例。今因上西幸，奏请准补后，由吏部分道。又知会本人自往掣签。翰林记名者得四缺。王祖同啸廷在行在，由我等代掣。王得陕西道，予掣河南，蔡曾源得浙江，刘秉钧湖广，于晦若江南，杨味春江西，陈秉崧江南。予问翰林皂役曾春，以衙门烧于几时，烧于何等人。春曰烧于董军。因言五月廿六日上午，有拳匪一人，为查二毛，昂然入院，周视一番，出语院中人曰，将请大师兄来，由翰林院焚英馆，以院后紧邻也。当命厅官及科房人等伏拜，无敢逆者。英馆护卫兵在洋楼见之，跟踪而来，则已走。院中人奔避，洋兵止之曰：“我等寻拳匪，与汝无干，奚奔为。”董军百余人麇集门外。洋兵复语曰：“速收衣物，董军来恐抢尔等。”洋兵枪指之，董军皆逸。洋兵归，董

军复来，掳劫而去。次日烧衙门者，皆董军也。

返，过晦若，谈许久。初三之谕明日到。瓦帅言，将续议赔款。有眉目，即先撤保定兵，次撤京城兵。

山西绥归道郑文清者，奉天人，户部主事，改捐道员，赴山西禀到，二日即委署。六月有洋人游历绘图，持护照到归化，往谒。拒之。次日郑即往见将军，请兵五百以归。入署传该洋人往，使跪，厉词诘问。洋以执护照游历为言，并呈所绘图。郑撕之，命捆缚。洋人双手插腰间，疑其为取洋枪也，更命绑其手，拖出辕门斩讫。今公使叙其情节，交全权入告。全权一面札饬自行回复。将军复文与公使所叙无异。郑与将军互相推诿。全权据其回复上陈。上震怒，命斩郑于归化。更谕察哈尔都统奎顺，再查该将军，此五百兵勇，何故与之。夜萍三来，贵午桥先生谓徐、启乃袁、许子弟暗中酿成，袁有子，许无子，洋兵入城，旗宅有谓为康（指康有为）所统者，毋乃视康太大。夜深七兄呼门命敏为算部中饭银，谓黄二欲算，吏不与算。

初七日，五十度，无风。晨敏出街，归，言方搭棚，启、徐仍在市口。无学无识，以至于此，可怜。

初八日，五十度。午刻，茂萱来。启、徐以索祸首，终于市口，无故而启衅，且丧身，亦可悯已。晚风。

初九日，四十四度，风冷。孟甫得陕电，已得鸿少同七兄往。九愚、萍三亦到，有言昨晚启、徐事毕，即起旋风。人谓有白莲教等魂在彼。又闻行在开名单，上问徐用仪何以未列名，其未问立山者，意交刑部上知之，出西市则未知也。又闻前者徐尚书用仪及袁、许三公之出也，徐承煜以刀手未到，顺治门闭，焦燥催逼。至欲劾广西司。遣问赵，赵命速送出，如迟一日，或竟免亦未可知。如此，则徐、赵其能免乎。

十三日，五十四度。夜，茂萱来，电谕："晋昌、清锐、寿长著迅速来京，不得逗留。"

十四日，五十一度。赔款两价：一、七十五兆，年限短；一、三十五兆，年限长；均不取之地土，不取之民间，由洋在漕折及盐务陋规上，自行设法取偿。夜，石生来，言赔偿三万五千万，不取官民，由漕盐中饱处取偿，包海运。

十五日，五十三度。往孟宅，萍先在。昨夜张锡均门房失火，有洋兵在对门街两头，又各站一人，遂无一匪敢阑入。美官戴利生亲督兵弁往救指挥，上房拆，火须臾而熄。十二月，廿五日开复五大臣之谕，有词意均涉两可一语。洋使谓如此则五大臣岂亦请攻使馆乎。谕涉含糊，与事理不合。如是而开复其官，人心不惬，应更正。闻已照会去。

十六日，金波来，近来教案往往因道府督催速了，以致奸民怂恿教民，勒索赔偿，图事后均分之地。索赔愈多，民心愈愤，好勇斗狠者，又布散流言，乘机起哄，以图家家打教，为掳劫之资。即如上年涞水县高楼村教案，起事不过口角，保定教士书函但曰："村民骂敝教为邪教，请斟酌责罚。"并无他言。清河道乃与易州朱乃恭飞文稠迭，紧催速了。其初需钱六十千，该道州嫌少，谓不似教案不好看。遂陡长为千数百金，且多格外要挟之事。此皆莠民闻道州之言，阴窥朱某之心为之也。该县坚持不加，将教案了息，后被劾去官。而高楼村原止教民六家者，遂骤添为数十家。村民愤而习拳，放火杀人戕官，因之以起。此可见道府督催之有损无益也。吴桥县劳乃宣令，谓拳起山东者，推其邪教之宗派也；至杀教多人，实始涞水八月十四日谕旨亦云然。盖久久考核而后确焉。夫州县为亲民之官，本地民情自较道府为明晰。应请嗣后凡有教案，即由州县一手办理。道府但以能了与否，持平与否，核州县之考成，不得妄嘱添钱，致生枝节。

一、中国民凡祖父在教，而子孙尚驯良老，或经涉词讼始行入教者，每借护符酿为争斗。在教士远来传教，固喜诱掖之多，岂不望太平之福。应令嗣后凡入教者，教士应诘以目前有无词讼案件，必无别情而后准入。清其始基，自免酿事。

一、凡遇有教案地方，其邑内住有教士者，应面会本官，与之说明情由，不得用人传语，以致传闻失实。或邑内无教士者，亦听本官与教士信函往复，公平定断。

一、凡各国或尚耶稣、或尚天主、或尚佛教并行不悖，想无甘听此教受彼教欺凌之处。应照会各国钦使，咨取办理章程，采择施行。

去年十月，见三河县、平谷县办理民教事件，有以一面之词，诉于过路洋兵官者，洋将两县令拥至京城，洋提督问明情由，知其理

直。此又可见面说能详，胜于传语。

十八日，往伏魔寺，乔茂萱、赵荛生皆出，因看孙伯愚。伯愚言：廉惠卿旧馆，怀尚书塔布府中有园亭树木山池之胜，蓄积珍物，骈列如肆。去年七月倭人先往，廉善倭语，礼遣而去。须臾俄人往，直入堂内，瞥见所列珍物，遂用枪杆槌挞，逼索金银。近则园亭已被拆毁。怀原任两广督，瑞麟之子也。

二十一日，五十度。风。唐给事辉庭椿森来拜。蔡仙峰曾源来问台长及京畿道住址。唐言柏林寺内阁公所画到，必须一行。

为奶母带信过昌平，乃洋兵又往，土匪间起，行旅不通。

可人初但以逢执其两木讷❶为事，及六月闻杨村已失，乃欲纠台谏，联名请和，而又谓宜作空灵文章，不言义和不好。某公当止之曰："此作意与我已不合，尚欲多联人乎？"某公曰："败坏大事，多由灵滑取巧之人，若此是也。"余曰："是直笨耳，何尝巧乎？"

二十二日，五十度。本日报本补刻，己亥九月景州王检予以邪拳酿祸，久则愈炽，请派重兵剿办，廷杰、廷雍会批，以事涉张皇，恐激成重案。王刺史又禀三次，自请撤任而委精明强干之员，则耳目一新，或易镇摄。吴桥县劳玉初函商七县会禀，叩求请禁邪教，派大员驻扎三四营于河间，专办此事。

二十三日，五十二度。饭后入东城柏林寺画到，并至崑师处，回至贤良寺拜周玉山方伯。适同赫税司议款，乃晤于晦若，拜杨莲甫、罗星农。晤雨农内弟沈代文，知申甫廿二日回保定。

二十四日，五十二度。任逢辛函托茂萱，约京官联名为小村请恤。有谓案在浙，可以风闻入呈乎，不如公函与余（余联沅）护抚。

二十五日，入西城拜客，各大府皆住洋兵。在潘安涛寓晤熙师。孟甫来。

二十六日，奂如来，缦卿来，萍三来，黄少谷来。问知去年六月移保定洋兵赴保雇船，复回津，住杨柳青。并言廷藩及沈臬陪绑事。有参赞官某某，母宁波人，故与沈认同乡，又幸控廷雍之呈，兼控臬

❶《论语》有"刚毅木讷近仁"句，此处所言"两木讷"疑为影射当时军机大臣刚毅和崑冈。

子为义和团者，其呈仅一参赞，以无实据开脱之。

洋在天津拆其城垣，并河岸民居而修马路。限三月完功。以官地偿居民，有不愿得地者，计亩给价。少谷午饭后去。

二十八日，六十度。饭后九愚来。同七哥往看顺治门铁路，桥边城墙，异于昨日，洋人趋事赴功，无旷时日，进境之速如此。

二十九日，五十三度，大风。俄事，杨子通电，二月七日画押。徐子真来言，其所闻赫税务司筹款之数，计旗兵饷六百万；海防解京经费一百余万；武卫中军的饷一百廿多万；刚毅筹广东江南饷二百万；七八省盐漏规八百万；漕折四百万。除洋关外，常关税五百万。每年除付赔款一千五百万外，尚剩银千二百余万，以为京用。

二月初一日，五十四度。午刻过孟甫宅，九愚先在。闻神坊地方有德兵三人，村民伤其一，德兵千余往，遂轰十余村。保定城外亦伤德兵四人。日本飞报德官，言其被戕甚惨。多事者数十人，带累者，必至数百人，岂劫数欤。

敏儿往贤良寺晤晦若，言洋兵往西亦妙。闻归绥道郑文钦跑后，洋将坐罪锡中丞。

初六日，六十度。街民闻美官将归，以美界交德，约同往留。向各宅求名片以往。

初七日，徐子真来，言有人闻之东文教习中岛曰，倭公使下旗归国。奂如、缦青来。黄石生以街民之留官，谓为翻译见好洋人。夜茂萱来，以鄂中长老约，为商去向也。

初八日，六十度。晨有街民一二百往湖南馆留美官戴丽生。

初九日，五十三度，风。黄石生言街民往留，乃恽、黄、贾文管家为领袖。复问乔老去否，余曰未知此事。

闻毓佐臣在甘肃临刑时，告何福堃曰，杀某一人，某不服，且在太原所办洋人，皆李廷箫所详，奚为独斩某者。某今有手折一扣，请代奏。于是李廷箫闻而自裁。毓固可怜，李亦渴想总督故逢徐、刚，年已七旬，忽焉自尽。

孟甫、奂如来，七哥留午饭。饭后傍晚茂萱来。孟甫、奂如去，石生至，诘茂萱以留戴丽生事。茂萱实不知。我已言于先，而犹诘之，是疑之也。茂萱曰："人言陈玉苍知之。"石生曰："玉苍不知。"

茂萱曰："人言玉苍知，君遂力辩；人言我知，君遽信之；何信玉苍之深，而疑我之甚也。"石生谓，留美官即背本朝。茂萱曰："如洋兵要走，而留美兵，尚得谓为背国；若畏德人将管美界，而留美以拒德，则未为非也。"九愚曰："如美界将还国家而留之，则大不可；如要让德，留之何不可，况为商民乎?"

初十日，五十三度。饭后，缦青、九愚来，亦以日俄相持，致和局未能速结为虑。二下后，坐车挈二狗与敏儿由南横街东出南下洼，缭先农坛北墙，至永定门大街，铁路、货栈已一律告成。我所当修，而让人修之，可胜慨然。

十一日，五十二度。某君仍以留美官为言。余曰："恽仅去年后八月见过，其意亦以美界清吉为幸，而时及留之一事者，吾乡所谓牙巴劲也。"夜茂萱、萍三、金波、石生皆来。茂萱言及冤杀白莲，令人酸鼻。

十二日，五十三度。行在有人归，言上之出也，日在险中。幸有那王日夜严防，不离左右，幸不至有魏晋之事。又有上言，谓上有病，请大阿哥监国者。且谓北京两党，一欲立庆王为监国，一欲立肥为伯里玺天德者，闻此等人皆自知附和拳匪，不敢回京，意欲怂动銮驾在西多一日，且快乐一日。

十三日，六十度。晚金波来。苏福到，言高楼村事皆阎老福及其子绍修所为。去年五月十四戕杨副戎后，一带居民皆料必派大队往剿，如果往剿，立即散也。久之寂然。闻刚毅、赵舒翘往涿，犹以为劝民解散也，乃突闻命之入京。其时团党本无多人，专人四面招集始来京城。及由京归，阎讹索搜刮，地方官无如何，以刚等力庇之也。七月后，团党遵示撤团。阎绍修不撤，团党殴之。绍修诉于官，反谓伊要撤团，团党不撤。须臾团众百余亦控于官，官乃置之法。乃父阎老福逃匿天津，缉之以归，夏辛酉军捆送到县。入吴城时，阎老福曰："要见老爷。"押差漫应之，甫下车即行刑。其家中人分散逃去，其家产被教民分而有之。论之曰，阎老福以一民人与同村教民结睚眦之仇，至十余年，幸遇端刚主持于上，戕杨副将不问，毁铁路不问，且以义民目之，彼亦扬扬自得，而以忠义自居。于是笨刀红巾护车而行，视楚项昼锦归乡，有过之无不及也。讵料不数月间，授首县城，

妻子分散，莫知所终也哉。

十五日，风未息，五十三度。俄与增祺在东订第一次约，有驻兵、设官、独办矿务等事。上海闻之，据以起哄。杨子通从新更议，二次至于三次，照初约已去十之八，止有允俄修北路火车一事，而起哄者不知。又遇其时李木斋电归云，如画俄约，倭将与战，闹者遂更闹嚷不休，电各制军并达政府。政府怯焉。子通奏言，俄约改至三次，止剩修路一层，其驻兵各条，已经删除，始愿不及此。合肥请即画押，政府不肯。合肥电詈政府，少不更事，以国家为儿戏。谓此约不画，则从前所拟公约，皆将全翻。且面语驻京英使："贵国阻止俄约，一经决裂，能帮助我国乎?"曰："不能。"又诘日本能助乎？曰："日本新造之国，如何能?"盖英使当面无一阻止之言，并无一句不该画约嫌话，而东南乃凭空起哄，阻挠大计。合肥急迫欲死，曰："我年八旬，何所顾，出菜市亦可。"

苏福又言：去年六月初，义和团往拜涞令高维敬曰："要拜耆某。"涞令知其意不善，欲与耆送信，以便耆避，而大师兄者挽令同行。令见无隙送信，遂曰："请武营偕往可乎?"到耆宅，大师兄命团党促耆赴南关坛上，持刀者前后夹拥，若行刑者然，耆骇甚。及到坛，谕以必制洋绉红旗若干，刀若干，送米面若干，耆一一允之，始放归。耆曰："银钱无碍，绉旗与刀无从买，折钱可乎?"托人居间，乃折钱一万数千钏；钱亦难办齐，又折银。后数日，突有别处老团来斥其讹索，斩大师兄二人而去。或曰，耆平日收租认真，佃民恶之，阴嘱团众讹索以泄忿。

涞团戕杨副将后，村村皆胁而为团。涞民皆思九弟，且曰祝官请兵，而后激变，若高大老爷在此，必无此事。祝官去任时，集四面绅粮切告曰："我去后，切勿办团，免贻后悔。"其时有大师兄迫胁者，皆诳之曰："本村已看期择地，届时再请大师兄来教。"今见有伤教民之村皆被轰，即不伤教民而立过团者，亦被控告罚钱，乃知祝官爱民而思之。

廿二日，晨，风止。午后复风。午刻，石生归，言俄约已作罢论。日固出力，俄亦可嘉，所谓行家对行家也。

廿四日。德兵官二十一日带洋兵六名出西直门外五里，突有土匪

持洋枪者二十余，追往戕之。

炉房开者已多，中城传伊等限十日齐开。又闻票号皆到津。

廿六日，徐、袁、许三公起灵南归，恐抬脚中亦不少义和团也。晦若送袁公柩来。俄事说好，且言杨星使不必另换，东省与京同日撤兵。各国且言结局时，要将不得已始管地面一层说明。余曰："俄不换杨子通，是不作悻悻之容；各使必曰万不得已而管地面，是以冲退自居，而欲顺中国人心也。"

三十日，德兵将由获鹿退正定，山西兵在固关者不退，若与开战者。德兵遂添队西去。全权大臣三电行在。至二十八已三日，无回电。

三月初一日，晚，茂萱来，固关统将已撤。

初二日，晨往看倭提督教体操。归，吴子和来。子和谓固关守将刘光才不退，在今日却是好的。余曰："不然，现在要义在回銮，不回则颠倒是非。紊典常者，皆由此以起，以一统将而不照公法，又须耽搁数日，甚或令两宫愈疑而不敢回，所关甚大。"二十九日，西苑失火，延烧仪銮殿等处，洋官烧死一人。

茂萱昨夜嘱清理川款津贴事，乃以公函告晦若，晦若回信，言已清理去也。

初四日，过孟甫宅，少坐，归遇将排车，乃同敏仿二子及二孙由顺治门城根到前门西边铁路下车。码头已修好，以靠北小庙为票房。

初五日，闻赔款议妥四十五兆。三月十五后，一日不回銮加认一百万，逐日算计。

初七日，电旨设政务局，以两全权及崑相领之。李仲宣授广西巡抚。

初八日，十二日美界换为德界，人心惶惶，有谓陈芥蒂于恽学士，不准立华巡局。石生言非不准立，特不准坏人侧其中。金波曰："美界岂无好人，择好者用之可乎？"曹、吴两太史挽石生函告陈。陈回字云，已务格、盖两提督允即出示安民，并谕兵官饬勿啰唣云云。

初十日，朱、恽皆言五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叫大起，毫无朝仪，喧杂实甚。东海公二十二亦在而无言，盖其所言皆密告端，不必出诸其口也。

十一日，茂萱以字来，欲为雅州守李慕皋措资，荣通副[1]之意也。地方大吏为之筹措，亦不过取诸百姓之家，断非出诸官场之手。赔教堂，取之民，赔兵费，取之民，民何堪此。余以此颇为踌躇而不敢发。三月初三以交通政治命大小臣工条奏，陆续条陈者不少，而疆臣、谏臣尚未奏到云云。去年十二月系命疆臣九卿各抒所见，而未谕及谏臣，故乌台嘿然，今仍然缄口乎。

十二日，午正，入城到贤良寺，则皆未在，乃过陈季襄，亦未在，下车入室饮茶而归。晚，茂萱、金波来。茂萱以为宜言漕事。过翰林院，独刘文定植槐尚存，生意尽矣。门前两树向多鹊巢，今已无之。敬一亭所藏《永乐大典》及讲官厅天章皆烬焉。

十五日，孟甫来，言梁惠亭信言，蜀中每石粮加派六两零。拟草信一纸致奎公乞民命。茂萱不暇草，余草之。晚茂萱、金波来，曰，不忙。

十八日，到西长安门外五显庙，恭阅请回銮公奏。同吴子和过其寓一坐，归。

二十一日，晴。黄石生言，有某教习由西安回。高熙廷亦回。老佛爷及上时对哭，阿哥亦哭。上脸色比出京时好。西安饿民全村而死者众。

美交德界。晦若来。漕折不允，赫德另从入口税设法。

二十三日，蜀捐输，于旧捐外，每两条银加二两，下不为例云。

二十四日，孟甫来，奂如同岳老三、金波来。岳言湖北火药局徐建寅被轰事甚详。午后尧生来，金波继至。德兵换界，人人虑之，今来安然，而洒扫街者愈净。

二十八日，申刻，尧生来。七兄以素席请中岛村城等于陶然亭，已允矣，忽以要事去，乃以饷余，因挽尧生，又招金波入坐。

四月初一日，九弟交廖述之川平足银五百七十七两九钱，汇丰俱以九七六九八三看色，共合漕平五百五十六两七钱，申水二十六两六钱，合九八规元五百九十五两二钱，合公砝平足五百五十三两七钱。

---

[1] 《清史稿》列传卷228《荣庆传》，荣庆在光绪27年擢大理卿署仓场侍郎，前为通政副使。“荣通副”疑为荣庆。

述之信三笺，言二月二十二同铁船父子抵泸州，以数托交渝天顺祥兑沪。在渝，闻以银兑规元则易，以足银兑足银甚难。三月十七到沪，晤李少东，嘱勿待璈即交陈润夫。

电谕洋兵退尽，王大臣再奏请旨回銮。

初四日，巳刻，张今颇来言，抚宁被土匪数千围城。榘乃出。谓紫璈宜过道府班，嘱转致不怕窘云云。

初八日，发陈润夫函，附廖述之、李少东信。又寄紫璈信。清秋浦同茂萱、石生来，言俄兵在东省办理严细公明，而中外报乃诋之。报有所私，故其言难信。

初九日，老佛爷到太原时，欲杀端某，二爷又保之。

十一日，某公种种昏庸，无人去之。初尚以能对付洋人为名，今则洋官反讥其专听教士之言，非办交涉之法。

二十三日，敬闻七月十九启銮。此必前日全权六百里之奏请，乃发此明诏。

二十四日，一连四日皆大热九十余度。张今颇言，去冬凌祜甫自锦县与函，谓寿山衣物过锦县，被县令何少章以护送兵丁为劫贼，擒而下之狱。何少章今颇婿也。又言何为聂陶翁妻族，己乃陶孙婿，与何为姻眷，极相得，劝其释放兵丁。不从，又一函，言任差官得宝极坏，其言不可听。任盖今颇差官，荐于寿山者也。越二日，任得宝到抚宁，今颇问之，则曰，寿将军有衣物在锦县被劫。叩以识凌某否，曰凌四爷幼甫。无他言，其词气若惊异其为人者。今正突又接凌专人递函，乃电报纸一卷，字迹甚慌，遽言何县令不知何故疑及伊致洋兵，将伊囚暗室，饥无食，寒无衣，无烟，虮虱满身，苦不可言，命在旦夕，幸何某尚日送二饭并烟，乞千万垂救云云。张今颇当与何令一信，交专人带去。嗣接何专人送银信到抚宁，并未提及凌事何如，以为今日不知尚在否。

二十五日，抚宁令张师黄者今颇嗣君也。红胡子贼二千余，快枪快炮俱备。一日迫近抚宁，其嗣君带团练三四百人，御之而败。乃于坿近处请英国印度兵八十人往接仗，伤其兵官一人。今颇在城楼观战，命之退，印兵更番放枪，卷而退。其子殿后，入城急合城门，以数围大木厚傅泥土。筑未竟，贼大至。印度兵入城，即登城楼，嘱团练勿开枪。印度兵见一骑马贼酋凶猛甚，持枪测准中之落马。酋又上

马，又中其马，酋跌于坟园，双手爬沙如龟鳖然。更发枪，遂毙。一步贼负以行，复测其负者而毙之。嗣连发三枪，三殪其酋，马步贼一时倒退。

上谕整饬部务留例去案，人心欣欣然，书吏皇皇然。予以为先清吏部，次及工部，断不可起哄，如戊戌未办先闹，中国之大病。

二十七日，阴凉可过。寄紫璈函。来函过班，捐道三千一百零。

五月初五日，凌幼甫信来，四月初七发，尚未释放。送信人云，初八洋兵解往沈阳。言增幕皆其同事旧好。茂萱、金波来，亦大家为凌幼甫设法久之。

初六日，与逸帆一纸，封幼甫之函交小石驿递。

初九日，鹿杏侪来，言去年七月二十四在清风店遇毓佐臣，下轿立谈于店家门首。谓奉三次谕旨，将仍遵第一次谕打鬼子。后又在定州遇其差官，言往山东赶招五千大刀会，恢复京师云。

十二日，曾礼初来，以其名片广镕拜，不知即礼初也。去年九月二十五握别街头，彼此以后会为祝。其时和局无绪，道路尚梗，故郑重而别。今已八阅月，将同醇邸赴德国谢罪，故来京，面较去年为腴。

十八日，晨同黄石生到贤良寺，先晤晦若，久谈，而履初出街矣。又谈杨莲府室中，李侍郎以国势至此，工程者尚欲借端支消，辄愤詈。

二十日，阴，细雨。金波来，言适接缦青信，言到自流井晤陈子尹。子尹言在西安曾闻凌二公取蜀学堂款三竿，赵翼之借一千，余子厚、何云帆各五百，凌自用一千。予初不信，而出于陈子尹之口，且在西安所闻，讵尽虚乎。况戊戌七月二十四在甘宅之言，洋洋在耳，何至遽生干没之心。至于翼厚平日深自爱者也。或以某公吞之，而不能出，不如分借而不令其独吞乎。

川南北旱，三四月无雨。斗米千二百文。

二十四日，阴，似有雨意。潘梧冈言，吴春海已告归，怡庄则扼于毓贤而后归也。端午桥抚陕西，独无拳匪。山西有好知县某某者，独无人举，可慨。

卷　六

六月初二日，清晨，茂萱来，言张冶翁（张冶秋）约办工程，因恐得罪旗官，辞之。

初四日，冶翁奉命修整宫庭，同派者景东甫澧、陈小石（陈夔龙，号小石）京兆，景派员至二十五名，又加数人，跃跃然有仿旧规三成到工之意。

初十日，饭后，张金波来，言永平府李太守激盗出巢乃避而返命抚宁县以百人迎敌。抚宁金波子也，金眷在抚，将往迎出驻津。

十一日，申老自保来，言吕道元亦胜仗，土匪从西北去矣。洋兵自十六日起，退半留半，启銮日再退半留半，自开封启銮又如之。

十二日，饭后周方伯玉山来拜，言去岁五月奉伪旨以及派兵赴邛州大邑，派员到川北各府县，以至省中昼夜巡防。凡兵口粮，巡防灯油、口食、房租诸费，才七千金。刘幼丹于告示内，欲平民气，反有轻挑之语，为洋所扼，说之乃免。和局将告竣，画大押。新发数十函与直省官绅，赔款艰难，则于大赔款出之。教民受害当赔，穷民无归亦当抚恤。

十四日，颐和园去秋，俄兵独占四十日，精良器物搬运十之八。日本往住八日，亦运十之二。英往仅保守大屋十五间，皆玉器磁器，值百万。昨日奉电谕解京款，分存上海、德州。晦若疑将久驻汴，予疑为据饭银计耳。先解入京，恐人先分，存于途中，待其到而后来，斯为稳当计，此所谓恢复家当也。

十八日，前以京城买人价昂弊多。从朋友之劝，媳女之请，函嘱九弟代觅一人。发信后，又买得涿州人李氏，因补发一信十五号止之，若今买者不好，将来仍可在北地添置，若以既发泸信而听其来，层次之间终欠光明，非处事之道也。

十九日，两宫重九到开封，过万寿，意欲京中洋兵撤尽无一留者而后返，岂能办到哉。

二十日，阴凉，八十一度。行在以外兵分期而撤，与原议不符，见诘。全权又晤德使，言于七月初二一律撤去。准闻英美又不谓然。

明年会试在河南。

二十二日，文静山来，据言去年九月初九，凌、何、赵、余到祁县老号以折取银。凌称伊是岑春萱营务处，此款应兑川，将来办公件。何、赵、余则云，路上无费，公款例得例用。老号不能支，拒听其提用。凌开名单，各注数目，余四千兑归四川。尧生先来，老茂后至，茂谓宜写字问凌，票号既言之确实，何问之有。

二十三日，晚石生来，谈及凌事，皆以为当办，以奏定公款贩土捐官，此可容，何项公款不可为捐资，何地强梁不可入仕宦，效尤踵武，害不胜穷，必有抢夺公款而成大案者。况乎内外各官先讲操守，攘取如此，何操守之可言。奏定之款可劫，征收之资更可吞，岂复能恕。萍三曰，该号何为与之。予曰，该号见折发银，无罪可科。

二十七日，晴。尧生来，约同往南河泊。主人王叟言去七月十八何乃莹、王培佑、徐琪五人往避，徐命凿断门外土埂，引水如濠，以避溃兵。次日仍跨驴而遁。

二十八日，十八日所买一婢，以为来自官斋，当能听教训，乃野性实甚，哭念其主，送之返。其主不收。其太太眼睁如卵，戟手骂之，粉厚如钱，浸汗迸落，因返而置王媪家。无父母之女，幼卖人家，而为之女主者，非出门拜客，即开场斗牌，甚或有极无礼法之事以入其眼，欲其长而听教得乎。不能听教，必展转于无何有之乡，谁之过与。李秀瑜福建人，内外常有博局。主人近午始起，饭后入局。吾泸杨逃顺、师洪太、周菱轩家女眷，皆以打牌为正业，后来成效大著，秽不可闻，殆不可人类视之。

七月初六日，同汪金波往存义公，马仲华言："凌去年闰八月初九到祁县，诈堂蜀学堂事交伊管理，将提此数归川。"问曰："足下已将此款报效义和团。"凌曰："未也。"号上持不与凌，又约何云凡、赵翼之、余子原等同往。每人各分四百，凌独吞六千余。

初十日，商署令延通城虎入幕，妾童百余跟去，通城皆盗。

二十日，去年今日洋兵入城，盗贼蜂起，而蝇营狗苟之心，亦愈胜于往日。

二十五日，《扬州十日记》叙大兵到扬，步武严整、节制之师而亦挨门索钱，扬人导之，更索巨数。何绝类洋兵之来也。

许子元丈来，言将请交比部。又曰，必将有查城之役，谓台长所言也。因言司坊拿盗，不尽可靠，其难一；司坊结所验自尽案，恐日久翻案，其难二；司坊无不要钱之人，亦无不要钱之案，难防，其难三。所言皆实情。

二十九日，洪翰香言，怡庄事须电其本人，遣人呈冤帖于合肥乃可，否则处分一下，即难挽回。

今年三月十五日新闻载，山西太原府知府许涵度，毓贤惨杀教士，该府助纣为虐，故未能一名漏网。近日交颐和大内，初五可退兵。往孟宅，奂、萍皆在。孟言蜀学事，凌必拉分者，不如先在此间由院传问存义，问明于底，上将三人分晰而侧重之较净。萍曰："凌凶横，倘不归款，而坏其官，必持刀来。"予曰："劫公款以去，清理便寻仇，遇此竟束手受累乎？抑尚有办法乎？"聂、汪之具呈也，以公款至八千之多，恐日后子孙受累迫而上陈，此亦不能不然之事。孟、奂、萍以赵、余诸君分用，凌倘被查，势必牵涉，意欲察院，先讯明票号，出奏时，出语谓某某四人，道途缺乏，稍挪数百，尚不为多，应由某某自缴。惟凌用数太巨，应请饬川滇两督查追。前嘱萍告孟电万县，知巴州以报效者，李、张、凌，非、何、赵余也。邂逅挪移，一交便了，虽有拉之，亦拉不上，何碍焉。

三十日，购得去年六、七月报，毓片奏曾、许互调，谓省城办理防务吃紧，曾某恐贻误，许某肆应咸宜，并委潞安府太乂镇同知孚仁暂署府篆，以便许先赴太原，曾即赴潞安府。

八月初二日，八下到衙门，满股到二人文、璪，汉则石荪及子和。归，接尧生函，言英、日、俄相持，信然。停捐电谕到。

初五日，电陈子钧，午门行军礼，交大内。洋兵早已陆续撤归，惟大内则俟画大约后，今日乃撤。辰刻日美兵入，排立于午门西右阙门前；日兵又列一队于午门当面依东而立，姜桂题带来袁军扎于后门外者，昨日分五百入城，亦站一排于左阙门外。庆王同外国兵官站午门前，每交一门，则西军之守其地者退而归伍，洋兵作乐。各地交清，洋兵官出号令，枪齐举肩之；又一号令，洋兵一线之队抽为两行；洋洋作乐，由端门出。苏拉向有守门差者，负被抱衣，霉旧纬帽，迟迟行，如负重，以两人抬其枪架，一人捆其烂枪锡枪而荷之。

洋官指而姗笑，几忘其为可耻也。

初七日，董蕙帆言，前年复调龙溪，遇教案七起，摘翎顶将撤任，乞各教士为缓颊，认赔十八万，每月二千。

十五日，晨，梧冈因川北旱，言往年川东灾，即所谓灾之大者。及亲往大宁各处，见穷饿诸民询其情况，皆山中瘠区，又无业，平时丰收亦如此，非因灾歉而始然也。一闻朝廷发赈，则群而嚣曰，皇上收我百姓粮，今散赈何独遗我乡，而倡议之人与不账之人，以为灾大，则州县亦不敢曰灾小，究竟倡议者别有所为，非果为民请命也。

二十二日，察院堂期，总宪接见，山东道堂期，每月初二司坊、初八卯头、十六、二十二接见，始于八月换季，止于四月换季。二十六刑部注销册用印。衙门大堂及穿堂横一厅，酷如翰院。过穿堂而东，一小院则总副宪之公棹在焉，即接见所也。大堂有圣祖“都俞吁咈”四字，穿堂有“万邦总宪”四字，月日磨灭，气韵似前明字。

张祥龄者，软秀才，烧会，升帽顶，习赌嫖，与各路匪徒及娼优皆熟悉，而又健讼。己卯黄道荣在州问案，张在堂下人丛中，教盗供。黄瞥见之，当退堂，命家丁向堂差访得姓氏，即晚签唤之。张逃。旋与胡飞鹏过新疆，胡死，展转而过西藏，升泰喜之，王之春尤重其才。之春过泸，凡倡伶皆张致之。

二十九日，昨日奉电谕，改翰林院为文学部，詹事、国子监隶之；都察院为御史台；太仆并入兵部；大理并〔入〕刑部；内务府并入工部。此七兄在工程处听来，后乃知是谣言。

九月初十日，往工艺局一看，复看张金波，局中所办事四种。

译书　镶字者。刷印。裁纸。叠纸。靠载。

金作　景泰蓝。打铜底者。錾铜丝者，如卍字花之类。拈花者，学徒以镊于铜丝之挤者拈而豁之，邪者拈而正之。上色者。

木作　改板者。推暴者。作凳脚者。棹面者。

丝作　织于机者。学徒牵丝于纺车者。从横木而吊经纬者。

绣货

二十日，蜀学事奉朱批，著刑部分咨查办。怡庄呈件交孟改。酌与怡电。

二十六日，赴总公所批呈。闻陈翻译言，合肥病甚剧，或言因鄂

江为俄约逼之，以致于此。

十月初七日，《中外日报》列鄂招缪小山编订小学书，谓香帅以教科歌诀无善本，似八月十七所上书亦见采也。

十一月初五日，琉璃窑看城勇洋操归。

初七日，奉旨授北城。

初九日，到内阁。逸凡约到广和，土匪蓦然到。

十一日，公所归。夜同七兄到伏魔晤云凡，云凡言凌以公款全兑归，谓为赌输，尚欲饰其吞迹耳。

十五日，晨，赴总公所拜印。谢什珊希铨中城，陈子庄岳菘东城，潘安涛庆澜西城，吴子和煦南城，予北城。

十九日，什珊来字，并京兆信，则中局七段从绅士请改官督商办。

二十八日，六下起，面烟后，天明出南西门，到马家堡棚内。九钟后，货车到，人乃嘈然。又庆王到，吃面者争往。遂由道南过道北，倒乱已极，非复图上次第，亦无人收职名，精严结撰半月，至此毫无所用，惟新赶万民伞数十柄立焉。

三十日，灯后，接知会，召见。夜八下睡，一下醒，起食物，赴东门，扶邬孙碎步徐行至景运门。九下二乃叫，朝房坐久，咳而益惫。上乾清宫西边，科道资深者，跪门内，予跪后，但闻太后哭声两次，科道亦多哭者。约三刻多，乃下，人益惫。出景运门，仍扶邬孙而行，两憩而后至东华，归。

卷　七

十二月十九日，到总公所封印。归，石孙来谈。敏归自宝坻。夜过伏魔，恒裕被劫，至四千余金之多。与中局及指挥各一字。归寓，申甫父子在焉。

壬寅元旦，夜汪颂年来。庚子九月二十五日别后，今始见也。为言在陕闻京被德兵扰坏，想皆顽固余党之谣。黄泽安劾皖公，叙川事、皖事皆详，而在上袒之。张漕督查实之款浮于原文，以贡物厚，仅与开缺，不发钞。柑子树见恶于苹野之门，又与皖公密电，致其乡

人知之。故上弹章。谨言慎行，不可不讲。皖公以交结为得计，而即以此腾谤陕中，柑以密递为要术，而反见恶于湘人，纠结盘桓不出题界之内，君子当知所处矣。

政务有人看条陈，无人行政，恐当康有为也。奈何奈何。

二十日，夜过伏魔寺。鄂复江电，有“课本最要慎为选择，以副人望”语。某公谓由反面求之，似南皮有大学开办不委己而委长沙，故靳章程不发。予曰：“南皮何望此。”曰：“望政府。”予又曰：“政府高踞，无所为，不如督抚之踏实有为，南皮早知之也，又何望焉。”予深虑其以此等言而令大臣介介也，欲辩而申之，予舌不灵，且即言而亦未必听。记当年之欲招南皮入政府者，费气力，转累南皮。予告叔峤曰：“师到政府多牵掣，不如外领一省犹可有为。”峤颔焉。

二月初一日，六下起，七下赴东安门，五城咸在。胡侍郎又上折，奉旨著庆王同议。胡折，以办街道为下手地，而铺捐、车捐即为修理缉捕之费，由绅商经手出入。余极赞之，不如此，终办不好。

七月十一日，总局归，接泸电，华署道所部戏练妇，斗，华庇部纵攻练，旁掠津捐，伤绅民。绅控，督委吴佐署道查办。夜茂萱来字，言成都有不守信，中央秘之云云。当字问七兄，则言但闻电催马维骐提兵速赴川。

八月二十日，七兄由颐和归，言十四奎电奏称：青羊宫有拳匪，沈守往拿未获。次晨开城混进十二名，当拿正法。有一名逸，过潼川府，习拳团者迎之。适法使得领事函，言拳匪多至三万人。电谕奎以何故与法使信轻重悬殊。无回电。继得美使言亦如法使所云。再往电。仍无回音。

九月初一日，到公所，未刻晦若来，持岑电相示，大股平，小股多。团保通匪，欲除三数人，又惧招冤杀无辜之论，嘱传示乡人。

卷　八

癸卯七月初四日，王肖庭同年来辞行，以所闻广西实情告之。沪报屡言匪势猖獗，不提王之春一字，正为之春说法。盖谓岑往，未得手，不能怪之春也。使督师者非岑，则毁语随之矣。中国无报律，故

报馆得因以为利，而言无事实如此。

十八日，淑午乃兄马纶珊自桂林归，来谈，陈景华者桂林健吏，境内无匪。岑欲杀之以悦民心，为解匪之计，不知陈所杀监中村中皆匪也，非民也。殆亦狃于四川之役，而欲以号令为治耶。

十月十四日，派署北城，满股惠铭须十七到任，乃请什翁问案九件。锤翁得俄贿百万，新甫劾之，内侍证之，老福爷颇信几分，派人私查。恢复家当乃至于此，丧心病狂哉。

十五日，晚赴欧阳寿山，谢锦春约于广和，同萍三听程雪楼谈俄事。俄有两党，一欲缓办东边铁路，免负国债，谓再过三十年中国亦不能整顿东省也。一欲赶修铁路，以图见功，即今在东省经营者也。其路月须三百万元，现在极旺之月不过一百三十万元。

庸扰录

佚　名

编者按：本文为近代史所所藏的稿本。系用红格纸抄写，无作者姓名。由文中所记推测，作者原居北京宣武门外，于五月二十四日出京，经南口、张家口、大同等地至太原；又由太原赴陕西，七月初一日到平阳府（临汾县）。本文似据原日记补充而成，起庚子四月十八日，止七月初一日（似尚未抄完）。所记一部分为亲历，一部分为传闻。记录较简略，但提供了一些京北和山西等地义和团的资料。

庚子年四月十八日，京城忽然谣传，义和团匪业已将北京通至天津之铁路拆毁数处，并谓其有术能使火车无故自焚。自此人心皇皇，日无宁宇。先是团匪起于山东，渐渐延及近畿一带，其党聚散无常，裹胁日见其多。以“扶清灭洋”为名，率与教民为难。其术大率习拳又兼有符咒之语，类多鄙俚可笑，而市井中人无不信之。政府亦往往庇护此类匪党，谓可借其力以驱逐洋人也。自四月以来，天气亢旱异常，京城内外喉症瘟疫等病相继而起，居民死者枕藉，朝廷求雨多次，迄无一应。

四月廿八日，有匪党八人，至西城南横街某钱铺抢劫一空，刃伤数人。时练勇局在其对户，莫敢如何也。

大学士荣禄，屡次乞假，高卧私衙，并不以国事为念。

京城民间宣传，每届夜分，即有红灯从天半浮起。据云匪中另有

一党，名红灯照者，能为此术。

大学士刚毅，胸无点墨，其言词率多猥鄙可笑。当召见时，常呼太后为尧王、舜王，又常密保广西提督张春发可当大将之任。太后问张有何能，对曰："公忠体国，同奴才一样，其才能可比黄天霸。"又其在刑部时，常语属吏曰："尔等做官，须学皋陶。"其陶字读如桃音，闻者无不匿笑。好事者嘲以诗云："帝降而王尧舜惊，皋陶掩耳怕呼名，将才密保黄天霸，乱党能除翁叔平。"都人咸乐诵之。

有人往见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偶言及义和团匪，二人大怒，谓此中国之义士也，何得以匪目之。

五月初五、六两日，每届午后天气沉阴，黄雾四塞，令人可骇。

初八日，传闻团匪已将距京百里之涿州夺据，而地方官尚报称自义和团来后，民间异常安静，路不拾遗，有古烈士之风。

自五月以来，欧洲各国纷纷派兵入京，约有五六百人之多。

保定府一带教堂，为匪所焚毁者二十六处。

涿州一带铁路电线，尽为匪所拆毁，北京至天津之路亦为匪所毁，火车不能往来。

大学士刚毅，力主义和团不可剿办。

东交民巷各使馆左近及火车站等处，防守之兵，不下数十营，率皆老弱癖烟，畏匪如虎，且多有为匪之党羽者。

连日奉旨查办义和团匪，内有不论会不会，但问匪不匪，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等语。

五月初十日，英、俄、德、法、美、日六国钦使齐集总署，声言若再不从速将义和团匪剿办，各国将派兵来京，代行剿匪。朝廷遂派尚书赵舒翘至保定府，又派副都御史何乃莹至天津查办。翌日又派大学士刚毅至涿州。盖欲宣布德音，将匪解散也。

匪党宣言，将于某日将同文馆、大学堂焚毁，馆中学徒遂星散一空。

有御史奏称义和团实多有用之才，宜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收其人为团练之用。东抚袁世凯复奏，略谓义和团是匪而非团，如欲收为团练，则悖逆之徒，岂可为干城之用；如欲借以御侮，则乌合之众，岂能敌节制之师。语极剀切。

五月初九日，官军在离通州相近之地，与匪开仗，为其所败，伤者七八十人。

五月十二日，东交民巷某使馆门首设有巨炮一尊，居民见之，无不骇走。

某日步军统领衙门在城内外拿获八人，送交刑部，声称系义和团匪。验之，皆系乞丐，无一真匪。

自四、五月以来，每有匪党白昼持刀入市，民人异常惊恐。近日始奉旨禁止。

大学士荣禄至颐和园痛哭，力请太后还宫，太后遂于十三日由颐和园归西苑。

连日米价腾贵，而银价转高，识者知非佳象。

五月十二日，匪党将南西门外居民杀死数人，并焚烧房屋，城中大骇，遂闭城半日。

甘肃提督董福祥部下之兵，入京者约二万人。

匪以纸帖遍分城乡内外居民，帖中大约谓，必须焚灭教堂，杀尽教民，劝人不可归教等语。京官宅中亦多有收得此纸者。

赵舒翘之出也，带随员数人，并有兵六十名。

刚毅出京时，带有功牌数十纸，未知何用。或云，盖以赏给匪中各头目也。

十三日下午，忽有人传说遥见顺治门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均不见。居民互相惊异，讹言益起。

匪据涿州，时州官某将自往晓谕，忽为术所迷，不能言动，或传匪有魔镇法也。

传闻有某国兵轮进口时，海上忽涨出沙滩无数，遂不能进口。

以上三条皆无稽之言，录之以见讹言之多。或云匪徒故令人布散谣言，以乱人心也。

各国兵船之在大沽口外者，约有数十艘。

南人之在天津者，多纷纷送眷回南。

天津各领事及各洋行门首，皆设有巨炮。

天津人心之乱，更甚于北京，以匪党声言欲与租界为难，故居租界者心尤惴惴。

澜公、端王二人深信义和团为中国义民，匪中指此二人为彼中大头目。

匪党大半均以红黄布裹头扎脚，其所用皆长矛大戟，无用西洋火器者；其术多造作谣言，使人惊异，如不畏刀剑，能避枪炮等语。

匪党之在直隶一带者号称四十万之多。

直隶提督聂士成之兵，于十三日在六法〔落垡〕地方与匪开仗，歼匪五百余人。或云聂军实先胜而后败。

大学士徐桐传见各翰林时，向众宣言曰："本来是各州县官不好，平日办理案件，往往袒护教民。如今激成此变，亦是该的。"端王家中所用仆人，有即义和团匪者。

鄂督张之洞于十二日有电奏入告，略言义和团匪速宜剿办，若欲杀尽在中国之洋人，即各疆臣亦未始不能，但后事则须更烦圣虑也。

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亦有电奏入告，大旨与鄂督相同。

天津租界各西人定议，不准华人在租界任意居住，在英界者须法人具保，在法界者须英人具保，方准居住，盖恐有匪徒混迹其中也。

各轮船查禁华人，均极严密，因匪徒声言欲至上海扰乱也。

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东交民巷鬼子府被火焚烧一事，动辄倾城往观，举国若狂。所谓鬼子府者，盖指总税务司赫德公署而言。

京中纷纷谣传，各教堂西人将教民家之妇女，尽行拘留，将阴户割去，再行出卖，每人卖银三两等语。盖匪徒故意布散蜚语，以激怒民人，使之恨西人也。

赵舒翘已于五月十四日回京，据云赵至涿州时，各匪均排队迎接，现已令具情愿退出涿州之结。或云赵仅在良乡小住，令人至涿州贴告示数纸，并未自至涿州也。

聂士成奉命守护铁路，是日行至六法〔落垡〕地方，适与拆路之匪相遇，与交战。时津芦铁路总办大臣张翼与聂同行，闻风先遁。聂军现已退至杨村。

彰仪门外莲花池头，有西人跑马场一所，现已为匪徒烧去。太后已定于二十日，决计再往颐和园。

外间谣传太后有迁都陕西之意，董军之来，盖为护驾起见。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廖寿恒，现已奉旨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

走。识者谓廖在诸大臣中，尚为明时事者。

五月十四日，奉旨著端王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以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均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有近来时事艰难，该王大臣等务当实心任事，以副委任，不准固辞之谕。然四人皆系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匪者，识者忧之。

尚书启秀当召见时，太后言及义和团，启极为叹赏，言其忠义可嘉，并谓臣即义和团，幼时亦曾习练拳法云。闻者无不惊异。

十四日，步军统领衙门拿获造言生事之土匪李群仔一名，已交刑部正法。

近日城内外常有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京中以寇至为“反来”，或谓此等人皆匪徒所使。

十四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

某京官住南横街，一夜月色大明，偶至南下洼一带闲步，遥见数里之外，有十余人，状貌凶恶，席地而坐，共言我等无事可为，明日各出一千钱入义和团去。某惧为所见，急寻路而归。按京钱一千，即南钱一百，以此知匪党裹胁之易。

十五日，午后，董军有乙队行至永定门外，遇一西人，兵众令其让道，西人不顾，兵怒，竟杀之。有人见西人所坐之车，系红围车，亦为董军所毁。

十六日，早，知昨日董军所杀系日本驻京之钦使署中文案，即书记生。

董军杀日本人一事，实系董福祥指挥兵丁将其杀死。

十六日，荣禄亲往日本使馆商及官兵杀死日本书记之事。日人答以此事无关紧要，但乞贵国将尸身殡殓可也。有数国钦使于十六日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

侍读王培佑当召见时，太后言及义和团颇有忠义之气。王极口称许。翌日即擢为顺天府府尹。

五月初九以前，各国钦使常至总署要挟，甚至推翻案桌。各大臣

仍以泛语复之。嗣后各钦使遂绝不至总署，其意更不可测。

北京至天津之铁路，现已归洋人修理，修成后专载西兵，不得装载华人并其货物。

闻荣禄曾力阻董军入京，谓其必至肇事。而端王谓董军来后，可夺西人之气，决计召令来京，遂有十五日之变。董军所杀之日本书记名杉山彬。董军现已驻扎万寿山。

十五六以来，各京官之眷属，均纷纷出京。

城内外各教民已逃徙一空。

十六日，有旨派大阿哥溥儁在大高殿拈香求雨。

东交民巷一带之地，已均为西兵所据，禁人出入。

步军统领衙门所获之匪徒李群仔，已于十五日在菜市口斩决，年甫十七八岁。

十五六以来，民间时时谣传，东交民巷火起，日则倾城往观，途为之塞，夜则升屋大呼，闻之可骇。

十七日，上谕尚称日本书记为土匪所杀，然外间皆知实系董军所为。

自十五以后匪徒以杀教士为名，任意焚劫民庶。

居民信匪者甚众，称其种种神奇，不可殚述，日夜焚香敬拜，市中香货为之一空。

各国兵船之在唐〔塘〕沽者，已有四十余艘，自天津至上海之海轮，自十五以后，即行停止，或云暂停四礼拜。

近日米价已涨至六两七钱乙包。

十八日，早间传闻有俄兵一队来京，并未入城，径奔颐和园，不知何意。

十八日午，顺治门内之大天主堂及城外耶稣堂均为匪所焚毁，杀人无算，尸骸枕藉，闻亦有非教民而被杀者。

连日奉旨严拿匪首，而匪徒仍然横行无忌，白昼焚掠，官吏驱车而过，瞠目若无睹者。

匪徒已入据王城，与董军合而为一。

十八日，庆王、端王及各军机大臣，均奉旨召见。

城内外各当铺，均已停止收当。

在唐〔塘〕沽口外之西国兵船，其兵时时上岸游弋，见华人之形迹可疑者，即以枪毙之。

杨村一带，现已为俄人所据，均有炮兵防守。

十七日夜间，在东交民巷之西兵，开放连珠大炮，系是空炮，并无药弹，然左近之地，已无不为之震动。

太后于神前求得签语云："大家慌慌，血水横流，白骨累累，只在今秋。"闻者震骇。

自拳匪起事以来，京城教民被杀者已有千余之多，其死甚惨。

十八日，有义和团匪一队，向东交民巷进发，为西兵枪毙八人，余匪即窜他处。

十八日夜间，城中鸡鸣狗吠，彻夜不安。

十八日，各国联名照会总署，声称："此次之事，我等亦不愿至如此地步，实出意外。现在贵国既不能办匪，我等将推英国代守北京，剿此匪党。但自古亡国，未有如贵国之奇者。我等不胜诧异。"

日本欲以被杀书记之棺入城，启秀将允之，崇礼执不可，交涉之事，愈形决裂。

端王每出，均有义和团匪护从。

徐桐之家眷，现已搬出东交民巷。

十八日，下午，匪徒拥入大学堂，堂中学徒骇散，有不携一物而出者。

近日士民有携西洋货物入市者，多为匪徒所毁，甚至并其人杀之。

太后定于二十日往颐和园，其留守宫中之太监，无不大哭。有某太监谓诸大臣曰，连日上谕都是敷衍洋人的，团匪如何能办。

董军与聂军意见甚为不合。

十九日上谕，著派庆王、端王、载濂、荣禄督饬各军，严拿拳匪，有拿到即行正法之谕。

十九日，有旨崇礼、英年、溥顾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后仍准其抵销，因教堂被焚故也。

太后并未往颐和园，并不复住西苑，径回大内，住坤宁宫。

十八日夜间，端王私开正阳门，径出外城，亲迎匪首入城。

十九日，东交民巷西兵捡获老团匪四名，当即以枪轰毙。又某日东交民巷西兵获住团匪一名，送交总理衙门请即惩治，限十二点钟回话，王大臣置之不答，西人遂仍将此匪带回。

十九日，前门左近有一匪，遇乙老妪，欲窘之，为城上西兵所见，以手枪轰之，立毙，老妪得脱。旁有担水者二人，袒匪而詈西兵，亦为西兵所杀。

二十日，早间大栅栏、珠宝市、观音寺、西河沿、东西荷包巷一带店铺尽为匪所焚毁。其火始于大栅栏之老德记药房，延烧至一千余家之多，被焚之惨，有目不忍睹者，死者亦不计其数。前门门楼亦焚去大半。都中之菁华，自此尽矣。京官中多有确信匪为义民者。

宋、聂两军，现已齐集京城。

英、俄、德、法、美、日本六大国，拟各派兵八千名入京，现在尚未集，故迟迟未行。

徐桐住东交民巷，出入均须有护照，方能放行。

徐桐已为西兵所困，有待毙景况。

刚毅已于廿一日回京。

廿一日，奉旨派李端遇、王懿荣为团练大臣，李于奉旨后即请假十天。

廿二日，所放各省考官，多有并未在京者。

甘肃正考官沈卫得旨后，由通州星驰来京，到时，城门已闭，在某茶肆危坐待旦。

两江总督刘坤一有电奏入京，力请速剿义和团匪，内有邪术不可以御敌，乱民不可以保国，祸在眉睫，悔不可追等语。

廿一日，太后召见诸王大臣，端王必欲与西人开衅，力言须调外兵助战，遂定议召马玉崑、张春发带兵入京。户部尚书立山，面陈库款支绌，将来大兵云集，有师无饷，决难与西人开战。太后意似稍悟。

太后闻立山之语，遂云："尔等可问皇上主意如何?"皇上遂云："如与西人开衅，尔等有何把握。"诸臣无以对。

廿二日，朝廷尚有向各国求和之意，遂派总署大臣许景澄、联元往见美国公使，乞为各国先容。先是各国公使概不接见中国大臣，是

日俱接见，至所议若何，则不得而闻。

念二日早起，各家门上壁间均有白粉画义形，或云匪中奸细所为。见者骇异。

各京官之眷属，侨寓通州、天津者甚多，皆因轮船不通，无计回南，窘迫万状。

董军杀日本书记事，论者皆归咎荣禄。因董福祥曾向荣禄言："我军与西人积不相能，今令防守永定门，若有交涉之事，恐致开衅。"荣禄谓："尔可便宜行事。"遂至肇祸。

廿四日，余将出京，驰陆赴山西。进宣武门，出得胜门，一路见匪徒与兵丁杂处，若一家人，深可骇怪。

廿五日，行至离京百余里之南口，闻人传说，上一日此处有匪徒戕杀教民之事。

京北一带，教民甚多，闻有聚集徒党，与义和团匪寻仇之势。

廿六日，行至怀来县，城门已闭其半，居民扰乱。询之，据言京中拳匪已为西兵所败，各国之兵已据京城，即日须派兵北上，故居民咸有避乱之意。然沿途仍时见匪结队横行，且到处皆揭贴，荒鄙之语，不可殚述。

匪徒将京城之东交民巷，擅改为"切洋鸡鸣街"，大张揭贴，到处传布，不解其何所取意。

念六日，在沙城地界，见拳匪数十人，持刀大舞，直入巡检署中。少顷即出，仍蜂拥而去，不知所往。道旁观者如堵，谈笑自若，恬不为怪，令人骇异。

近日太后召见诸臣，言及时事，每为之堕泪。盖亦自知其误也。

近闻政府将檄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同时带兵入京，会同剿办拳匪。或云名剿匪，实防西兵也。

途中常闻路人传说，京中西兵与匪开仗之事。

三十日，余至大同府属之天镇县，亲见匪徒于庙中聚众数百人，门首高悬黄旗，大书"义和神团"字样。时适有大同镇兵数十营驻扎于此，与匪相遇，各不相犯，若无事然。闻土人言，此处匪徒亦有戕杀西士教民之事，并有施放纸马纸蝴蝶等邪术。并闻各处不逞之徒，效拳匪所为者，不一而足。

匪徒张布揭贴，宣言将于某日焚烧东交民巷，下书“端王府老团公具”字样。

出京后，所到各处，纹银一两，仅易制钱一千二三百文。

京中各钱庄早已纷纷倒闭，居民持银票往银号兑银，无与银者。

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刻释之。

出京后，所见匪徒装束不一，大率以红布裹头，亦有以杂色布者。而以著红色布蔽胸，手执长枪者为领队；有装束如常民者，则其随从也。

大同府一带，白莲教匪盛行，其术多施放纸人，剪人辫及骡牛马尾，居民皆置符发中以厌之。地方官出示查拿，十不获一。

出京后，途中遇官兵，询之，皆系往北京者。其在京之兵，往往滋扰居民，或强夺民间雇定之车。荣禄所领武卫中军尤甚，百姓苦之。

四、五月以来，京中居民纷纷出京，市中车骄骡马雇赁一空，官民入市雇车，无有应者。

京城自东交民巷设立马路以来，向有东洋车百余辆，因匪徒见之即毁，遂无人敢雇。马路旁西人所立石柱，亦为匪所毁。

自拳匪起事以来，各西人屡至总理衙门理论，朝廷虚与委蛇，虽未力与剿办，然大局尚未决裂也。乃忽有五月二十六日之谕，于是识者皆知大事之不可为矣。兹略录于下。（略）

又有宣战上谕一道，洋洋千余言，大旨以责西人而袒拳匪为主，与前旨同一宗旨。中有“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待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内，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人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等语。按见此旨者，多归咎皇上，而不知戊戌八月以来，我皇上未尝一日为君也。痛哉。

五月廿七日，京中东单牌楼头条、二条胡同及长安街、王府井，又有匪徒焚劫居民之事，旨中指为勇丁所为，实即义和团也。

自与各国开衅以后，连日奉旨甚多，兹摘录其要者于下。旨云：

"现在中外业已开衅，著各省督抚严饬兵备，毋得疏懈。"又云现在直隶、山东一带，团民云集，未便漫无统纪，著派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领，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有"此等义民，所在皆有，著各省督抚随时招集"等语。又奉太后旨云："义和团助战有功，著赏给米二百石，银十万两，以佐军糈而彰劳勋。"又神机营、虎神营、甘军、武卫军并赏银十万两。

廿六日，谕中称："有瑞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竟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疆"等语。知各国近日百端要挟，必更有甚于此者。

匪徒惑人之术甚多，其教童子之法尤奇，有人知之甚详。据称其法以指画地作三圈，中圈书一主字，上下两圈书两王字，以人立主字上，向西北一揖，复向东南三拐，口念咒语，即刻倒地如死。少顷，即起，闭目练各种击刺之法，自能娴熟，力大无穷，人不能近。逾时，有人以手击额者三，其眼即开，仍如常人，无复前此勇猛矣。据云，七日后，自能开眼，则不须人击而自醒。其咒语仅八字曰："一迷气代南无老祖"。其教壮者有十六句，仅记其末句曰："我请老爷"。词句鄙俚，殊不可解。

匪徒聚众演习必在关帝庙中，盖欲借神道以惑人也。

传闻上海、汉口两处均有各国兵船守口，商船不能进口。近闻有俄国陆军大队由张家口进发，故近日彼处情形甚为吃紧。有山西兵一队，将往北京，至半途，即得电，令迅速驰赴张家口防守。

传闻有日本兵轮十二艘驶入烟台口内，甚欲专与袁世凯为难，因戊戌八月之事，袁实败其谋，致令太后训政，激成今日政策。主其谋者，即前工部主事总办总理衙门章京康有为也。

京城内外各城门启闭无时，令人可异。山西省亦闭城甚早，有于申初即闭者。

山西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时，值拳匪起事之初，毓一意偏袒，纵令戕杀教士，焚毁福音堂。州县有获匪请办者，毓曰："我即义和团，请先拿我。"西人诉诸总理衙门，太后不得已将毓开缺，今又调任山西。各属匪徒麇集，称毓为大头目。

五月廿八日，官军会同匪徒在天津与洋人开仗，其胜负如何，未得其详。

匪党中红灯照一类，多系妇人，红衣红袴，以红巾拂地，讹言即有红灯浮起。近山西一带，又有所谓白灯照者，亦系匪徒邪术。谓红灯能助战，并能纵火，烧西人兵船，然其术则不得闻也。

五月念一日，荣禄遣人赍密诏至陕西，传闻盖为迁都之事。传闻董福祥业为西兵所杀。

五月廿五日，匪徒窜入东交民巷，西人多遇害者。

大沽口炮台已为西兵所据，天津亦同时失守，总督裕禄逃至保定府。

西兵已入据上海县城，江南恐亦震动。

东交民巷各使馆，已均为匪所焚毁，惟英使馆尚存。俄德二钦使避入英使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大学堂总教习美人丁韪良，闻均遇害。华俄银行亦为匪所毁，中国国家存款甚多，悉付乌有。

法国公使于五月廿五日早间，照会总署，略谓此次之事，全系民教相仇，于中外交谊无伤，似仍可言归于好。总署不答。翌日法使遂自乘一骑拟亲往总署，至巷口为董军所截，不得过。归寓后，见事急，遂以手枪自戕（此条当即德使克林德被杀之误传）。

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之家属，悉为匪徒所伤，因其曾管理大学堂也。

户部侍郎陈学棻于某日行至午门，猝遇董军，杀其仆人，并砍陈一臂而去。

东交民巷被焚后，兵丁团匪沿途抢劫，京官及民人被杀者不计其数。京津一路，尸骸遍地，惨不忍睹。

京中六部衙门均已封闭，无敢入者，乃于东华门外另设六部公所，各堂官均在一处办事。

南洋各督抚有公电入京，请速剿团匪。其折由荣禄代递，奉朱批略云："京城上至王府，下至小民，无非义和团者，朝廷无法此置，不如因而用之，徐图补救。现在事已紧急，尔等宜如何同心戮力，共济时危，乃尚从容作一面语耶。中外既已开衅，尔等宜慎守疆宇，倘有疏失，惟该各督抚是问。懔之。"

李鸿章已至上海，飞电入告，其略云："臣接得各国照会，俄、法、日本已主战，英、德、美尚主和，余国悉听我国如何办理。伏乞速定大计，以挽危局。惟最要者，亟宜保全各国使馆，倘伤及钦使，则臣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保国也。"

京师通州一路，米价日昂，居民饿毙甚多，近始奉旨设平籴局。

五月廿六日，有旨派载勋、载濂督饬八旗满蒙汉骁骑营，严密防守，并派都统裕德、广忠、苻珍、敬信、恩佑、贵恒，副都统芬车、希朗阿等八人各按段落昼夜梭巡，均归载勋节制。

又有旨以庄亲王载勋为步军统领，崇礼毋庸管理。

五月三十日，奉懿旨，天津在事各军及助战团民著共赏银十万两，由裕禄拨给。宋庆之军，亦赏银十万两。

六月初二日，旨云，晋昌补授盛京将军，帮办奉天军务。御史文璂奏，五城地面匪徒任意抢劫，请饬拿办。得旨著统兵王大臣，统率义和团王大臣，谕令参领及义勇，遇有抢劫之匪，立即拿获。

初三日，旨云："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不下万人。该处民人素怀忠义，若能与义和团民联为一气，亦足以壮声势，而挫敌锋。著刘恩溥克日前往，迅速招集，编成队伍，与武清、东安、通州三处义和团民分起驻扎。并著裕禄拨给军械，赏给粮米。"

京城现已奉旨设立官车局，因御史陈璧奏，近日兵丁纷拿官车也。

顺天府府丞陈夔龙，著帮办府尹事务。

溥顾奉旨开去右翼总兵差使，以载澜补授。

初五日，奉旨整顿各省驿站，以现在电线梗阻，一切公文均由驿递也。

初五日，旨中有"京师附近莠民假托义和团，借端滋事"等语。见者匿笑。

浙江温、台等府，俱有闹教之事，或云台州知府已为乱民所杀，府城业已失守。

闻法兵已入据云南省城，闽粤一带俱震。

直隶河间府有天主教民乘机起事，所有兵器，均系新式快枪，并有巨炮，或云实有西人助之。

天津吃紧之时，官兵已自将铁路拆毁殆尽。

山西大同镇之兵，均已入京赴援。陕西亦有兵至京勤王。

在山西省城，各教堂均已为兵丁团匪焚毁殆尽，纷纷抢劫物件，与盗贼无异。

山西省城之团匪装束与平民无异，令人无从识别。

六月十三日，毓贤将城内寓居之西人尽行拘获，杀之于辕门外，共四五十人。又系百姓三十余人，皆指为归天主教者。

山西省城某教堂中，有人搜得纸簿一本，皆载太原府教人姓名，约有六万三千人之多。

太原府居民宣传每夜月初出时，有红晕在旁，识者知为祸变之征。

六月初六日，旨中有“教民亦系朝廷赤子，不妨网开一面，许其自新。现在中外业已开衅，各国教士自当驱遣回国，仍当加意保护”等语。

毓贤在各教堂中搜获童贞女二百余人，尽发官卖。

毓贤强令在教之百姓出天主教。

京中大员如廖寿恒、徐郙、钱应溥等家，均已被劫。其余遭害者甚多，不可悉数。

天津各官署已尽为乱兵焚毁殆尽。

津海关道黄建筦不知所终。

山西太原县有天主教民起兵作乱，其势甚张，或云知县业已被杀。

六月十五日夜间，太原府城中宣传离城二十里，有教民数千人将入城，与毁教堂者寻仇。官民大恐，乃于深夜鸣钲警众，招兵上城防守。

十六日，阳曲县拘获匪徒二人，知昨夜之乱，实系此辈造言惑众，盖意在乘乱抢劫也。

传闻湖北省城又有失守之信。

六月初七日，谕各督抚旨中，有“中外业已开衅，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尔各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等语。

直隶、山西一带匪徒，纷纷宣布揭帖，妄言有天主教民投毒物于井中致人多病，以冀惑人。

匪徒有禁洋烟咒云："奉请如来佛，善除洋烟毒，弥陀佛，弥陀佛。"然匪中吸食洋烟者，比比皆是。

毓贤将良家妇女拘入署中，指为天主教民，肆行鞭朴，并令出教，如不出教，即须立噉人血一杯。然竟有十五六人举杯噉血者。惨害多诸，百姓愤怨，人人思叛。

传言马玉崑之兵，于初五、六两日在天津与西兵开仗，西兵之为其害者约四千余人。

西兵之在大沽口者号称十万，各国兵船约有百艘。

荣禄之家属，已于十七遁至太原府。

署陕西巡抚端方严禁匪徒入境，以故陕省安谧如常，在直隶、山西之人，大有迁往陕西。

京城自六月初十以来，兵丁匪徒大肆焚掠，市廛宅第大半为墟，尸骸山积，目不忍睹。如各王府第均已被劫一空，所劫之物，聚市售卖，每百金之物，仅售银二两。当铺亦抢劫一空。

京师六部衙门均为兵丁盘踞之所，绕城营帐如林，各军机大臣均上城楼防守。

在京城之各西兵，均在地中开掘隧道，出没无常，令人无从踪迹。赵舒翘之家眷已于六月初二日遁出北京。

毓贤闻河间府乱耗日逼，于六月十八日自行带兵四千赴援，闻者危之。

毓贤欲奏请将山西乡试停止，学政刘廷琛非之。

在天津之拳匪，已为西兵剿灭殆尽，余众窜入乡间，悉为土匪。或询匪首："尔等有不畏枪炮之说，何以见敌即窜。"答称彼等尚未练成，若练成后即不畏矣。

匪党妄称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其言荒诞不经，大率类此。

天津匪党中有自称仙姑者，皆妇女所为。某日忽有数人直入督署求见。进署时，以红毡铺地而入，见时与总督分庭抗礼，其从人皆跪而白事。总督亲送而出，索供给军械，皆如求以去。事后侦之，始知

皆流娼也。奇哉。

六月十三日，旨云："直隶总督著李鸿章补授，未到任以前，仍著裕禄会同宋庆妥为筹办，不得以简放有人，意存委顿。"

大沽口失守之后，天津顷刻大乱。二十二三等日城内外炮弹横飞，火光烛天，紫竹林法国租界房屋已尽付劫灰，惟英界尚然大致完好，官民纷纷奔避，途为之塞，死者不下千余人。

天津运使署中有电杆一枝，某日突有匪徒三十余人，持刀直入，竟毁电杆而去。

匪徒初入直隶境时，东抚袁世凯派兵越境追剿，直隶布政使某以为义民力阻之，遂使日渐蔓延，不可收拾。

毓贤甫于六月廿一日，由太原府启程，途中挟兵自卫，山西省中遂无兵防守，识者忧之。

传闻毓贤名为往河间府，实则经入京城，因太后密令将大阿哥溥儁携出也。

山西布政使李廷箫守旧迂谬，论者谓其办事与毓贤如出一辙。

山西新任按察使升允，已由陕西带兵二千名入京。

太原府共有西教士七十余人，仅逸去二十余，余均遇害。

传闻离太原府二百里之板壁山，有西兵会合教士约千余人，不日即须起事。自毓贤去后，兵备空虚，城中益惧。

毓贤于廿三日下午，仍回省署，因奉到廷寄，令毋庸离省也。匪徒在各教堂劫得货物，必先献于毓贤，除西人书籍悉付一炬外，其贵重之品，悉为毓取去，余物市中售卖，多有人以贱值得之。

匪徒焚毁各教堂时，多有衙署中人，混入其中，乘机抢劫。传闻皆官吏所使，藩司李廷箫所获近丰。

六月二十三日，余由山西启行，将赴陕省，夜宿北沟，闻土人言离此五百里有匪徒麇聚多人，正与西人及教士交哄。闻彼此均互有损伤。

祁县一带，官设之电线均已为匪所毁。

六月十五日，奉上谕略云："前次所考各省考官，著悉行回京供职。各省恩科乡试，著一律暂行停止，于明年三月举行，八月再补行会试。"自是人心益乱。

直督裕禄奉旨，著革职留任，天津失守故也。

天津道方恭钊为匪所窘，勒令焚香拜表，长芦运司杨宗濂遁去，不知下落。

京官眷属之天津者，悉已折回北京，嗣后纷纷四窜，或走直北，或走山东，流离艰苦，不可胜言。

翰林黄思永某日行至永定门为匪所获，径送端王私第，即日交刑部，并未奉有旨意。

侍读朱祖谋于某日召见时，力陈诸臣之误国，拳匪之不足恃，太后意似稍动，并问尔系何人，有此见识。盖朱召对时稀，太后并未识其人也。后闻朱亦下狱。

六月二十，奉旨略谓“京官之并未告假私行出京者悉行革职，其业已告假者，俟销假之日，将前资扣去。”

二十日，又有旨一道，大旨有乞和于各国之意。并谕“督抚诸臣不得以朝廷有议和之意，遂疏于防堵”。

传闻中国钦使之在各国者，已悉由各国护送回华。

中国招商局之新裕商轮，于某日在大沽口外沉没，或云为西人击沉，有数西人致电信于毓贤云：“我西人之在山西者，赖君保护，幸甚。我等不胜感激。惟如有不测，我等定惟主谋之人是问。”毓见之，惧甚。

升允所带之兵，由陕西赴山西，沿途任意扰害居民，毫无纪律。夜宿客店，去时辄阴种火以焚之。其所为大率类此。百姓畏之，如遇寇盗。

传闻聂士成已于天津失守时战死，宋庆奉旨著交部议处，广东碣石镇总兵刘永福已带兵北上。

传闻六月十七，西兵在东交民巷施放地雷，直攻大内，毁宫殿无算。

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于战后，旋即病故。

七月初一日，余夜宿平阳府客店，深夜，闻拳匪聚众持械，呼啸过市，声言追寻白莲教中人。居民闭户熄火，惊惧异常。官兵犹施放洋枪以助之。

传闻近有密谕，著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人急与各国议和，

并通谕各督抚加意保护西人及教民。

张之洞近有电奏入京，极言拳匪之不可恃。

陕西旧有西人数十，近闻均暂住龙驹寨，观望情形，业已四散。满人中多以毓贤办理山西之事为不然。

传闻中国政府近又派总署大臣王文韶、那桐、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五人与各国商定和约。

各国之要挟中国者共四条：一、请皇上亲政；二、准各国干预内政；三、太后驻扎之所，由各国派兵防守；四、尽去政府诸人。

尚有二条云：一、尽灭拳匪；二、杀董福祥。

各国钦使闻已下旗出京，中国派荣禄护送，识者知和议之难成。

长江一带，现尚安堵如常，以各大员办理团匪一事，尚无舛谬也。

变政党魁康、梁二君，闻已至天津。

聂士成战死后，得旨略谓："聂军练习洋操有年，乃竟不能一试，实堪痛恨，姑念为国身亡，仍与恤典"云云。盖政府深以聂与匪战为不然也。

李秉衡已奉旨帮办武卫军务，所有张春发、万本华、陈泽霖、夏辛酉四军，均归节制。

副都统庆恒之眷属，尽为拳匪所杀。经统率义和团王大臣获办五人，匪等后将庆恒致死，旨中均指为伪义和团所为。

有日本人名南吉木者装束与华人无异，辫发剃头，口操北京音，遍游中国，沿途题壁甚多，大抵皆讥中朝者，近闻已往欧洲矣。

直督禄裕，终日悲泣，一筹莫展，左置醇酒，右置鹤顶红，如遇事急，惟有自尽一法。

京中翰林院衙门，已为乱兵所毁，英使窦纳禄尽取其所存典籍，照会总署云："翰苑为贵国文明之地，所有书籍本大臣已代贵国收存，但请贵国派一烧收文字之大臣一员前来分别去留，以存我两国之交谊，贵国之文明。"京中各部院衙门，大半残破，其印均交至内阁，各大臣终日会议，一事未办。

江苏巡抚鹿传霖亦奉诏入京。

袁世凯已奉旨入都，李鸿章仍迟迟未行。

湖南有士民相约起兵，为前三品京堂谭嗣同复仇，共聚众三千人。广西亦有万余人起兵，主谋者为前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前台湾巡抚唐景崧，均有西人助之。

南洋各督抚以五月二十六日之诏，非朝廷本意，相约抗不遵奉。毓贤在山西所出六言告示，中有："义团乃是义民，忠义奋不顾身，赤心保卫国家，所奉正直尊神，一味灭洋杀鬼，决不累及好人"等语。

某奉旨云："此次中外开衅，各国不无误会，中国地方官亦有办理不善之处。兵连祸结，有乖夙好，终非全球之福。著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各国外部先行停战仍，将应行议结事宜分别妥商，请旨遵行。"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均奉旨正法。旨意略谓："二人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意，且意在离间，有不忍言者，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或曰，二人召对时，语触端王，端王矫诏杀之也。又袁尝在总署，力言不可与各国开衅，与端王愤争，说谓其肇祸实由于此。

户部尚书王文韶（原稿止此）。

庚子洋兵入京记（外二篇）

编者按：本文为《昌平王熙亭治家创业记》中的一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记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的暴行。

光绪二十六年，余二十八岁。在南池子口刻字，小门面一间。余妻及子，于七月十五日，由胜芳来京，沿途颠险不问可知。至二十日晚，忽闻炮声隆隆，彻夜未止，至天明，余出门至南池子口，询听消息，则见横躺竖卧，有某国兵尸数十具，地下遗枪甚多。又见某木厂中，有某国兵三四名，以杆绳而拉死尸。余不敢再视，即速跑回，幸无人追赶。及到家中，闻说用白布一方，上书“大日本顺民”字样，挂于门外，即保相安无事。当日下午，遂有洋兵挨户搜索。余以此地不能安居，遂携妻子逃往南池子迤南路西余义舅父家。按余四义舅父雨清，系管玉泉山水轮事，六义舅父沛久，系白米仓当家，均前清内务府之差也。适其全家正在商量如何殉难之事。余即止之曰，今晚可保无事，俟至天明或逃或死再议。迨至天明，大家议妥欲逃，余以妻弱子幼，及岳母送女未归，不易同逃，而两舅父遂留余等看家，彼则率其家眷出城，逃往京西而避难焉。余舅去后，余将其首饰珍玩等物，放于瓷坛中埋藏之，又将其衣服等物，放于煤筐内，藏之坑洞中。至二十三四等日，皆有德兵及印度兵，敲门搜索，要洋圆或时表。余无法应付，乃急中生智，见德兵来时，余即作缠头手式，告以时表已被印兵索去；而印兵来时，余复作高盔手式，告

以时表为德兵索去。每日三四次不等，而此法颇有效焉。至九月间，余义舅等逃回其家，余遂办理交代。

余迁回原居之后，有人向余述及，赵宅殉难之事。谓当日各国联军攻破北京之时，而余之义父、叔父及亲戚张三哥，跟班刘顺，赶车夫王连等，均被系去失踪，闻皆遇害。宅亦火焚，有被烧而死者。有投井而死者，惟我仁慈之义祖母，及七龄之小妹，遇救而生。余闻之不禁泪下。时局已渐安定，余之手中尚有微资，坐食山空殊非良策，于是则以买卖衣物为业。每日天尚未明，即往前门大市，以廉价买来，仍以廉价卖去，每日可赚银四五两之谱。但不幸被巡街洋兵没收，亦是无处诉苦也。自九十月以至冬腊月，居然赚银三百余两。是时京中各处明伙抢案，时有所闻，余不敢贪图厚利，冒险为之，遂停止营业焉。

南宫县告示

编者按：本文原载献县天主堂出版《义勇列传》第二册。为清南宫知县号召义和团抗击“洋人”的告示。

钦加同知衔在任候补直隶州特授南宫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郭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县迭接省中抄报，现在中外业已失和，天津官兵与洋人交战数次，幸得义和团与水会等相助，连获胜仗。是以特旨嘉奖，赦义和团无罪，不复令各州县保护教堂。此京津近日之情形也。兹因尔众乡团，僻处偏隅，一时恐未周知，为此出示，晓谕尔等。须知与洋人既成仇敌，则凡洋人之在我中国者即当诛锄，以绝后患。此时杀之，尚何顾虑。其拳民既蒙恩赦，尔众乡团等，即不得与之为难。但拳民既称义民，亦不能扰害尔等百姓也。总之，本县上为国计，下为民生，前日之出示禁止者，只以宪札严切，不得不然。今我中国既能振作，自应不复禁止。并准尔等齐心戮力，共灭洋人，以泄夙愤，抑亦大快人心之事也。惟此时之洋人教民等，概失所恃，难保不铤而走险，窜扰各处。尔众乡团等，亦宜先时防范。倘有洋人教民聚众来犯，尔等务各协力兜击，毋令有一名漏网，本县实嘉赖焉。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实贴大寨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董神父

编者按：本文原载《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北京天主堂出版）卷一。记述庚子事变时拳民仇杀神父情形。

北京四堂内，南堂向有常驻神父。至光绪庚子年，意大利亚国董神父（董巴斯卦尔）为本堂管理若瑟会总院，及京南一带教务。是年五月拳匪四起……至十七日，城中拳匪大乱，横行街衢，杀声振耳。至夜间有法国商人沙毛夫妇，骑马带枪，去南堂将董神父，及仁爱会修女，并若瑟会贞女，一同接往交民巷亨达利洋行避难。至七月二十一日，联军攻破北京，是日神父由交民巷骑着驴，伴同京南二教友，到南堂看看，从此奔北堂，行至西单牌楼，被义和团擒获，使棍棒打死，抬送庄王府总坛，抛弃院中尸骨无存。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记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稿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